

# 新扫旧巢痕

作者：萝卜丝屁二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  
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 第一章

天气很好，没有下雨。没下雨，这就算不了一趟旅行。

翡翠城机场到旧人城十七点六英里，除去步行还有十七英里的摆渡轻轨，坐一个来回正好打发等车的空隙时间——他不想进城。

坐上轻轨的一刻他立刻有幻觉——真是电影城市——金翅雀在几十米高、壮硕、墨绿的铁杉丛里飞舞，纤细、柔软、极力隐藏自己的高架就是尾巴。战斗机尾巴也经久不掉的。

雨始终没下，惟有几片白云舔舐平平的城区。果然是一块天空，和三岔镇的一模一样。他就是从那回来的，去那找一个早就不在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做事有个奇怪的理由总比没有理由。世界正飞地变小、变单调，人再努力也想不清楚小时候的一台破起重器为什么就能成立王国。大人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小孩子却是“地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了路”。就像他不进翡翠城，正是因为他太爱幻想中下着毛毛雨的它。人干的最可悲的事就是乐此不疲、一个个地掐灭自己的泡泡。翡翠城于他是约定——只要不进去它就永是希望。地球那么小，人生那么长，没希望的日子一天天都是无期徒刑。

他有太多东西可以去想了——现实和幻想两方面——脑力有点转不过来。这是病——和电脑开太多程序死机一样——左摸摸想起右边的事，转过去右摸摸又想起左边的事，来回不停却什么都没干。

好吧，他就先把幻想收起来——反正它已风干定型，和人的某些情感成了一一对应再难走样。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突然想到几个拍的不知所云的电影，过了那么久却在发呆的时候回想起来。一个到处是湿漉漉的霓虹灯，自己好像被云托着飘了起来，还有一个故意拍出每个毛孔、每根胡子的男演员，忧郁、皮实的眼神比粉扑扑好看多了。再一个就是毛毛雨中的摩天轮，监狱门口来回踩碎了的黄叶，逼仄的、塑料棚棚搭似的小旅馆。

他想起一句非常有问题的话“每个男人都是放几个疯女人的容器”。有问题不一定不好玩，大不了改成“每个人都是放几个疯子的容器”；如果对疯子也不满意，就改成“每个人都是放几个人的容器”；对人不满意，那就改成“东西都是放东西的容器”。幸好大部分人喜欢美胜于讨厌偏见，这有效避免进一步追问什么是“东西”，什么是“存在”。所以大部分人不会讨厌这句话的。

他想起这句话纯粹是因为觉得自己是一头奶牛，每天都在吃下大大小小的东西，过滤出一点牛奶。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吃下同样的东西，根据自己大小各有偏好的身体，挤出不同的汁液。就好像他记得很多人做过的、被他们忘记的很小的事，而他们也肯定记得自己做错过却忘记的事。世界被时光推过人体，一面是大有可为的渣滓，一面是易于吸收的汁液；仿佛从来没有人见过真实的世界，仅从目光里尝到它的汁液。

三岔镇是一个充满牧场气息的小镇。一个小剧场，一座带着石碑的石桥，一个旧工厂模样的房子，然后是几百年没有更新的城区之外的不着边际的丘原，光秃秃像一个大脑袋，什么时候都晒着一捆半捆发焦的刀茅草。

看来世界真的忘了它了，等个班车就是件大事儿。等到车开起来，开着开着就剩下自己在煤渣堆一样的裸露土包里打转转。要是永远出不去倒也好。

这坡爬得人气喘吁吁。没办法，谁让山下是小镇，山上才是学校。要呼吸一下不发霉的空气，爬个坡算得了什么。山上的房子都是崭新的，门口的车也是，和机场的厕所一样新，路面连一条裂纹都没有。唯一像亲情一样提醒着青春气息的是二十步一根的电线柱子，咧着嘴的大木头露出一样的青乌色，歪歪斜斜谁知道会不会倒下。

她是不是还是每天在爬坡？会不会想到过去？也许吧，如果这里的月亮也足够好，好到可以当她尾巴，这里的阶梯也凭空多了出来，她不用再喘着气拼命了，应该有足够的体力想想。

好像每个人离开之前都会在这里、那里呆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好

几年，全凭兴趣。对一个随时随地都在睡觉，随时随地又可能醒着的人来说，这里那里远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她迷迷糊糊的脑袋，风筝一样的身体，可能还更喜欢这里。随便坐在屋内就能听到鸟叫声——这只是一句委婉的说法说没有人声——尽管上下左右密密麻麻的都是公寓。房东说没事可以玩玩静电离子球，就是那种手一放到玻璃罩上就看到闪电无规则四射的那种，说是可以感受宇宙的奥秘；他还说早上就不叫床了，反正没有房客睡过。房东没说的是房间冰箱里的酸奶可能会过期。

天空蓝得没了边儿，真让人担心挂着的云掉下来，没去过不知道，云里可是让人冷得发抖。现在过来不仅她不在，连人都没有几个，只能从硕大的橄榄球场地，天上地下雕刻绘画的一只只山狮来揣摩热闹时一个个醉醺醺操着大舌头新语的年轻人。

这又是一种幻觉，仿佛所有的男人都是高大魁梧嗓音粗重精力无限，而所有女人都是金发碧眼全身都是波浪。可他就是没办法从迷思里爬起来，也找不到什么“初心”。他甚至怀疑“初心”，明天的自己只以今天的自己为基点，找到初心不过是伪装成初心罢了。他倒是毫不避讳，自己已经被新大陆的自然主义洗得干干净净，就像讨厌小脚一样讨厌把人裹在什么里面。就算是阳刚，他也喜欢地不那么有百分之一百地信心；好像很早以前被零乐训了一顿才改掉了捏兰花指的冲动。所以什么是他的初心？是那个捏了兰花指的，还是没有捏的，或者是那个捏了兰花指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有健壮一面的？他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只是暂时的，也许等到不得不面对时又会回来——谁能说清文明的源头呢？

他果然又失望了，但凡重新触碰过得地方就会湮灭一个泡泡。好在他的车来了，不用担心自己进翡翠城了。

翌日醒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扔在了肖肖尼车站。这里颇有些小天国的影子，地上的一切矮小、明丽，大地干燥跑起尘土，所有东西直接面对太阳，沐浴懒散无所事事的时光。只不过那里靠近海而望不到山。拨开发黄的短脚草，爬上圆滚滚的、无人的土坡，你就会发现肖肖尼被似短实长的群山环抱着。太阳每一天都猛烈，但更难离开天空，似乎每个晚上都要喝稀醉涨着发紫的大脸离开，那时候每颗星星正对一座教堂的塔尖。常常以为走到山顶，实则远没到尽头，因为尽头都会有即像盐霜又像奶渍的积雪。这不需要站到云里去感受，稍微站高一点，高出城市所在平原就行。

车站正好连着城市轻轨红线的最南站，稍走两部一股雨后水泥地面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没错，这里正在缓慢地搭建房子，白色的塑料板材，海蓝、草绿、橘黄色的眉角，散漫而又整齐地排列在空荡荡的荒草地里。刚铺好的水泥路面上已经停着几辆新车，旁边种上了没有一丝杂色的绿草。

他早到一天幸好不是周末，所以可以逛逛——肖肖尼周末所有的商店、酒吧、餐馆都关门，包括旧人餐馆。他有过一次挨饿的经历。偌大的城市不见一个人，像专为他准备了斋戒苦行的迷宫——一边是好奇心，一边是饥肠辘辘的肉体——身体不好的人就像腊肠被太阳抽起筋骨，会满脸焦虑。他虽然不喜欢人来人往，也做了准备完全不怕肃杀的周末，但还是想看看正常运行下的肖肖尼。

有人告诉他来新大陆的第一个城市将会是他最爱的那一个，他想都没想就否定了。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最喜欢的就是肖肖尼，自己的地盘大炮村甚至从来没有排上过前几位：伊萨卡岛、肖肖尼、钓鱼城、房县，就是没有大炮村。也许是时间太长了，他甚至记不得其中某个一整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就一件——只剩下些开头和结尾；当然不记得只是不能像鸭头鸭脚用来下酒一样来讲故事而已，可能反而少了些记忆的涂抹、修改，更真实。

他想起开头结尾记忆唯一可以恬然下足的似乎都在音乐厅里，也许是因为他只去过新大陆的。当然音乐厅并不是同一个，有时是圣诞交响乐，有时是小名人的专场，有时就是学校里的练习作业；先是小提琴，后来是大提琴、钢琴，再是鼓。寒冷的夜空低垂在大炮村江水的

两头，除了停车场，周围的一切都裹在黑暗里，这让站出来的第一个人像一个挑夫。如果都和星星一样长着翅膀倒挺不错，能剩下点体力数一数哪一框的多。唯一不变的是他经常在那里睡着，或者想着什么东西慢慢就失去了重点。确实，让他做到和朋友们一样欣赏古典乐有些强人所难了，他记不住谱子，找不到局部的高潮，更难以把握整体的细微差别。只有那些异域风格的感情元素加进来的时候，他才百分百兴奋起来。当然这并不被真正的行家首肯。这个坏毛病他带了很久，好在没影响到他的热情，在房县选住处的时候靠近音乐厅是排在前几位的要求，仅次于安静、离学校近。

不过和他一起听过音乐会的人和他的友谊都戛然而止——真是个可怕的定律。友谊十分礼貌地戛然而止，往往发生在有情人之间。他有时会想起帮助他或是受他帮助的旧时朋友，只不过常常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想，仿佛死掉的友情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豆类里弹出的种子自顾自生长。不同的记忆一遍遍涂抹，慢慢地它就不属人而有了自己的名字——教唱歌、学开车、做饭吃饭——就像吃土豆的人似的。他有个身材高大说着汉沙话的朋友就用锅子煮饭，不自觉地往里面埋入青菜和腊肠。青菜发黄当然大失营养，腊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依旧羡慕这种古朴的做派，而恰巧有有一种方式让这种羡慕保鲜了——自己再也没做过，因为唯一的一次尝试结果是上面夹生、下面糊底。相比之下，讨论李代数、打羽毛球、音乐会、练车，关于这些的记忆就不那么鲜活。

有一段时间他会产生一种成长的感觉，虽然怪怪的，但不至于像肉体腐烂一样讨厌。他对着小朋友说一些以前别人对自己说过的话，小朋友会对他的小朋友说，而别人亦是作为小朋友而听来的。这让他有些虚荣，难得说出些不是胡话的话。但那一刻也有些虚幻的感觉，仿佛是自己和自己在说话，或者有无穷多的前辈在看着自己。所以他尽量忍住出自惯性的闲言碎语，好像每一句都会成为绑住眼前可爱人的咒语。

他始终是个忘恩负义、喜新厌旧的人，过段时间就会把远一点的事情忘掉，更准确地说是失去回忆的激情。目前来说能想起来比较远一点的是快离开大炮村时的事。芒种的时候他一个人去的音乐厅附近的空中廊桥，踩得两指宽的长条竹片咣咣作响，等到站定，能听到细雨打上竹叶，看到溪水又飘着它从竹片间隙流走。天阴沉沉地摸上一笔一画的墨，看上去云真的和石头一样。风吹着竹林缭乱的枝叶的同时也吹着人的衣衫，大的时候亦呼呼作响。

上半年霜降的时候他还在教书，过得充实些，只是不知道把学生看成沈醉泥淖中的鲫鱼会不会失掉师德。他有三节课，在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当中太阳会转成酒色——所以第二节课是最令人讨厌的，它强迫人钻到钢筋水泥的大肚子里去；现在看来也许不坏，相比之下冷飕飕的二三两节课间的空隙没给人什么回忆的激情，依依不舍确是醉红色里华灯初上最好的注脚。对了，他老是站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栏杆后正对新的大屏幕和猩红骑士雕像，一个是十字路口指示牌下。那是件颇具艺术思想的小玩意，钢铁立柱上七七八八扛了好几个箭头：房县，北四千一百六十八英里；皮毛镇，北一千五百五十六英里；大贵人城，西北两百五十英里；芝麻镇，北一百英里；福康新，西南三百七十八英里；钓鱼城，东偏北一千零十七英里；新月城，东南一千六百八十五英里；小天国，西南三千三百八十英里。

肖肖尼的日常一点都没变。街上数不尽的小孩，好一会才能找到一种七收的男女主人；这倒很合旅馆床头放着的曾经遗落的经卷。他很像去找一找几年前樱花初起时见过的旧人快餐馆的老板。那时候老板说自己是被收养的小孩，出来的时候先是到香港，再过来的。他说古来肖肖尼人从大贵人城逃出来，过大海，沿山脊一路北上，终到肖肖尼，简直和鉴真东渡、玄奘西游、郑和下南洋鼎足而四也；所以他们对佛教徒一直都很敬畏，并不把他们看成外道。最后他说，污蔑我们一夫多妻的人是那群高高在上的伪君子，到达肖肖尼后男人已经损失三分之二以上，为了种地，姊妹们需要弟兄的帮助，完全是秉着爱己及人的原则，才会有这一传统。

很可惜，今天老板显然对他不感冒。什么都对，只是他一句话不多说，也不知道热情跑出

来说这是老板亲自做的那个是他，还是眼前这个客客气气微笑走开的是他。这也好，他可以不用顾忌老板想去就去隔壁墨西哥快餐店了；当然，路上再次遇到那个刚好收工的小伙子，而他又正好踩着滑板微笑着打招呼的概率就更小了。小伙子一定有些旧人的血统，他至今这么理解他舒展的脸。

## 第二章

“宝哥……宝哥……宝原。”

“斯重……重哥！”听到背后传来的声音，他有些激动。

“你出发得太早了。不安全还到处乱走。翡翠城和我们要去的不是一个方向。”

“没关系。我去见一个朋友。”

“东西都带好了吗？给你空着。”斯重指了指塞了一半的后排。

“没带什么。断舍离。你带了就行。我连书都不想带。”

“决定了？还是再想想。上次我回去肠子都青了，还是折腾回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自己也说大师给你算过命，离现实太近没法做梦。”

“大师光算命也没指明路。努力了，没用。So……bye-bye, Miss American Pie. Drove my Chevy to the levee, but the levee was dry……”

斯重摇了摇头：“你老板说得对——男人得多经历不然容易被女人毁了。”

“其实他说得最对的是大老板结婚都找不好看的，有能力外面再搞小三。”

斯重有些生气了：“别和我老婆说。”

“我来新大陆就是为了女人。”

“说过很多次啦！”斯重故意拍了拍耳朵，“梅落演戏喜欢上了跟出来还没到就坏事再也没见过——还有更新吗？”

“你看，没她我不会遇到你。”

“你大可再借来用，一事不烦二主，她肯定愿意送佛送到西。”

“重哥，留下是死刑，回去是缓刑，怎么着都是一刀。我想了想，将来要处决的时候去南洋好了，前段时间认识了几个南洋妹子。忘了和你说，大师还说我们没机会混了，不像他三拳两脚就能随心所欲——我们得自得其乐。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你开心就好。”

车从肖肖尼开出后一路南行。

宝原对路途并不陌生，之前送斯重去北方走过——从福康新到大贵人城，再穿桥一路过海

北进。但他还是乐意看景，累了换斯重开他也不眯，一直唱：“K-k-k-k-Katmandu, I think that's where I'm going to. If I ever get out of here, I'm going to Katmandu……”

斯重没那么大兴致，平日里不抽烟的他，不断地点烟抽，都快干完两包薄荷万宝路了。这回他们只有七天的旅程打算。

宝原年轻体力好，不开车生龙活虎，可一开车就犯困。他不肯抽烟。一个小时，他就很准时地闭眼，喝水、吹风都不能阻止。眼睛酸酸，酸酸，就合上了，迷迷糊糊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等再睁开，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就几秒吧，毕竟一旁斯重水还没喝完。他被换下的时候脑子格外清醒，一点都记不得梦里的东西，唯一还有点遗迹的是某些立体的感觉。这些东西说不清，从而无法和人分享，在自己这里都容易走失；唯有傻傻地刻舟求剑倒可以体会一二。

斯重待的地方车延尼在肖肖尼西北方山区，宝原去过很多次也很喜欢，尤其是夏天冷峭的样子。斯重家在军事基地南面二十英里的一L型双层公寓的二楼，离学校有点远。那时候他虽然结婚但还过着单身生活（现在异地即将结束！），所以房间小，显得窗子愈发大。早晨晚上都有冷气灌上来，直到过午天空才露出点土黄色——这里对黄色尤其吝啬，皱巴巴的土地是灰色的，草地是白绿色的，房子是蓝白色的，就连人穿的衣服都是蓝黑色。唯一有些喜气的是楼下的高句丽餐馆。他现在有些怀念那家餐馆，等了大半个小时无非就是按霁县时间走；斯重应该不会对满墙的军团徽章再有什么意见。他家的腌萝卜是黄色的。

他们不知不觉就路过了一万年的冰川遗迹。赭红色沉积地层将过去袒露无遗，远远望去像一堆涂了油彩的脸。偶尔有几颗花蝴蝶样的小痣，就被围起来让人看，听说那是龙的遗骸。相比之下看门的老大爷年纪轻得多得多，但也许是小镇最高的礼节了——年轻鲁莽者都被挡在了高速路上摩托修理店里。这真是奇怪，没有卖汉堡的，倒是有一家修摩托的，看广告牌风化的样子，由来有自。两人并没有进去的打算，计算机的时代一切都可以模拟，甚至有时候可以产生新的感受。宝原突然意识到那里广袤湛蓝的湖水、草地完全应该换个理解方式——这分明是与山峦齐肩的海水留下的尾巴。

沉入浅浅的游泳池，宝原看到的池水和果冻一样，阳光在某个地方投下不随水晃动金色鱼叉——比见过的雨后云隙里的那份庄严暖和、平易近人得多。他打着转地往光柱上蹭，好让油膏涂满全身似的。池子里积满了落叶，都是可以含在口里吹出哨音的小飞片，浅黄色的浮在最最表面，好像风一吹又会卷走，橘红色的高高低低悬在水中，像他一样傻傻地翻成各种姿势；这是一个没有引力暂且飞翔的地方，至少对落叶而言。宝原刚开始游过去会怕那些小爬虫样的枯叶片，就算没有碰到嗓子也像在沙砾里滚了一圈，干燥、充血。但久而久之他习惯、喜欢那有生命的碎屑了；它们从自己的大腿划过一路到脚底，非常严肃，一点都不痒，就像化身钻石的星星划过剑腹般健硕的天空。慢慢地，他还发现水的下表面也是波涛汹涌，凹凸互补的。

宝原起身的时候，烙铁样的阳光落在身上，热一块，冷一块，这真应验了老狮王的名言“阳光照到的都是你的国度”。风吹来不算太冷，只是把他像羊羔一样感到了阳光照到的栅栏外。宝原踩着暖得粗糙的水泥地，趴着栏杆并不愿走，趁太冷而逃走前他想多看一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总会从天空、云、水、波浪里感受到女人和爱情；那是不属人的，没有脸，没有身体，但明明会在心里涌起情感——流泪的紫红，活泼的金黄，充满希望的淡绿。眼前的池水一半在里一半在外，他既感受到黑发般长长的阴森，也感受到只露出一半、挂上灿烂笑容、青涩的脸；风把叶子呼啦啦吹进池子里好像在她眼前吹起的蒲公英。

他不想其他——这和人无关——只是觉得眼前的一切和自己息息相关，带来一种说不清的欢乐。它是那样的短暂，再过几个月，沉在里头的叶片会随着阳光绿叶的褪去，被严寒熬成一锅奇奇怪怪的粘稠汤剂。什么色彩也不会有了，闻一闻就知道苦涩地很。但它又让人感激的长，至少今天一整晚都会有它欢乐的熏香，而自己则会在安静的等待中睡过去；如果每一

天都是一次死亡和一次重生，那它陪伴了一个世纪。

他们这次没有进山，而是抄近道直接到了那头的旅馆。宝原记得进山那次晚上下了雨，也幸亏如此两人不至于冻死——帐篷防水但隔热不好。就算喝了一瓶酒穿上所有衣服，他们还是无法入睡。他听着雨声迷迷糊糊突然像对斯重说“人类太伟大了”，只可惜他睡了过去。如果不是在这里，谁能注意起雨除了美感意外的东西？对于很早以前的人类，它很可能就是场杀戮，而长辈告诉小朋友的教训会是这样——“乌云出来前要回家”或者“下雨后一定要烤火”或者“诚心向太阳神祷告吧”。也许人类只是退化了，没听说过山里其他动物需要避雨；山里只说让拉好垃圾箱的门栓，却没给熊建什么躲雨亭子。

那座山非常神奇据说是土人的神山，尽管他们没遇到什么土人。从阔叶植物到窄叶植物到灌木再到草，他们盘山而上不过一个小时就冷得瑟瑟发抖。下来的途中他们看到一条小溪和分叉点上一块崭新的石碑，上写着左边分支去往大西洋右边分支去往印度洋。

他们也没有在山脚下的休闲小镇停留，知道它花花绿绿富有生气纯粹是为了吸引游客，足以让真正的游客丧失热情。斯重说山里的露营很棒，旁边那群开房车来做煎蛋的真是煮鹤焚琴；宝原说也对，他们估计晚上睡得比我们好。

今天住的地方离开山很远了，在一个能看到夕阳和高速公路一起从山坡上滚落下来的地方。他们早就看不到山群了，只是大大小小起伏的凹口，粗狂而温柔。两人都同意这里适合住一辈子，以他们的职业没有任何坏处；旅店的老板和老板娘就住了一辈子，来自南扶余。这让宝原有一点神圣又有点害怕；对一件崇高的事业付出一辈子最难的并不是成功与否，而是对崇高的质疑。

宝原醒来的时候已是中午，楼下的钻头直响，下去发现阳光照在墙上和阿三哥手里的油漆一样白。他侧着身子走进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早饭，好心的墨西哥大妈让他在柜子里找些面包和草莓酱包凑活凑活。

迷迷糊糊走了两天，开始抗拒结束了。他突然抱怨起一夫一妻制——多年单身的祸首。当下如果能任意穿梭，他情愿留下来；既近又远让故土发挥出最大效用，而此刻他和风沙里冒白汽的烟囱、煎饼样摊大的黄色城市更亲近。

宝原给斯重带回早餐时，他已经起床差不多收拾完东西。

“谢谢。我以为你出去逛了。记得你说过走之前还打算去伊萨卡。”

“没关系。”

“今晚得上船。”

“不过桥？”

“南边已经不让进了，水路还没来得及查太严。”

“怎么？”

“怕大陆仔偷袭，也可能想独立——快和旧大陆签协议了。”

“大陆仔可爱些。”宝原叹了口气，“对了，坐船不该去五虎口吗？”

“那是摆渡，渔船从皮毛镇走。”斯重重地吐出烟圈，“怎么说呢……其实……”

“不管了我就想问能不能绕过去？飞机呢？这太像诈骗了。不能上贼船啊。”

“每年都几万人南渡，怕什么？得抓紧倒是真的——情况在变遭。”

“Yes Captain! 天黑前到皮毛镇！”

北亚马逊河最长的源头落在房县北的爱人飞跃谷里——一个两万年前的部落圣地——部落现已消失。澄净如石上青苔的河水，到皮毛镇已经发疯、发狂、发情，宽大不着边际，鸟也飞不出去。但辨出三条汇入的河流毫不费事：泥浆翻涌如巴西群山酥红的是冰川的支流；扑通扑通冒泡弥漫着白烟的一脉流经三岔镇、翡翠城；剩下的一入河口就被两侧一红一白鲸



吞，像碎一地的雨过天青。

这里曾是世界的尽头，重赏之下冒险家也花了很多年走到现在的北疆，而比这更困难的是厘清河水的源头。后者并没有设置悬赏，所以慢上几拍情有可原，尽管这并非最大的障碍。河流实在太过复杂，远不像初见之下那样泾渭分明；追寻者很快就发现其实没有河流，自己只是在沙漠里走动，正如经文上所写“主创造了河流供人居住，还创造了沙漠以便找到灵魂”。宝原没有机会踏上寻魂之旅，颇为遗憾，但他并不怀疑寻找源头的复杂性——寻找自己的历史就很困难的——谁他妈知道孕妇吃的哪一块猪肉里的蛋白质合成了胎儿的脑袋，又是哪一块牛肉合成了性器官。

不过人是一个绝好的奶牛，有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奶牛，河水经咀嚼留下了不少严格意义上只能算牢骚的历史。有的令人震惊，有的又和别处的雷同，真真假假最终让牛奶又回到了河水。经常被人提起的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南方商人来北方寻求一个可收养的小男孩，他对小男孩说你跟着我能接受好的教育，长大了继承家产，最后退休悠闲地钓鱼，小男孩一脸疑惑我现在不就是在钓鱼吗？宝原非常怀疑这个笑话是北方土人编的，就像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或是皇后娘娘床头一碗红糖床尾一碗白糖那样；给小男孩一块糖或者大棒才是正确的做法，说理根本是种幻想。

就在刚才，斯重也和宝原说了几个船上口口相传的故事。一个是短吻鳄将土人酋长渡河，化身为泥塑的故事。另一个则没那么神怪。船运贸易还鼎盛的时候，皮毛镇的婚礼都在河畔教堂举行。碰到行进中响起马鸣，大家便再不发一言，在汽笛中默默走完剩下的流程。老船长们偶尔骂河流喝水嫌深种粮嫌浅，扬言吹她到地狱去。现在攒沙也都拉那边去了。

河对岸就是皮毛镇，夜幕下灯火初上，还突然放起烟花，摩天轮也失了焦点。今天是独立日，宝原想起上回独立日他和斯重就在皮毛镇的中心广场瞎逛。不要小看皮毛镇呢，他的中心广场几乎和大贵人城南区曾有过的公园一样大，当然花销少得多，同样的自助只消半价。可惜这回没时间进城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来。一想到这点不免有些再看一眼的冲动。其实并没有什么可看，只是一说到永远人就自动分泌同情，屡试不爽几乎等同于A片之于勃起。

他们很快在码头找到了他们的目标。

宝原有点失望，相比别的运干鱼、橘子、布巾、铜器、钢器的船只，它显得格外弱不禁风。斯重再三肯定之后，宝原才无奈地接受——就是他——他的生命就要交给它了！吗？船看上去很高大，足足挂了十张大帆，但也很陈旧，旧到外面还有椰皮绳绑着——这种捆船的办法早就淘汰了——可以非物质申遗了都。

“开上来！”船员突然冲着他们大吼一声，满脸黑胡须那楞样真像张飞。宝原怕车从铁浮桥上吓翻过去，它窗子缺了牙，一路上咣咣漏风，浑身噼里啪啦要散架。要不是珍珠白讨人喜欢、牌子也已绝迹，宝原早怂恿斯重卖了它。自己不要紧，斯重好歹是有家室的，不该省的地方不能省。

车子像一枚精子扎进了卵子的大腹。

“我们是待车里凑活一晚还是……”

“不能待车里，这是下等座，开船就锁死了。”

“那不和矿难一样？”

“所以天上一日地上千年。”

“我只听过地上的一粒饭天上有石板那么大。”

“我们有好去处。先吃药。”

“我买了。”

“不是晕船药，可能主要还是格式化记忆。”

“这么可怕？这船有啥破秘密可泄露天机？”

“哈哈，你屁颠屁颠地记得什么发家史？我上回试了一下，药就忘这船上的一段——记得

多要点，我上回甲亢，没吃够现在下雨还疼。”

“随缘吧。你记着的不也排上用场了？”

“哈哈，走！”

### 第三章

斯重领着宝原从底下上来，弯弯曲曲，卧室、厨房、医务室、广播站、读书室、健身房，并无一人，到尽头处也不打灯，钻入只一身宽的黑道。宝原头挨脚紧跟着往上走。

路总也不到头，宝原手扶墙上渐觉生涩，像有砂纸忍不住要去剥，再到后来，稍一触及就噼里啪啦掉一片。他这才想起点电筒来照。

“壁画。”斯重好像知道宝原会感兴趣，停下来低头说，“我们休息一下好了。这和爬山也差不了多少。”

“这是本生。”

“是吗？”

“好像又不是。”宝原往下退了两步，高举手电，示意斯重下来他的地方看看。

“五六岁的屁孩爬竹竿子？这还有打人的。有点意思。”斯重歪着脑袋仔细看，很快发觉白垩色墙壁上的笔墨其实不差，人物各有神采。他不知不觉往上走，小孩也不知不觉长成少年，木匠、锻银子的、裁缝、唱戏的，还有很多不穿衣服驾马的车。动物也很多，长毛的大象、白犀牛、骆驼、牛、驴、马，酷日寒雪，屋内屋外。

越往上壁画残缺得越厉害，很多地方完全无章法：给狗穿衣服，又杀了下酒；举起板凳摔老婆子，摔完抱头痛哭；人从高台上往下跳，在高台间跑来跑去、跳舞打鼓；散财童子骑着马拿长矛刺路人。

斯重后来便不看只径直上行。宝原不得不跟上，却还意犹未尽，每每急匆匆扫上两眼——这一定是本生了——有十八层地狱：挝挝、斩脚、黎腹、刳胎、拉胁、锯颈、击脑、槌阴、剖心！

斯重突然蓦地伸手顶开盖子。阳光照宝原一头脸，他好像在井里待了一辈子似的见不得光，久久才能睁开眼；不过不睁眼，他也从发绿发红的眼皮里知道太阳已偏西了。他诧异怎么不见点点灯火和嗜吃的河流，远处只上边一片火红下边一边湛蓝，身旁走过个土婆子，白发佝偻半人高，操着大贵人城口音反复两句话——“钱，钱，草他妈”——这是尽力能听清的了。甲板无边无际，近处人都红着脸，赤脚，腰上插着短刀，又蹦又跳，偶有几个像样的船员面无表情粗手粗脚地洗刷外舷。远处隐约可见一群蓬头散发、光身子、大块头的人，叫喊不断，喧嚣嘈杂；不断有不知道是吸毒还是酒疯的人朝这边乱糟糟地吼、砸瓶子；垃圾腐败的味道不断飘过来。不知道是晕船还是臭的，斯重快吐了。宝原鼻子不好在这时体现出优越性。他见着什么都好奇：“那边干啥呢？过去看看。”

“别去。都是买站票的。”

“我好像听到有人说‘干他老母’、‘不肯就杀你三个儿子’……有人被马干倒了！我操！”宝原急匆匆扳斯重过去，好像还来得及看一秒前兴奋的人脸。

“穿孔了。”一个女人笑嘻嘻和他们打招呼——她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和他们说话的人，“没什么可看的，兄妹在干事。那边是母子。昨天有穿下巴戴圈吃屎的。”

宝原倒吸一口凉气，倒是斯重面无表情上去摸了摸她脸。海风顺着手吹开女人刘海，她露出额头红梅，上面戴着镶珠的耳环，底下是北脸的衣服。

“呵，又是个药没倒的。”土婆子又走了回去。

“这里满腹牢骚正好画个靶心射。”女人拍了拍斯重的肚子。

“刚才看船明明没那么大。”宝原越走越觉得走不到边。

“猴子还识得如来佛掌心？”女人大笑起来。

“老板呢？”斯重四处张望掏出卡准备付钱。

“别看了，在这。就喜欢你这种文化人，拎得清。”大家寻声望去，只见一个胖女人站在二楼的风口冲着他们笑。胖女人好像一点都不怕冷，皮肤被海风吹成洋娃娃那么白了，还是只穿一件破蓝体恤；她力气也很大，两只手来回甩一个婴儿——就不怕失手掉下去吗？可怕！

胖子自言自语道：“混蛋每次都买买逼的短！爽不到还要背古诗，磨磨蹭蹭冻死糯米圆子。扒内裤的流氓！有脸问是不是精神病，不是能被你骗了身子？……没出息的样！发张屌要和我扯平！”

“要一间最上面的。”斯重懒得听她说话，对她喊叫起来。

“分开一起？”胖女人清醒了过来，没好气地回答。

“一起。”

“两个？”

“一个就行。”

“一个房费加倍。”

“那就两个。”

“选不选？”

“不选。”

“我要选。”宝原很来劲。

可预想中的大波姑娘没有出现，连图册都没有，只是女人罗里吧嗦的问题——新的旧的，能能不能说，早起晚起，带宠物不带，吸烟不吸……斯重看他不耐烦笑了拿过来一笔都勾了第一个，勾完了，让女人他们去舱内宾厢。

一路无话。

“你们不说说说话？马上可吃药了，吃完药就不一定再见。”女人边走边回头看他们。宝原听了心里一酸却也无奈何，想了想问：“是致幻剂还是镇定剂？”

“重要吗？”

“至少猜猜怎么疯的，”宝原指指墙上砖红色的残字，又对着甲板上的人努努眉眼，“是大海还是你的药。”

“疯个头！这是前朝唬人的没及得刷。”女人啐了一口便闪进一窄门。两人跟进去，却昏沉难辨。

“黑咕隆咚什么玩意！”

“还以为是夜猫子原来是个夜盲。”女人隔着远笑道。

宝原往上走尚可，往下走着实不便，越走越感觉不到底，只能抓着斯重的手缓缓而行。他突然想到说什么了：“希望穿个虫洞。”

斯重有些意外，想了想并到他身边：“我和笙哥圈叉了。就这样。”

“手段如何？”

“谈不上——你严肃点——人是不能独活的。”

“那当然。吃药吧。”

“还没吃？”女人转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他俩嘴里塞，“多少就这样了。”

宝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直到女人一把推他进身后的大门，霎时一片光亮。那正好是太阳欲下未下，红晕打入墙背，好似万顷江湖收于釜中。他兴冲冲跑到窗口，所在处竟是危顶，望出去群山襟抱里湖光频动，阵阵鱼鳞如军马齐集。打开窗暖风隔了纱窗吹进来呼呼作响，少了甲板上夹雨的阴寒。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女人递给他水和药便陪他坐下。她简直有些可爱！

“你们洗澡吧。”女人把旁边的卧室门也打开，亮起浴房的灯。

“我不洗。”宝原说。

“不知好歹。”女人努了努嘴把斯重推了进去。

趁他俩洗澡，宝原好好打量起这个房间。他首先注意到房间里的书桌上摆着纸笔，笔是兔毫的，砚台是红色的，桌角还放着丝瓜茎。靠墙的这边有两张高盖床，上面各挂一张油画。一张地上有几个破鸡蛋，上面是送子观音；一张下面牧羊人跪在高山中，高山顶云里有八个裸体女人。地上铺榻榻米。

我一定见过——这是宝原空白的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

不一会斯重洗完了了，女人给他涂了香，两人就穿着宽长布巾的睡衣出来。飘然间他们的脸充涨爆出宝原的眼眶。好一会才有又慢慢缩回去。这是哪儿？我又是谁？不知道药有没有副作用。

“没有副作用，一鸡巴放嘴里就行。”女人好像能猜到他的心思。

“闭嘴吧。”

“行，谁让你功夫了得。”女人倒有些服帖起来，做到他身上去，“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你那小兄弟倒是看出来，咱们佛头着粪，才好练欢喜佛。”

宝原噗嗤一声笑出来，然后又赶紧憋回去，心想果然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你叫什么名字？”

“真名假名？”

“那……”宝原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口拙了。你随便，只想叫着方便。”

“也对，等会罗睿雅来了不能喂喂地叫了。那叫我老何好了。”

“老何？”

从现在开始女人就叫老何了——斯重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和他记忆中残存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记不得老何叫啥了，小青小红小白小黄，但反正上回不叫老何。无所谓了。

斯重伸手托住老何的胸，像举起酒坛子一般洋洋洒洒：“你别自作聪明说些有的没的。”

“男人不就是放疯女人的容器吗？”老何叠起所有的枕头，再在上面压实了一床被子，然后跪下，趴在上面。斯重早已脱下两人的衣物，跪在身后，双腿双手合在外侧，紧贴如皮与肉。一具大躯干压着一具小躯干，上下衔枚而行，唯有黑眸从长发的夜色里坦露耐性。暖风熏得两人身上发热，不知不觉有了晰索的动静，冷静而庄重，并渐渐越来越大，越跑越快。马蹄声外开始有火的声音、云的声音、晨曦的声音、朝露的声音，只没有丝毫的粗糙喧哗。鬓间汗珠掉在鼓鼓的白床单上，像一颗颗豆荚爆开，数着时间的漏滴。终于，马儿跑过绵延的山岗，噼里啪啦燃烧起酡红色的鬃毛，吼叫声槌敲在薄薄的皮肤上。他们快乐而又痛苦，快乐在于和谐如一人，痛苦却从来一根肋骨分开两人，不见无合二为一。

宝原屏住呼吸，想起第一次坐斯重车买菜的场景，车里放的就是唐豪瑟——和今天一样。为什么记忆里再热的天气也不能让自己出汗？他开始怀疑那里的天空是否有过红色，两人是否只在冬眠才活动。那数一数好了：滑雪，圣诞音乐会，雪天留宿，夜里送回家，车站等一夜……到底有没有夏天？为什么想到夏天就会发抖起来想到要带外套？蒸桑拿可以模拟出汗，暖气可以模拟赤身裸体，可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夏天的味道。有时候关掉冷气一个人闷在家里，或者烈日下奔跑会稍稍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记忆，但也并不长久。那种无法逃避，热烈将你拥抱，午觉一个机灵一定遗精的夏天，消失了。

“张文远威震逍遥津。”宝原回过神来轻声自言自语，“这是……”

“Magic mountain，魔山。”

“活捉张文远。”来不及宝原细想一个女人推门进来。

“你好，罗睿雅。”宝原觉得她美质儒缓的样子很熟悉，就一点也不见外地和她打招呼。他不记得见过她没有，便用心再去看她，唯一美中不足是忧思蹙眉处稍有春癣。烈日烧灼的牡丹，宝原大叫着伸出手，可又咯噔悬在半空，罗睿雅乖巧地接过来按在自己胸上。两人就这样屏住了呼吸，像夫妻正感受长至八月的胎儿。

“我想干你，可以吗？”

“可以，我先点上马勒。”

“可以……”

“少说话。放松。”

“那我可以说话吗？反抗呢？”

“当然。我说的又不是军令只是个人观点。”罗睿雅解开衣带就露出一整座香槟色的丰腴山脉，乳房松软坚挺，下缘靠近一条米色绷带，她解下来，捋起根根如葱的头发，绑在他额头。

“写什么好？”罗睿雅从桌上拿过小毛笔问他。

“不知道。”

也许男人就是蜂子，在火一样的蕊上流连，发出叭叭的愚蠢气爆，可是永远想不起要找的东西——就算舌头乳头一般炽热，牙齿牙痕一般坚硬，血与血、心与心融一起，它还在外面。宝原的嘴像雪花一样融化了，死之前舔出了她身上的白牡丹香。

“人在这里会满足，但它永远不会完全。”罗睿雅把他埋进胸里，两人在绝望面前感同身受——她愿意切开胸口来埋葬他，如果这可算完全。

终了，她只划了一笔，额头、眉心、鼻梁、嘴唇、下巴、喉结，沙漠中渐渐干涸的叉流在人体渐渐现形。墨很快干了，毛笔像扫帚丝爬过他的胴体，宝原突然意识到所有东西都有它悬在体外的一部分——毛笔失去墨汁什么都做不了。

罗睿雅把他平放上床，脑袋各放在对方的幽深处。宝原轻叫一声，发觉无法猫腰后退，随即更往前拼命。她的舌头有条不紊地涂抹下体扬起泡泡，每一个都发出亲嘴的声音。宝原很快坚硬如笔沾了甜甜的墨，满是意气，只想写字。世上最好的纸正在这，此外空无一物，它儒雅、圆润、不焦急，慢慢吸吮着力道。兔子，兔子，死去的兔子！

宝原正摸索使用舌头，罗睿雅分开他们——她总是恰到好处，迟一点一个就要射了。宝原没有功夫去想女人的事，光是男人就足够他可怜了——自然中只剩下这一摸坚硬再摸萎泄的品种——无论是谁无论多努力，男人和狗一样活在这条规律面前；听潮而圆，见信而寂，没有她的智慧，此刻自己已经圆寂了。

然后，罗睿雅又成了搓澡工，拍胸让他站起来，拍背让他翻个面，摸摸屁股让他抬高点。最后宝原用一种强奸地球的造像撑成一根呆椽，罗睿雅双手挂他项上，上下上下飞来寄身飞去觅食。宝原发现两人没像旁边那两位到后来哼哧哼哧起来，尤其是她，真把黄金三角当成引体向上了吗？她强壮得正像一棵树，那棵进入知识树的树，没有天使可以将种粒撒在她里头。她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吗？是让子嗣承载光明的生者之母吗？她的血液里流着永生的父智慧之母怎样的馈赠？

超脱的思考存在不了太久，宝原很快回到了自身。他注视自己的阴茎运动起来像小孩把玩雨伞，一开一合，阴道一会张开亮出它，一会合上包裹它。离开思考的他，脑中一片空白，渐渐开始焦虑，那种拿线穿针孔的焦虑。她说的对，在这里，满足永不完全。

希波吕忒终于推倒他。他第一次看清楚了身体，双手垫起脑袋，试图保持优雅，乳房是木瓜状，水滴状，八字状还是球状？他没机会了，只两三下就一声惨叫，先是一大口，然后一点一点的三四下射了出来。

#### 第四章

宝原搂着罗睿雅坐在榻榻米上看窗外，外面依旧一片斜阳如血澄江如连的样子，好像时光

反倒倒了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回去。

斯重和老何面对面坐着，在一个小脚盆里洗脚，你蹭蹭我的脚背，我蹭蹭你的脚背，哗啦哗啦水倒得满屋子都是。

“你来一根？”斯重递给他一根雪茄，“剪过了。”

“我尝一口就好，不是很感兴趣。”

“那你试试我的。”老何把她的那根递了过来。

“谢谢姐姐。”

“我有这么老吗？”

“你没有一个名字？像她一样。”宝原把罗睿雅像拨浪鼓一样摇起来，她一巴掌打回了他孽戳的手。

“听说过疍民吗？”老何擦完脚放下裙边，瞬间又变回一个探戈舞者。

“这是旧大陆才有的……”

“对，我就是南海的疍民。”

“所以？”

“没有户籍不能上岸，和阿猫阿狗没有分别。我就叫老何。”

“给你两鞭子，谎话连篇。”斯重一巴掌往脸上拍去吓她一跳，实在只轻轻落下，“这里哪有疍民？疍民的房子要用桩缆拴系在岸，这里都挖沙了，哪来地方让你们栓。上次还叫香姑，也不姓张，姓什么来着……”

“石？”宝原轻声问。

“对，叫香姑。”

宝原轻轻摇了摇头，笑着说：“你说得对，女人是不可信的。”

他接着又说：“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没有说谎，这完全是真实的感受。老何狡猾、偏执、没有信仰、没有底线、嬉笑怒骂不留活路，可在她身上如珍珠玛瑙一样色泽丰富的秘密面前，一切都微不足道。不错，所有道德都会为天才让路，正如所有法律会为金钱让路一样。他认识老何不久，却已经感到她无穷的潜力，好像每耽误一秒，其中就有一些永远在宇宙中消失。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问你。”

“你问吧。”

“我们为什么要来行院？”

“行院？天哪，你们是这么理解的吗？”老何好像有些吃惊，十分夸张地举起双手抱头，对着斯重挤眉弄眼，好像全世界最蠢的事情发生一样。

“我们是旅客。”罗睿雅倒好像对这见怪不怪了。

“我们交钱了。”斯重搂过老何，像大铁钳夹着烫红的铁块。

“我们是旅客。”罗睿雅重复了一遍。

“那你们要去哪里？”

“我去小天国，她去新月。这个问法没什么意义，他没有告诉你吗，目的地只在该到的时候到来，和你说出口的并没有什么关系。”

“好吧，我换个问题。你们在上面多久了，船上。”

“我们也不算日子，只知道已经月盈月亏七八百次了。”老何指指自己又指指罗睿雅。

“呀！……”

“你信吗？”

宝原越问越糊涂，首先一个问题的答案本身就充满扭曲，再者一个无穷维度的空间，绝不是有限的问题能交代。他可以继续问你是从哪出生，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高祖父母是谁，有没有丈夫，有没有孩子，在哪读的书，读了什么书，有多少存款，靠什么生活，有没有先

天疾病，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喜欢可乐还是百事，粽子甜的咸的，汤圆甜的咸的，月饼甜的咸的……但似乎既没有意义，也让人觉得平庸……她喜欢斯重吗，为什么在他身旁温顺得像一只猫？混不吝的性格倒是一模一样。想到一团乱线已然理不顺，宝原心气撑了一会也终于塌下来，把她当鱼眼珠子吮吸一番。

他很快又回到这团乱线，因为嘴巴又闻到了这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他不能再放它过去。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他往对面黑色池塘里扔出去一块石头。

没人搭理她。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他又往自己这里扔一块，想让她过来看看自己。

没人搭理她。

缓缓，罗睿雅留下两滴泪往外走：“你猜对了我是高句丽人。”

“咋哭了，没见你哭过呢！别出去，外面闹得可不小。”

“拉什么拉，总得有分母吧，她要是回不来，得补一个吧？”斯重一边漫不经心地对老何说，一边握着她胸一松一紧像在练握力器。

“没地方补。死一块好了。”老何冷笑着也不去拉她了。

宝原上前把她推回去，单膝跪地握住她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男人是不能认错的？”

“是吗？”

“太祖说认错是要亡国的。”宝原嬉皮笑脸起来。

罗睿雅没有说话，只是若有所思地看他的脸，一如他看窗外的夕阳。

“你怕死。”

“是啊，两人都活着不更好？我们还没到呢！”

“你就这么信他？他可拿你换的川资，全船只有五间这样的。”罗睿雅指指斯重。宝原转头看去，边笑边点头，“你不觉得他眼睛很好看吗？”

“你不会是爱他吧？”

宝原笑着摇摇头。

“这里正常？”

宝原笑着点点头。

“哦，不想活了。”

宝原笑着摇摇头。他喜欢逗她，最好一个耳光扇过来，那就更完美了。罗睿雅放弃了，不想再从生命中寻找问题了，自己毕竟不像他们，转而是了一阵自言自语。

“今天格外长，月亮终于上来了，跛子要出门了，吵架的人开始跳舞了。看！男人是天才！瞪羚多欢脱，所有部位都找到归宿，胸脯要裂开，长出永不凋落的阴茎来，手臂从心里重长，一路走上去搭座月亮桥。孤独的人才能到新房去，孤独的心在尘世不会在一起，爬上月亮吧！别小看月亮，他比男人更残暴，唯有新月——被阉割的男人才是尘世间的男人。终于要到了！”

她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疯了就能到岸？宝原开始有些明白船里的秘密，随之而来则是更多的问题，斯重会疯吗？他不会的。那他怎么到岸呢？他明明有过一次旅途，只是回到了起点。这次，他是绝不可能再回去起点的。

疯子能到岸，但到岸的不一定非得疯。这好像是理性能给他带来的比较确凿的结论了。宝原都有些飘飘然了。这么诡异的世界里竟然还有一条规律，等下了船一定要拿自己名字命名，就叫宝原定律。这真是座好船，无穷多的秘密等待人探索，一个接着一个，永远不用担心它断绝的那一天。自己在这里竟然成了国王——不，这个词实在太俗气了——勃起的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让我来告诉你它的样子！”

## 第五章

火车奔跑在沙漠里。右手太阳烤松红土，上面一扎扎酒神沙菊，干巴巴不知死活；左手眉笔勾勒着铁丝网，从内到外囚禁身着蓝绿色衣服的人。目光抛远一点，远到车速不足以遮蔽，就看到更多的人迹，比如，分不清暂住还是永久的平板或二层的铁皮房。红、绿、蓝、黄，一条条，一块块，彩色积木一般，绝对算不上杂乱无章。这里不尚雕琢，但并非没有——有人的地方自然就有雕饰：顶上笼着煤样的沙砾，和瓦片一样一刮就走；梁间挂起的大小衣物，胸罩内裤是雀替，长衫长袖是牛腿，地上的仙人掌是柱础。

他们是突然停下的，不约而同注视着你，有的连身子都还未及转。他们是看一只飞沙走石的庞然大物，还是自惭形秽溜走的小鬣蜥？连同目光一起定格的身体、表情，没有给人答案。来得及看见的豚草、麻黄、月见、福桂、甘草，看不见的丝葵、帕金森、毛白、荷荷巴、观峰玉，也不会给人答案。他们大概只会大笑，和铁皮房是暂住还是永久一样愚蠢的问题——所有人或长或短都是客人。

太阳要落下去，整个大地开始狂欢。稚嫩的海棠红让人忘了时间，多美妙啊！谁有勇气独自面对荒凉？脚步在沙漠上松脆的吹口哨，前后是没止境的旅途。与其背着夕阳，不如向着走；可它又能眷顾几时？落日太迅疾，留下了越来越冷越来越浓的黑夜。火！如果只剩一个人，请给予火。落日为什么那么美丽，因为它像一场大火！完全赤裸者在和纯真拥抱前，就要找到足够活下去的希望；而捡回柴火，穿回衣裳，又怎么算够？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不会像现在从绝望边溜走。

“明天早上能到小天国。”零乐查完时刻表上所有单词，一字一句地说。

“知道。”宝原只留了一半的心思在和人说话。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穿越大陆——目光尽可能多的看过沿途风景，不管记忆里到底留下痕迹没有。细细想来这和赤脚一步一步走有什么区别呢？所谓的走过每一寸土地只是一个模糊的说法，足迹与足迹之间更多的是空隙。雪山上虔诚的土著早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朝圣是用整个身子去触摸的。他们的超前意识到今天好像并不怎么够了，隔着衣物能算是身体和土地的直接接触吗？如果算是，那空气作为媒介并不比衣物要低等到哪里；甚至就算真空，我们也可以用电磁波传输。

“那我回屋了。”零乐没有留下来看沙漠的想法。他首先就没有走遍新大陆的壮志行情，



这是最大的区别，比宝原更飘逸。宝原总像一只狗，撒上一泡尿，就宣告自己的存在，这本质上是一种恐惧。零乐并没有这种念头，他不想抓住什么，或者有什么其他不被宝原知道的东西，反正永远不紧不慢地踱步，晃着大水杯，飘几片茶叶。

长夜从手里滑过，蓝，深蓝，黑。黑与黑不一样，上头软绵绵是块丝绸，底下硬邦邦还是蠢石头。观光车厢熄了灯，看自己胯间之物那样，人窃喜着在天河里寻找什么。这和深夜里独自躺在床上莫名地相似，它时而眨眨眼，好像完全是因为你看了它几眼，你愈发想让它说些什么；这一边男人的大宝贝胀大了树立了，开始和自己说话，你握着它就像一双眼睛。

沙漠并不一定是行私密的绝佳之地。这有违不少旅客身心脱落的愿望。看星星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科学家已经选了不少好点，好像并没有在火车旁的。不过这不妨碍有心人展开想象和它对话——就像盛起空荡荡风的山谷也曾盛在冰川雄壮的玉盘里，任碎星星驰骋的夜空也从光焰中跳将出来。它已经冷却，可并不如所见那般孱弱；吹开薄薄的细纱，露出鲸鱼透亮燃烧的脊柱，你就相信山谷里的恐龙遗迹不过是它某一次娓娓道来的影子。

宝原坐了很久，直到心思枯再也看不出什么。这时候集中注意力是没怎么用的，和看不看的到关系甚小，何况他更多在期盼情绪的洗礼。蝴蝶飞去飞来、树叶风吹即落、彩虹可远观不可狎近，情绪亦非召之来挥之去。

“回来了？”零乐正带着眼镜查单词，“昨晚的城市叫什么名字？”

“新月城。”

“手机上说，他这里河水十六腕尺就可以收租，十七腕尺就大丰收，十八腕尺就泛滥，十七腕尺会有粮食短缺，十四腕尺会三年自然灾害……”

“你想问啥？”

“什么是腕尺？”

“不知道。网上可以查。”

“你也不知道。那广场叫什么呢？”

“安达卢西亚广场。乱，黑人多，旁边就是马丁路德金大道。”

“早上门口那人说啥了？”

“大概是说……给点钱吧。”

“是吗？你是不是也没听清楚？我还以为你学了几年说的不错了！”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说，我记下来。”

“说了你也听不懂。”

“你说就是了，现在有手机帮忙，学得很快。”

“我确实没听清。但重点是很危险。”

“怕什么？哈哈，你可够怕死的。两个人还能打不过一个？要不这样，下次有危险你只管跑，我拖住他。”

“最好不要碰到。”

宝原认真设想这样的场景，意识到自己所说的危险并没有那么危险，充其量只是淡淡的背景色。他从来没有和新大陆人起过争执，更不用说人身危险了；但它又真实存在，用别人的教训立下规则。

这像零乐给他的感觉，淡淡地没有侵略性，又时时刻刻充满了侵略性。过去的半年里，零乐变老了，在夏风夏日里第一个飞黄，来不及枯焦脉络；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份赐福。宝原看不到零乐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好像他能分得清生命的来去、土地的亲疏、人的情感，自己还在盲目地寻找依附。

他早就不像原先那样高大威猛，说一不二，不再是动力；可光是他的存在就让人拘谨。零乐不言不语，转来转去，看得你手足无措；他满怀好意，只是让你无法拷问自己，就像夜色

托住星星，也让人害怕。由此而来的是消耗，为了躲开那双眼睛，等待中的消耗。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把它当成了让人一夜无眠的车声，恐怖地不知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就像不敢在最后一次之前入睡一样，他不敢在零乐离开前坦露哪怕一点点心声。

宝原想过另一幅场景，把零乐换成斯重或者其他任何人，结果是一点都不在意，几乎都忘了他们——瞬间他就能成为自由的疯子。可事实上，当疯子奔溃快死时只有零乐将他救回。那是他们心灵走得最近的一次。过了把新旧大陆的差别归结在零乐身上的年纪，宝原依旧没有找到美轮美奂的相处模式；他十分怀疑有人找到过，一切事实指向的唯一结论是忘恩负义——也许斯重的进化论能帮到他。

前一晚他们在新月城下了第一班火车，从大炮村南行的新月号。车刚出来就被蒙上眼睛，只能从毫无变化的压轨道接头处的咯噔声中慢慢去体会什么是南方。

什么是南方？也许就是好人难寻。骨瘦如柴的老太婆、邪恶的目光、半个冒热汽的西瓜、亮出满口黄牙的笑；墨绿色大礼帽上别一朵红花，白袜子在黑皮鞋里犯酸，林荫道汗流浹背。

“你好，我的乖宝宝。主保佑你，我的乖宝贝。”老太婆在胸口划一个十字。

“您好。”

喜悦，厌恶，无感，都不确切，那是红柳落在沙里努力吸收水分后的干涸。如果觉得这么说过于玄秘，不如想想另一种更适合抛弃的感觉吧——一个被时代按到地上摩擦，失去正义、赋予正义、忘记正义的地方。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有渐渐消逝却不容忽视的沉默。沉默是种力量，有心声，有咆哮，有善意，有恶毒，孕育爱情，孕育生命。

说出口的话不名一文，无头无尾，纯以偏见哗众取宠；所有的言语都用局部伤害整体而终被人抛弃；唯有沉默深入骨髓。可沉默对逝去的一切毫无办法。还能怎么办呢，暂且依附偏见去揣度消逝的真实吧！

天才从煊赫一时的善中偷出恶，仿佛早料到压迫者将无影无踪，恶长成善接受膜拜——谁能评判年幼的浪子，而夺走父亲的爱？旧大陆早年间有纨绔公子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妾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鼓吹，古董，花鸟……满眼“莺颠燕狂，关甚兴亡”却惹人神往？今只剩笑“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哪还有嫌他酸刻的？也听听南方人的妙笔吧——“黑猩猩安敢笑，打个皮开肉绽血飏，恨方消。”

宝原并不讨厌黑人反而大有窥探之意。晒太阳的白发胖婆子、交罚单等着等着反胃呕吐的孩子妈、上一秒给他送吃的下一秒要卸门的泼妇、一三五打仗二四六打炮的两口子……他都试图在这边的册子上对应什么，生怕犯下过上不动脑筋生活的大罪。其实想当然就能知道现，两边不完全一致。半夜突然听到咿呀咿呀的狼吼声（主要是女声），噼里啪啦的炮仗声，嘟昂嘟昂的撞木攻城声，大腿碰大腿，大腿碰屁股，手掌碰屁股，宝原瞬间到达无与伦比的清醒；一面默数一秒两秒，一面大呼小叫：“听！操！要散架了！”

他们沿弹砾路而行，背向潮风熏暖的海港。天不亮就出来，门口病殃殃的大汉几乎是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灯一盏都不曾歇，铬黄色光芒雨淋后时大时小飘忽不定，就算能忘掉花草也忘不了它。红白色调的联排楼房一座紧挨一座，额头镶釉砖的拱门一个马蹄接一个马蹄。它好像是一个作家吞下了钟乳石檐口、大猫蹄、鱼鳞、太阳、月牙、铭文、素馨花、无花果树、小天使，终于从地中海畔的白墙上长出了跨越世纪的混血儿。发腻的珐琅砖、凸脊的阿里斯塔砖、俊俏的青花瓷砖，石榴红色、绀蓝色、金色、千草色、白色；几何图周而复始无穷无尽，流动的棕榈叶一片长在另一片尖端。外廊轻盈欲飞，绿萝紫丁香映衬黑铁镂空花护栏；头里的露台上传出屋檐水滴桌木的声音。

天空断断续续下一点小雨，细细的针脚落地上沙沙作响，像风吹竹林。空气湿湿嗒嗒倒不能归因于雨，绿萝棕榈闪着狡黠的目光皆可作证；它们来自海洋，和雨同为兄弟，只是沿不同路径来完成生命。

宝原喜欢这种独自游览的感觉，一切没有变化，只是有了更多时间两两相对。他忽然觉得

零乐和他在路途中可以非常靠近，都在新奇的感官刺激中心无旁骛，久久无语。电车鸣着最柔软的喇叭、踩着最浅的脚印驶过；摩尔吉他歌手在夸张的灯光下围起刚到的旅人；白云飘过，朝霞远逝，爱人的脸上褪去情思。最重要的，他们都逃离了时代的围堵，尽管从来不曾在一个时代。不再有铺天盖地只存在一天的消息，不再有约定俗成，不再有震耳欲聋的缩略语——一切都让人窒息，比南方老城的危险感更甚。

“小时候你输棋会哭。”

“这么纯真？”

“下着下着哭起来。你现在怎么不下了？”

“你老是赢。”

宝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下棋可不是和零乐，而是隔壁的小姐姐。她的长相不记得了，她的棋力几乎没有，可正规围棋课一点印象没留下，反倒记得她。那天两人盘腿坐在床上，拉开蓝色的棋盘油布，她告诉我四个子围住一个子那就吃掉了。过去的日子浓缩成这些挺无意义的，可自己为什么记得那么牢？另外一个稍微有意义一点的是第一次打麻将，可惜并不真的打，而是祖父教我做乘法；从那一天起，好像命运就一定会带来这里。为什么两者有这么大区别呢，还是后者只是一个巧合。

零乐似乎也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缓缓才说一句：“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婆。”

宝原目瞪口呆，全不知如何接话。他自然知道这一点，但零乐此刻又是什么意思呢？宝原本能地抵触追寻他各种想法是如何扭打后又和平共处的——发现他的几十张黄片感觉也是如此。每一张宝原都看过，几张残次品根本就打不开；每次他都心惊肉跳阴茎肿胀面庞发红，可也仅仅如此——离他第一次手淫还有足足五年！奔赴死亡的战争、被所有人击杀的命运、人的枷锁与原罪——他多希望这一刻自己以现代的大脑做一名匈奴——阿提拉之鞭！甚至更甚——想一想吧，一对不能乱伦的父子永远不会坦诚相见！

宝原并没有说出他的想法，零乐却一个人自言自语起来。

“你应该懂一点经济的，最好再懂一点计算机。容积率，升贴水，怎么种树做到账里去……”

“你不如谈一谈家庭。”宝原摇摇脑袋。

零乐很严肃的说：“也许有一天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家庭。国家组织起来五分之一人口组成‘家庭’，分配一户五到十个孩子抚养——这是他们的工作，国家支付高额工资。而剩下的人，可以追求事业、爱情、知识、友谊，情意相投可以随时发展恋情，生下孩子国家负责养育。没有人因为出生而遭受歧视，没有人因为婚姻而放弃爱情……”

## 第六章

“山峦侵云聚又散，树枝倒扯闲客白，人生调子九十九，最要都要归四门……”罗睿雅轻轻唱起歌来，从歌词宝原认出了它。

“安达卢斯？没想到还有人能唱殉情。”

“听了你一番共产共妻，想起点过去。”

“我以为都死了。”

“我不是土人。”

“你家里是流官？”

罗睿雅没有回答。此时另外两人已睡了过去，宝原却一点不困，罗睿雅也一样；四个深陷的眼窝放出四条吐火的蛇缠绕在一起。

“你是不是也有病，我指神经方面。”

“我倒不管它叫病。”

“难道叫‘为了娶有钱老婆而牺牲前任后还梅落不舍’？”

“这话丑得很潜意识。”

“什么意思？”

“滥用比喻。”

“那你说。”

“哈哈，何哉尔所谓达者。我没法说。”

“是怕我听你佳句便吃然失音口角斜寻便命终？”

“我挺严肃的。时人怠惰，用惯一维表示，只求三言两语说明某物，以为单凭高矮胖瘦贫富善恶贵贱勇怯就能分个高下，殊不知结构再简单也有生命描述它何其之难！无非是偏执一端，盲人摸象，顾此失彼，作茧自缚；我们读圣人书只可当抓手，万不可当归途。我觉得最上还是身临其境，是什么就让它是什么，此时此地寻着什么就是什么……不好意思，你知道什么是一维表示吗，我忘了说……”

“哈哈你就这么忽悠人啊，给小白从零开始解释表示？我当然知道了，不然为什么在这？小黄鱼又这么难搞，还不是提前知道那边猪睡的作了《安达卢西亚之虹》，而你又是他亲传。”

“啊，真意外。”

“我就好这一口，看不出来吧。”

“看不出来，我以为没人喜欢了。”

“按你说有生命，那有没有人喜欢它自不由你。你们怀胎十月，不过是上头那位借腹生子罢了。”

“说得好！见你喜欢我更喜欢。可惜我们都不干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不意外。我好奇些事儿，索性等他醒了一起问吧。还有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睡不着的？”

“我只是偶尔失眠。”

“比我好太多了。那你还记得最近的梦吗？我很久没做梦都不记得梦是啥了。”

“我并不例外。好梦太妙太少，往往又觉来莺语乱，好梦无处寻。有两次我在梦中自度弦乐，妙不可言，醒来不剩一鳞才记起自己五音不全原不会谱曲。还有两次和佳人期会，一次点了个胡荽冰淇淋——一个透明平底果盘上盛满冰块再撒上番茄、胡荽，一次告诉她我谈恋爱了过得很好。你怎么会记不得呢，肯定有感觉的。”

“小时候我好像常做一个梦，黄黄的灯光下客厅的天花板压向我——它不是压，但我真的记不住了，就当压吧——我慢慢，慢慢被压迫得越来越厉害，气喘吁吁，最后几乎哭了。现在我完全找到当时的感觉了，这太难了。相比之下找到词汇简单得多——害怕、压迫——就这样。当然我不知道词汇里封存了什么样的害怕什么样的压迫。”

“哈哈，bingo，也许这就是梦。有人描绘得丁是丁卯是卯，其实只拆解出一些道具罢了——把人体细胞一个不漏放在一起就行了吗？说得再原始离奇、再模糊人物分际、再摒弃现代知识，白天的猫头鹰、巫师的化身、人的灌木灵魂、与身体共命运的树、红鸚鵡、脑热鸟、大猴也只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最重要的是感觉，而它远未被描绘！”

“我只觉得自从学会了学习，本能就开始退却，我们开始用词来思考——你也不过是妄图用感性的词重返自然罢了。结果是无知偏执的意识屠杀殆尽本有自愈功能的潜意识而占据高地。我失去了梦，长夜里取而代之的是一遍遍自我控制。意识能伪装成潜意识吗？”

“潜意识就不会把对方叫成意识。只有人才取这么难听的名字，比如‘预层’——除了人谁把一个东西当做另一个东西的预备呢。刚吃安眠药的时候，我总在想自己到底睡了没有睡了几个小时、什么才是睡觉、什么才是呼吸……”

“想起来了！”

“什么？”

“什么也不是。”

“好。”

“过了小雪才见到他。那天雨不小还冷，头发比他本人看上去狼狈，酸甜的脸是长满粉刺的沙棘树。他的声音和身体一样高、低沉、单薄，站起来就能把你笼在影子里。声音就是他，不莽撞特清秀，披肩长发总乱糟糟的，每让他一阵好捋。我记不得他说了什么却忘不了那感觉——一个字分两个声部，下面是沉沉的烟雨，上面是突出又骤止的金声玉落——我总是陷入他的尾音，反复念他的最后那句话。太虚无缥缈了吧？”

“像《八阳》？”

“也许更像《寄子》……不不，都不是他。”

“你说下去，感觉就快听到了。”

“我发现他总伏在案上，右枕胳膊睡起来，真怕压断他的寒塘春草。不是达芬奇那样四小时睡一会，更像是没有规划凭本能调动。我们是神庙里的搭档，一周见两回，只有后一回见先生。我比他大一些，只要花时间就不必挨板子；他则不然。”

“宗教？”

罗睿雅点点头：“后来知道睡神是温科特。”

“两个灵魂、能预言的灵媒？”

“不，不要这样翻译它。温科特，光荣的词，特别的人，所有孩子的老师、仆人样的领袖。”

“我明白了。嗜睡粉刺是长期服药的结果！”

“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喜欢上某个性别还是享受两者共存？按我们的方式还是他们的？我有时候一直想，因为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盯着看他有没有喉结，可到他死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我离开前他疯了，绑下了还用土话喊——绑他的人更生气——‘圣岭上的我们在天帮父

亲在天上行走！不是为了自己啊——太阳不升万古长夜！’太阳赌气地越爬越高，他仰头眯眼边哭边笑：‘那里走动的不是父亲吗？还能怎么说？怎么可能是别的神？没有太阳什么都不会有……没有父亲，他独自进山想干什么？他连火都生不了……’”

“他说得对，过去总觉得日夜更替一阴一阳，现在总算知道了光明黑暗并非两分，可见光只是宇宙电磁波中的一小部分。”

“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

“我并不觉得能靠功绩延长什么。”

“宝哥你和她啰嗦啥，她就是洗了脑的蠢蛋！”斯重突然翻过身说话，“哪来的文明，只见到一个吞一个的野兽。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直立人，这些在创世纪大洪水里都认不出骨头渣子。他们杀绝的塞迦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奄蔡人，又叫谁还？”

宝原看着罗睿雅脸变红，胸脯一挺一挺，生起爱怜——正是斯重正说的那东西——兽性把她撕碎、吃进腹中、揉进胸里。想到她皮开肉绽鲜血横飘，宝原难受地甘愿同赴死亡的幽谷。良知？有良知吗？就算有，自己有吗？抢起卫生间来，脱了裤子吓唬女人的又是谁？

宝原颇为罗睿雅忿忿不平——难道斯重就没有怜惜？从摸到的大屁股里觉出适合孕育的盆骨？从只手握不住的比小孩肌肤还软糯的奶子上预见丰沛的乳汁？发出张扬的古铜色光芒的匀称胴体正凸显超凡的免疫系统啊！更何况她还疯狂地崇拜！有没有一种可能，她早就信服，这只是崇拜者和被崇拜者间的游戏——崇拜者时刻挑战被崇拜者，被崇拜者时刻镇压崇拜者；或者只是和自己一样在绝望前止步了。

“生活即斗争，比如现在就是博弈，而你试图争取我盟友的同情。不是吗？索性想想更极端的——女孩不是有“亲一下表哥”的矛盾幻想吗？那是父本基因试图提高后代的相关性——1/2到5/8——而母本基因在拒绝近亲繁殖的损失——她无利可图。再想想强奸吧：在低生育成本雄性和高交配地位雌性共存的物种里，那不可避免。”

罗睿雅越想越急，肚子像被人打了一钻疼起来，接着又是一钻，钻头接着钻头不停了。她一开始还笑它薛调似的，滋，滋，滋，字字都打透，真想打一钻让他俩常常；但只一会她就滚倒在地，冷汗冒如白米，嘴唇皴裂成粉。她像留遗嘱似的打起精神最后说话，尾音从沙漠里滚过，嬉笑着射人心：“下辈子再不做女人了。”

“你……怎么了！”宝原不知所措。

“都不算日子吗？”斯重从床上翻下来，也不看，只是抱她上床去。

好久，她才说出一句：“紊乱。”

斯重帮她摆靠在自己怀里，搓热手放她肚子上摩挲。

“你生过几个孩子啊，比我老婆纹路还深！宝哥你都没发现吗？”

“我……”

“滚……我是处女……”

“处女？”

“诶呦呦……笑什么……心外无物……诶呦……”

“药放哪儿了？”

“不管用……下辈子真的不能再做女人了……我也要雇婊子……诶呦……”

“佛祖说有下辈子主说没有，看你怎么想了。别人都能治，你怎么这么没用？”

“故意抬杠吗？你的屁还比白人短呢！从小到大中药西药吃了多少你知道个屁！”

“好了好了。我看你骂人都利索了，应该没事了。”

“诶呦……你接着揉……”

“你想问我什么来着？”

“什么？”

“说很崇拜我想问《安达卢西亚之虹》的作者什么东西。”

“你没睡着。好。古特提斯洋上钓鱼是什么感觉？”

“古特提斯洋？”

“对，古特提斯洋。”

“未经考证。你都天天在大贵人海上就没有感觉？”

“我知道你那一套，不就是没什么大差别，放在同样的环境里人自然会做相同的事。他说了最好是身临其境。但他也说了很难；我一直在找，没找到。尽管不知道底下是不是古特提斯洋，我确定不该是那种感觉。因为睡神和我说……不和你啰嗦。我没问你怎样找到它，只问你感觉。你明白？不是一个问题。”罗睿雅坚持。

“当然明白。可我懒得给你讲，太费事了，你要是没什么悟性，那就是瞎耽误功夫。要不你问他好了，他虽然没找可是上帝在上面飘了一天一夜！”

“啊不……不是上帝是大师……不是……迦南……”

## 第七章

钓鱼城北边靠海是一条长林荫道，不靠四季生存，没有铺张，路面多年未修也还平坦，边角尽是裂纹，归因于窘迫倒不如归于幽玄——血流过这里必卸下重担。路旁房子和树都有年头，绿萝红葛爬满玻璃的整阳台，家家门口有玉兰的布幡凭风卷放下，只少了风铃。廊下立着小桌，摆上白地蓝花的釉盘，餐布搀扶老人起坐的骨架，银叉闪动不撞声响把豆泥消磨得不留痕迹。

徐迦南终于等来了宝原。

从山脚拾级而上，他始觉天地间白净各有释然。先是出现一个长长的倒影池，走上月台方见整个宫殿。凉亭状底座由八根灯塔样高柱领起，亭柱镂空成轻盈的帐幔，有周始的花草枝叶，又有万字光轮三角鱼圆。殿座凡八面，无主次，一面五门，一大四小，大门三人高一人宽，上圆下方，侧依八棱柱，小门与大门类，只白窗白帘，不可内视。往上一层与底座大同只扭过半个角位，更紧致更修长，原门处现为镂空窗棂，可透见长窗帘乳白色韵。往上隔一个短层阁楼短层就是大顶，圆顶自然分了八瓣，亭柱棱角一路延伸至顶向上突起，像一个倒摠在斗里榨汁的橘子。

肃穆将他们入殿即吞没，他们落在完整的胚胎里。大殿空空如也，穹顶高不可及，望得到也望不到边，门开着，风和光线四面八方刺穿它，帘布一起一伏在海里呼吸，几何状的白石地锦爬入云，缝里露出天空的蓝影。人暂和世界分离了，外面如幕布般空白，仿佛世界只在里头。

这就是全部。没有座像，没有书籍，没有鲜花，没有旁人，只有自己，和另一个自己。无法坐卧，无法祷告，无法生活，说话瞬间毫无意义。他又分明感受到喜悦在交谈，风穿过风铃，不想跪下，不想闭眼，不想合十，不想飞不想跑，不想说话不想合嘴，不想思考不想呆滞；想做一个泡泡游荡，在这里产生，消失，产生，消失……

他消耗殆尽了，风筝成了破布，腿肚垂下，指头松掉，静脉凸像割破放了血。不过比来之前预想的好——不知道是宝原来才好的还是本没那么糟——刚才他还一如既往的冲动。

“你帮我理发吧。”迦南盯着铺垫子的宝原。

“我只会光头，你要几毫米？”宝原回头接住他直勾勾的目光。

“最短是多少？”

“零？”

“会有零？”

“不戴套的意思。”

“那就零。”

“秃瓢了那是，你不找女……”他越来越小声最后假装什么也没说。

吡吡吡一股脑将迦南头发剃下，剃完又拿水冲头，宝原还一边说：“最早你叫我学长。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别胡说。”

“我啥也没说。”宝原笑起来，“给大和尚剃度总没毛病了吧！大统领家法还胡萝卜加大棒呢，就你没茶饼光棒喝了。”

“你没埋怨。”



“我比你脾气好。有个真诚、聪明、不引发性欲的朋友总是好的。”

“你喜欢讳莫如深，归根到底还是不自信。”

“还不自信？我比你信‘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呢。”

“不矛盾。中了左毒也能不自信。”

“不能够！我早看见地主好啦——和加尔文宗……”

说到这宝原停住了，两人默契地都不说话了。宝原不知道是去看他的脸好还是不看好，其实不看也能知道他脸抽搐了，越是调动肌肉越是抽搐。他害怕了。

他害怕的都是自找的。

可谁的害怕不自找呢？在夜里醒来害怕自己成了光秃秃的元素的集合，这是笑话可也是特权。此刻，他失去了爱，可还渴望着爱，正因为爱不够才恨生命虚度——它过了最好的那部分却回了起点，越是两手空空越去抓就越失去。人都靠一口气活，他现在没了旧气需要新的，算不上病。可哪里有新的呢？心理医生能开药、催眠、拿棒子敲你，可他们不犯傻，牧师也一样，戒律第一条就是切勿感同身受。

宝原伸出手去握住他的，阳光也凑过脸去，眼泪很快就下来了。宝原也安静了，甚至有种侥幸这片刻的安宁会永远下去。紧接着，他开始反胃、恶心，越来越强烈。该是罪恶从手里传染过来了吧。人都是因同情而犯罪。没人能纯真而不悲痛地慈怜灵魂。借由不幸而彰显，同情恶贯满盈。现在自己就没有一丝报复的窃喜吗？隐藏的妒忌都唱歌跳舞了。高尚者跌下神坛吧！和自己一样低贱吧！凌迟你的长夜对我无限温柔啊！

认罪是容易的，因为它给与自由，承认完了人就成了真正的人，缺点、堕落、丑陋不能减少它一丝一毫的含义，不可企及的天真、纯洁、美好再不能压迫它。可认罪也困难，倘若一个人还试图在罪里冀盼完美。总之，你要是不能享受它那就不要认。

宝原想了很久终于醒了过来——还得有人先爬出自罪的诱人泥潭不是？

“哦，你是这个意思。虽然神国里正是孩子，我也不觉得童心即良知，那不过是不同人不同的底色。经上还说‘人若不像我憎他的父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歪门邪道！”迦南在怒气中暂时脱离出痛苦。

“宗教纷纭如北河支干总有通处。说一切有论一切空，教内无派，千奇百怪，哈纳菲罕百里宰德腊非祖，哪个不是一言不合分分分？今日屠一城明日灭一族可暗里早合了——红的白的都能合！顿买零卖的阿弥陀佛因信称义，潘驴邓小闲经传注疏吠陀奥义，还有自力、他力、祖师、如来……”

“想说什么？这么泛泛而谈，不可能拈到精微。”

“我知道你要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先不管这个——我想说的是，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良知’上头也许有个限定？你想想，假如有一天人类得了怪病，女人长到十四岁就死，那和十二岁少女性交还算奸淫幼女吗？良知也许就随时间动呢？”

“哦，时间。”迦南终于明白宝原想让自己摆脱的是什么了。他停了停，似乎恢复了点生命迹象，笑着问：“那什么是时间？”

“时间它是……和空间扭一起……”宝原立刻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绝境——这又是一次不成功的高潮。

“熵增加的方向！”他还在努力挣扎，一会皱眉一会开心，一会沉默一会激动，像牛虻激怒着世界，“是不是？善恶美丑只是表相，唯有降低熵的行为才算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人的本质、宇宙本质！……只有结构在抗衡时间……人就是这样的杰作。”

看着迦南若有所思的样子，宝原得意起来：“物理规律厉害着呢！当年先生说‘未看此花此花与心同寂，来看此花此花颜色分明’，现在谁还敢批它？这可是量子力学基本原理——观测者会影响观测对象！”

“你就这么相信第二定律？”

“怎么？”

“诺，看这里，第十一篇。”迦南从桌上翻出一本砖头一样厚的旧书。

“朗道。啊……”

一路上宝原都在想——不是第二定律，伟大的目标适合作长远打算——而是迦南为什么出海前要看寺庙。出海可以理解，哪朝哪代都有折磨自己的解脱法子，一来舍弃爱物赎罪，二来在绝境中碰碰运气，最后要是死了也解脱：看上去他就是不打算吃船药。

“混一起了。”宝原现在有些明白了。

“一元的。”迦南点了点头。

“后面就是码头。”宝原也不管迦南有没有沉溺够，拉起他往外走。

宫殿北面就是海，沿岸地势平坦，在这里就一览无余。左边河流绕过星星点点的鸽子粪便，平躺海里晒太阳。海漫无边际，偶有几株灯塔，几只水鸟，几声笛音。宝原背靠栏杆看着他，纯真的眼珠禁锢在身体里，手指病恹恹地变得皎洁。

“风景不错。你是不是常带她来？”

“来过。”迦南没多做解释。曾经那么不满他所宣扬的‘世上只有一件该做的，那就是谈情说爱’，现在他有了了解到哪种活下去的意义都是偏执。

“好后悔当初非得完成那件事。你还记不记得我妹妹的几个小姐妹？一个大脸盘大眼睛，一个长马尾双飞燕，一个敏捷像豹子。那感觉真好，像一条鱼从那里”宝原虚敲了敲殿身，“到海里”——手臂画一大圈，跳起来奋力甩到背面。

“十七八岁真好，清晨的花瓣饱含露珠，眼角飞到天上去，处处都是边界，每次冲撞都属于。可时间稍一晃，不加反抗的人就被收走了光泽——他们眼睛暗淡地像坟墓。”

天色渐渐偏心西向，目及之处不再空无人烟。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奇奇怪怪的人，有的一个人，有的三三两两，提着家伙事都往船上走。大海是仅次于天堂的地方，这里不管新人旧人，有鱼上来就是好人。

“我们没有杆子。”

“先把箱子抬上去。”宝原砰地一声又关上了车门，“有点沉，我灌冰了。你多抬抬，我腰不好。”

“没有鱼竿。”

“上去就租，和蛤肉一个地方。剪刀和布带了吗？”

“在包里。”

“吃的呢？”

“你有强迫症。”

“是的，还焦虑。行了，上船坐着。”

迦南几乎忘了这不是自己第一次出海。说忘了其实只忘了该做什么——宝原都规划好的一途种种他可一点没忘。那回也是趁天红脸上的船，不过红的是东边。上船人不急着进舱，一个挨着一个，在船两侧选好地方摆上家伙事：毛巾绑在栏杆头里，杆子插进脚上的焊管，松下坠子在上头绕两圈，并排和剪刀放一块。忙完这个，有的人进去坐着，有的人在外面点起烟，肤色浅的涂涂防晒霜，肤色深的自言自语。

船上算上船老大总共有四个船员，上头的开船，老头子收钱，胖小子和瘦小伙管买卖。胖小子年纪不超过十五六岁，快起锚的时候就来回绕船走，一边绑紧大伙的东西，一边催人买彩票下注。他和其余几个一样身壮如牛，咬不咬汉堡都说不清话，大冬天短袖也多余，红彤彤的皮肤早鞣成革了。

直到他们拢岸阳光都很好，睡着睡着就忘了呕吐，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全船好像就宝原想吐来着。他鼓起劲走到厕所，马达声又恰好停下，窝里边的人嘻嘻哈哈往外涌，抛杆子，扔线头，吹牛皮；一想到钓鱼他也忘了要吐，全好了——原话是——波浪不再闷着心抓拉了。

邪性放他身上好像也没那么神奇了。

停船时日头当空，海面平静，离岸百里已不见一丝阻拦。映碧的水嘎吱嘎吱轻晃船体，世界赖着不肯起来。船头小哥悠悠点起烟，从切条的蛤肉中穿过歪嘴钩，拧半圈再把尾巴固定回刺上，站起来晃出去，松手钩子就随坠子下坠，安静中只听见鱼线吡吡吡地在茧上冒火。过一会等坠子没劲了，他啪一声夹线往上收，烟圈一个接一个冒泡，像赛龙舟的在喊号子。突然，牙一紧杆一弯轱辘一卡，他涨红了脸卯劲摇得更快。啪啪啪，不一会鱼应声飞入，海水劈头盖脸。世界终于醒来开始洗漱。

雪白的肚子，墨色梭纹的背，多漂亮！它们为什么都呆翻着眼睛，死了吗？哦，死了，炸没炸出鳔都死了，气圆身子没什么好不好看了。这是小鳕，收割机就这样往外拔萝卜似的拔它。偶尔有些新鲜货，一条鳗鱼、一条草帽鱼，不受欢迎；胜利者垂头丧气，等人过来散开好事者，一棒槌捶回海里。（其实鳗鱼可以大有用处呢——拉成绳子让年轻人骑马冲过去！）

迦南第一次拉跑了很久的空趟，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别着劲的就拼命拉。船开起来换地方了，只有他还在舱外拉线，线横飘起来勒着船舷。胖小子过来嘟囔了一声走了，船老大过来扯一扯也没有办法了，就伸手割了线。坐下听隔壁黑人说生日往往不是自己的，他更加渴望。想要什么呢？也许是双响炮，也许是三响炮，也许就是手上遇到的那一刹那反抗，鱼竿浑身发烫，震得厉害，它们耗尽能量之前就已经晕厥，葬身贪婪。

日头一点点消耗殆尽，风挂在身上却没人在意。船员坐里面吃汉堡，一片菜叶子也没有。他们并没有什么目的地，只是凭雷达往鱼多的地方走，客人尽兴了就能往回走。要是客人有大收获，就拍个照传网上招揽生意，没有也不要紧——附近只剩这一家祖传的海钓船了，只有他们节假日不休，大小两艘船轮着开。

等到大伙坐里边昏昏欲睡，自己人就开始干活了。瘦子往甲板上泼水，趁新鲜洗掉鱼腥和臭蛤味。胖子来回撺掇生意，问他什么价，他指指鱼伸出俩指头，人大笑，他也不还价自顾自走开；招完生意他就在船上开始刷外舷，打上泡沫，洗洗浮子。船尾只有老大一人，满地的框子容不下第二个闲人。他站在鱼裤里剖鱼，不显大肚子只是行动更夸张。新人需要剖鱼旧人不需要，不管是哪儿的旧人。

他们有很多收获，可不知道怎么吃才算好，有个安达卢斯人听了大笑，说怎么都好。他又说起小时候老人做的——青椒洋葱二荆条里外盖满（有什么放什么），腌完烤一百八的火，也甭管多久，走一半油就好了。

船老大左手拇指缠上了厚厚的橡胶布，右手拿着鱼刀像一台机器，开膛破肚斩头去尾也就三秒，他顾不上什么生命礼仪，毕竟得在靠岸前都弄完。多大的鱼从他手里出来都是小薄片，没有刺，蘸着芥末就能生吞活剥，人们拿着小半袋鱼片就能回家倒上波尔多红酒享用了。

可他还有另外的礼仪，每隔一分钟就奋力从船尾扔下杂碎，海鸟就像落日收了光芒聚拢在海上一处。船将其抛诸脑后。不一会，鸟又散开追来，像烟花在天空划过，有的高的有的低，高的走低，低的又变高。它们没有影子，影子都被船桨激起的白色乱流吞没了。乱流噗噗地冒着泡，看不清东西，也不带颜色，向战斗机的尾气保持不动很久很久；可又不一样，它们越远反而越大。

窗外的夕阳和女人一样，永远可爱却从不雷同，她们永远值得人高兴。宝原头枕着窗玻璃呆呆地看出去，好像出海的所有意义仅在这里。前面一排光头老人，最上方一位手里拿书，当中大红桌上摆着日月糕点，三足盘里放透亮的甜瓜、葡萄。到晚上终于力尽，宝原不像再管他了，可一天虚度掉，他又不甘心。朋友？对手？激起斗志又消磨？宝原信马由缰跑回钓大贵人鳕的那次，记忆久久不散。为什么是他？第一次上船就钓了大鳕，半臂长的小鳕都失色了，仿佛也看到了大骨架披上一整挂虹光。快去，快去喊人！他冲人发怒吼叫，眼睛收起礼节，瞬露凶光。老大沙哑的自言自语像一串闷炮从头炸到尾，fuck you。为什么脸红得像个猴屁股？浑噩的人就此醒来了吗？焦躁中寻求些什么呢？时间剩不少可为什么总不够？

什么目标值得焦虑、痛恨有限呢？仅仅为了它？闲散生活失去了，逃避征服都不带回，追求鱼和非鱼的千方百计有什么用呢？揍丫的！

他本来吃过东西也吃过药——刚才迦南祷告后掰了一块给他——可现在想着想着，信以为真地敏感起来，也要倒船上似的。他咽了三口酸水清醒一些，想到头上都顶着能近不能及的东西，也不觉得颠簸了。他松下心直愣愣瞪着云海一点点卷轴，海水肯定凉了，人掉下去就再回不来。不飘水的十分之三有一千种法子过夜，飘着的十分之七却只有一种。迷糊到头他想到海以外的事——桃花开的那天。树上没有叶子，脸蛋一样光滑的花瓣身子落满雪，手是冰凉的。天色一坠子下去，世界就分开了；它每分每秒都在分裂，宝原不稀罕隔壁那个——好和糟都比不上此刻——一开始就剥离、最后归为一体都让人恶心。他和迦南不一样，已经咬碎、咽下、消化她融进每个细胞；她重要也不重要——人能分清每一个氨基酸吗？能喜欢它或憎恨它吗？

宝原不知道迦南现在想的什么，迦南也不知道他的。外头，里头，到这会子人还只看物理的，他出一头汗就阴干留下盐渍，出一头汗就阴干，呕出的绿水像饿狼眼一样。人都半睡半醒，没有真的看过来的，毕竟再好的汉子在这也是条朱尔朱尔罢了。宝原贴他背听着哼哧哼哧抽风箱的声音，好像要烧光世界。火？火呢？大鳕要出现了！他的痛苦让宝原嫉妒，可嫉妒之余自己有勇气吗？抢救直升机？大鳕？世界是概率的，而勇气只有一种，有瑕疵的都将降格。

迦南身体渐暖，蠕动蠕动挣扎坐起来，他转过头正视宝原，像刚从黑洞过来。宝原被传染了，似乎有种预感自己就要游入大海。

“你知道那一瞬间我在想什么？”

“梅落？”

“她和你太像了。”

“是吗？说实话聊这个我挺尴尬的。”

“我有罪。”迦南声音哆哆嗦嗦地拍打船舷。

“谁没有呢？”宝原往头上举起一指头。

“我有罪！”迦南激动地抓出他的手。

“那你说！”宝原伸出双手去握他的。两张脸被三只虎钳夹得通红。

“我最开心的时候——你最难受的时候。”

“失恋有啥的。我现在还挺怀念。”

“它就建在痛苦上越痛苦越高兴说不清为什么也许从你手中夺走也许打碎你自己为是——我嫉妒！”

终于说出来了！再也不害怕半路咽回去了！说完他精疲力尽欠条命似的喘粗气；宝原糊里糊涂听清了最后一句，瞬间被香蕉叶包裹，香喷喷，亮晶晶，好像生命突然有了点意义。

“你是说我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我是个混蛋啦哈哈！”

“我罪大恶极见色起意禽兽……”

“不不……”

“利益熏心明哲保身……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罪的工价乃是死。”

他说完不再激动，脸上再也没有忧愁的踪迹。乱哄哄一阵，宝原也转过弯来，轻声念道神的恩赐在我主乃是永生。

“到了？”

“马达停了。”

“出去吧。”

“还是……”

“我好了！”迦南乐得自顾自跑了，宝原想跟上去已被人潮分开。是时庐上星飞，海如火煮，人飘飘然似饮温酒，但觉心热体热。宝原正思忖千里心胸唯少一点熏风，忽一阵风来扑得他汗如盐凝，七窍顿醒六窍，接着又一阵呕声劈面，刹那间船静人散。他大呼糟糕，果然迦南踉跄而来：“她，她的脸……叫这悲离开我吧……”

## 第八章

“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别闹。”宝原瞪了老何一眼，示意其余两人俩都着了。

“说书的把人说睡了？哈哈！”老何醒过来听了一半，现在肚子饿，翻下床来寻吃的。

“抽雪茄嗓子会疼？”

“没有啊。吸进去了？”老何拿起个青梨就咬起来。

“不吸叫抽？”

“银样镗枪头！”

“真……不吸？”

“不进肺啊！”她伸出半个梨，“吃一口润润吧。”

“不要。”

“好东西，啤梨。”

“幽门螺旋杆菌！给我拿个整的。”

他生气其实和雪茄关系不大，是讲故事后的失落。故事不该写也不该讲，因为凡从幻想里出来的都要失其光芒，而光芒才是全部。想到醒来也许就下船了，他更不想睡；脆弱的身体往往是强大精神的躯壳，现在他思维活蹦乱跳、渴求刺激（刚在船上感受到了一点）、不满足就要疯狂！这在计划外。真的快乐都在计划外。疏水的莲叶将生命也暂且疏离，它滚来滚去滚上天也滚回家。多想摸摸夕阳的脸蛋、戳戳她酡红的嘴角、逗笑彼此。

幻想何时走？怎么走？自然消失的小产？强行打断？他至今没有生出一粒胎儿，仿佛出生的将是自己，而人是不能生下自己的。鸟枪法不顶用，优秀卵子遍世难寻，还徒劳什么呢？妄想从时间的绝望中逃逸？男人怀孕不稀奇，宝原就感受到这是好孩子，而且不会出生——世界永是枷锁，只要雄马还没有操出个男人。

男人就没有产后综合征吗？衔着胎儿的时候嘴里满当，瘪了空了剩付皮囊就四处游荡。时间吞下婴儿就厌倦，还是从来未曾满足？认识到胎儿不属于自己并且不甘心当基因机器，人

就不算全然是工具。除了看着淹死、摔死、爬上天、踢下那位来，他挑拣种子、忍受折磨、怀揣希望。

病犯的时候宝原就去跑跑。他在房县像是跑了很久又像不太久，感觉和乎长乎短的夏天一样；他记得对病症温柔要像回忆紫色的塑胶道那样。他也顾不得自己还能不能跑步，运动和生育一样是交换和牺牲。出了汗坐在无人的台阶，等早风吹得暮色生厌，就步行到牡丹壳边，坐下再吹一阵；吹两次风、看两次落日、无所事事两回，这是他交换来的一天的骨架。

日子需要仪式，否则什么也干不了，尽把心血耗在左手和右手的搏斗。恰当的仪式驯服幽暗处的怪兽，它曾经无法感知，现在也摇尾求食。可仪式无法倾诉、随时地迁徙、难以模仿，它是人只能自己看见、摸到、抓住的尾巴。

寄居朋友那里之后他就不跑了，可还犯病，不定时地想够什么又够不着。想清楚这就是生活、外在的无欲无求并不能帮上，他好受多了。宝原发现这里很安静，树叶摩挲声以外鸟叫都少，醒来即见幽幽的屋子里室友来回做事。长啸起来，打开帘子，心满意足地让日头螫一下。外面胖胖依依，夏天从百叶窗片隙隙入。螫伤让人发疯，疯出永恒的幻觉。宝原慢悠悠灌下电视剧，做饭，吃饭，再灌下电视剧，睡半个小时，起来，太阳转西去，橘色天空捧起整片林。爱情吗？爱情就是树叶多看一眼成了黄昏。他在池子里游，起来，太阳一直看着。

现在只能想了想，什么都没了，除了心里的所谓真理——疯了就到了。这就是被疯狗追咬下意识靠上去的墙，靠上了他便不害怕；回头他又想跑步游泳的自由怎么就被剥夺了呢？

“我就这么被关了？”宝原伸出双手腕对腕拘在一起。

“暴民，瘟疫，瘟疫，暴民。”老何兴奋地左右晃，宝原厌恶地鼓起嘴。

“付钱、服务——公道秤上还有更纯正的？”

“把人扔海里也算？”

“这我们可不干。”

“那就自己跳喽？”宝原倒撮起指头往空中一蹦。

“自己就扔了，他们又不疯。你还真拿瘟疫当爱情？”她把梨核往窗外一吐，抹了抹嘴，“不怕死的也有，少。上回死一个，剩下的人吹、打、歌、舞、扶起、坐下、玩一晚上。”

“谁不穿坟墓来上帝面前。”

“呀呀呀，我的大少爷，天下的人可多了，别说见，好多你都没听过！”

“有吗？”

“把吗字去掉喽。”老何诡秘地一笑，“乌拉——那刺——竹枪会，听过？”

宝原摇摇头不出声，眼睛却在奋力地撬她的嘴，一刹那，老何像重得了少女情怀，里里外外手舞足蹈。

“也罢！”老何大喝一声拉开两膀，齐胸空比一枪，稍停顿念道，“十月春首，既望之秋。车辚辚，马萧萧，红烛通城高烧牛斗，夫妇共驱会所咸集。乌泱泱车如蚁聚，古刺刺枪林棍雨，忽一阵鼓声紧慢，车与马骈对突抵。男儿举竹抢刺，妻子随棍轩格，“乌拉，乌拉”车必进，“那刺，那刺”人方退……是夜群贤毕至，笑语喧哗，胆魄心胸，比胜非凡。男女豁落，戮死不意，但胜者抚金，新寡随去尔。诶呀！这方是——忠义无双美枪会也！”

“那必是阿尔戈斯人！”宝原听她一阵金鱼铿锵不由心潮澎湃。

“不不不，阿尔戈斯靠近天上的伊甸园，竹枪会靠近地上那个。”

“啊？”

“男女赤体，皆无寸衣，食山芋芭蕉子波罗蜜——够不够伊甸？传说上帝过海登岸，脱衣而漾，被观音菩萨见了赤卵，一怒之下发大愿说，遍佛国圣地唯此一处不可着衣，寸布在身即生烂疮；所有又叫赤卵坞。”

“有趣。”

“有趣？你没见过那人兽同食共寝的场面！也难说，说不听真是龙子、象子，和我们肉胎

凡身不打一处来。”老何说着说着伸手去摸宝原的下体。

“何妈，我不好你这口。”宝原打开她手。

“不稀罕老子还！不洗澡！野糞！瞧人家高富帅走过来拔拔有声，你没吊死鬼鸡巴硬！我们买一分卖一分……”

“这老子当为众生做什么？”

“治生！他没教你？”老何指指斯重，见不答应又搬凳子坐。

“这是什么？”她伸出一只手。

“你还是唱吧，唱的比说的好听。”

“手。”她又收手目扫一圈，“这？”

“看不见的手。”宝原哼笑了一声。

“神之手！没它架子弓月就鸡同鸭讲，现在两个贼人拨算盘！”

“亏了这一手，人人欢喜。”

“你要以为我们光做买卖，那就大错特错——咱们一样都有信仰！天地生生之仁，刍狗无与为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应天寻罪！倒是那剃头屠夫非拿好处，好端端的勾当干成营生；更有惩恶扬善的蠢货浑不知大病只一傲字。”

“不知那一箭是中脚踝不是。”宝原不想打断老何自己低语。

老何望着宝原专注的目光动情说道，“好小伙，感情可不是全部，和咱们的追求比不算什么，和人类苦难比那差的更远！我心里有股子气不受委屈，当不了学废话的蠢蛋、穷一辈子的傻逼。要是肯听话、没野心、小富即安、眼里揉揉沙，我老早下船了！……偏不！哪儿还有这样的净土，哪儿还有这样的英雄？”

“船长？”宝原指指两人上方。

“是她！”老何双手合十哗地流下热泪，“我才知道性爱后会有后叶催产素——安全、满足、依赖、爱情如此而已。男人看不惯你，但必须尊重你——你的努力戳穿怯弱！”

“她是个好心理医生。”

“她本身就是启示——我们所有人都能上天堂！”

“有这么大家业自然……”

“她还不如咱们，是拿站票上的船，头两天在活死人堆里找门路，后来寻着远房姨娘家投靠。亲戚本是伺候人的营生，只哥儿们媳妇看她不过白吃白喝，又见管家给炖汤，更火冒三丈骂道哪来的不识相做起奶奶，又撵掇人挤兑她闹给做婆婆的看。手下人自觉朝不保夕，早百不入眼她一心要做出来，两下闹腾，她就又回了活死人堆。”

“挺立志的，新大陆就是创业者天堂。”

“不不不！仅如此天下可羨可敬之人太多了！”她急急地摆手，“你以为她就没有七情六欲？她也难忘眼神体味男人的甜言蜜语，她也被理性折磨嫉妒子虚乌有的漂亮人。进去出来方是好汉，她为我们担罪，被强奸的反成圣。”

“啊？强奸？谁干的？”

“同族同乡房东老板。”

“混蛋！”

“她两天就收拾了混蛋！”

“好！”

“她因此半年就扳倒老老大！”

“更奇！你倒说说。”

“打那以后老大辗转良久，教奥数、发广告、替公子哥考试翻译，最后到了洗衣坊。别看洗衣坊不起眼，好处在于白天干活晚上可以睡在底下。你必不信七日里女人的纤纤玉手便可成谷树皮——她常教训我们干活得戴手套。那老板见她三不亲四不靠便大起胆克扣她，她便

从门口老虎机捞窍门，每次并不多拿只把工资补齐。她几次想给老板出主意，可他是个酒鬼人渣……出事她就哭一会，一早上来活死人堆打听，终于有个正在浣纱的女人告诉她这也有警察，两天之内证据还可收。她立刻报警抓人，自己则去医院被扒光折腾一宿，收了五十几个证据，从头发指甲阴道壁，到体恤短裤，再到血钙……”

“你们该给浣纱女立个塑像。”

“我们不拜偶像。”

“和我一样！我管这叫忘恩负义。”

“你别打岔……第二天一早来了个管家人问话，她很快觉着有诈。一则不像头天公车去公车回，再则不留影像无有签名，三则女官人反复问老板是否有情可曾宴请。果不其然，第三天又来一个新官差，她是助理律师实习生、常春藤的法学博士，她义正辞严地说：‘不经同意婚内也是犯罪，他至少关三十年！’”

“此事后来闹得太大，几起民变，老大就被安置在宾厢——就是这间。但也不真管，她要活下去还得每天去活死人堆里扒拉。”

“她又是怎么当的老大？”

“这又说来话长。”老何弹了弹烟说，“当年天神分南北，辨新旧，裂古洋，众生欲度不能，终日愁苦，投海无数，老人家便降一子来渡，命其后裔世代相继为首。光阴似箭，日月复来，至八百年前老船长文韬武略开了五虎口，临终欲传季子，无奈礼有云嫡子立长不立贤，乃命兄卒弟代，众咸知其意而不违。会三子威卒，季子不受而逃，众人私以红袍加其庶长兄僚身。及友立，老大因置于宾厢常得见，度此立功良机，便奋夜写内外七策以万言献之。僚晒其贱陋，又会威子押沙龙多诋毁，竟不用。老大自此知押沙龙有内志，察其阴言‘即不传季子立己，苦无人计’，立寻死士进之。又因事未立就不受上宾礼，自退感业寺……”

“看来是霎时一阵香风透。”

“果然聪明！押沙龙寡恩暴戾，常恨众人不己立，三日即尽屠亲族。唯感念老大拥立谋策之恩，虽有年轻貌美而不暇顾，以老大为正。冥冥中似有天意，押沙龙三日暴卒，神族无后，众人大乱，老大独抚众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无功受禄可乎？天地大礼微人可明乎？’众人叹此天人也，拜立为首。”

“她叫什么？”

“她不曾提及本名。只知她姓胡，自取一个单名墨。”

“哪个墨？”

“日月悬空。”

“哦，胡墨。”

“哪里人？”

“延陵人。”

“吴国人……啊是她！”宝原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声，重摔在地，紧咬牙关也复起不得；再望去，人手脚乱颤，唇齿抽嗦，惶惶然如遇天地崩坠身亡所寄。

“呀！疯病！好好的人儿！要咬舌的呀！”老何去推他已不得理睬，也慌得大呼小叫。斯重兀惊醒，霎时明白了七八分，急急下来。他咣一脚踢开凳子，连老何一起咕噜滚到一边，老何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只呆望他坐下扶起宝原枕自己腿上。

“她是疯子。”宝原总算恢复点意识，“我说错了，这里有疯子……主啊，保佑我吧……”斯重见他心里焦急想抓靠，更不多言，只等他气息稍顺，放声唱歌，宝原闻之哈哈大笑地和唱起来，转眼又哀恸流泪：“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 第九章

太阳午后才出来，众人迷迷瞪瞪又都睡了几回，唯独斯重一直在看天。他觉得列阵抵岸好，香乳香墨、白驹白狗、一朵朵、一片片、软绵绵、高低低的没章法也好。

城市硬手硬脚落在大奶桶里泡酥、泡软，现在无影无踪，只留下楔状长地深入海，俗称“难民营”也。也不知哪朝哪代平整、何时何人割草，眼极处坦坦荡荡，唯被长一排短一排的芦杆隔断于尽头。

岛上溪流纵横，沼泽罗布，苇荡弯弯曲曲，时有黑鸭三三两两，黄喙为公，绿喙为母，风来则惊散如临静水而画幽兰。陆上砂石大道贯穿，车行便烟尘滚滚；林总支路初皆豁大，渐小止二人并行，终不辨其踪；人行亦初欣喜，至幽深处而终生畏心，匆匆原路而返。

岛内鲜草郁葱，灌木丛生，多可栖鸟。黄林莺、黑喉莺、暗绿柳莺歌亮声甜，都等散了暑气南回，现在毛茸茸、胖乎乎地立于星纹红杓上，纯黑剔圆珠儿眼一动不动。树旁一柱高悬了紫崖燕巢，振翅间羽翼俏峻，面露凶光，又嘴大如笼，叽叽喳喳咯咯嘎嘎，沙哑低垂不停。大蓝鹭孤零零栖在泽中，长脖缩肩，驼背斜腿，黄脚鹬倒尽享水浅之利，搜罗出裸露出头的泥食。

岛东侧连绵不足三公里却有十处绝妙沙滩。有一处滩颇缓，阳光初露时往海一百米皆呈浅绿金黄，又沙细如末，驻足时有潮来潮往，摩挲底背，人亦深陷仿佛亲手摸过时光漏去。人往深处涉去，则水渐没脚踝，胫骨，膝盖，大腿，下体，腰，胸，回首同行小如红豆；去来数回，如饮美醪数盏，非醉不尽兴。

岛尖滩头砂石硌脚，风大浪急，时可闻笛鸽、灰猫嘲鸫叫音。鸽脚橙黄，隐入沙石不可辨，眼间一道黑线，颈上亦一黑环。滩长数百米，半掌鸽、三趾鹬面赤喉红，来回踱步，留几阙词，附庸风雅。远处燕鸥列阵，倒卷飓风，砰一声跌入海，滴答又飞出，衔得刀鱼者颇为自得。其性狡黠，善偷盗，飞则饮水，辨雏听声。

天上忽一阵云雨下来，打得人发抖回程；折去不足一里，又一阵快风卷去。路上冒出重重土气，踩一脚如落叶梭梭苏苏作响。黑脸的王蝶在芸薹里起落，白尾的牝鹿在乳香树林睡卧，见人则跃跳奔驰。

雨停了，斯重也就不急着回。他看着旁边的女孩心生怜悯，想应该找个办法好好怠慢她、气她、让她发志愿生儿育女。他不想好好谈，每个内心世界都凶险，除了本人谁也不要惹，更不要去排遣好奇，留个人在瓮城里受辱挺好。

山脊挽过海水背上有一排白色的风车，斯重就这样与大海简单地融为一体。好土地容下所有，坏土地有所偏爱，宝原眼中的他独有这天赋。世界终究是概率的，从概率角度来说人就不能存在，他这么告诉的宝原。宝原悄咪咪就此做过很多设想，每每想到一个偶然便足以抹

去记忆里的闪光，就依依不舍、深感庆幸；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从没做过所谓正确的选择，换一个一样会是场际遇。他的乐观最终夸张到了对生命无限的崇拜，完完全全享受它的奇妙！个体很难感受这点，不过对多数人这不算坏事；一旦注视起以下事实，气息紊乱在所难免：呼吸无休无止，出生便苦行，至死方休！

斯重想起那晚老 K 烟鬼似的靠在他门上，脸像南瓜灯倒映出绿光。卧谈总让他幻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话题重复却丝毫不减愉悦——也许正是重复才愉悦，就像祷告让人乐在其中。重复的谈话是真实的，当下让人急于摆脱的百无聊赖正被它体认着，看不到结束的老调重弹让他温暖——他已将时光抛下，逃过了吞下所有人的大口。低俗在此刻不致反感，人的愚蠢叶不蔽体地发春、吼叫、用头撞树、在山谷里跑；彬彬有礼的欲望才让他厌恶，它比金钱更粗暴、更庸俗。

“开学了。又是一天。”斯重拉好被子躺床上。

“寂寞如雪。”老 K 对这个没有睡意的家伙补充道，“明天也是！”

“我们二十四小时都呆一起了，中午还一起吃芥兰鸡、左宗鸡、咖喱鸡、芝麻鸡、照烧鸡。”

“妈的！早上在办公室混到中午，下午关门躺桌子睡，游完泳吃大卷子，晒了短裤又混一晚上，现在——睡觉！”

“说的好像因为我？”

“有个监工每天好歹学点，还省得给人当饭票。”

“也没见你少当，牛啊羊啊马啊的——牛露露就是个灯下黑！”

“牛露确实漂亮，但她傻逼闺蜜坏事儿。”

“谁让你非当面说喜欢马露！人家可不逮着你脱衣服不放？”

“诶，还说新来的女生像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我是实话实说，你们这帮龟孙哪个不这么想？老实人真是没活路喽。”

“多亏你人类没灭绝。下次讲究点方法，教人开车也不能直接问学不学老汉推车吧！”

“她还真算对我不错的！出去都 AA。只是后来在她家上厕所，她骂我拉屎臭，我才生气不联系。”

“谁他妈拉香屎？这会得有老汉推车的气势——学学宝哥。”

“谁能比他虎？成天顶炸药包冲，脱裤子的事别人谁干得出来？你别一套套光埋汰我，说说自己，前天是不是带人买菜？”

“说什么，昨天碰上都不认了！我长得也没那么像坏人吧？”

“强人不是，白白净净的人渣跑不了。咱们就是穷，没听牛露说吗：‘新人就是和旧人不一样，视金钱如粪土，阿玛尼随地扔。’”

“那你也搞个法拉利钥匙。你还不够坏。”

“你是坏，可还不够呢！坏到极处才是好。”

“想着让你整她一把，你倒被她洗了。”

“她语气是差，但不错，干这行怎么都不行了，实分析爆他十条街又怎样？人家不是没考虑过我，谁让我不学金融呢。”

“现在备胎也要强买强卖了？”

“刚来那会我们挺真的。这不是她的锅，想做新人有什么错？”

“走得好，不然可拉低你智商。数学多高贵，你的楚丁格比阿玛尼有面儿多了。”

“别骗自己。楚丁格扔地上能有多帅？”

“庸脂俗粉。”

“是俗，可架不住人家好看啊！苦的可是自己，与其嚷嚷着空耗不如干她。花点钱就花点，花不了多少。杨周周……”

“哈哈，还提，两次就让人套出个花心大萝卜。”

“再湖啊海啊的也得滚——‘结婚后遇到真爱会在一起吗’？你怎么答？”

“当然不会！”

“其实主要怪师姐背地里打我小报，说我小气。我哪里小气了？”

“我向毛主席保证你不小气！发饭票的哪能小气？哈哈！她就是拿师姐话搪塞，师姐明说的是求田问舍——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哈哈！”

“你别埋汰我了，你自己不也是一个屌样？看上漂亮姑娘带她买菜，隔天就不认你躲着走。诶，人心险恶，漂亮女人要不得。我看你还是委屈点屌试试朵莉安——她多热情啊屁颠屁颠小狗转圈打招呼呢……她屁股像不像移动大靶，两个真皮把手，关了灯比漂亮女人还好；你发发善心暖暖她？”

“滚！”

老K还是自作主张地替他约上朵莉安。

斯重闭眼她的脸就埋在黄丝巾里。他真的认真地回想起她的屁股，她的胸，她还爱穿运动护膝。她有点可爱呢。纯真在人前嗅舔，眼睛容下藩外诗行——够一段友谊开始了。他承认所谓友谊很大程度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可以放入阳具的肉体女人——缺少感情的地方再去衡量它是罪过，不过他还是坦白。可仅仅如此吗？为什么从她大方的眼神里，有种久违的理解整个埋他又整个举他？他一样不完美（让宝原失望了）、渴望、被烧出口子很小却很深的洞，人们相信却从不真的看见。雏鹿在那一刻朦朦地撞入，伟大在那一刻危险地存在。

感动是危险的，比如现在在泳池边，它就瞬间荡然无存。她脱光了里面再没有灵气，胖胖矮矮，头发在帽里，胸被缩成平地，挺着啤酒肚，步履蹒跚像母鸭；他成了公鸭，身后会有无数小鸭。老妈子！斯重暗暗对她大吼，充满愤怒。

他绝望了，被时间捂住、坐立不安、无法离去的窒息，深呼深吸也不能驯服业已逃离的呼吸。那不是一味的越来越急促，而是像马儿摆脱骑手的低能，颠簸、冲突、吼叫、狂奔、停止、转向，一切只在疯狂，目的就是让他认输。一个失败者就该好好蜷缩在地上，手挠发痒的胸口、气管、喉咙，痛不欲生。

“我喜欢蛙泳！你呢？”斯重听着多莉安说话便意识到自己浅薄失礼了。他无法控制，也无从否认，只能在心上惨淡笑笑——始乱终弃，道貌岸然——混蛋，他狠狠骂了自己一句。

“我在深水区自由泳。分道吧。”他努力避开多莉安的目光，重新把梅花瓣大小的洞口遮蔽好——千万别再让她看见！

“能教我吗？我学很快的！”朵莉安一点也没觉出斯重的情绪由热骤冷，斯重只能带去浅水区教她怎么打腿、怎么扭腰，最后一块浮板交给她，自己坐回池边。

浅水区一侧靠体育馆的外缘，正对斯重的正是被太阳照透的玻璃墙。毛玻璃片里，红黑色一团的校车驶过，像背了一车夕阳，只是不知去哪里烧。云散开露出蓝泳裤样的天空，阳光在池里撒上温情的斑点，一起一伏地执着踩在池心。

终于疯狮子跃入草丛，世界瞬间大乱。优雅的鱼对升落的日子没有感情，而他要在水里寻回所有的散落：看看毫无生机的池水如何被阳光乱闯，而他又如何像红鲤追逐黄色的麦屑。狮子很快耗尽能量，趴岸边喘气。他很清楚怎么去控制身体，现在正如其所愿。

斯重这才好好看看朵莉安。兴奋、鲁莽、不知退让的小鹿回来了吗？她的动作依旧只能算扑腾，可先前的厌恶感慢慢褪去。野性热烈地击打水面，正义的反抗！更奇妙的是它和自己砰砰心跳合上拍子，像鞭子轻柔果决地抽打桀骜不逊。夕阳下，黑狗温顺了，低头踏了回家的路。

斯重说不上高兴不高兴，脑中一片空白地等在沙发上。来不及纠结，朵莉安从后面拍他。

“洗完了！女孩子这点麻烦——吹了好久的。”

“哦没关系……坐着挺好……”他吓了一跳，脑袋就贴在边上，乌撩撩的眼珠瞪着，满是

笑。他站起来准备好好说话，却更乱了。她变小，小到生出怜惜，朦胧中像白玉兰托着熏红的脸，露水丝丝分明。重现的头发，雨后的黑玫瑰！

“走……走吧。”斯重自己往外走。朵莉安没想到他走，搭着手滑下来，差点倒过去。

“出去吃吧？”她忙忙地追上去。斯重犹豫了，一刹那却突然松动，顾不得心里是厌恶多、感动多，还是寂寞多，总之他决定多看看眼前的女孩——毕竟今天以前他们只说过十句话，算上老K冒名代发的微信。

“行。经常外面吃？”

“才不！我喜欢做。今天是家里水池堵了。”

“那怎么办？周末估计修得更慢。”

“没事儿，老毛病了。估计是室友小姐姐又不小心了。我自己能修。”

“挺厉害啊！”斯重心咯噔一下，忽然觉得她像他妹妹，小不点儿在泥里赤脚闹腾。

“我也就看老爸干过。”

“我可是家里梁柱！家长文科生也不会，修灯什么的都靠我。”朵莉安挽起袖子装出大力水手秀肌肉的动作。

“那好，丢荒岛上照样活。”

“当然！室友小姐姐夸我男友力呢。”

两人就这样聊到了停车场，朵莉安指着白色的车说：“我猜是这辆。”

“是。你怎么猜的？”

“因为你喜欢白色！和我外套一样。”朵莉安在他面前一蹦一蹦，手指拎着拉起胸口晃，像揪了小屁孩儿的耳朵。那是“freshmen”的第一个e的地方。

斯重走前面开了车门：“不上车？”

“是！”朵莉安坐上去，乖巧地系好安全带，“真羡慕会开车！有车就能像你到处走，到处玩，比起你送我我喜欢送你。”

“我干的做多的也就是买菜，平时更愿意蹭。话说你怎么买菜？”

“这有什么。现在和室友打车，之前天气冷就骑脚踏车。你没见过我单车呢，可卡哇伊啦。路边卖旧物的老爷爷一见我就喊：‘小宝宝，小心点，爸爸妈妈在哪儿呢？’我喜欢被人这么叫。”

朵莉安摇下车窗，趴窗口，靠模糊的黑影数着，一棵，两棵，三棵，……灯火渐渐消失，一路除了他们还在孤零零地哼哧哼哧跑，还剩下月色和其下的白皑皑积雪。从老桥越过河将弯月留在江中，灯火才又渐涌起。

“nocturnes, with fires。”

“什么？”

“哦，没什么。”

斯重见她自己也不在意，就顾自己说下去：“这是犹太社区——小孩也带着小帽儿——治安不错。旧人餐馆大部分就开在这，每个街口都有几家。想吃什么？可惜帮菜馆子开了俩月关了——那原来是河南犹太人的烩面馆，开一个月也关了，奇怪。”

“那吃辣，除了是本帮人，我还有安达卢斯血统呢！”

“那就这家，我在大贵人城吃过，不错，尤其是一个叫‘擂辣椒皮蛋’的。”斯重比划出一个掌大的青椒，然后又比出一口油锅，“炸熟，再加皮蛋，然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一手比划白，一手比划杵在里面乱捣。

“我再要个猪蹄，游泳了吃肉才没罪恶感。感谢您了呢！天气冷可不愿动弹了。”

“我反正也要去的——您好来一个猪蹄一个羊肉一个擂辣椒皮蛋——我倒常去，习惯了。以前小伙伴一起的时候，最夸张一次把整个池子都占了，一排下去真如猛龙过江。”斯重拼命张开两臂；要不是墙挡着，他还能做得更好，现在才体现了三个人的气势。

“不想去，有人拉就能坚持了。有时候在桑拿房我们会遇上荣老师。他每次见我就说：‘游泳好，几天没见你们可不能松懈。’其实他老记错，他来我们都该走了！”

“真好，你有这么多人关心。”

“说的好像你多惨似的。这儿老师同学挺好，你就安心好好学吧。”

“我也就和 K 学长熟，一个学校出来的嘛！他也锻炼，不过嫌我麻烦，不愿意带我。”

“你还成啊，比有的人简单太多了。以后要是想去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谢谢，我尝试了就好，洗个头还是太麻烦。”

斯重不想让人发现自己有些失落，就问她要不要加菜，一面又安慰自己没她跟着还方便。其实斯重的失意并未逃过朵莉安眼睛，她甚至不用眼睛，听听呼吸就能体会。她有些失望斯重如此不堪一击，但转念想到完美的男人本就少，便只是惋惜，仿佛预见了他的宿命。

朵莉安的手机一闪一闪，除了她所有人都想来救援。她终于等到了战机。

“不管他，是我男朋友。我们可以约椭圆机、动感单车、打羽毛球啊。”

## 第十章

长长的雨季在南岸终于结束，大贵人城好似纸包的绿豆糕，怂恿人鼓起勇气。太阳一个洞一个洞地从地里墙里钻出来，热风荡起杨柳花絮，对习惯四季分明的人，这是信号——可以头疼发热、交配发情。或者相亲。

梅落的第 N 次相亲依旧在咖啡厅里引起骚动。一米八高个，齐耳短发，隐隐的茸毛挂嘴边，北齐佛似的丰满、微笑；蓝皮夹克，宽口鱼纹花布九分裤，帆布鞋，脱下黑手套白嫩出汗。

“梅小姐？……您好……啊不……您是冯小姐吗？”梅落把大哈雷头盔敲桌上，坐着的男人一时语无伦次。

“冯梅落，梅落繁枝千万片。”

“那个……我叫 Steven，”男人扶了扶眼睛回过神来，“也是金融工程师。”

他看到梅落打开夹克拉链，露出凹凸有致的白毛衣，不自觉地咽口水：“真是太巧了，我也喜欢旅游、登山、滑雪。上周刚去了夏威夷，上上周在科罗拉多滑雪，三月去了阿拉斯加看狗拉极光，去年在加勒比海晒太阳。我们以后一定能做一对神仙眷侣。梅落——不介意叫你梅落吧？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好了，像哪句诗里的，一看就是书香门第。以后我的小孩也得学点旧学，可不能忘本……”

Steven 讲得她有些疲倦，梅落几乎怀疑眼前这个三十几岁的可怜男人从没相过亲，更别说谈过恋爱了。他这不懂推销的样子，确实也只能做做后台技术岗了，甚至能不能做到头也是个未知数。想到这她就心不在焉地四处环视了。今天天气可真好，太阳落在对墙上，树影过了路口要爬过来吗？它进来立起来分作两个——一个金发微卷，嫩脸写了狡黠，一个黑发斜披像杀手。电流瞬间以三乘十的八次方米每秒的速度给她心脏发来激波。天哪，脖子上有颗两天的草莓——褪下去还有三天——真好看！口红也好看，是旧人城的李记吧，真想让她赏了我吧！黑头发的男的真蠢，簪子不是这么插的好嘛，头发都弄乱了！

“真厉害，我平常都忙工作，没时间去远地方。最多滑滑雪。”她长舒一口气，手臂一股脑滑到沙发边缘，大脑费劲地越过势阱爬上桌。

“梅落你有什么爱好？”

“滑雪，摩托车。”

“除此之外呢？你知道前期了解地越细致，越坦诚，后面生活就越幸福。”

“工作很忙，谈不上爱好了吧。”

“怎么会呢，你们公司比我们遵守劳动法多了。”

梅落有着与生俱来的目标感又经过职业训练变得分外强烈，此刻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让他安安静静地待一会。

说实话，Steven 长得不差，一米八五的个头，身材匀称两膀有力，工作好，也傻乎乎地没什么心思。可他就是软趴趴地，没法激起自己的征服欲，那就更不必看自己女性的一面了；远不如那个黑头发杀手招人痛恨——可以用他愚蠢的下体进入生命深处，太他妈不公平了！我有一百种办法让他爱上自己然后杀掉，就算代价是爱上他。

“让他闭嘴！”梅落在心里大喊一声，连金头发黑头发都不及防乖乖熔回影爬回墙。目光蛇溜进来，她痴望对方的那双眼睛像在黑胶片上寻找自己的。风在海上吹出信子，再是佛祖也激起纷纷扬扬的欲望，恨不能一口吞下。她的目光若存若罔，像在数眼睛里来来回回能见到几层——我的里头有他，他的里头有我的里头的他，我的里头又有他的里头的我的里头的他……

“可不是我胡说，我最喜欢的还是梅落你的故乡上海。”

“你能让他们不要抽烟吗？”梅落突然掩起鼻子，目光指向旁边的桌子。Steven 回头看去，只见三个高他一头虎背熊腰的红脖子正嘻嘻哈哈，伸个懒腰就叮呤咣啷地像有意捶桌子、踢凳子。

“这里好像也没……”

“不健康。也不喜欢这味道。”梅落也不着急，慢慢看着他脸变红，鼓起勇气走过去，说话声音像忘了关水龙头。一切都和她想的一样，他回来后像是霜打了一般，说起话来也扭扭捏捏地站不住。

“太热了！”回到家她头一件事就是开窗。凉风带了摩托车的自恋往头发里钻，柳牙儿要掉下来了。白夜光照着脸蛋儿有些醉，她哆嗦着倒吸一口气，继而主动地大口大口地吸，快要把自己憋过去；慢慢，她也自觉夸张，从迷丛中笑作萤火虫飞出。

公司的公寓都在海边。高高矮矮的灯光撑开视野，从这头到那头，从那夜到这夜。她一向缺少方位感，虽然现在这年头对指路压根没妨碍，但说话使不上劲儿也让她有些恼火——前后左右和东南西北并不仅是相对坐标系和绝对坐标系的差别，更有骂起人来腔调的拿捏。她有些懊悔在北京的几年不仅没学得字正腔圆，到了这把上海的东西也忘了不少。

公寓并不太好，为了早上赖床她才同意住下。多睡十分钟的好处也许不是心理作用，因为快感并未随自己认清朝三暮四的真相而消退。一好伴一坏，坏处亦明显——老旧。年年换墙粉只是麻婆子涂粉，从深红到桃红到墨绿，唯只对衰老的本真没办法。这气息太容易把人带坏了，对快节奏的职业而言，一点点颓废之气都让人万劫不复。

当然这是她一家之见，多数人走过宽街都被其迷幻所吸引。在一个霜降即雪的地方，种上一排桃树、一排柳树，间杂梨、李、杏、林檎，风摇铃铛入冬的时候亦是饱满意气浮现的时候；这想法只能出自天才。梅落便是感受得最真切的人之一。大贵人城是她来新大陆的第一站，初到时的动意欢愉仿佛让她重拾少女心思，久久不曾淡去。“从旧到新最爱睁眼第一”，这句出名的当地谚语在她看来就是醉话——叫孤独者的臆想才马马虎虎。除了用整张可爱的脸表达对这种说法的讨厌，她常常让争辩者身体力行地从枯树中盯出幻想，自然她总是获胜，而他们都累成狗越来越喘不上气。“买包叶子飞，这更快。”末了她不忘取笑一番。

公寓的老旧更带来实在麻烦，其一便是暖气。一开始像水蛇慢吞吞地吐冷舌，封好窗棂后又像眼镜蛇站起来张致。不过好像除她本人以外，朋友们都喜欢得不得了，尤其是看红云从

屋里人奶白的脸上升起，好像来自想象深处、似有似乎的这一抹足够撇开严寒。可怕的臆想！梅落心里惊呼。

她依依不舍地关窗，兴奋地脱下夹克挂衣架，踢下鞋子推门口。梅落瞬间变了个人，一个拥有属己长夜的人，她开始胡言乱语——汪汪，你叫小兰，看着有没有坏人——她摸了摸那件脏兮兮的蓝夹克。她又脱下毛衣，解开衬衣的第一颗扣子，对着镜子倒勾自己下巴，笑着说，看着我，小妹妹。

“咚达达，咚达达，……”梅落打开唱机，慢悠悠穿好舞鞋，对镜子跳起舞来。九分裤现在有些不伦不类，两尾狮子鱼不冷峭也不庄重，在暖流里翻滚，像个乐呵呵的傻子一样。跳着跳着，她都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倒立起来！时黄时蓝的丝帕掉落洋底，裤腿褶起来渐渐滑落，浑身的茸毛像榕树的气根紧紧插入土地。她双腿倚着墙倒立着来回走，屋里光听着噼里啪啦的乱，架子上的书掉下来，衣架踢翻了去，窗帘布扯落了钩子，俄而就又都不喊叫了。

她终于躺地上鱼喝水似的一鼓一鼓呼吸，屋里唱歌的朋友们也被她折腾够呛。头发成雨林，汗水黏住花格子的衬衣，解了扣子像一只帝王蝶憩在人体，内衣随胸腔起伏，向无尽宇宙发出运动波，横波还是纵波，能量能穿几堵墙？

她更热更渴，脱光光地咬着玻璃杯倒浮空中，喉咙一起一伏，饮水的颈部凸出两条鞭子抽打世界。真想看看背啊！梅落不想它孤零零地被抛弃，好奇心让它成了月球的背面。她挽住肩像要给个拥抱，回头从镜子里走进另一个世界。她深吸一口气，控制住背部的起伏，严肃专注地像在对局。哇！平原、山谷！随时间飘移、分裂、聚合！

她又躺回地上，爬来爬去，把地上密密的书压在身体下，只找出一本诗集看起来。

### 寻找麦田

我向北方之北讨要一口麦田  
只为找回五彩的暖流  
时空入口迷失得太久  
仅存确凿又神秘的号召  
向北

#### (一) 南行记

高低不平的弃地  
杂草间生  
繁华沉默

他烂醉如泥地倒在街头  
敞胸照得天空喘不上气  
梦的过往都在这里  
你在等我亲手撕开？

浅薄的挑逗  
他更沉闷  
静静地看，或不看  
凭他们取走一切  
哦  
生死告别

我试着坐下  
扬帆上溯  
误入你的故乡  
早该离开荒凉  
若不是你

久久  
翻身背面  
他吐出  
向北

(二) 西行记  
金鸟挥挥翅膀  
树叶落了下来  
纸船从伤口出发  
一起走吧!

天空慢慢打开  
高楼点点剥落  
风中摇曳的麦子  
只目送分别

笑了  
飞了  
剩下梦破去  
和车水马龙

(三) 北行记  
夜不深  
朦胧更甚  
幻觉拥有完整  
天空的小城

灯红酒绿  
高傲胶在一起  
学校的背上  
跳得最高的生命啊

洪水溢向墨山  
灯亮了  
挥挥手  
去找真的心上人吧



(四) 边境

遗忘又想起  
麦田和粗犷  
新人马、旧人茶、高句丽舞  
生计、生活

我像一个被扔出去的罐头  
夏日的清晨从梦中醒来  
返程吧  
找到或者遗忘

(五) 东归记

不存执念  
不恋迷途

五月二十二日

来不及给屋里的舞曲消声，她接到了预想中的电话。

“喜欢夏康吗？”

“他中文名叫夏康？”

“英文名也叫夏康。哈哈，你混了头了吧。”

“哦哦，还以为你要关心一下相亲呢？”

“我以为你猜得到我猜得到呢。竟然没推脱身体不舒服，有进步。”

“好天气闷家里还不如去逛逛。真见着美女呢！早知道该约你郊游。”梅落翻过身子仰卧地上笑嘻嘻地说，“Steven 好帅好帅的，看一眼不？”

“再帅的哥子一样被你糟蹋了。”

“始于颜值，忠于人品，我可替你亲身检验过了，莫辜负一片苦心哦。”

“呵呵……你晚上吃的啥？”

“risotto di mare 还成，可惜没鳕鱼，下回带你去。”

“我不去，还是我的大鳕鱼好。”

“对了，快来家喝红酒，我都打包回来了。可贵了，你好好沾沾我们资本主义寄生虫的光。”

“那啥明天有空吗？明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平常不都微信上发表情的事吗？”梅落下意识收回四仰八叉坐了起来，“谁要来吗？”

“宝原明天晚上到。一起吃一顿吧，你们很多年……”

“行。”梅落干脆地答应道，“早上出去玩吧，天气正好。”

“行，我会来接你。”

梅落挂完电话心中闷闷的。她披好衣服，打开窗，找出烟，关上灯。她托腮看火星一闪一闪，白雾在黑纸上抓索，轻柔的夹指被团团裹起。夜晚说些什么？似乎明白一些又似乎不明白，出神又没有出神，呆坐又适时吸一口，张嘴，摇头晃脑，让它荡出去。

她不吸烟，纯是为了省去再点的麻烦才勉强一口，吸也不入肺。家里的万宝路却不少，红、绿、蓝、黄、粉，偶尔点起来，一晚上看房里烟雾腾腾，就像今晚。她当然知道这不是好习惯，俩人摸夜出宿舍北门，吃鸡公煲差点干上架，就是因为不耐受烟。那还是在北京，如今想来只是好笑——他也会有哆嗦不出话的时候！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谢老天让好记性的人也会遗忘）；但挺好，迷迷糊糊中不用给生命刻意添加意义，有一天有了另一个习惯代替它也就自然得多了。

开心之余她还得了莫大好处——从此她的微笑长驱直入，越过可笑的迷雾，占领最后的阵地。她讨厌这些男人，塞在价格不菲里的糊涂蛋，一个个包好的肉粽子。他们既不知道衣物是有生命的，本无贵贱，也不知道衣物没有生命，张三李四王五都可以穿，穿完了都成一个商品。男人心虚就会抽烟，他满心期待你的恳求，恳求他放弃自己的快乐来英雄救美；这比穿衣高明，至少在狭小的时空筑起烟雾缭绕的迷阵，愚蠢的女人会就此跌一跤。除了她。她自然地夺过烟，缓吸一口，掐灭它，伴随的笑声把屋顶掀翻，白马骑士的眼睛让人战栗。其实很多时候做不做不重要，想清楚了便是自信。她就很少白痴似的直接、闯祸，要避免麻烦，先得把想法藏深刻。

梅落总有几天会想起他，在烟雾里能记得更清楚。回忆和人一样需要节奏和仪式，对她而言酒精、舞乐都太热烈，唯有烟能缓缓地掐正点，慢慢灼烧一整长夜。它轻轻柔柔的好像也有自己的生命，还时刻带着人与人之间的翻覆。先是男性的魅力，她夺过来；如今像酒还有一支接一支的旋转舞。对于理性之徒这是最好的了，好到可以忘记真的那种。

烟雾里她又看到了那张脸，英俊的脸颊，舒展的眉头，剑一样的眉毛，唯有眼睛深得可怕。迦南的静水无波，而他的如跃起的海浪，时有时无里有着无穷的笑声、吼声、冲突声、安慰声，但你不敢断言——笑意会和海浪一样随时拍上石礁无踪影，来不及咒骂下波又紧扑来。

他习惯卷起那件夸大的白衬衣的袖子，遮上关节为止，见了她就笑着招呼，然后溜溜地退一边——这一点和她一模一样，早早地看出麻烦，躲开它——只是在烟雾里他躲无可躲了。他不吸烟，呆在某个角落咒骂，让她熄掉无意义的烟，而她躺在床上，把脑袋倒挂下床沿，烟雾朝胸口撞来。

她用手抚摸着自已的乳房，小小的水滴，一拳头就能握紧，光滑的也像女人，很满意。她也喜欢穿戴夸张的女人，她们在自己身下红了脸，热辣辣的皮肤温暖着自己的血液，身体激动地淌着酒酿圆子一样的泪水，快要昏厥了！而，她要控制住情绪，像将军驾驭军队一样用理智驾驭欢愉。乳房贴在一起摩擦，互相要将对方吞没，舌头卷在一起，手指卷在一起，毛发卷在一起，真希望能将两个人都细细地撕成长线，然后一个做经，一个做纬，重新织在一起；一定要慢，慢慢，慢慢。这是生命的狂欢，而自己有重大的职责——在爱里一切水下的隐忧都将袭来。她的头发从金色变成银色，从银色又变成黑色；攻城槌木撞得她气喘吁吁，城墙发起哮喘随时一命呜呼；她会空虚落寞，追寻爱的真谛、生命的意义。她需要自己的帮助，因为别无她法。

很多时候她被人误解。迦南说，她人不坏。宝原说，我知道。迦南说，她爱占小便宜。宝原说，这从脸和胸看不出来。迦南说，你有怨气。宝原说，你就没有了吗？其实谁不是这里那里到处被误解呢？

梅落轻喘粗气，整个大贵人城却都动摇了。无声冷漠的夜晚，一下子像着了了的摩托车突突起来，拔了消声器的混蛋！白底蓝花的内裤从头顶、眼前翻下去；衬衣里完整的自己，她不愿脱下，只是敞成风衣，风吹满船帆，她和月亮挂在一起。她摩挲小腹，冷冰冰的手划过光滑的冲浪板，海水在阳光里闪热浪，身体在此沉沦。寒流将人鱼扑倒，重重扔回沙滩。下体开始发胀，像此时的笋子埋头在淅沥；雨声、溪流声、叶片声都被太阳吞没，只有一心要撑破自己的笋子被它捧起脸——太阳之子！母狼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独吼，街两侧的桃柳似都跟着颤抖，然后疯狂舞蹈；一个吹泡泡样地落了漫天的粉花，一个甩鞭子扬起一城风絮。而她在中央狂奔，拱腰比马儿还快多少倍呢！街瞬间没了尽头，母狼原来不是在找尽头。

烟雾熄灭了，她的嘴唇干得像烟灰。他就在那看着——这是她成不为真狼的原因——太可笑了。

## 第十一章

大贵人城有着漫长的宿醉，而他依旧格格不入、学究、费解。他住在南区的一栋老楼，四周不远不近地秧插着一大片差不多模样的，都肿胀成钟楼，住户的锤子一天天撞击。静谧随海风一道动荡地传染，整个南区最靠地狱的就是这，每天都在发生可大可小的事，不需要亲见亲闻，不得已的摆渡者的眼神说明一切——天空成了大大的牛皮纸，盖上瘦岫生厌的躯体，御寒外更挡下随时四溅的血脂，番茄汁似的。

这有这的规矩，三十一街往北归太阳王，自由之地，三十一街往南属哈德斯，皆是囚徒；违背木法沙的忠告，厄运即来临。他就曾经被枪顶过，不过一如既往的冷静，唯诵念“take whatever you want”。果然劫匪只是小孩，而枪也是木头，当然这都是后话，关键在于请记住三十一街。

沿着旧厂房般灰暗宽阔的廊梯往深处走，途径闸门挡了半脸的升降梯、废弃的垃圾盘旋滑道，再打开一大门、两小门，他终于回家了。来不及开灯，他进屋第一件事是拉开窗帘，指着远方。

“看，月亮。”

梅落侧身绕过窗口天文设备的长枪短炮，也仰头沿指看去。楼房恭敬地持鞘，月亮咻一声抽亮空中，蓝天被红墙照白。天色还很早，等待除去以下都是煎熬：身处幸福者感惜消失前的延宕，他持着与幸福合一的念头，呼吸都试图接近真理——远高过占有幸福或让幸福占有自己。

“海是这个方向。”迦南扎好帘子往外探身，梅落也并肩趴沿上。呼吸像风卷过她曾经的头发，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潮水也若有若无，舔舐白色地平线。遮蔽仿佛再不存在，脸上褪去花、皎成月，侧头看着，像第一次，像最后一次。

“可以再坐会。”

“真相信他今晚到？”梅落倒床上一动不动，像白底的云头风。她很少提他，如果不是迦南的安排，她绝不说一个字——这是两人间的唯一自留地。

迦南拉起她，坐好，自己也拉圈椅坐：“看不看修好的照片？上回拍的。”

“哈。”梅落长啸一声往前倒，搂住他肩，脑袋垂落在下巴，像一条鱼。

迦南按回她脑袋：“挡着了。我放大点，别凑上来了。”

“杯呢？”梅落不想乖乖听话。这纯是为他好，再管更像夫子了；宝原老徐老徐的，难听死了！没等迦南顾上，她跳上床，踩着节拍，一脚深一脚浅地从床头拿回“毕业快乐”杯。

“别撒了。”

“放心放心……口渴……”梅落咕嘟嘟地喝水，喝完又趴回肩上。他知道是故意的，就只默默地翻照片。照片中人几乎是新的，没有人不被她蒙蔽；可如果细心，依旧能发现再难改的偏执。牛仔裤赶着时间穿遍，风衣像船帆，风来就带走她。她爱带电子表，包仅限工作需要，书包上挂的玩偶都可爱——暗水鳐鱼、狮鹫宝宝、梦境角马——游戏里的。

迦南对这对双胞胎不惊奇，他觉得这或许是两人成朋友的原因。一个看得到所有人都是拙劣又巧妙的混搭，喜剧又是悲剧；一个聪明乖巧，寻找人包容完整。痴人同在岛中，玄学、感觉、冲动都被斥为无知。迦南很少对女性上心——他知道他拿不拿梅落当异性——想想他对宝原的态度，又应当吧。

宝原总有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她不会），还把美放头上，宣称科技只为情绪（灾难）。他在的话一准拍桌子骂无用功（耳朵都起茧了）：“瘟猫成狗了。哪颗歪脖树不吊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主可是雨露均沾没光管大儿子……远交近攻，进退自如，战争，这是战争……别习惯性流产……”

“嗨思瑞，投屏。”她仰面看着房间，慢慢放空眸子，就像让窗外的日光月色一起进屋流淌。没药站住河谷，银莲滴上屋顶，蛇样的燕麦勒紧水仙香气的银铃。藤篮长春，琴鼓笛音被铁笔短剑封印书卷。面纱下，郁美的勇士手持羊角杯，脚踏羊耳朵海龟，高呼许得里阿得斯，投入爱池。

灌木丛没被火焰烧尽，英雄神的母亲从海循来。榛、橡、栎、桑、杨、榆、葡萄、无花果，拔地而起、荫庇一切的女王！甜美、发情、驰骋的战驹！天地风华吞下种子哺育它！

女人的裸体被塔楼窥视，黑衣人杀掉免去总督罪责的不杀生者，四句玫瑰从两轮车一路脱到至堂。蚌壳肉刮入火海，血熊熊燃烧，想成英雄的、披狮皮的她来了！她一手拿橄榄木棍，一手搭肩那有海藻样发须的恩人、肌肉勃勃的大力士、朋友的托付、叛敌的噩梦。高大勇者依次喝地府、祭坛的美酒，身披裙装，哼哼哈哈，纺织羊毛。

星河下马匹未被挡住，这不是战与爱的调情，他的选择让青春在天上落幕，五十个女儿在地上担承。摔跤者因里拉琴放牧，酒侍为铁簇草上天，来自太阳的原人在墓前重二为一。火熊熊燃烧，英雄继承了最后转折的箭，可怕的命运再召唤战斗，不顾念人有泪要流，送葬长长的叹息中永别了！可怜的傻瓜，生气、发疯、立刻用毒牙解开生命吧！英魂阻挠航程，自由欣喜死去，还有孩子。唉，自以为知晓未来的人是无知的，神庙的许愿对一个爱得发狂的人有什么用处？火侵蚀温柔的心，烧光战船；狠心人却祈雨，唯恐诗人不再用虔诚冠名。

美貌的红桃皇后刺杀一只老虎，情爱的七层纱舞献上两颗头颅。树荫里乌在喂养，人向真主许愿儿子却得着女儿。拂晓前疲惫的凡人第一次学会喘息。毛驴等着背孩子过河的人到来。虔诚、忙碌的榜样，为什么脸色煞白，带着锁链和塔？风克过火，雌兽生怜悯，她是咬一口毒苹果的保人！

“大都会最近做的是女性主题，素描、油画、雕塑都是。白天也就是走马观花，要像他们那样拿笔一幅幅速记，十年也不够吧。”

“你看那副伤口画错边了！”

“哈哈，被你发现了。”

“好玩的事总是很多，毕竟人不是机器那样完美无缺。想起来有个画家要画树——就是坐船从河岸上画——结果人家把树卖了。那画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四棵树。”

“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不喜欢侧面视图——四分之三视角裸体更好看！”

“我以为你不喜欢肉体。”

“怎么会？诱媚的光彩、浓艳荒荡的肉体才是高雅、真实、严肃呢！”

“嗯？”

“什么意思？”

“我想问你为什么喜欢肉体。”

“这样啊。大概算矫枉过正吧。好和坏对我来说本来是没有分别的，只是大家都说好，它的反面才反而对我来说更正确——正确即是收益——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棋，往自己厚势上再走是没什么收益的。”

“也有输了劫争赢了棋的呢。”

“你是说我像猪吗？哈哈！”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收益不收益的不算最好，最好是不想要不需要的。”

“那还是下棋吧！赢了怎么说都是对的。”梅落咕咚咚站起来，沿梯子爬上阁楼，从帘子里头领回来棋盘、棋盒。

“我想你喜欢他呢。”

“怎么定义喜欢呢？”

“感觉？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了。”

“我每周都去教会蹭饭还越来越像你呢。”

“没什么不好啊！”

“你喜欢我吗？”

“喜欢。”

“所以对你来说现在是纳什均衡。”

“可对你不是吧。”

“你要做扰动的外力？这太不符合普莱斯方程了。说句实话觉得今天会一塌糊涂。”

“普莱斯方程是好问题，可以再聊。简单地说我想人需要信仰——命运共同体需要邻人之爱。”

“这在方程里——什么是集体？利他主义者有抛弃利己主义者和其他利他主义者组成新集体的权利吗？当然利己主义者抛弃了利他主义者是简单的且 *without mention*……”

“还是封盘吧。”她拉起衣袖看了一下表，站起来，“餐馆在我家附近，三十分钟公交，再三分钟不行，差不多——如果他们真能到的话。”

“哈哈，你好像一点也不想早点见他，时间掐得一分不早。”

“没错。他就是个定时炸弹，见到了没好事。”

傍晚凉得很快，两人下车就打了冷战，走得一步快过一步。街道人烟比来时多不少，几抹灯小心翼翼烘烤，不一会就有热意，解开严实的围巾，欢脱起来。

“海上花开。有意境？山寨。”梅落指指发廊灯一样的招牌，呼出热气登上舞台旋转扑腾。

两人同时耸了耸肩做怪脸，然后推开嘎吱嘎吱再不停的木门，霎时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见，耳畔更没有想象中的炸裂人声。

待眼镜蒸发完水汽，梅落看明白这不是一家一般的餐馆。宽大厅堂里只有两三张桌子，却都隔着照屏，四周镂成梅花盘长，中间缙丝花草，有天竹、地瓜，也有菱、荔枝、灵芝。宾客轻声言笑，毫不杂芜。

“姐姐别来无恙！”宝原毫不在意地大声喧哗起来。

“好久不见，二弟。”梅落淡淡地回答，一边不急不缓往里迈。

“南哥哥哥。”宝原越过她一把抱住迦南，似有千言万语却不发一言，久久才松开。

迦南在宝原左手隔一个位子坐下。梅落一面脱下风衣，一面依次和桌上人打招呼。桌上坐

的都是同学，虽然都在这，之前却从没聚过。

转回来余光一扫，她突然注意到一张陌生面孔，星星点点的白发下的一张稚脸，他也注意到她了，站起来微笑点头。梅落伸手去握却哎哟疼了一下——对方非常正式地用力一捏——发现她玉兰花一样全无准备，瞬间放手。两人都有些尴尬。

“久仰大名，斯重，也算他同学。”

“哈哈，这倒真没学长一说。”

“不让叫学长，叫大哥总行吧？”

“宝哥到处认哥哥姐姐，相比做二弟能得什么好处？也告诉我们听听嘛。”

“当然有！方寸山三星洞第一面，重哥就拍胸脯说以后都跟他了。”

“宝哥说笑话！我说的是买菜跟我。”

“反正都是你一点一滴教的，叫师父都不过分。”

“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斯重摆摆手。

“没皮没脸的糙猴狮怕是要剥皮挫骨喽！”不知哪个秃噜了一句，众人大笑。

宝原亢奋得梅落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真变了很多。来不及细想她有些迁怒迦南，非扁他一顿不可——刚才看见两个空位故意选了个远的，害自己掩饰完讪情又要压恼怒。

果然宝原丝毫不打算安静，众人经他几番喘逗，晨雨转晴，笑出泪憋回去，彬彬有礼都见了鬼，坐姿全无，熙熙闹闹，攀亲带故，隔着坐问叙、碰杯、咒骂、拥抱，乱成集。他们一唱一和地逗他，而宝原也好不知羞，越逗他越是絮叨烦人：“……青春不在……有节目，有节目，当然准备了助兴节目……待会转场隔壁重哥家桌游……早上刚搬好，就当暖家了……”

梅落跟着起坐提碰，言不由衷，像个木偶全不知做过什么该做什么。她本不讨厌和老同学聚，只是无法容忍他那样把自己献祭成真空；当然也抗拒像他们那样去设想完美的婚后（不可能！）。对着工作屏，她偶尔发呆，但都短到无知无觉，想的东西也绝非白马王子之类的天花乱坠，皆是实在的细微。比如她想过两人到一个游戏工会好还是继续待在不同的工，能不能玩对方的坐骑，两个人是不是就能开房车去优胜美地。最刺激的一次幻想出现时，自己正做着交易，突然想有一个有相同职业的伴侣，一起做老鼠仓被追杀，最后坐上肥头大耳的大哈雷，从东岸一路飙至西岸。那次她激动不已，尤其是最后还巧妙闪过了走神几乎要带来的工作失误。这真是她期待的——可控的刺激——靠着智慧与能力，反叛规则且逃脱惩罚！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白马王子对她幸福的作用不大于书包上的挂偶——如果王子不带着脑子和任何激动人心的合谋计划来的话。

大家像氧气和氦气混合在一起那样难分难解，越来越亲密，梅落早结束的想法眼见不能如愿。她选择用好好享受菜品来消极抵抗。大家酒足饭饱，她却食欲大开，边吃还边看菜单上的龙凤字迹，为残羹冷炙一一配回名字。游子意——清蒸海鲈鱼，燕停针——烤乳鸭，愿无违——蒜炒豆苗，长安游——五椒炒鸡，莫催他——东坡肉，一十八——韭菜鸡蛋。她奇怪明明是家常帮菜，名字却个顶个无厘头；琢磨半天还是迷迷糊糊，心口像爬了蚂蚁一样难受。她推推迦南，点点菜单，迦南笑着指指宝原。她不想问宝原，索性生起迦南气来。

“大诗人，菜名有啥玄机？”迦南吼了过去。

宝原红着脸倒在斯重怀里，指灯说道：“海上花开，打烊了叫海上花落，合起来一整个可是风骚呢……对了，稍安勿躁，等我换衣服。”

回来时他脸上已无红晕，身上衣服更如民俑。上身窄袖对襟白布单衫，系胸前宽紵，罩黑绢半臂；下身宽口白布袴；一掌宽的蓝缎带正反从左肩披至右腰下，系大轮菊，黄缎带同理覆其上，红缎扎腰亦花系右胯。他双手各握一根半臂长槌，肩宽站立，目光缈不粘连。右前支开一张木架，上坐圆盾大的狗皮鼓，紧绕粗麻绳。

“欸！”他大呼一声，脆地右倒，左脚一步右叉，身体侧转半蹲下，霎时听得左槌一击鼓；不待这天崩地裂，左槌便雨点般皴落，随之身如日起，右臂渐轮上；方至正顶，右脚一阵风

牵身左蹲下，右槌如星落，左槌驱远轮另一半月。

日升月落，月落日升，周而复始，人息如流。升落越来越短，终于消失，宝原正面，错合击打，分不得左右头尾，鼓面鼓沿。臂如黑风刀收割澄湖边麦田，腿如雁翅扑腾在天空留下太息。观众头昏眼花，只记下他此刻纯的农夫身影；似又可听到一声感叹来自亘古，日月大智慧下的乖巧小智慧，起起落落，失去找回。

目瞪口呆中，宝原结束。

## 第十二章

“我是好人，带我上车！”新手的第一弓顿消七八个人的七八分醉意。

梅落快快地叹了口气，迦南来不及玩先走了一一莫名其妙的失眠加上住南边。以他的自律梅落没有挽留的念头，只是一瞬间想让他。宝原刚学规则，肉眼可见的将把游戏搅成过家家。他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他在就能燃旺斗志——斗志是胜利的最大喜乐——自己满欲征服。好在为无聊窒息了一晚后，她终于找到斗志和盼望——只要不分在一起——让他大出风头的一晚马上结束让他灰头土脸吧！

“热。”梅落红着脸脱去毛衣。她突然有些紧张，好像成了拉回众人的焦点，无目的、无辜的凝望眼神，让她不自在。她感觉到汗珠沿鬓角下爬，而所有目光好像都像看着赛马一样看它。可它明明更像流浪，兴起前冲，更多在休息，渴望膨胀了再继续，如此不停歇。

“擦擦。”斯重递给她纸巾盒。

“能不能开窗？”梅落猴子似的四处张望，“闷。”斯重笑着指指身后，露出的雕塑上臂直直勾住月亮。梅落蹑手蹑脚穿过众人横七竖八的慵懒躯体，跳着推开它。

“女儿愁，绣房蹿出个大马猴！”宝原不知那根经打错了开始大笑。

老C说：“尴尬。”

斯重说：“放首歌吧。”

宝原说：“好。”

手机里唱：“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tz.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梅落笑了。她没听他们后面的对话，笑的只是自己——原来这有整城的夜景——有什么奇怪本就是全城最高！目之所及的右手是可爱的月亮，皎洁，静默，用同色调提起屋里唯亮的小灯；两者无视时空里的其余，吸引，呼应。鳞碎云布满光亮，视线梭子一样来到大夜空左端，剔透肌肤，黛色经络，来自海洋。空旷下便是俗境了，灯色渐黄，车马蚁动，超脱的幻觉尽可嘲笑。大贵人城如煮脱叶肉的青蒿，交错清晰，又如画卷铺开，美妙从足下始。夜风

竟有暖意，它乘隙跑进屋，留贪婪等待。汗珠早无踪影，唯贴上桃红脸颊，在发间渍如甜柿霜。

游戏对梅落来说很简单，不过为了公平，她依旧耐心而充斥十二分笑意地为宝原重复规则。宝原对游戏饶有兴致，不过似乎基于背景传奇，饥荒中偷出大麦穗的游吟诗人，讲述为帝国抵抗新蛮的部落英雄。游戏始于此。

斯重抽中骑士，随即肩负起率队的责任；梅落抽中智者，要隐忍一切于暗中——她辨清善恶却终身被追杀。对手是深藏的蛮族，负责追杀智者的宝原就是其一。

细致的观察推理让正义不疾不徐占了上风，而斯重梅落的配合又在里面起了关键作用。两人的逻辑直觉惊人一致，以至于每有分叉总恰好猜到对方的选择。他们的反思也同步，危机下推敲后，果断地否定自己，改弦更张，将局势步步扭转。最后，他们同样内敛。风轻云淡的微笑下他们潜入冰河，越来越看到全部。

宝原承认梅落被斯重藏得很好。可他们并非没机会：宝原有着对初学者而言非常难得的漂亮的表演，加上熟稔的队友趁众人彼此间还有刻板印象遗存，混乱中一度攻城略地。但自信的神情难逃两人的眼睛，渐发出的挣扎气息终被锁定。

他阴下脸，严肃地吓人，而梅落兴奋地转身，像个高中生一样击掌：“High five, low five, middle five!”斯重笑着和她击掌应和，但马上又转过她脑袋，让她低调——他用背也能感受宝原的怒目灼烧。

“宝哥是不会生气的。”斯重转身对他耸一耸肩，摊一摊手，笑着说，“没事没事，狂徒还能刺杀呢。”

“对啊，谁是狂徒？”老C叫了几遍也没人应。

“宝哥你看看。”斯重推了推宝原——他压根就不记得游戏还有最后一步！梅落心里更解恨——这种低级错误！

“她！”宝原完全不等讨论就一个劲儿指梅落。队友们又气又笑，摇头好一会才平复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和这个失去理智的初学者分析，让他回忆整个过程，试图廓清他思路。

他渐渐平静下来，第二次指向梅落：“是她。”

这次不是愤怒而是赌徒的全下。翻牌前他一定要求说话，仿佛这才最重要。正是它，让本来满足于任何结果的梅落，大大地不甘心。这不是一次偶然，而是他等待了很久的报复，比所有人知道的更久。

“我和梅落不会对视，绝不会，或者她避过我或者我避过他。刚才我们凝视了。”宝原说着说着沙哑了，用尽全力说出最后一句话，“我不会漏过它。”

“宝哥又胡说八道逗人玩！哈哈哈哈！”揭晓谜底的一刻，大家依旧觉着只是狗屎运，连队友都不信他的理由——无非就是两选一，怎么着都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他性格就该像这样输也要找一个体面的理由。

“梅落，你说宝原是不是胡诌？”好事者还非得验证一番他的理由。

梅落糟糕地发现自己已难让发红发胀的耳根冷静下来。该躲避他还是不该躲避他？该愤怒还是不该愤怒？该喝水还是不该喝水？她脑中一片空白。

“怎么了？你也生气了？”老C察觉到梅落不对劲。这让梅落明白自己需要立刻马上处理掉情绪，以免更多尴尬。

“不就胡说吗？哪敢指我啊。”斯重突然跳入乱流，暧昧地轻抚梅落脑袋。如其所愿，众人对暧昧的关心总是一种替换另一种，毫无觉察见异思迁的速度。她终于平静了，像职业交易员应该的那样。很好，现在只有一件该考虑的事了，必须还以颜色！

第二局很快开始。斯重依旧骑士，宝原智者，梅落假智者，老C刺客。她特别小心身边的宝原，而宝原像为了弥补，开始就打包票说梅落好话。她不想占便宜但也从不推辞对手的手下留情（这是自由选择），就顺势保持一致。斯重为了保护宝原，不得不给梅落任务牌。一



切对梅落都很顺利。

可令人大跌眼镜、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了，一路不得章法的义军完成了任务。她来不及长考，眼下必须抓住最后的机会。她静心细顾整场，又对比上一局，一一列举眼前可疑者的破绽，一条条确凿得让人惊恐。唯问及最终意见，她犹豫了——凭逻辑宝原不可能是智者，可逻辑下还有一个直觉的盲点。她清楚地记得在关键轮队长的争夺中，原本一切顺利的局面突然混乱起来。先是因为斯重脚踩着了他鼓了，宝原不同意他当队长，说他眼中写了刺客字（这都是无关信息）。当了队长，他说自己确定老C是坏的梅落是好的，可万一是一另外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一的概率呢？鉴于关键局，他要保守安排——都不排任务，失败了就把最后一次机会留给梅落。她的直觉很肯定他就是智者。

梅落无法抉择，性格的弱点在此刻暴露。面对宝原的挑衅她如此渴望，可她同样不堪忍受自己失误产生的失败。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她不会给同伴任何可能、也许、maybe的错觉。何况宝本不是依概率行事的人，他对失败习以为常，甚至常渴望在她面前以失败得到认可；那么一时兴起，为了避免所谓的损失，采取低概率的打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她说了疑虑，表示自己建议宝原，但把决定权交给刺客本人。

结局很失望。老C显然被宝原的一言不发迷惑了。但梅落更怪罪自己。她不能明白两人其实不该在天平的两端，宝原对眼神的记忆也不只直觉。喜悦被意识到就让人臣服、不顾一切，而他们终将回到同一端。

她一言不发，收好东西，众目惊奇下兀自离去。宝原想追，却停在最后一刻。

“今天开心吗？”斯重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开心。”宝原叹了一口气。

“开心就好。”

“你帮忙送她回家吧。晚上不安全。”

梅落的离开不是兴起，而是出于对自己的理解。莫名的情绪已经迅速窜起，自己会有阔别已久的一段煎熬。理性终将重新站立，一条一条解剖尸体似的理解完情绪；需要时间。为此她乐意奉献出身体，将战场整个地交于理性和情绪驰骋、搏斗、厮杀。收复失地带来的快感总是无与伦比的，信念经过曲折会更可依赖、更牢固。她只是不希望奥秘旁若无人地倾吐，就让挑战与恩赐更无法追踪、更不可捉摸、更震荡人心、完美如天外之物吧。

夜色斗篷将她和世界暂时区隔开来，她清楚危险更无所畏惧。慢慢踱步，慢慢清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关于他。为什么没有坚持？为什么发现了又放过它？自己在哪儿犯错误？问题四面八方涌上脑海，绒长的黑色时空能让她不急不迫地游荡，沿蛛丝马迹探寻两重自己，一点点担忧害怕激出肾上腺素让她更有活力。

“冯梅落。”她发现一串脚步在追赶自己。

“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区别。”她不欢迎自以为是的关心，尤其在思考的时候。

“当然没有。这是一个人和两个人的区别。”斯重终于站到她旁边肩并肩，笑着说，“两个人好复盘。”

夜色又转冷了，街上朦胧雾气消失殆尽，如水长巷中的同行者，最终都会开始聆听自己，聆听对方，就像古琴外突然发现的鸟叫虫鸣。梅落听到自己的呼吸，依旧冷静，有条不紊；接着是他的，粗大深沉，不疾不徐地在冰下暗流。她对斯重不感兴趣，只想着回到自己的战场；可几次尝试后，却发现自己被纠缠了——无论如何逃避，两人呼吸终会归于一起。她反复尝试错开，颇有效果却精疲力尽。终于，她放弃了新的徒劳。

“你……”

“我和他的配合有破绽。”斯重几乎同时开口，“哈哈，你先说。”

“我忘了，你说。”梅落不愿承认自己的想法被他戳破。

“我也没要紧的。走路不说话蛮无聊的。”斯重见梅落没那么生气就笑得更放肆了，“你今天发挥得真棒。”

梅落嘴不说，内心却抽抽搭搭了。斯重在复盘，正告诉她错过的吃惊的重要信息。不错，自己没有失误，而且是发挥得最稳定出色的。她太看重结果了，竟然连这点都没发现！她的自责慢慢消退，准确地说是自责从感性退回了理性。现在只剩最后一点，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纠葛又是怎么回事呢？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对宝原这种运气成分居多的胜利如此嫉妒。她可以放下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反正已经知道自己无可指摘，这一切无关自己理性——理解了又能怎样？对下一次毫无帮助，他们都不一定会再见了。可她还是欲望征服，这里头包括自己情感王国的每一寸土地。好奇心像花衣人的笛声，诱惑时时刻刻。她竟然升起一丝侥幸——希望他能再多说一句，哪怕是一个字。

斯重沉默了。他似乎无意于帮她，只是服从指令才和她并肩走过路边的每一棵桃树和每一棵柳树。梅落像指示他的眼睛，但很快又放弃了——理性不许她用感性击败另一种。她只幽幽地等，期待好运再次降临，就像期待桃树开花柳树发芽一样，充满嘲笑，也有投机。

斯重依旧沉默。沉默又像在尽可书写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说了无数话。两人的气息已然如两个和谐的声部，一个深沉宽厚，一个峰鹜不驯，不为人知的一面借由对方传达，丝毫未曾偏差。

在她打开栅栏快步走入的一刹那，斯重拉住她上臂，严肃，又像冲破了层层阻碍、鼓起久酿的勇气：“留下他吧。”

“那你呢？”梅落也鼓起勇气往里一挥手，“进去坐坐。”

“有机会吧。家里等着我。”

### 第十三章

宝原和斯重并排仰面躺着，凭窗外月光忽明忽暗，瞎子似的在脸上摸来摸去。它是好奇年纪吗？这可不容易在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察觉；分开时才能发现衰老，一个头发星星点点，飞扬的眉眼已平柔，一个意外失掉身体僵硬如丑石。

两人在空空如也的危楼新居里互闻着脚，就像从前往后的很多个夜晚。他们再度疯狂高呼夜色，唯它能温柔砍断枷锁，一切不曾改变。

“有一天我们终要穿过大陆。”

“最后带一本书回家！”

“或者继续流浪。”

这是哪？他们是谁？爱的又是谁？相信问题会给自己答案，就像相信一杯酒会浇醒另一杯，看着房顶上摇摇摆摆的光影，斯重像再一次坐上骆驼往寻沙漠深处的秘密，尽对身旁瞪大眼睛好奇的年轻人回忆往昔，一个人的旅行将写作两份。

百万年的炙烤滚烫出最好的舞蹈，背着十字架的峡谷往四面八方跨山跨海地蔓延。狮子的撕咬被颠簸中甩着乱发的吉普躲开，途经从草原横渡血河而来的兽群：角马、羚羊、水牛、大象、斑马、猎豹、长颈鹿、河马。意大利人开了二十年的餐馆，现坐着旅行的绿色贝雷帽摸亮步枪学组装。一睁眼，甘蔗、玉米、土豆、香蕉、木薯、红薯、芒果、山竹、番石榴、大豆、番茄、白菜、茶叶、菠萝、小麦、胡萝卜、鳄梨、高粱、西瓜、菠菜从河里爬上来——那是姐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太阳烧空嘴唇的时候，人就怀着生儿育女的梦醒来，硕大

而可怜的恐龙化石里怎样把自己的骨架也镶嵌？

今天是其中的一天，小木屋是其中的一座，他们是其中的一员——可哪有心虚、气馁、忧虑的余地，他们光知道骄傲自大、信心满满、不知害怕！最重要的，他们还知道岁月、事业、躯体浅薄地该抛弃，远处的潮水才值得不顾身——拍岸哪怕隔着光年世纪都该声声入耳，丝毫不准浪费！

“见鬼去吧！”

大海大声咆哮。浪涛卷过脚面将他们抚入细沙，带着天明应许的温暖，带着海深处的直白。他们的身体一点一滴地填充大地。

“见鬼去吧！”

不远处的女人学着他们咆哮。

她真温柔，真娇媚，长发黑润如雨后夜空，曳地碎花薄裙一同风舞。大自然是最杰出而满怀善意的雕塑家，刀锋有力又幻想，柔情地给予她饱满的胸部和弹糯的脸。蓝鹭一只一只地脱下中跟细凉鞋，慢慢向海水走去，两只雏鸟从她手里飞向更深的怀抱。她微笑着深深浅浅地走来，像不再适应引力似的摇晃，却也更如剥去硬壳的石榴，晶莹纯真。她从沙滩背后的椰林一角消失了。

两人相视，不约而同地背岸跑起来。拙劣的脚步击打出浪花，像从荷叶弹起，愚钝在天空、海洋、大陆哼着归入深处。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夜。他们要喊出自己不加顿号的名字斯重宝原，宝原斯重。他们爱每一个人。

海道空阔如斯，车蜿蜒如海草上礁石。头发与风紧抱，只有彻谷的歌声才可分。左侧的博大地平线里，海浪无尽翻滚在他们脚下，平毅地一轮一轮覆盖自己，一轮一轮散落无形。时空滴在海陆相遇的圆晕无法收敛；天海头藏着几万岁的金鸟，挥动翅膀抖下树叶，抓出金色纸船漂流。右侧峭壁高耸，垂下广阔绿色的变迁。太阳出现在草地，寻找影子里几撮黄色的白发，转身留篝火在烟腾腾的块云。

“下起雨，下起雨，春天被阵雨冷却，我们拉住它不被太阳烧黄，早早老成夏天。”宝原在后座狂吼，突围出不分先后的嘈杂。车内像一条热狗涂满千岛酱番茄酱烧烤酱，一口咬下，汗水横飞。

女人裸着上体，眉心被沿途摘下的浆果涂得紫、红、黄、蓝，像一条铺满秋叶的河流。一路泛滥乳房的河流在腰间温顺下来，受命白衬衣围拢的堤岸。她尖叫着盖过嘶哑、错落、模糊、凌乱的歌声，提议道：“来吧，说说爱情！”

斯重发疯地突然高举扶着方向盘的双手，笑声拍起尖叫，拍碎山石：“这他妈就是！”

女人跪坐在前面，身体扭成黄白的奶酪，左右看着他们说：“爱情在太阳落下分手，太阳升起鱼又钻入体内”。

“你他妈真是诗人！”宝原大喊着猛地一抓女人的胸，喷出的乳汁像春雨撒落竹林，转又抓肩膀不依不饶，“来作诗吧！”

“这么讨好可不成，小弟弟！”女人抽来一个巴掌，最终轻轻放在他脸上。宝原更凑上去，严肃地说：“每个人都要快乐。”

女人被说服了，胆怯又好奇地第一次见另一个下体那样用手护着胸口。口中绚丽无比的新世界让她心扑通直跳，想开口说——一个词一个字一个音节也好——可都被患得患失的不知所措梗在胸口——没关系，此刻失败者却跑赢时间返到初恋、初吻、初夜。宝原笑着拉起她手，直勾勾地盯着她眼睛：“很简单的，想到什么就吼出来。”

车盘桓而上，大海在视野消失。宝原搂过斯重的肩头，热泪翻涌：“我们是天之手，要把天空写在大地。”

“一万种美丽。”他看着眼前无比纯真的女人又说道。女人感受到他的手越攥越紧，心里

也有阵火燃烧，颤抖的嘴唇像裸露的红土山岩。

“一万种自由！”火焰下她撕碎所有包裹，为自己下起暴雨，长达几个世纪。宝原高兴地把她的手举得高得不能再高，从顶窗冒出去。

“一万个生命，一万个深情，天空下，大地上，捧起太阳，捧起月亮，照亮，照亮。”女人激动地捧起斯重的侧脸轻吻，“我们有一粒种子，带在心里流浪。”

他们就是在夜幕里出的芝麻镇。城市经历战火，每天依旧活在雨中，唯太阳落山才渐渐停靠岸——无法言说的终使它屈服。饱满的日子一去不返，空洞日复一日没有终点，淅沥的雨夺过太阳的皮鞭算是最后的陪伴与恩赐。

两人走在倒影霓虹的砂路里，和城市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件创作一样，和大雨紧紧联系。当地的商店卖条纹外套、膝盖短裙、软帽、围脖、短披肩，此刻牛仔靴就正槌打火星。

“第一次，兴奋！”宝原边走边对斯重大呼。斯重上前握手一个真牛仔。牛仔的白胡子和头发已无法分辨，脸上有一条条风筑的河堤，如翼的帽子很坚挺，火苗窜动眼睛燃烧在大弹坑里，浓重口音像滚动的雷鸣泡入夜空模糊地无法复原——只有斯重听明白。他笑着拍了拍牛仔肩膀，又指指帽子，牛仔笑得咳出一天的烟卷，义无反顾地摘下它压在宝原头上。他朝门里大喊道：“绅士们请进！”

“Yea the boys 'round here…… Talkin' 'bout girls, talkin' 'bout trucks……chew tobacco, chew tobacco, chew tobacco……red red red red red red redneck……”喧嚣的音乐瞬间把宝原弄晕了。

“哈哈。”斯重笑了起来。

“他说什么？”宝原指了指头上。

“Sending up a prayer to the man upstairs。”斯重把歌词细细又读了一遍。

“哦。”

半杯酒后，他们看清了罩在转灯下的昏暗。他们在的幽暗侧是玉米杆般排齐的小圆桌，严肃的骚动中斜立着女人，其中一个正在绑发、摆文胸、拉吊带，木讷的深妆里看不到人情；远处亮着的则是被粗绳粽子般裹绑的高台。

“你的。”斯重大声喊叫着将一叠纸钱塞在宝原手里。

“什么？”宝原搂他在耳边追问。

“这是舞池……”斯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用语言沟通、一句一句教得明白的地方。他拉过宝原到高台，扫视周围稀稀拉拉的老手，“和他们学吧。”

哩哩啦的萨克斯打破沉闷。前奏到第二遍，准备已久的女人扬起塑料广告牌里的坚挺笑容，踩上斗兽场哼哧作响的木板。宝原慌张到下意识咽了口水，可看看左右人，却都冷静得像咧嘴婴儿。

冗长的前戏平复完忐忑，一路杀到无法搅动的死水。黑蝙蝠吸尽女人血色，白得发苦的泡水乳房让目光一同冰凉。她的腹部苍老松垮，搭上一条断茎荷叶的长伤疤。这是一条母性的伤疤，这是唯一读出的故事，他像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从伤疤迸跳到此时此刻面前，不安地用观察对头老汉来逃避胆怯。自然勃起的自大、急不可耐的粗俗、全无情趣的下作、心花怒放的激荡、填充婚姻的侥幸、追忆往昔的欢愉……但凡能在白纸表情上抓住一点，他都会暂时心满意足。

树墩子在沉默中率先爬出坟墓。女人靠近的时候，他老练地举起化身翡翠匕首的纸币迎上下体，划破她无血的面具，女人背对不避，还以滴滴笑容。匕首在林间老去坠下，老手竖起豪猪的白毛尖刺，又灵巧地钻滑大腿内侧，自得地滚倒软沙地。

“火种！”宝原被点燃到喊叫，勇气直冲云霄。欲望、好奇、自卑、困扰心头、不可言说，一切的一切都将抖露，连斯重也遭殃及。

“先生，点一首吗？今天点一送一，拼单也行。我们都行。”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宝原哼起歌，两个战士被押上板凳。执法斯重的刽子手很快会被遗忘。宝原记住了为自己解剖的仁慈女神，一个夏尔马身体的维纳斯。身材高大，四肢壮硕，金卷发漫披在身，在音乐的幌子里一件一件脱去衣裳。

宝原发现自己脸白刷刷了，冲动被禁锢在喉头。他不禁感叹情感真能被绝妙隐藏，而勇气除去所知的幼稚，也只怕是基于反复训练，远谈不上纯真和天赋。想到这，他用尽全力撕开自己丑陋的白纸——让赞美、欣羡尽情喷涌吧！

女神张开赫梯铁器般的壮腿，凭散落的工匠传于众千年的秘密。毛茸茸的黑洞卷入他，虚构物纷纷丢开，已无暇顾及别人——处男、旧人、可怜、自尊心——吃惊、赞叹、快跳、满足。奥秘解开困惑，而富有力量的身体与无与伦比的美却将他抱紧。上面更有再一次重塑的勇气——天赋不足、时空熬摧、无知沮丧统统见鬼去吧！

他久久难以自持，一次、几次、多次逢人就说，疯得人面红耳赤：“你知道当时的感受吗？我觉得我整个都装得进去！”

初来乍到的宝原就这样看着他们，野马奔跑在草原，朝气蓬勃地翻腾新土地。他最终将所有观察到的、属整体的细微，注入人群中这个叫霍莉的姑娘。他喜欢霍莉的金发碧眼、修匀敏捷，相撞后礼貌、拉手时微笑，声音温婉结实如轻木。人驻足，凝望，梧桐树的黄叶里发呆，安静，满足。每一片叶子都有属己的调子，每一片叶子又是小小的羽毛；明丽的火焰将其缓缓燃烧，翅膀慢慢扑动，处处如梦似幻。

脸为话儿低垂，话儿因语言深埋，希望毫无畏惧萦绕梦幻的心。这绝不仅是绵软的爱情，甜蜜中更长出勇气！从发自肺腑的言语、来自欲望的动作开始，他要艰难地重塑活人，一个活的宝原！无边的野地，紫色夕阳抹在干枯的刀茅额头，奔跑，喘气，生出无限渴望。神奇的新土地上渴望和草一样单纯，扎根、死亡、埋葬——将旧大陆整个搬来埋藏吧！正是霍莉点起轻狂！意气风发、有着搏斗白鲸天赋的女儿，每滴血、每种味道、每个举手投足，都呼吸着诱惑的魔力。这里有无穷力量赐予每个安泰俄斯力量，躲过猜测、徘徊、犹豫、卑鄙，无数矮小伎俩。异域迷情里，他竟勃发出一种强烈的渴望——粗暴占有霍莉然后因之被粗暴占有吧！一瞬间他愿意抛弃一切地做异土中的乡梦。

有没有霍莉对他不重要。就像世界各处纷至沓来的大小机舰车马，没有一个不带着零零碎碎的目的，可最终就又归为一个。宝原暂时无法领会，斯重还帮了倒忙。他会发现自己轻易开启了一个人对一个世界的战争，也会意识到这想法带着所有希望的共性，陌生、美丽、盲从、脆弱。人总在否定过去（包括自己），但他从未有过嘲笑自己幼稚的想法（他打算一直幼稚下去），没有幼稚就无法体验希望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一个小念头唤起沉睡的另一面，让人转瞬扬起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念——每一个人体内还蕴藏着多少让自己害怕的念头？一切从那个时候，一点一滴教他做一个新人。

斯重是他的第一个支持者——他渐渐把眼前的小弟弟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人生的悲剧即便在前行中也处处散发苦味，道理明白得越多，他越无奈地意识到生活永远成不了面（这无关努不努力、乐不乐意、有意无意，差别仅在于它是直线、折线、曲线，还是豪斯多夫维数严格小于二的分形）；而另一方面，欲望、梦想、幻想、好奇心却不作选择，吞没所有，它们贪婪地落下，在纸上泼墨出花，不管接受与否。他体会到的悲剧性与宝原体会到的在这一点不完全一样：宝原时常脆弱地倒下，可愤怒时仍是那团时刻准备点燃周遭一切的毒火；而他冷静地像冰山底的水，从不轻易打搅他人。他向宝原倾吐也在他身上怀着秘密——在他身上探索自己！他的举动让斯重再无法消解，一瞬间勇敢自信也炽热如火。

斯重送宝原去的击剑社的年终 party。年会并不隆重，就在大厅角落简易围出的空里。可

他一点也不轻松，身着正装的人一个个漫入，他成了异类一刀刀被行刑。他打定主意绝不能低垂头了，没有白袍的败将也有机会令人神往，不是吗？一个灵活狡黠的将军知道世界不停变换，胜败乃常事，他也要在最后的关头鼓舞自己活下去。

众人目光谦逊，绝不多言，不是敌手也非援军。他一度追问自己这真的是无法避免的战争吗？还是自卑无端假想出飞矢，风车翅膀误以为巨人胳膊，他人再度亮出重剑、花剑、佩剑？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脸在灯下由红转烫，理智发起冲锋吧！他鼓起勇气向霍莉说话。她依旧在自己眼中光鲜夺目，将温柔披在他身上。梦想依旧存在，他不由地重燃起斗志，学着他们笑起来，好一支划破夜空、震动双方将士的矫健标枪！

好景不长，他很快又被自己的臆想团团围困。他们的话语不像滚动的雷声，可更快、更犀利、更无法逃避；不一会，他因无法及时回击，甚至被敌人都抛在一边了。他的霍莉，可爱的霍莉，梦想的霍莉，就这样被盲流卷东卷西，无法让自己靠近过来。

他承认了失败，但只是弱小而不是可笑，最后依旧企望卷土重来。全场终于都听到了他放肆的笑声，所有人讶异、厌恶、直至害怕——就这样学了最重要的礼节！一小时如此漫长难忘。他充满希望，时刻为其驱使，真正开始了解新大陆新人乃至所有人，而不仅仅只是幻想。

“今天开心吗？”斯重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开心！”

“开心就好。送你回家吧。”

“好。”

“你爸爸什么时候过来？”

“不知道。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吧。我想快了吧。我打算带他去南边。”

“小天国？”

“是。你说不说话怎么叫小天国？”

“能开车吃饭赚钱就够了。”

“不提还忘了——我准备买车。我要买敞篷，零乐说没车库要什么跑车……要不你卖我？”

“这车很烂啊！”

“我觉得好，有瓦格纳，推背感也强。”

“你想要我走了送你。会开吗？”

“没证。算会吧？”

“也行，都这么过来的。没时间教你了——下周一就搬到福康新。”

“不用不用。教车不吉利。”

“嗯？”

“就好比借别人药罐煮药是不能主动还的，得等人来取。”

“这么有说头，我还教了好几个。”

“迷信。现在谁还煮药，医院两块钱一袋做成饮料，到点儿拿出来喝。”

“滑头。”斯重顿了顿又说，“都不联系了。”

“果然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 第十四章

斯重很早知道人不是可累加美好的容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总是来一个就走一个。向床单、枕头、袜子、门板、墙壁处处射精的处男，可以有大模大样的腰腿、温柔宽广的胸膛、十二指硬的阴茎，可以一呼百应、再呼百应、三呼百应地盈伸欲望，总照说的认定目标永不说谎，又总因不能自持而错过女人的渴望。自持是困难的，明知道一个激灵后一切梦幻泡影，他们依旧被推着走。

斯重不知道该不该感激在场的另一个漂亮女人，没有她，可能层层累积在狭小车厢、能听到雨刮器节拍的呼吸会啪啪啪疯地更快。当然也可能根本就不会疯。无论如何，那时候仅剩的思绪在风中虚张声势，他还坚信两人间的纯洁——自己讨厌她的身体而她交代了现状——不是可敬的友谊还能是什么？

朵莉安不这么想，普普通通的能无需注脚地把彼此举手投足读作支援吗？至少要为友谊添上伟大两字吧！要是和她一样有勇气，远可以直译为爱情——毕竟孤狼眼中不够爱情是不能算伟大的。荒原里，直觉划定疆界，选择战场，为沙青色毛发佩起利爪深痕的勋章。他爱什么呢，天真、任性还是勇敢、顽强？或者新世界体味？她无瑕顾及细节，讨厌名词压得她喘

不上气，拒绝再往上加一星半点的期待。她的理解与常人不同，非要描述将会冗长而乏实效——爱是扎入心的矛，是刺瞎眼的剑，是侵入髓的毒，是自由源，是法外地，是整个的反抗，是虚无的真实。

“学长，应该这样握方向盘吗？”漂亮女人正襟危坐犹豫着问他。

“轻松点……别乱动……不要单侧下垂……不要盯着看……”斯重耐心地解释直到自己也笑了，“你开吧，好坏有我。”

漂亮女人怯生生松开车刹，先是纹丝不动，突然车猛拱前窜。她哇地一声将车刹踩倒，三人撞墙似的重弹回来。

“没事。是我忘了说轻拿轻放坐车的能舒服点。知道危险时候刹车，很有危险意识。”

她继续开。车到弯道眼见要横飞出去，她慌乱地不知道要往哪里放手、要抓什么。

“别怕。不踩刹车。”斯重见其无所适从就半个身子扑过来，扶着方向盘左推，不想却遇到下意识的反抗，和落水者一般。

“听我的！”斯重强硬地把盘子打过那头，车弧进直道。汗珠水母般一顿一顿爬下红珊瑚，眉毛挂着帘子，白衣透了半片，斯重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子半压着她了，而刚才竟然对女人大吼！他只得故意躺平副驾驶座，故作轻松地说道：“挺好。再来几圈。”

她劫后回到现实，缓神就觉得奇热无比，身体左右一转脱衣服，车忽又动起来，吓得她连连要求休息。斯重立刻松了口气，可看时间才过十五分钟，便又后悔教车了。无聊、厌烦也从肚子、肺一路顶到下巴磕，他气喘到几乎无法呼吸，赶紧摇下窗子用鲜空气冻冻。

朵莉安老是明的暗的吐槽她胆小、软弱、无用，他都只当女人间的盘——她肤如脂、面如玉、修短合度，胡乱无从改进的打扮丝毫不影响其轻易引起注意。她不练车就很可爱，也没有朵莉安说的那样无趣。

“朵莉安小姐，您准备好了吗？”她懒洋洋地一个人占据两个后座，时不时从两人间隙探出脑袋。

“准——备——好——了。”朵莉安低沉、缓慢、严肃地一字一字说道。

斯重不剩什么耐性了：“刚才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一样绕几圈。”

“稍等！”朵莉安一本正经地学他调座位，扭后视镜，系安全带，放手刹。

“好啦！”朵莉安兴奋地将声音提高一个八度，等待他的命令。

“你不需要这个。”斯重把后视镜又扭向他，手往前一挥示意抓紧时间。

朵莉安听了命令瞬间肃穆，缓催身下伙计。斯重转来看她——脸上没有表情也不是白纸一张。他为什么发呆？她支绌、大开大合像个驯马人。眼神远大，不为小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云气出来。她踩着桌上凳子。她在池边跪下。她举钁刀、握槿头。斯重终于明白快是什么意思。他隐隐体会到朵莉安在对漂亮女人的嫉妒以外还有东西。愤怒融入她，化嫉妒、伤心、爱情、绝情，不告诉人变踪；她现在已能和谐共存。

两人紧紧依偎成意义。

“真棒！”斯重忍不住称赞道，“敢开出去吗？”

“敢啊！”

“高速怕吗？”

“你不怕我不怕。”

不知道为什么，两人都勇敢起来，无法昭示的好奇心、征服欲一接一地在体内安上灵魂。接下来就要行动，闯祸，死亡，复活，周而复始！

漂亮女人不能对这种冒险视若无睹，她要逃出去——好不好，下次下次，忘了还有作业吗，今天就到这吧。

斯重吓得赶紧让她们回家。



第二次训练进展快了不少，漂亮女人被他俩吓坏了准备找正规教员。朵莉安很快学会会场内的基本操作，手法也轻松自如有了模样。斯重颇有自豪，但他不喜欢朵莉安叫自己师父——本能告诉他两人不熟，虚头巴脑只会带来麻烦。但甜言蜜语显然有奏效，训练结束的时候，斯重主动邀请朵莉安一起去郊外兜风。凭了二人的爱情，还有什么可犹豫？

下午阳光颇好，不太冷。车开一条正苏醒的小路，两旁不近不远立着发昏、打瞌睡、晒太阳的屋子。稀拉的枝杈间隐约萌起绿意，芽上生芽，和门口悬着的玻璃装饰一道闪光。微风轻吹进车，清凉正好解去燥热，不至讨厌。

朵莉安很快被眼前舒展的景色吸引，又很快厌倦。她将目光转回，重新看着眼前人，她师父。斯重正在喜悦之中，骨子里的热情开到每一顶房子，每一棵树，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每一个人——亲人、陌生人、有情人。可他真有些老了，不管什么原因头发都星星点点，脸上时现落寞。她不讨厌他的衰老，反而很亲切——斯重不是对手——渴望永居婴儿宝座的人和老人没有战争的需求，除非有人妄图夺走爱。她远没把斯重当成不可或缺，理智定下的规则不许她这么做，年老正好是一个绝妙的借口。爱情的孤狼知道王国的国土上一条俗人一辈子难知晓的分界——幸存者都要有无比强大的理智好让情感在它手上浑然不觉控制。常人对它心生厌恶，扭捏惋惜，而她却把衰老看成一尊忠诚的守护神——到了非失去不可那天，一张枯叶远好过夏日梧桐。

可他的衰老为什么过于常人？朵莉安好奇但不多问。这便是孤独王国中自得其乐的第二秘技了：等到理智确保了安全，那就尽可能抛弃它让人痛苦的枷锁，好好享受吧！（眼前的可怜人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

“没导航了。”

朵莉安的心也扑通扑通地跳。

天苍苍，野茫茫。山岗的黑影耐月追寻。忍耐等待该一辈子，谁愿意浑噩无趣地一生？新奇将冒险点燃。它亦是爱的法则。她咬住黑影，吞下它初萌的种子。它无具象，和眼前不能狭义对待的爱慕一样，泛泛而向未知。

孤狼。勇敢。自负。

“开下去？”斯重在命运上下大赌注。

“I will stay with you if you'll stay with me……”朵莉安唱起歌。他赢了。

幸福击中孤独。孤独倒地死掉。她望月投出的成倍扩大，真空胀爆了有限的灵魂。I will stay with you if you'll stay with me, I will stay with you if you'll stay with me……

我的世界里两人各自高潮着，道路宽仄起伏，急缓颠簸如纸，他们呼吸晃动，无法自己。胸口划血解放，一朵压一朵一道压一道的林花啊！石榴，牡丹，朱瑾，胭脂，毛月，雾色，萱草，明黄……

“你见过大都会里的旧画吗？”斯重问道。

“我喜欢看地怪什么的。旧画只知道高远、深远、平远。”

“够了够了。你说旧人该怎么画我们？”

“我们？”朵莉安被他的陡转一问蒙了一下。

“现在车里。”斯重手指指了一圈昏暗的车厢。

朵莉安点点头。想了一会，她笑着摇开窗：“旧人画冬天也门户大开——像这样。”

“可里面还是不入画。”

朵莉安点点头。想了一会，她拉着他手说：“春宫图没外边！”斯重由内到外被电了一下。

车停在山顶，天色不算太晚，两人就出来走走。从平台远眺，芝麻镇就在眼前，茫茫处不见其余，唯可想见墙堞密布，骆驼川流，依稀有当年大破宗主的豪气。平原尽头是大贵人城，气派非凡，天下俱其关厢。

远处高墙深院乃教堂，走廊宽阔可三象同登。水渠穿庭，渠侧起架附葡萄，白露收之为酒；其酒暴日，一句味不动，得者无不喜，语曰：“芝麻美酒，一杯值牛”。园外木拱北，旁种素馨花、连枝草，内设白檀台坐息圆经；左右皆卖香料。香市处原是实心佛塔，频有人引箭穿绳而登；主教颇不喜，寻由捣之。

山顶尖枝皆无叶，树上鸟巢重重，树下一步几碎响，斑驳有白雪积覆。东曲有庙，号施公庙，庙旁有墓，墓上枣树若槩，墓前一碑，字迹模糊，只可辨得“此不了汉”字样。往林深处行，忽见一洞，洞口以蛛网封，又野鸽筑巢生蛋其下，不可入，甚阴森。

欢愉转瞬逝去，射出的勇气反被时间折断。两人此刻冷漠而伤心，眼睁睁同淋大雨，而孤嘲笑他们，好像在说“只有孤独的人才能不孤独。”

车流再也不恐惧，维持一如既往，冲撞又落回了沉默的渺落无垠，远看去是缓缓蚁动的一员，春秋浪潮里连小花都上算。恐惧渐侵，失去又何时能找回？

两人一夕之间暧昧了起来，以至于老板向他本人打听八卦。毫无讳言的坦白、语重心长的不满后，年轻人又把斩钉截铁误作了可商量。斯重被莫名顶向前。微小的感觉被他放大成焦虑铺天盖地的阴云，进而生出保卫它的卑微想法——这显然自私地违背了初衷。“让友谊顺手落在祝福的堡垒回击条条框框”——这是冠冕堂皇，没说的另一半则是不自觉的恐惧——“衰老而终于湮灭的生命还会有这样的伟大重现吗？”

隔天下午，斯重推掉工作去了朵莉安家。

“小姐姐今天不在家，我们一起做饭吃吧。”

客厅里四壁挂着毡毯，有许多拱形圆孔，里面放着金银器和新旧器皿。只是里头昏暗，几支灯光支撑，阴沉的气氛像暴雨打上油纸伞，咄咄逼人。她习以为常了，很是自在。

斯重没有寒暄，西墙窗边的绿帘布抓住他的目光。太阳顺风吹起一角，光棱被一串凌霄绕紧，发焦味。夏天发生了。焦躁太迷人了，迷人到忘掉暑外一切。咯吱咯吱的电扇就在帘布后摇头送爽，汗水下一层，发干，再下一层，再发干，暑气消不尽也无需消尽。石英石地砖上的草席嗦嗦地腾热气，贪凉的小孩并排躺外边，迷糊睡去。栏外的锅吡吡叨扰，白胡子坠一秒也坐不住，烫得又长又直，小丑似的绕圈。躺在帘布下，眼睛懒散无力，凭风来来回回。汗水发出来像白米细滑，待脑门上，安安静静。这有家的感觉。

唯一小小出人意料的是似乎很久没打扫了。他主动要求洗干净叠床架屋的盘子，但没得到允许——小姐姐不让人动她东西。从缝里他看了一眼卧室，但好奇心没有上升过羞涩，只留下杂乱两字。和所有新人厨房一样油烟不通向外，叽叽喳喳的作用只是给等待打节拍，或者助红铁丝焊住目光。

朵莉安在他面前来来回回，像皮球落地上，乏力，猛拍一下又荡起。她身体的美感——斯重马上打断自己无端的评头论足，可无功而返。他的呼吸转深转急，卷成一股暴露自己的炊烟，游来荡去。木讷在眼睛更透着傻，乌溜溜地如衬衣上脱线扣儿耷拉，毫无目的，毫无戒备，留你在身。暖气烧得人出汗，难怪她只披一件薄衣。她屈就匍匐在桌上，做着她那小蛋糕。挤紧实的保鲜袋此刻像白胖白胖的蚕宝宝，吐着她薄衣的白丝，啊不，她就是那个蚕宝宝！她的屁股翘得真高，胸口领子垂下桌活脱脱一面水袖。斯重就在身后，唯一该做的动作似乎只有一个。搂住她肥硕的腰，捋过她饱满的胸口，掐住她鲜嫩的乳房，将自己坚挺的阳具插入充电桩！女人会感受到它绝不是莽汉！它有心跳，虚荣，自傲，得意，兽性，温顺，最后依偎母性怀抱。听听女人心声吧，伏上墙、克住心跳、捕捉另一侧的秘密。女人要是发怒，反手巴掌，让他交代犯罪企图，他就装模作样地倒地求饶，匍匐过去吻她双脚。她要是无力地扭动，留下眼泪，那暴徒就罪大恶极该被蝇拍子拍碎。蓦然如鬼没有血色呢？顺势倒在怀里呢？无数种可能，无数个无数的排列，斯重想到这脸刷地红起来。

转过神想到她有男朋友，斯重放开了臆想中的女人。朵莉安的皮肤根本不是蚕丝，而且像

枯槁的黄油灯。她的衣服卷得像纸一点都下垂。暖气不足他一点不出汗。她好好地保护着密处。斯重又讨厌朵莉安了。厌恶一阵一阵侵蚀漫顶，他透不过气。

他熟悉这种让他根本无法好好看女生的情绪，并取了个名字——单身躁郁症：极短时间里兴奋到无法自己，极短时间里因小事失望透顶。什么是持久绵长呢？是已经离他远去还是未来到？大起大落让他自豪又自卑，也总在摸索——此刻他正经历着理智对抗理智的郁期。

“炸香肠也能叫一个菜吗？”

“老古董。这是日料。”

“螃蟹难道是冷冻的吗？”

“当然不是，她不吃自死物。”

“房间一点都不整洁。还说自己能干。”

“你的也乱，你也自称能干。”

“不热心，碗筷都放那么久了。”

“这是尊重隐私。”

太阳回圈了，开饭了，喋喋不休也将被医治了。说是吃饭，其实只有一个人在吃——多莉安前段时间生病了，一直以来晚上都故意饿着。她给斯重盛好面，又剥好虾、蟹递过去；斯重去接，她档开了让他顺地就在自己手里吃。他有种异样的心跳，从她眼里读出些仿佛可以战胜时间的东西。屋子里格外安静，一筷接一筷，一勺接一勺。汤汁洒出来，顺灯光跳下去，最后泡在砂锅底纸里；蟹壳也落上面像枝上的梅花。他又松垮下来，闲适得出神，盯着木桌子纹路逆行。

朵莉安没料到带她横冲直撞的发动机今晚熄火了。他的沉默太可疑了。厌倦了游戏？这让人扫兴，却情有可原——爱情里也没有永动机，或长或短都是一节电池罢了。可会不会是另外的可能？朵莉安有些担心。他的目光淡淡，却不发傻，偶尔笑笑，又不粘身上，更多是出神，猜不到在想什么。他太安逸了，在这里自在得像爱情烧成晶。这让她害怕，她有男朋友，不在身边但总归有一个——她不想有第二个。怎么办？她讨厌地被这么拖入理性泥潭。

正在这时，滴里搭拉地有人开门。

“小姐姐回来了。”

斯重回头看了一眼，不在意，继续吃饭。他舒舒筋骨再次要求洗碗。朵莉安发怒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不知所措——

“快走！”

## 第十五章

第一次抱她，斯重想起了宝原。

月白纱盖躯壳，脸影窗叶百合，搀起虚唬死亡的猫，夜色沉默如鼠。竭力的叫声落地重开，倒影伤口。欢愉让声与影未一步步向前，慢慢站立，最后影子成了他，月亮扛在肩上。

“那是刚开桃花的时候，还没有叶子，是的，只有红色的桃花，小小的，也开她脸上。她的脸是桃花瓣儿的，身上毛茸茸的落满雪，手还冰着。拥抱分出两个世界。”

“那时候都年轻——我是说比现在更年轻。她鲜嫩的雏鹿眼睛不避人，我却惊恐地像刺猬。我的身体像刚才启用，颤抖、无力、冒汗，都是新手病。灵魂也和叶子一样春发夏蔽秋艳冬

藏。”

“心跳的感觉？我轻轻围起她，比围起肥皂泡还轻。心脏扑通扑通，血液奔涌过去，火山就要喷薄，世界为它而活。它直穿我的皮肤、我的衣服、她的衣服、她的皮肤，找它爱的灵魂。”

“心跳从此留了种子在身体。花会凋零，感情会枯萎，但种子留在地里，没有生命的再也无法占据。”

海风吹得头发凌乱，海浪越来越清晰，沙子的每个小孔都被卷起。身体和它一起复苏，月光不是白纱布，野地长出蒲公英传得漫天漫野。

真有力量让人活像死、死又活吗？ he 现在是死是活？心脏到底有没有脱缰跑出去？

斯重竭力在朵莉安身上寻找生生死死，可最终却确定心脏一动不动。她的爱情不按宝原说的？他的身体老到只能苟活？宝原的天赋？他内心无风雨，只是尴尬地没有任何主动。原来自己只是被虚荣折磨的皮囊。宝原的暴君驾驭身体、理性，它随时会撞碎可它们都不会不讲义气地苟活。

他想到方式挣扎了。羽绒服被她撑紧，抱着挺舒服，没有香味也好过孤独的味道；他抱着像睡着。在路灯比月光昏弱的冷夜，他打算就这么一直等，直到爱情冒出土腥味，播种的农夫从时间里赎回本。

朵莉安被他安全带一样地绑着有些不高兴。肆无忌惮的热吻是享受，在她这里休憩却不是。她闻着到处飘散的腐朽气味，信任里裹藏灾难。活力、刺激、不停歇——就像之前无目的地行驶——才是伟大。而他现在沦落为一个盗贼，一个要偷取爱的盗贼，视她为羔羊的盗贼！这无法容忍，她要赶快结束！

她只要下定决心，什么都是轻而易举，本搭腰上的手顺势一挠，包围圈便崩解了。

好记忆也常意味煎熬。努力去忘，欢乐依旧不是她百分百的当下——还不如斯重严肃起来都带笑。她早早地和宿命的悲情共存了，以一种出人意料、不介意他人误解的方式——活本身就是误解；其中之一就是排遣孤独。她把人大约看作瓶子，有些人——比如她可爱乖巧单纯的男朋友——盛放少女情怀的粉瓶，有些人——比如压有太多心事的眼前人——盛放母狼兽性的蓝瓶。

“怎么就没带琵琶来呢！乱弹一顿就不烦了。”

“你不是会冥想吗？集中意念，空空如也。自然就不烦了。”

“你也要学？”

“我还有办法应付，就不急着入坑了。古来好多人也都各有各筏，冈洁习曹洞宗，昭和棋圣入了一个小众邪教。小平倒豁达，他弹钢琴听贝多芬。我最近听古琴，入门不深刚好不至于精致成玄学。”

“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

“有道理！”

“其实我听新乐多。你初学最好从巴赫十二平均律开始。它简简单单就从人爱听的声音出发，大和弦小和弦——物理总结出调性。再往上的结构就是巴赫的探索，并行追逐，分开汇合，头尾交互，篇中有章法，篇与篇也是对称。更妙的是它留下了再造的潜能。所以也叫它旧约——新约就是贝多芬。”

“有意思！”

“这是李斯特女婿提的说法——前面那个——后来瓦格纳挖的墙角哈哈哈。我说过自己就想安安静静地做群论了，虽然它已经过时了，但足够容下我就行——一辈子有个寄托不挺好的吗？”

斯重见她又低落下去，便问道：“你弹什么琵琶曲子？霸王卸甲十面埋伏？”

“哈！两个曲子都会。说实话我不喜欢琵琶——里面只是技巧没有思想。小时候纯为比手

速，就连现在也是——别人用鼓发泄我用琵琶。”

“我喜欢它们的故事——两个角度同个故事——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最后垓下一战，韩信十面埋伏，项羽自刎乌江。十面埋伏讲刘邦威武凯旋，霸王卸甲则是项羽兵败别姬。”

“我不喜欢失败。太痛了。”

“悲剧就是撕碎美给人看啊，人天生追求这种激荡。太史公写最好的几乎都是败者，项王，李将军。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为什么看悲剧？美好不就是臆想，把它放在无法变化的地方，它就永恒了。”

“你不觉得人生中每个点滴都可回忆、可感动吗？小时候的玩伴找不到了，偶想起却还是幸福，依稀时光没有流逝。生老病死四苦，但不经历的人生也太平淡了。”

“看上去你喜欢小孩。”

“喜欢啊。为什么不呢？”

“我不喜欢，纯不喜欢。我绝不要孩子。”

“为什么？看着孩子像叶子般长大，芽尖，手掌，月亮，我总感觉和时间战斗不全是失败，更不必认输。更自私的，孩子才能给你天生的爱啊！”

“不不不！怎么能把爱交到别人手上呢？自作无成，无所多恨。就是爱让我讨厌孩子，所有孩子，他们只会夺走属于我的。我想要更多的爱，一点也不想失去——可他们连命都要——妈妈死了，我也会！我不要回忆，人除了快乐还需要其余吗？只要人爱我，我就永远不老。我一点都不怕。”

斯重久久说不出话。他不怕付出，她对任何人都一样，但他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宿命把每个人都困在一亩三分地上挣扎，每个人都像疯牛，除了发疯什么都不是安慰。遗忘，视而不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车穿过一个又一个红绿灯，白色长线织起黑夜，它们是露在外面的针脚。

太严肃了，两人都忘了今晚要一起看电影。

主旨寻找的电影一点都不纠结，却勾起了他对来时对话的回忆。他承认朵莉安可能是对的，自己的想法只是宣传产物（比如眼前动画片）。她揭示的路不被认可，不被书写，淹没在时空荒凉，一旦发现却不寒而栗。什么是人生，什么是自己？最难理解的是她的无限勇气，面对时刻在崩坏的个人世界，哪来的力量让她毫无畏惧，找到爱的出路？斯重反复冲锋这个云霄上的堡垒，可问题依旧一团麻乱，无始无终。

更可恶的，他好像真的爱上这个带来无穷困扰的人了。理智说伟大友谊是幻觉，可理智还说友谊存在，伟大更存在。伟大等待交融，要么斯重的侵蚀她，要么她的侵蚀斯重，要么两者混合成更叹为观止。一切已经开始，战斗也罢，爱情也罢，终要发生什么，哪管魂壳里的人愿不愿意。

朵莉安此刻举行她最庄严的仪式。尽管不喜欢，多年努力还是让朵莉安明白，回忆是无法彻底消抹的，挣扎白费力气了。她找到了妥协。她把所有回忆合在一处，高奉起，仅对它垂泪、软弱、交付爱。人生的悲苦就这样化成可汲取的力量——天才啊！

斯重不经意看她一眼，立马整个身体开始颤。可怜、可怕、纸钱！顷刻脸上表情全无，恸哭、哀求、勇气、活力一概不见，纸钱被火吸干——斯重永远忘不了！他的心猝不及防地被吞没，想呼救只有恐惧。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对我……为什么抛弃我……为什么？”朵莉安痛苦地喃喃自语，反复只两句，逻辑全无。他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远不近地离开她。

谁？怎么了？斯重越理清越被自己束缚。真的有爱能超越时空保存伤痛彻骨如初？真的有爱能湮灭快乐所有已经和将要？他不怪狠心人，更愤怒的是她让自己在痛苦里愈来愈沉沦！宝原和她一样倒下，但他慢慢站回来了，去爱，去感受，去再次倒下，像真正的勇士那样。而自己伟大友谊的同盟竟这样虚弱地暴殄生命。

“怎么了？”斯重鼓足勇气问道。朵莉安像一具冻尸，不说话。斯重泄气了。

车在路灯里也行，粗线缝合着暴脂肪的伤口。人倒吸凉气，一针针格外漫长。良久她才说话。一切都在她掌控，斯重猜得即对又不对。她的故事颇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比如如何如何地给哪个小姑娘一嘴巴子，仿村妇骂街而来的稚气更为不雅。她讲得激昂，没想到斯重只轻描淡写：“过去的，过去了，过去吧。”

她沉默地怒火满腔，纯真没得到尊重，这不是安慰而是挑衅。她起得发抖，冷冷地说：你知道我怎么活过来的？行尸走肉。我有过无数男朋友——因为蝙蝠吸血才能活！你不过就是其中的一口热血！知道我不是你想的乖乖女了？停车，放我下来。”

“我希望你过得好。你要是还在乎就追回来啊？和男朋友说过吗？他该帮你的。”

“谢谢，你不是唯一知情者，大可不必有负担。如果吓着你了，对不起。”

“那倒没有。我们也算朋友……”

“他不知道，永远不知道。彼时今日，人难道可以和布偶一样放在一起就能重新唱戏吗？我每月去找他一次——他在大贵人城。我一点都不恨他，他是我的老师，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也别想着渡我，自己先成情圣再说。……我男朋友很好看——美貌即真理，通过它我们就能回到神。他还很单纯，他眼里我就是个傻傻的萌妹子。我们很开心，他不能没有我……”

斯重并不理解。爱一个人怎么能忍受每个月只见一次这样的酷刑，一次又一次刚结痂就揭开伤疤；要是不爱了，可为什么又要置自己于这样痛苦的深渊？所以她到底是痛还是不痛？挣扎还是享受？人生对她又意味着什么？一切问题再度爬上脑海，他要被冰海水淹没了。可为什么脸烫得厉害？

他转去看朵莉安。她的脸依旧深不可测，现在回了一丝酡红。她吐出的心思一起一伏，像海浪拍打他山石样的心，声大得让无人息的夜色害怕。

“要有光”迟钝的本能此刻反复吟唱陈词滥调。他忽然看到一泓月光从她眉宇流起来，脸颊、嘴角、肩头，都被皎洁荡涤。从未这样迷人。勇气胆怯，快乐痛苦，乐观悲观，奋斗煎熬，一对对矛盾在她身上交融，红色的岩浆流入蓝色的深处，火山那么大，海洋那么深，滚滚浓烟顷刻在海面立起万丈高柱，顷刻间又低沉地一吼化为乌有。

他的征服欲从未如此宏大。这不像他自以为是的那样——可怜的弱女子遇上无能的伴侣，从未忘掉消骨的伤痛——真正的原因是他跃跃欲试，想借着业已铺陈的战场，征服蓝色大海那样征服命运。

他就是来渡她！

很快他会意识到这是徒劳，而自己已被猖狂吞没。朵莉安洞若观火地看他一点一点负伤、流血、倒下，虽然不清楚他为何而战，鲜红的血却让她再次兴奋。她愿付出身体供养这场力量悬殊的大战。她不介意斯重因此恨她。终有一天他会和自己一样成为情圣。

## 第十六章

太阳斜斜地垂，切动海天的锋口慢卷石榴花。站上西岸零乐想起自己偷看过的、宝原倒写在报纸的——东岸冷冽纯真，西岸浓郁奔腾。浮艳击腾中，他似乎确实闻到了黑黄色鱼腥气的脂胶，点起来清香可爱。肯定又是给哪个姑娘写的，零乐点起一支烟。

“来一支？”他递烟给身旁一个戴帽子的年轻男人。

“不用不用……我有……好……谢谢叔叔。”男人颇为拘谨，但很快就和零乐达成默契。

不到一刻钟，零乐鼓鼓的西服和男人漏风的夹克俨然已成了朋友，裹的白菜和莴笋仿佛收割自一个地头。

“叔叔不要给他烟！”娇滴滴的女声冲他大喊，一路小跑过去轻打男人手臂。

“他们这么快成朋友哩！”她撅起嘴。两人面无表情。

“你不准和哥一样！”她又转向另一侧的文静男子。男子腼腆地笑笑，不点头，不摇头。

“你敢！”他也招来一阵捶打。

“我教你金师傅。”宝原跑上前拉住他的手，故意说道，“不听她的！”

“宝原！”女人正愁无处发泄，瞪着眼就冲过来。宝原赶紧脱鞋扔她，然后跑起来。

“全世界受苦的人联合起来！阿萍追我啊！”宝原一边跑一边唱起歌，“A girl so sweet that when she smiled the stars rose in the sky. We passed that summer lost in love beneath the lemon tree……”

酡红的大海抚过沙滩，淡淡的美妙。他没打算扔中她，纯粹也只想切实地感触。两人在海滩上跑，脚印，鞋印，梅花瓣，竹枝丫，沙滩画出细线，长长短短地记着浪谱。

“看啊！”宝原停了指指岩石，阿萍也回头。海狮紫薯饼般晾在石头上，饼勺子一搥，身体就摊得肥肥的，滋滋滋都闻到焦香了。男女老少都闭着眼，宝宝似的肿着眼眶子嘟着嘴。老学究下足巡视来了，尊师重道的就立成太阳伞，可紧接着就咻一场大乱——小磕碰蔓延起来的和睡着的、睡着的和睡着的、起来的和起来的之间滥斗。一个个胖嘟嘟突变凶狠，互不相让，尾巴抡、胳膊打、推搡，一点都不稚气可爱。宝原闪过一个念头，阿萍就是海狮！这想法让他甚是不好意思——思想罪呢——乖乖折回来领自己的那份应得的。

“小原。”阿萍哥哥递过烟盒，试图化解专横带来的紧张气氛。

“哦，谢谢阿萍哥哥，我不抽的。逗她玩儿的。”宝原冲她做个鬼脸，表示一样喜欢她。

公路镶嵌在西岸的夜空，成了地上无声的银河。头尾相衔的汽车远看文静，事实上呼啸乱闪如野马。当然野马也会休憩，那得等刹车击鼓传花一个接一个地往后抛；马背上的牧羊人又该叹了口气。车开得零乐犯烟瘾，他将车窗摇开一条缝透气。

“叔叔晚上去家里吃，我妈妈开始做了。”

“阿姨几点下班？是不是到了就有好吃的？”

“等你去帮忙呢！她两点收工——buffet 只做中午顿。不过她走回家，没那么快。”

“为啥走啊？这么远。”

“我们在用车啦！”阿萍重拳地砸在他手臂上。宝原后悔问这个白痴问题，但更后悔坐她边上。

“叔叔退休了吗？”

“还没有吧。”

“那你是什么工作呢？”

“以前是机修工现在作假帐。”

“怎么这么说！”阿萍又是一拳。

“啊呜……现在不做了！”

“是做过假账。”零乐并不恼。

“那个年代都做啊。她那时候小，不记得。”车塞得驾驶员也加入了闲聊，“我们来之前卖过鸭子，我和老爸就灌石灰。”

“赚钱的办法果然都在刑法里。”

“你们一家来多久了？”零乐问道。

“前前后后有十年了吧。我爸先在餐馆打工，我们再过来。”

“那很好。”

“这里好山好水好无聊的。来的时候我和小原差不多大，朋友没有，话不会说，每天在市

场干完活就回家看电视。家里就她会说话，都靠她应付。”

“零乐，阿萍很了不起的。她看上去小其实来的时候也很大了——说的比我好多了。”

“你说我老！”阿萍本不打算打他，可宝原又补了一句：“男女就是待遇不一样。新人都爱和女生讲话……啊呜……”

车下高速就很快到家。社区黑漆漆的，房屋都只一层，像盐卤豆腐切成块。家家户户院子里都种几棵阔树，棕榈树居多，舒展出的叶络晚上比白天更安静。围着藕荷色矮砖墙、齐胸铁门里的就是阿萍家。

“老母，我哋返嚟了。”

“你同学佢哋接到了咩？”

“接到了接到了，萍姐妈妈好！”宝原冲上去抱住阿萍妈妈。这倒把她逗笑了，又叽里咕噜说了一长串。

“那个……阿萍……你妈妈说啥？”宝原坦白自己只是看手势瞎猜而已。阿萍和妈妈用土话轻声说了两句。

“你说啥？”

“我说有骗子让她小心！”

“阿姨才不会像你那样 mean。阿姨我帮你洗菜。”

金云已经打好一盆水过来，又搬好板凳，三人坐在厨房口便洗起来，浸一浸，抹抹沙子，捞出来。真缺水，宝原不由想起路上满湖的黑葫芦塑胶球。他借着厨房的灯光这才打量起阿萍家。厅堂靠墙茶几上摆着祖宗牌位，后面贴毛主席像，前面插三支未点的烟，正中摆着一叠浦江馒头，一碗梅干菜扣肉，一盘辣子，一碗鲞炖肉。矮房梁间支过横木，上勾垫菜脚，脚下挂淘箩；墙角放碎煤瓮、火铳。

“要唔好帮忙？”阿萍探身子问妈妈。

“唔使。”

“你去帮妈妈烧火。”

“嗯。”

“做饭烧柴火啊？”

“还不是我妈要招待你！”

“柴火米饭？好啊！桑柴解毒，稻穗安神，松柴壮骨，茅柴明目——烧哪个？我去烧！”

“扑街，烧你个骨头精怪。”

“别打别打，我有礼物给你们忘了拿出来。”宝原赶紧逃去客厅从旅行箱里掏出一幅画。他打开油皮纸笑着说道：“看，凉亭子里是丘比特朝他老妈尿尿，早生贵子；常春藤，金师傅忠诚；蛇，新娘子不能嫉妒。新婚快乐！”

“太好看了！谢谢！也谢谢叔叔。”

坐在沙发上的零乐微微点头，做个笑的表情。

“叔叔我们去外面。”对面的阿萍哥哥递出一支烟，引着零乐去后院。

“可真是好朋友。”

阿萍哥哥点灯，走进菜地，零乐也跟进。

“种得不少，生菜，小白菜，青椒，番茄，黄瓜，葱……这是什么？”零乐拨开藤蔓。

“哦，她种着玩的，九层塔。”

“蔬菜够吃喽。”

“够吃。只是没有青做不了果。也没有白壳象牙、芥菜拔。”

“你们也过清明的吧。”

“过的。这里大部分人不过了，我们还过。东阳也过——在家里拜一拜——移人移神移鬼嘛。重阳都不过了。端午过得最热闹，光市场里就有三只龙舟，我也是主力——现在趁钱忙



训练不了，索性不去。有时候在手机上看看，元宵节我们那里是有板凳龙看的。家家户户把吃饭的长条凳都背出来，一个接一个上面放灯笼，铜锣铜鼓敲起来，沿着村子走。外村的也赶起赶到来看。以前二十三还要送灶王爷上天、做糕。”

阿萍哥哥割了几棵小白菜，把最外面的扔回地里，进来放在三人的洗菜盆。阿萍妈妈等儿子过来就走到一遍。

“你哥下厨哦？”

“他看美女主播学做菜！”

两家人坐到一起。

“阿萍爸爸呢？”宝原想起少个人。

“不管他。”阿萍哥哥摆摆手。

“他上班到十点，不和我们吃。”阿萍补充。

“自己搁的米酒。”阿萍哥哥给两人都倒上一杯。

“怎么搁？”宝原问。

“糯米泡好，蒸熟，冷了拌白药，发到热再放糖霜、烧酒，然后封口。一个半月就好了。”

“好味道。”零乐喷一声咽下一口，然后夹腌笋压压，“味道各人有各方，你们放什么？”

“我们简单放点没药。花生要不要，我给你拿出来。”

“好菜不吃，吃什么花生？”阿萍说道。

“好东西嘞！酒无小菜不香。拿点，谢谢。”

“再来点螺丝、腐乳？”

“哈哈哈，这是他天敌！”

“小时候，读书每星期就压一五缸杯。再也没吃过。”

“小时候是没得吃，我还捉过夜佬。脚很冷的……”

宝原听零乐说起往事，竟然轻松有趣。昨天，今天，发生的，无处寻。爬楼高的锈架，爬废弃抓机头，爬围墙跳楼，往床头墙上尿，站文化馆三楼尿，伙起人朝外公、馆长、女小生尿——还记得“徐文长”吗？

“你们做蔬菜都做汤哦。”

“是啊。”

“鱼饭好新鲜！”

“恩，六点去码头能买到刚海里回来的。你们多吃。你也吃。”阿萍哥哥夹一块给金云。

“哦……谢谢。”金云低沉声音连着尴尬表情像也是第一次来家。

“吃鱼吃鱼。”宝原做一个请的手势，金云笑得露出了白牙，说话和阿萍妈妈一样句句都吞下去。

“让你吃。”阿萍也笑起来，每次同学聚会他都只会说“吃鱼吃鱼”。阿萍妈妈也笑，破天荒地在饭桌上第一次呜咽呜咽说起话。她一直很安静，看到听不懂她的客人就更沉默；阿萍哥哥也是。他们和阿萍的打打闹闹截然不同——倒和零乐很像——脸上什么表情，开心不开心都在嘴角淡淡一勾。但他们不排斥这种新大陆才有的夸张，反而很喜欢。

阿萍看着金云说：“妈妈说你要是像他那么爱说话就好了。”

“伶俐不如痴啊。”宝原急急地摆手——自己也搞不清像他到底好不好。

“有烟吗？”

“有。红的绿的？”

“有没有‘中华’？”

“没有。最近查得紧老板自己都没了。”

“红的，薄荷味难受。”零乐皱眉，“我以为你是老板。”

“话都不会说能当老板？”

“哦，刚来。”

“二十年！来的时候小姑娘哩！”

“二十年前你来怎么不叫我。”

“你刚来吧？拿有这么好。”

“好，遍地是钱，肯吃苦就发。昨天公交左等右等不来，最后开校车的好心人特地绕远捎我一路——车里就我一个人——还告诉我接下去怎么坐。谁说黑人懒？一点不差！他开着开着，招呼一个一模一样的黄皮车过来——他老婆！车都是他家的——他儿子还开一个，年底也给盘下来。”

“能听懂？我是听不懂急急风。怕是唬我吧？还能知道三个人三辆车，两辆私一辆公？”

“怎听不懂？指指车指指自己——车是自己的。指指女人指指自己——老婆。比高个，比车，再比划转方向盘——儿子也开校车；指着车摇手——车不归自己；比自己，soon, soon——马上归自己……”

“你厉害！”

“哪里复杂，我要年轻二十岁，比我儿子混得好！当然我儿子混得也还行……你这么不喜欢，怎么不回去？”

“我们是回不去的。”

“什么意思？”

“护照撕掉了。”

“有小孩吗？小孩过得好就是我们好……”

“要钱了找我，没良心——和他老子一样。”

“小孩都一样。父母想孩子路这么长，孩子想父母，喏，香烟这么长。”

“他不听话。和说不利索话的人混有什么出息？不读书，女孩堆里疯，不吃饭也要省钱买衣服。一年四季红配绿——狗臭屁——衣服这么长，袖子这么宽，冬天冻得要死！”

“女孩堆里玩多好，不是同性恋。”

“罪过啊。再这样下去他和我一样——外面是出气筒，里面自己人坑！慈眉善目——靠不住！有时候还不如他们！有房子欺负没房子，老板欺负打工的，会说话的欺负不会的，来两百年的欺负一百年，一百年欺负五十年，五十年欺负十年，十年欺负三年，三年欺负刚来的！”

“我走了。”零乐没什么可说，头一点走出杂货铺。人生贵适意对她不实用。好在到这个年纪，人对谁的命运都看开了。能硬着头皮顶，那就挨呗。苦难习以为常就不苦了，人不就靠不顺当活着？说出来还有些自豪呢？

回去的时候小天国开始下雨，零乐进屋的时候宝原刚起来。宝原发现下雨了大笑：“It pours, man, it pours。”

零乐有点心虚，不过还算镇定地说：“我不去了。”

“What？”宝原急于得到一个理由。

“我不去海里了。你想去就顾自己去好了。”零乐看他好像要笑。

宝原想了想就把鲸票给了阿萍的房客和房客的儿子。

宝原不真了解他——他知道零乐性格孤僻不合群、爱抽烟爱喝酒、溜裤子露屁股，但具体到某项怪行怪事就说不出具体原因了。比如这次，他一点都不肯透露心声，反复只说不用管我。宝原一度想躺床上仰吼。但宝原发不出火——除了零乐还有谁一起走一天路、乘一天公交、坐一天火车，做好干粮一起看新大陆？还有谁一起玩五天然后窗前靠着大太阳睡着？那天天很蓝很蓝，棉花糖卷卷地绕着糖丝粘嘴皮。牌坊很高。路上的车很爆脾气。桥上的流浪汉帐篷很多。

零乐也这么看他吧——想到自己喜欢看旧房子、破路、破碑、实验楼的门，宝原就感慨到。

他是喜欢还是迁就？宝原懒得多想——反正生来就在了，玩得自在就凑活吧。昨天海洋馆，两人坐缆车越过灯柱，越过一盏盏不亮的灯；小时候他指着一个人说，坏了坏了，零乐问，怎么办，他说，用榔头修。

他上回去福康新怕麻烦怕啰嗦也没提前说。可最重要的原因却很直白——他爱探索。半辈过完了，还怕什么？阎王爷抓去也嫌，十有八九踢回来。火车数着枕木飞。烧一半的碉堡过去，造一半的屋子过去，铁丝高墙过去，林草湖帆过去，果子熟烂在地，人来不及伸手。新生的红细胞顺着血管流过大陆的心脏、肺、肝脏、胃，目光快而准地下刀。

他下车就被哄嚷嚷、黑压压完全吞没。挤过重重候车厅，太阳也拨开人，直直地踏在福康新的瘦黑肚皮上。他开始发热，解开鼓鼓的西装，挺一个将军肚。这让他和周遭混在一起——他也发现周围人同样身材敦实，男女老少走路一定分清步与步。眼前冒出大大小小亮晶晶的东西，杂货铺的玻璃门、嵌地里的铜盖、乞丐包汉堡的锡纸、晒太阳的老女人的假牙、小孩书包的贴纸……杂乱地漂在下水道里。

好些人冲他笑、竖大拇指、指他手中提溜的塑料杯，他恍然大悟——对茶叶感兴趣！他指人手中的可乐，又做倾倒样，路人立马可乐一泼，双手奉杯。他咕咚咕咚一倒，那人急赤白脸要喝，他摇手凑过杯子。那人连连点头，爆米花般乐不拢嘴，喃喃自语一番后也先闻再饮。问多少钱，答五十，问哪里买，答得寄，说合伙做吧，答好啊；人笑笑让他走了。

他兴奋地坐错了车，索性坐个来回，看看整个城市。车时东时北，跌跌撞撞，人面无表情，除了他都不兴奋。盯手机的、发呆的、披头散发自闭的、冲每个路过的大吼大家不理也不恼的；坐他旁边的都有礼貌，稍微碰到就连连致歉。他渐渐分出哪有超市，哪有商场，哪有学校。

车到旧人埠已近傍晚。石榴红云层叠层像鱼鳞，风吹飘来呛辣，迷眼睛。他抬头看见“天下为公”四个红底金字；车开到拐弯处都咚地坐一下跷跷板。北十条和胡桃礼士相交的地方都是旧人餐馆，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铺、李四茶食店、醉八仙还有他们的分茶。

日扫果核、蔗滓、鱼肉骨堆成高阜，门口堆的伞足够挂一里长灯。弄堂里画龙画虎涂油彩的红墙对面有一个卖中华的杂货铺，一个做筷子的公司，一个装配菜的仓库。街上来往之人大都和宝原差不多，神采奕奕，挽手、掰指头、笑得前仰后合。一波人闹哄哄打身边过，忽地四射跃回砖房——矮房子的臭黏味好像宝原吃的布鲁起司——他们是刚才石狮子门那碰上的几个？

宝原终于有些庆幸——海上起浪了没有鲸鱼出来，还有人晕船。零乐好像真的比他灵。

地铁线裸露在平坦的地表，停下来比两侧斑斓的房屋还热情。往南越来越多年年轻人涌进飞屋，一门窜上，闹一阵，安静，三三两两沿长尾巴下。他们头发披曳脑后，条缕如毡像用酥油搓成的，多的二十少的七八缕；说话比外乡更外乡，唱歌剧似的，男男女女粗大、豪迈。他们露出线头自己添色多天不换的异装十分真挚一点都不觉得汗颜——和他们反差极大——宝原像吸一股新鲜空气！

他们属于这里，宝原不属于——旧大陆的宝原、遇上霍莉的宝原、现在的宝原一溜排齐——哪儿哪儿都不属于。他身体里充斥了太多不同东西，每个人过来都要给他一根毫毛，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变成整个自己。

地铁尽头就是新大陆尽头——理论上往前翻墙同一片大陆还有好大一片土地，但没人这么叫了。

“去看看？听说那边市场里卖东西的都是光身子女人，客人可以随便摸奶子。”零乐怂恿宝原。

“不。和你说好了。那边事情都是女人定——女人比男人强太多。男人看到新大陆人——你不算新大陆人——过去和老婆相好真会高兴地说：‘我老婆真漂亮能取悦新人。’……”

还摆酒让他们同床共枕……”

“去看看？”

“不，危险。都是枪战。他们看不起旧大陆来的人。”

“怕什么？他们一条命我们一条命。他们也不是早就在的，说不定还没咱们早。我研究了三百年前才有人来，咱们是两百五十年前过来的……”

“谁跟你是咱们？”

“遇到危险我抱着他，你跑……”零乐最终放弃了。果然好好商量宝原是不会同意他的。两人最后就只沿着国境边的长街走逛。

街景和出发时看到的大不一样。冬雨都消去明媚阳光带来的假象，但那里人烟稀少、危楼冷峻，是首善之地；这里就一普通人，普通的只是人。杂货铺子摆成一副麻将，油黑油亮的招牌挺平易近人。正经的手机店、电话卡店、电脑店，不正经的盗版鞋店、劣质成衣店、金银店，都有偷渡来的无畏英雄气——宝原很喜欢。似乎雨都是红的，一落身上，万物都属异域。那里土是红的，圣母是白的，水果是甜的，地毯是飞的，肌肤是诱惑的，上校的私生子头上灰十字……每个人都是诗。

他们心满意足地折回。这次沿着海岸。雨下下停停，等公交车放下他们，前后几乎没人了。空旷的气氛将宝原扼住。他不得不承认零乐比他有天赋——重要的决定里都有他影子！两人除了父子关系以外是不是还有些什么？否则对疯癫的异类也太不合理了。

眼前缥色的天空接着青海，前面一块青豆色沙地。海风劲劲地顶人吹，但不冷，两张歪嘴里还有笑意。宝原被人和人的作品强浸很久，此刻忽地解脱，一切都被隔绝在外。他掰去鞋袜，伸脚进清冽海水，沿着浪尖一路划行。多好的空旷啊！细微的声音融入宏大，多幸福啊！海深处岩壁一般的陡峭断面里，滑板扑上浪尖又被它摔下，落在海里瞬间被浪搅其间——它也想在碧涛乐章里留下自己一朵呢！

他想起圣莫妮卡。圣莫妮卡永远蓝天白云、金光熠熠、码头站满鸟、海滩站满人。沿途横穿而过日落大道，公交车永远有翻飞阳光。欢乐，喧嚣，动荡，永恒的主题。零乐却淡淡地不在意。他半开玩笑，最好把山头豪院里的几尊小石塔搬走，宝原说，你偷了大面包树种，已经犯了重罪，零乐说，你吓唬我。可很快两人成了共谋，一个宅子一个宅子地踱，比比款式大小，指着高的碉楼说这家是村长，又一间阔的院子是支书。白宫一样大的该是总统吧？总统门前为啥这多车？仪仗车队？为啥又都系杂牌？——什么破总统——旅馆哩！

零乐点起一支烟蹲在沙地里一边抽，一边吹着风问道：“你同学姓什么？女的那个。”

“姓劳。传说早时候造桥，上头才把两岸的姓改了，右边石左边劳。我看变成是假的，上头能吃饱了没事干？”

“那可不一定。我小时候桥两边就分派——左边红众，右边联众。还隔着打枪呢。”

“打枪了不跑？”

“怎么跑，回家还一张床睡……我看出来了你胆子小，以后遇危险你跑。”

“你是不是练过杨家枪——我看你笔记里记着。是不是单枪看手，双枪看走。”

“没听说过。这都没用。师父有点真本事——比如嘴里含毛巾咬着角把八仙桌举起来——但用处不大也就混碗饭吃。我小时候还负责关他们呢！一个体育老师，说是会三四套拳，不还是老老实实写检查？全都叫学校来，白天桌子上写，晚上桌子上睡，暑假反正不用被子。后来还偷了没收来的炸药，藏在花园伦敦——现在要拆迁了——就是你杨婆婆家。”

“外公是红众还是联众？”

“校长肯定是联众。”

“好不好玩？谁占优势？外公战果如何？打了哪一片？左边还是右边？”

“他没说。你要写论文的时候，我问过他，但当时他已经小中风，一说就哭，你外婆不让我问了。”

## 第十七章

“扶君先饮头杯酒，眼泪落杯随酒流。林郎呀！你身后之事莫担忧，白发婆婆我侍候！  
含泪饮过头杯酒，我连酒带泪都进口。小姐呀！你如此贤德世少有，招得感激在心头。  
扶君再饮二杯酒，双手发抖酒外流。林郎呀！你我就像这半杯酒，难配夫妻到白头。  
含泪饮过二杯酒，酒少泪多咽下喉。小姐呀！酒剩半杯还有留，我与你未成夫妻永分手。  
扶君连饮三杯酒，壶空酒尽心碎透。林郎呀！可恨老天无理由，善良之人不保佑。  
含泪饮过三杯酒，酒虽尽来我泪还流。小姐呀！今生无缘再聚首，但愿来世再配佳偶  
……”

三杯酒的缭绕烛光陪着尸体。

来人一瞬间大哭、瘫软，然后又站立、冷静。这时得有仪式——无论哪种都能在悲伤中缓缓托起未准备好的人类。接受新生事物是靠反复接触到习以为常的，死亡也是——金刚们不讳言。要不就再度投入世俗，花圈多少钱，坟地哪块好，什么馆子宴请，对生者都很重要。

零乐是少数几个既没哭也没参与礼节的人，却非拉着宝原去看焚化的全程。几十个停尸间中的一个推出来，哭声一片，推入焚烧室。人都拦外头，除了五个亲属。

“得等着了。你们太瘦了，没一点脂肪。”焚化师点起烟，解释为什么隔壁进去晚出来却早。锅炉并不带来附加的困扰，既没有爆裂，也没有浓烟，一闪一闪的红灯差不多是全部反应。除了隔壁女人还在抽抽搭搭——据说死的人不大——大家到这里反而冷静。

零乐对肉体不很在乎但还是不能接受捐献。这需要一个强力输出的理由。早逝的父亲是土葬。母亲要海葬，她讨厌立碑，总说没见过吃四顿饭的。妻子觉得灵魂有拯救就够了，她准备捐献。零乐倒还没想，只是嫌礼节啰嗦要能去公墓或者撒山上就好了。

机器终于哗哗地推出一副干净骨架，烤全羊似的码案上，下匍椒盐状白灰。人无法再悲痛了，惨白凹陷呆滞的皱脸不见了，筷子似的小腿也不存在了。他终于和碎石头末一样不带悲伤。

“骨灰盒拿过来。”技师扔掉烟开始干活，一手扫帚，一手簸箕。骨架显然没法整副带走，他只能避重就轻地挑些进去。这有流程——除去残疾的——王子乞丐男男女女都这样。盆骨太大了，手骨也未必能装进，他用铁簸箕的边四处磕一磕，看看哪些大块头能碎出小份，再有就是把灰扫一扫。

“还有什么要的自己挑挑。”他走完程序发现骨灰盒有些大，浪费了可惜。几个人就纷纷伸手拣起菜来。宝原在头骨下方看到那个微微熏黑的黄铜币，这该是前天刚放进去的。

“不要了。”零乐说。

出来的时候宝原捧盒子。外面飘雨，门一开金刚就打黑伞，哭声瞬间又响起，整齐划一。宝原此刻一点不觉得假，倒觉得大家真在悲伤，悲伤到人和木头一样。不同于迎接新生命，整座城市只有这一个出口，所以每回来它都从头到尾勾一遍回忆，他不就才说完“解脱了再也不用操心了下一个是我”？零乐出门前问他什么感想，他说没有。他不信外公是要赶在自己离开前走，因为他还说过自己必须回来。

零乐明明是自己有话说。他一早就熟悉死亡——就从没父亲的时代长起来的。死亡的好坏难以比较，但至少目前他没有道德上的畏惧。他喜欢新大陆，它的存在几乎等于没有父亲。他说及时行乐，一切都会过去，好会过去，坏也会过去。宝原达不到。不是不够聪明，而是时代的红利还没耗尽。

山都笼在雨雾中。人群蚁爬成溪流，头巾是触角，身上是外物——鱼肉、纸钱、炮仗、花

圈。轿子上坐着骨灰盒，两旁锣鼓匡匡匡咚呛海东青千行千里地往山上走。村里很少有人来，教书匠总是刻薄不近人情。

人一脚深一脚浅地陷在泥里对仪式颇有不满，但隐藏的不满很快又被自然给吸收。他们计划着春天来拔笋，打听果树主人，从主线叉出去追小孩。人都沾亲带故，偶而见见激起回忆，景色更朦胧了。时间在屁股上踢了一脚，自己不知不觉滚到现在。有钱有孩子的略能安慰，没有的更为这悲伤打动。

零乐迫不及待地解去宝原的白头巾。他想起来两人参观新大陆陵园，那天好天气，陵园在地铁尽头，出来无际无边。偶尔有人进园，都穿一色黑衣，默默站立，然后又默默离开。每一个人都等于地上的一块砖，刚来过的地方则另有几束鲜花，红的黄的蓝的，都是最好看的。没有人照顾反倒自由了。他喜欢那里。

完事的第二天他去了梅龙镇。

云折光，微风消暑，梅龙镇的天永远只在春夏之交。长弄堂适合排长队，反复扭曲的面条抻开了该有几公里。队内队外的人来自两个世界——这是零乐的感受——唯有他自己不愿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他就买张游轮。

回想起早上说的，零乐不清楚宝原去没去找。姑娘不错，不然他早该吊不郎当。十有八九不会去。自己对他了解得越来越肤浅——他呆滞外表里绝对活络！人似乎就是这样困在两条脉络里，一条属于血缘财产亲密正大光明，一条隐秘地挑剔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它黏糊糊地比鼻涕量大，脏兮兮比鱼酱呛眼，它只能对虚空和虚空中人提。

有时候他觉得宝原是真呆，就和拿着锤子修灯泡一样。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为什么父母都被叫妈妈爸爸，为什么人需要结婚。谁最早到新大陆，谁又最早到旧大陆，什么时候可以走路穿梭其间。国家会消亡吗，人类会走出去吗。太多问题他解答不了，亏他还整天研究来研究去。他就想看宝原沉思，这证明他说的不是废话。

宝原很早就发觉零乐好奇新世界的天赋。他一直的努力不是为了宝原——应该说宝原是诱因——宝原来到新大陆，零乐因此也有地方发挥他超越同龄人的冷热。他的天赋让宝原吓了一跳。他常想起零乐饭桌上的谈心之语。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婆的。宝原吓了一跳，他也太超常了吧！泥像活过来了？

宝原本能地排斥人没老婆——反败为胜全在生孩子了——时间要被更勇敢、健壮、美丽、聪明的子孙无穷匮地挖求饶。零乐不这么想——他因为无力反抗反而不恐惧了——破产对一个破产者还有什么威胁呢？宝原没服输很好，异想天开更好。

宝原不清楚零乐是如何知道梅落的存在。自己留下了蛛丝马迹，但他绝不该知道细节。他当然不会去找她。来龙去脉只会二度摧毁断壁残垣。躺在月光里，耳听海钟声，孤岛被环绕，欢乐夹着星星劈头盖脸淋下来，他和斯重也只说到这里。细节是本钱，回忆是利息，利息可以送人，本钱不能送人。

说错是误解，说对是毁了误解，说出口要偏离。回忆只能隐隐约约地被瞬间蹦出的词抓一抓。“桃花天”穿着“白色”“风衣”，抱着她“暖洋洋”心要“跳出来”；三元桥“阳光普照”，马太椅“昏昏欲睡”，热出汗厚厚一叠纸“浸透”，新文“变”旧文；又黑又高的“屁眼”塞退烧栓送来“一个”火龙果。

更何况它压根就不能送人。细节会腐烂，然后又稀里糊涂生出一个粗看雷同实则面目全非的。宝原慢慢对梅落就生出了感激。这算不上渡尽劫波，能不能泯恩仇且得另说，一见面很可能愤怒依旧出现。可没有她的时候，宝原想的都是没了她的坏处。没有梅落，凡事糊涂慢半拍的宝原不会想着来新大陆。来了新大陆两人没再联系，很偶尔想到世界的奇妙，宝原才顺带想想她：圆月不偏不倚也照着她；雪盖她的屋顶；新春，两个人都被推着走一步。如果梅落，自己不会认识斯重、霍莉、佛灵、蕙英……新大陆上所有人。可一想到认识她自己何

尝不是错过了无数的他途，宝原又淡然了。

所以在发明恢复完全感觉的药之前，忘记过去的最好办法，就是一字一句地写，写着写着它就再挨不上谈资。（自以为感动的人务必慎重！）

宝原还诧异零乐给自己买了击剑靴，就在自己被诊断不能再做剧烈活动之后。他真是无所不知，连自己躺床上想霍莉都知道。运动就是用一部分肉体的败坏去交换另一部分的上升。现在精神比肉体更需要拯救——有靴子自己倒是快乐一些。他就蹬着它一天天从复健中心出来转头去击剑馆。他不记得痛了，只记得自己逆行、满脸汗渍、头盔湿哒哒的、脸拔不出来。

宝原惊讶地发现人都有病，但和自己一样脸上都有无辜的笑容。有的脚上打补丁，有的膝盖麻成树墩，有的眼神凹陷，鲜言寡语。刚来新大陆的人是幸福的，就像孩子看到世界。

大部分人终要体会真正的生命。

## 第十八章

最终他还是倒下了。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刺疼伴随他，睁眼闭眼带回梦里。他能感到漫长的时光在一点点咬自己，不止肉体，也是生命。乐观有过几次挣扎，号召细胞积极努力、分裂繁殖、死亡重生，与时光并排着向前愈合。可他很快绝望地发现，时间是唯一在自己身上爬行的，细胞一动不动。肉体就这样一天天迟钝下去。肌肉都衰退。无法再跑，无法再跳，无法再弯腰摸到自己脚尖。可恶的是灵魂没有同步遗忘，欲望肆意跳出喉咙幻化出畅快的跑、跳、扭曲、弯折。精神催动细胞，新有的理智又出警压制，身体每一刻都可能暴乱。

他要默默忍受的。他深刻理解这只不过是以后日子的一场提前演练，某天阳具也会轮到同样的羞辱（真心感谢伟哥！）。今天是要和少年告别。日复一日，他眼前的跑跳慢慢扩展，雨珠落在挂满荷叶的池塘，天地、湖水、荷叶、充满活力的自己都朝他走来，笑笑转身离去，渐小渐模糊。世界不再包容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世界。其实第一次见霍莉的那晚腰就伤了，只是那时候幻想还甜美，意外也只被当作酸梅。

宝原开始失眠。

刺猬在万物俱寂里竖起耳朵，任何声音都引思绪在虚空里暴跳咆哮，不依不饶、无止境、难以自制。极其疲倦的身体还在和意愿做对，他快分不清什么是意愿、人到底有没有权力对自己的身体发布意愿。疲惫时它该休息吗？可为什么自己无法抚它入睡？活跃时脑袋该思考吗？可又为什么它疼得开裂。理智如此无用，可有可无的消遣，只配打发空闲。宝原意识到自己无法使用肢体的后果还有无法思考、感受、通过心灵得快乐。

一想到从未重视过肉体的和谐，宝原大惊失色。此刻他就无法令大脑停止工作，单纯留白。空白是什么？生活是什么？迄今为止他的快乐都像箭，无论朝哪个方向，都只前奔、跳跃、挣扎；如今上帝却告诉他人只是根光木，不存在射击、没有播种、死亡也得慢慢腐烂——这就是你一根木头的宿命。

焦躁暴戾让他慢慢失去情感。一切回忆都和路边的破砖一样，既不精致动人，也不堪重负；他本能地厌恶。唯一剩下孤独和恐惧。在意识朦胧的夜晚恐惧袭上心头。它是忠诚的，既出现在肉体倒下前，也出现在之后，直到预言成真和世界再无关联。零乐也会死，感情消失后所剩的血缘都注定被剥夺。

他发了低烧。退烧不重要了，因为他从此觉得喘不上气，每一分，每一秒。肺、胸腔、隔膜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一刻不间断地供养他的生命。它们不能偷懒，一生没有目的的辛劳，多可怜！

他吞一口饭就疼。是不是食道癌？他惶惶不可终日，直到医生骂他没有气概。

他吃下安眠药才发现它并不让一切如初——睡眠浅得让自己怀疑是否真的得到。什么是睡

眠？哪里是它的标准线？人到底是需要睡眠还是什么别的？

迦南见到的宝原就是这样。

他没有来晚，因为就算早到一样不能阻止疯牛和疯牛般的生命相撞。心中忧郁惶恐，面无人色，读不出情感，迦南被他吓住了；唯一能让人认出他的地方是他还不后悔。

“不要怕。我在。”迦南握住他灵肉分离的手，缓缓大声道。宝原点点头将他的手一点一点攥紧，像把自己整个地托付。然后便哇一声哭了。想控制，呼吸却已跑在大雨磅礴里。

“哭吧。”

迦南想起很多年前自己也是这样在他声边。易怒的狮子被万千蚂蚁撕咬，一但安静就会粉碎。他心头痒必须得说话，心颤只能靠身体的一刻不停掩盖。迦南被他像老狗一样跟着，甩都甩不掉，起床，上课，午饭，放学，回家，睡下，一天跟着一天。见不到他，宝原就赤脚走园中的变调骗几滴眼泪，或者骑四方城郊让苦难击打狭小。他说第一天来北见过一大片金黄色麦田，要找它；很久之后他说，找不到。

新大陆把他乐疯了。迦南很不安。月下宝原仰躺地上，迦南坐一旁。一张脸被月光照阴郁，一张比月光冷，挂着的笑容是僵的。迦南想了想说，我觉得你过得不好。宝原说，我很好啊，过了会才叹气说，你说得对。迦南说，忘记过去没用。宝原说，新大陆让人重生，我要努力。迦南说，和新大陆没关系。宝原说，过一天算一天吧，糊涂好。

“天父养活飞鸟，天上不种不收，你们不比它贵重？”迦南的雨试图穿透黝黑的、作了战场的土地，可呼吸依旧干涸皴裂。这一次，赖以战斗的年轻活力也倒地了，最后的筹码也输给命运，越反抗就越挑动痛苦的神经——清晰看鲜肉一点点皱成核桃，活力苟活下去而已！

迦南想帮。他不去看眼睛而是望着窗外，仿佛他的眼睛在那里，自己从那得到力量。他吹笛，宝原上板，两人说话时而遮月，时而比黑暗长。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亚孟。”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绝不会在黑暗里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

“亚孟。”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亚孟。”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亚孟。”

“所有劳苦和背负重担的人哪，到我这里来吧！我将使你们得到安息。”

“亚孟。”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亚孟。”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宝原的歌声跑着跑着终于跑出去。

他先注意到阳光。阳光从教堂的高顶爬下来，翻过老窗的毛玻璃在侧墙淌。然后是眼前姑娘点着小黄花簇的侧脸——她也叫阳光。阳光姐姐双目微闭，双掌上翻，胸前默念。宝原想她的安静喜乐、她的由内而外的笑，便也学她样子翻掌举在胸前。宝原模仿得越来越像，胸中涌起一种就要得到赐福的感觉。是她从上面落下来落在手里？那要做好筋骨花力气接住。四周的绘画雕塑取代了取代绘画雕塑的公民旗。讲坛上涂鸦着男孩和狗小便，而前景中新挖的坟墓则使人清醒死亡。这和门外的亩地一样，随便踢一块石头，顺着它你就滚到几百年前的骸骨旁边。他也会看阳光吗？

今天是迦南受洗的日子。

宝原想到自己是在场唯一不是主内兄弟姊妹的一个。也挺好。他喜欢他们，他愿意跑过来和他们待着。

迦南第一个走进水池。牧师将他的头按入水面，大声说：“从今以后你是新人！”

放手的一刹那迦南猛从水里挣起，仰头深吸一口气。水将黑发打亮，落下水珠有玻璃球那么大，长袍如初只有颜色变深。

秋天的六人受洗完毕一齐站在牧师身旁。一个姊妹忍不住掩面大哭。宝原没什么感觉。他怀疑自己太薄情，转头四望，尤其暗暗看一眼阳光。人都面存喜色，但不激动；喜色不多于来时，也不少于，和着阳光一样慢淌。宝原这时有一些感动，似乎才进教堂、才感受做什么，迦南说的也才慢慢生入生命。

“恭喜你哦，真为你高兴！从今往后就是新人啦！”他上前抱住迦南。

“你也抓紧。愿主也赐福给你。”

接下来大家领了圣餐，一人一块薄饼一杯葡萄汁。宝原缠着迦南问能不能尝尝，体会一下血与肉的滋味。迦南斩钉截铁地拒绝：“不让吃是为你好。”

晚上，宝原躺地上听迦南讲经文。夜色昏沉，脑袋也是。问题多得让他招架无力——问题是好问题——睡意太甜蜜太汹涌，让他灵肉分离。他余耳有听到，余脑也努力开动，最后余嘴结巴出的都是凌乱。睡意随经文一篇一篇，蹦出一个词“口拙”，便又翻过，只在脑中舞蹈。

迦南很快发现宝原没了反应——准确说是介于清醒酒醉熟睡三角的中心。他有点失落——第一次传福音就这样失败了——但又高兴。宝原还是那条老狗；一讲经就睡着，真是绝了。他油腔滑调，对主说尊敬不尊敬说不尊敬又尊敬。

迦南感觉地很对。理性阻碍宝原相信（他还有理性？）可又清楚是主帮了他。（这可能是后遗症。他以前跟着练过气功，据说练着练着头自己会转，再下去手不由自主地飞头上跟着转。眼看别人都手舞足蹈了，他还在晃头不肯长进。）而从感情来说，他看教堂一点都不激动，但看到阳光却热泪盈眶。

一开始迦南对宝原颇不满，觉得他眼神庸俗，但久之发现这欲望既复杂又纯真。经文说：“主要通过教会主内兄弟姊妹表达爱。”牧师说：“如果不认那就多撞撞，总有一天会认识。”

迦南给宝原报名了第二天的志愿活动。他们要帮旧大陆来的难民。

车开出钓鱼城。两侧渐潇冷，房屋凋落，久没人关心过了。他们落脚在一个天空白暂、长满绿房子的小镇——皇后村。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圣母玛利亚，白发编两条俏辫飘在胸前，斑斓的粗线长裙外套，挂一串丸子大的塑料亮球。身后是她一辈子精心的地方——废弃教堂。教堂已没有行礼之物，从头

到脚被改成绿色。进门右手是简易医疗室。主门内光线暗淡，慢慢辨识后才发现里面整齐摆满玩具、衣服、日用品、图书。

“大家好，我叫爱丽丝。谢谢你们！谢谢阳光昨天都整理好了。衣服在这边，玩具在那边，图书日用品在后边，外面还有饼干和热饮。来的大人小孩都会分到五张购物券，颜色对应商品类别。”

可爱女人说话隽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生怕一点点噪音就要将她吞没。她的真挚笑容盖过所有，念经文的纯正声音也好听。

她为大家谢饭：“你们当吃真主所供给你们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敬畏你们所信仰的真主。”

她为志愿活动祷告：“多福哉拥有主权者！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她拉着宝原的手摩挲：“真主将给你一种有力的援助。”

宝原喜欢做事，而且一做就很认真。熙攘的人群涌入，戴头巾的黝黑女人提一个、牵一个、夹一个、挎一个。大人想要衣服，孩子想要玩具，吵闹、叫骂掀翻整座屋子。他们讨价还价，时而要求赠送零头，时而打骂小蚂蚱。头发散乱、眼神涣散、门牙凋落、自言自语的女人也来了，白胖、金发、碧眼的小可爱自己走，绝不给人添麻烦。他们守规则，领完东西就离开。

休息间隙宝原倚在木台子听阳光讲话：“她们来这里就被抛弃，有的二十岁就烂光牙。东西本就捐给他们，但他们要学会做新人，学会买卖……爱丽丝来的时候二十现在六十，不说话的木匠就是她丈夫……难民进来原住民开始搬走，教堂废掉了，教会也不理解她、骂她……”

宝原听得都快落泪，努力忍住才免去在她面前用手擦。

晚上回到钓鱼城，宝原和迦南从教堂出来先去吃了海鲜饭，酒足饭饱就沿着护城河往家走。

宝原说，今天很开心，不是因为阳光。

迦南说，很好。他想了会又问，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吗？

宝原想了很久说，开心的时候很多，比如桃花天抱她、第一次来新大陆看到干净的厕所、看霍莉笑、看阳光虔诚、新室友临别送菜刀、在你家呼呼大睡，但没有最——自己喜新厌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爱回忆。

迦南说，你开心的都是新鲜感。

宝原说，也许吧，没这么想过，他反问，那你呢？最快乐是什么时候？

迦南突然加快了步伐，快得宝原跟着跑起来。

“我小时候很叛逆，不好好学习，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旷课、逃学、打游戏、打架。我父母爱我如常。直到一天我突然厌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讨厌自己，我在他们面前大哭……严格约束的时候……我从未有过地快乐……再也没有过……”迦南很快带了哭腔，然后大哭，边说边哭，边哭边说。宝原不知所措，跟到他站住了，两人并排在一个公交车站牌下。

“我很怕……很怕犯错误……很怕……我严格要求自己……希望像以前那样……”

宝原也泛起心酸，不知道是为了迦南还是自己，他忏悔未曾吐露的少年心事：“你相信人的性格可以塑造吗？什么才是本原？我小时候打架，打不过开始耍诡计。小时候把卫生棉贴胸上，变声了翘起声音说话声很浪，扭扭捏捏的腰很舒服——我都想试试！直到某一天零乐说：‘你要拿出男子汉气概。’”

“十八岁我每天都害怕地盼望长大——我喜欢好多男同学——一个永远穿着粉色衣服，一个浓眉毛跳得很高，一个鬓发常贴着脸颊垂下……不说话看着背影就开心了。我开始疯狂寻找可以爱的女人，直到突然长大离开，世界变大我变小，就再不用质问自己了。我开始相信如果世界够大、每天都新鲜、做惊天动地的事，一辈子都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 第十九章

迦南回家会路过教堂。摇下车窗沿最外道缓缓地开，在每个十字路口停一停，像夕阳摸屋顶。教堂西面的红墙正对小坡上的树林，每每到此，枝影就横斜在高墙上占右边的一个角，风一吹就梭梭地浮动。

他今天要走另一条路，去找吴眉。从网上注意到她是源于无聊和由此衍生的偷窥别人传奇的冲动（不无聊谁会去上乌有）。她的主页没有个人照，剩下的网红照片，漂亮却认不出是谁；唯有那张毛月色背景的特别，水灵灵的俏眼睛从一塌糊涂的像素里刺出。凭他的经验，没有几十筒胶卷是抓不到这样的欲语还休的，整张照片只为了了一双眼睛也够了。她现在也还隔两天发，一回七八张图，不过都只是书。迦南慢慢习惯了等着看她发的书——有的不屑一顾也有的查一查收藏。他的潜意识从一星半点中复出女孩棱角：个头不矮，清瘦文静，牛仔裤，喜欢数学但不得法。迦南几度像结识又几度抛之脑后——物理隔离——直到今天。

天空的暗色下公寓都绿着脸。

“别看了，是我。”

迦南左顾右盼的尴尬被打断了，楼梯口站的就是她——判断失误了——重量级！上面破蓝体恤，裤子上挂珥，人字拖一摆唧昂唧昂唧昂。迦南答应一声就往楼上走，生怕从她脚底掉下去。

“没骗你，真要床。”吴眉得意得指了指窝在角落的拖箱被褥以及圈外空空如也的客厅。她在告诉她的新朋友，自己确在地板上躺几天了。

“你们系的Z忽悠我来说可以住他家，结果不让住还找了个变态房东！”她挥食指扫一圈厨房，最后落在灶台的白铁皮面板，“这吊毛阿三让我把所有地方都打扫干净——我又不是保姆！”

迦南嗯嗯啊啊答应。

为了挽回他注意，吴眉尖起声音咣地拉开冰箱：“用一下就让我把整个擦一遍！”她的声音像洋娃娃，忍不住要掐它；迦南循环着“保姆”两字，更觉毛骨悚然。

迦南无意逗留，可吴眉不给机会插嘴，想好好听，又握泥鳅似的反复脱溜。他渐渐昏沉，

像落迷宫周而复始、似是而非。

终于场面变得奇怪。说的不需要听的，听的只顾看她身体。脖子——白胖白胖，慌里慌张，蚕宝宝进食似的，真可笑。胸——雨季的大河——真想揍一拳让废话一股脑流完。衣服上的斑——老脸铺在胸上，到底是牙膏渍还是柿子汁？

迦南呆呆的，吴眉以为他不信，更不肯罢休。她牵着迦南到房东的卧室门口，打开，指挥他往里瞅——乌漆嘛黑什么也看不到；可就算看不见迦南也很难不关心这位仁兄的生存环境了——要不是鼻炎他应该被毒气赶走才对。

就算如此迦南对房东也没有恶意，倒是很不舒服吴眉随便地揭短——她纯是因为无处落脚才礼貌地止步在门口。吴眉开了灯，大号的椭圆运动机就立在他们面前，上下左右围着挂着彩旗似的脏衣服，而脚下绣得像块破花布的地毯就是他的床铺。

“这就是他卧室！还让我保持‘原本良好的卫生环境’。”吴眉突然转身跑出去。迦南怕她扑在自己怀里，赶紧后退。转眼她拎着几件衣服回来：“还他妈让我洗！”说完解恨地扔地上。

“就这样吧。也不早了，我回去了。有事再联系。”迦南终于鼓起勇气打断她。

“你办公室有网吗？”吴眉的大胖爪子突然缩成两个乒乓球，顶在自己下巴像在揪自己领子，楚楚可怜。

“有……但是……”迦南很后悔最后嘴贱补的客套话。

“我在找工作，没网怎么行呢。再找不到要滚蛋了。人渣说网是他的隐私……你借我用用呗？”

迦南听到她要离开新大陆，就生出战友之情。虽说庸俗、啰嗦、长得不好，迦南不想因为自己不借网毁了她前途。

吴眉真的找来，迦南却颇不开心。

他原估计吴眉第二天就该来，第二天不来第三天也该来，结果她一连几天都不来。迦南高高高兴兴地遗忘起来。

笃，笃，笃，一下，一下，一下，间隔很长，长得恐怖，迦南立马警惕起来。

“我。”吴眉的声音像鱼钩翘起尾巴。

“怎么不提前打招呼？怎么找到的？”迦南十分不安。

“网上找的呀！”吴眉小步进来，左顾右盼，一点都不见外，“不错嘛。”

“我给你输密码，你去楼下图书馆。”

“这些都是你的呀？”她好像完全忘了初衷，走到迦南书桌前，手指慢慢滑过架上一整排书，像对待一张俊秀的嫩脸，“统计物理中的量子场论方法……黑洞的数学理论……押沙龙押沙龙……小径分岔的花园……传习录……圣经……五灯会元……理想国……”

“没怎么看过。”迦南突然害羞起来。他一点都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博文广识。他爱买书，却远不敢说自己爱看书。这一点已让他与常人不同——这里的书很贵，他不吝啬甚至铺张，觉得好就拍脑袋买，顾不上细想有没有时间读。他清楚兴趣比空暇多得多，大部分一辈子都不会读。

“你赶紧过来，我输密码。”迦南像被看到了裸体一样焦躁。

“我顺便在你这吃个盒饭。图书馆不让。”

“给你五分钟。我要出去了。”迦南愈加不满，但理智和德性还是满足了她。小媳妇打开油酱横流的饭盒，开心地吃起来。

“迦南吃饭去。”正在这时他室友老B来了。不等他张口，老B马上退出去，一边跑一边喊：“咱们走！迦南和女妖怪在吃饭……”

不期而遇的一闹让他的脸胀成紫番薯，他急着往外推她。锁了门迦南就想到老B叫她妖怪

过分了，自己推推搡搡更粗鲁。

“那个你别介意……他见到不认识的女生都叫女妖怪……有事再联系。”

第二次来吴眉家，迦南终于看到了大名鼎鼎的人渣。

四人在昏黄灯光下挨着站，气氛极度紧张。块头最大的是警察同志，深灰色制服，头上闪着鹰，黑皮带勒紧肚子，左手攥小得可怜的笔记本，右手笔不停地记。对头的是吴眉，穿着大一号的绀色夹克，脸通红，胸脯一涨一涨地大喘气。人渣双手插袋离得最远，两条眉毛不停得上蹿下跳。迦南在外侧不知所措。

迦南终于发现事情比吴眉说的复杂。

“这位先生投诉您非法闯入他的私人领地。是不是这样，小姐？”

“妈逼的，我是房客！”吴眉急得喊起中文。

“对不起，小姐，我不明白您说的。”警察同志目光凝重，摇摇头把纸笔收回屁兜，右手按住枪，“您已经影响到这位先生。必须离开。”

“警察先生，我朋友是房客，缴了租金所以是合法居住。”

“不不不，警察同志，她说谎。她是个骗子，大骗子！她没有缴钱！根本不是我房客！我好心收留，她现在赖着不走。”阿三打起黑枪一把好手。他机敏地像人工水泵叽里咕噜车出一车的话。

“我明白。小姐那就请您拿出缴租金的收据，要是您还这么坚持。”

“没有写收据。”吴眉脸色暗淡下去，像被人堵住嘴话也不连贯了，“我不知道要写……他要赖……我们有邮件……”

“他给我看过邮件了。那不能作证——我需要收据——有签名的收据。”

迦南以为自己只是来帮着沟通，现在才明白人渣早就铁了心赶她走——自己能有什么办法！

吴眉不再挣扎。迦南帮她把东西都搬下了楼。

“你准备去哪？”

“没地方去。”没想到吴眉这时候还有兴致尖声尖气。

迦南被她的镇定吓了一跳——到底谁他妈无家可归该想办法？

“你有什么朋友吗？我送你过去。”迦南把铺盖放进后备箱。

“就认识你和Z。”

“那联系一下Z，送你过去。”

“兔崽子多久不接电话了！今天第一个找的就是他！”吴眉忽然收起嗔怪，转头对他笑，

“去你家吧？”

迦南没料到她会有这种想法，赶紧心虚地盘算——室友不近女色，常住肯定不合适，混个一两天……

“住几天？”

“不知道。”

“到底几天？”

“住到找到房子吧。”

“那啥时候找到房子？”

“我怎么知道！”吴眉吼到一半又柔和下来，发出鼓鼓囊囊地的嗲音，“不知道的呀。”

“那你住旅馆吧。现在定，我给你送过去。”迦南被她的强硬和自以为是的撒娇激怒。

“不住。没钱。”吴眉答得干脆，眼睛直勾勾盯着车前挡风玻璃，手里玩弄线头。

“那怎么办？你不能赖我啊！”迦南凶得像老虎。吴眉被这一吼震住——她还没见过迦南发怒的样子。好久才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带着哭腔蜷起身子和声音：“什么时候赖你了？”

“那你准备怎么办嘛？”

“把我扔收容所好了。”

“哪有收容所？”

“那扔路边。又不关你事。”

“不关你事”四个字给迦南当头一棒，打得直骨笼统瘫软下来，脑子里啪啪啪地弹字幕。

“现在多冷啊。”

“晚上多危险啊。男生都不敢瞎逛，女生睡外面怎么行。”

“不行。”

迦南沉默半天之后决定继续沉默，等着吴眉知难而退地先开口。

可吴眉一点都不急。

沉默好像每一秒都伴这教堂钟声一下下抽在迦南身上。迦南慌张地走了神。夜色快要煮沸他却想起笑话：医生和病人说，您不要担心，手术会成功的；病人答道，我不担心，手术不成功是医生该担心的呢。迦南想笑不能笑，想说说不出口，自己把自己捆得越来越紧。

他无意间触到了吴眉的目光，吴眉也触到了他的。

吴眉冷峻的面容温柔起来，黑夜温顺地像鬃毛曳地青白相杂的马。迦南突然跳出一个惊人的想法——他觉得吴眉可亲可敬不是个俗气的软蛋！

他感动得心头发热，这时候又想到念过的经文：“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

“住就住吧，我倒要证明一下。亚孟。”

果然老 B 反对吴眉住客厅，他只好把她带回了房。他把地上的床垫让给她，自己则另一侧再搭一个。两人一直没开灯，好像故意要让夜色化一阵薄雾隔在他们中间。迦南想了会觉得还不够，再搬一个衣柜放中间。

“你要这么搞？”吴眉铺着床单回头却发现一个劣质衣柜突兀在眼前。

“这样好。免得……”

“已经这么挤了，我们就不能住舒服点吗？”吴眉把手往腿上一甩，像要把一晚上的怨气都撒在柜子上。她坐上自己脚蹻，抬起头：“怕我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怕你自己对我图谋不轨？我都这么落魄了，再发生点什么又有什么关系。拿回去，道貌岸然，掩耳盗铃。”

迦南被她这么一顿乖乖地把柜子搬回去。

第二天一早迦南按惯例搭老 B 车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吴眉还没起，他一直等到中午才发短信让她把家里打扫一下。吴眉很听话，搞完了卫生下午还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迦南很是得意，仿佛家里真有个田螺姑娘，也不觉得那么倒霉了——家里有人打扫打扫卫生做做饭多好！到时候叫上老 B 一起吃，他也高兴！

吴眉急于证明自己的辛勤工作，给迦南发她拿着勺子的自拍照。

这是迦南第一次真正看清吴眉的脸，脂肪浮肿，樱嘴大脸尖颌，倒八眉乱发间掬起粗脑门。迦南发现自己好像深陷了。

厌恶和无法克制的冲动打起来，羞愧自责撕裂正人君子的自豪。这个美与丑、婴儿与保姆、伟大与庸俗混合体让他忍不住看了又看！怎么回事？明明她的每个局部都合乎理性——他不会对这个女人产生任何兴趣！

迦南后悔留下吴眉。他竟然为了她早早地回来。他不得想办法排遣一个长夜了。他被空虚包围，觉着房间里空空荡荡而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幻想世界发生瘟疫，学校空无一人，而自己过上睡办公室的美好生活！（亚孟！）整个晚上都属于自己，直到阳光推开百叶窗；甜甜的一觉后它从窗子飞进来，整个白天也属他。时光和树叶合为一体而人介于两者之间，飘飘落落像蓝泡泡。

日复一日的忙碌终于让迦南觉得床多余，屋子可有可无。他曾经同样喜欢房间，那喜欢永不改变。窗前挂起幻想的风铃，铃香撒落草地，草地上轻松冒出孩子，蜂儿采蜜捻一地槐花。足球、小车、鞋子、书包、笔、本，长出来就晾晒太阳。游戏无法自己。想到以后每一个在窗前度过热情下午，迦南仿佛也在草地里跑，也钻进肥皂泡泡。

田螺姑娘半天就死了。破鞋、烂体恤、男人短裤，破抹布裹起懒散。她左腿枕右腿哒哒地抖，简直把他眼睛当成了老树，要把脚底的鞣皮都给蹭下来。庸俗原不致命，可偏偏庸俗里还关着灵魂——她身上发着荷叶味，电脑壳、少女贴、兔耳朵都是她的粉色花骨朵，指尖碰碰就流水。历久弥新？纯真？时空吃饱了撑的？欲盖弥彰？迦南无法分清。他痛苦、忐忑不安、无助、要窒息。

无垠的酒色大海露出蓝鲸的铁背脊，摇晃的小船像水花一样逐幻。终于，他解救了自己，他心潮澎湃地想起那个向来被隐藏的永恒问题！雪润的肌肤牛奶般嫩掉，飞扬的眼角耷如癞皮狗，无拘的心灵下笔却为奴隶，自大狂误把回忆当生命，反抗屡屡倒地，迟迟地呼吸，呜呜地饮水，幻化的旧日哪里能将皮囊填充回过去？人多希望获得关于时空的消息啊！不要再白天黑夜地沉迷填肚皮、逗趣、跳舞游戏、洗头沐浴、爱着妻儿高兴了——流浪者问你，时光无逝的生命在哪里？

“一切信入祂的人，得着永远的生命”——它是亚当夏娃的本初？草木任凭拨弄，夏日的黄草从容不知，胆小的人生出无上勇气。永生的人是不是也如此？对抗苦难太容易浅薄了。永生不是不二而是一！它不为存在树敌——贫穷、饥渴、污秽、不义、痛苦、空虚、黑暗都不要——它的存在要靠自己。

凡人创造慰藉，却忘掉自己时刻都被抛弃。信心离开庇佑，幸福要开始悲苦生命的衰老。迦南分不清楚自己该继续追索，还是真正地坚定等待救恩。

无果的追寻让他精疲力尽，重回空虚却可触的现实。

吴眉在唱歌。

她没感到这世界里莫大的空虚吗？她这么落魄，为什么还在笑？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像爱情鸟在游弋花丛？迦南突然对她充满好奇。她一定来自一个他不知道的崭新世界，她看到了什么秘密？迦南燃起了解内心的渴望。直觉让他勇敢，他要单枪匹马闯入吴眉的世界寻找。

“你在唱歌？”

吴眉没有回答。

“喂，你在干什么？”迦南探过身子，影子黑洞洞。

吴眉吓了一跳，可很快又泥鳅般滑脱，含星星的残影在露水曦光。

“在听歌呀！”吴眉摘下耳机很正式地回答，无辜的眼神期待他说下去就像等他回答。

“什……什么歌？”迦南没有准备尴尬地问道。

“听嘛？”吴眉激动地像被正午日光点燃的白纸。

“什么歌？”迦南害怕地直起身子，拒绝再靠近，可恐惧让好奇炽热地发问。

“你不知道。”吴眉声音越变越小，迦南屏住呼吸。

“快说！”他急不可耐得像个钓鱼新手。

吴眉拔下耳机，女声剥开沉闷的痂。声音从清脆香甜开始，渐渐起褶，明亮转沙哑，最后停在黄叶折落的瞬间，不再进退。迦南突然觉得时空被拉成无限——咻——爆炸了——人进入一个白得睁不开眼的光球。他无法思考无法感知脑子像大海细节朦朦胧胧。这是永远的生命吗？迦南立刻摀下这个让人颤抖的邪念。他无比自责——所有地上的永远都是灾难！

虚幻还是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像被缚住的战士挨一顿鞭子，内心深处却竟祈求美妙再停留，最好一直到最终的恩赐。

吴眉和月光一起在大地上松弛下来。她问迦南：“男人是不是都喜欢这样的——瘦瘦的可以吻头发、小嘴巴、小短裙、清纯有滋味。”

迦南不理这些低俗的问题，这让美妙大打折扣。

“我都喜欢这样的女生！……我喜欢你你喜欢我。白痴又感动。”吴眉突然叹起气来，像在黑暗里找一双眼睛，哪怕黑得像一个句号，“世界要是都能用金钱衡量就好了。”

她慢慢哼唱，推着月亮在房间摇晃，两人就这样坐上船：“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

## 第二十章

吴眉听到咯噔声就跑来，木地板瘫如泥沼像要吃了她。

“我做了好多好吃的呢！”她说就羞涩了，把手机当丝巾捂在胸口。

迦南轻说了声谢谢。

“胖子，吃这么多肉？”老B不领情地瞟一眼。红烧排骨、可乐鸡、炒牛肉、猪腰汤、生蚝、水煮西蓝花。

迦南同情她，更理解室友的怒气。她的确罪大恶极，半夜起来做饭、开门关门咣咣咣、用人厨具不洗、随手扔垃圾……

“多吗？”吴眉梗起脖子嗲如触电的木偶。

听到尖声就放心了，迦南想，没往心里去。一个勤快些，一个好好说，不就完了？

他想简单了，吴眉好不容易找到人对线，怎么会服输？

“肉和肉能一样？一点都不懂，看看自己，竹竿似的。”吴眉怼老B。

“我以前因为胖差点死掉，医院里出来一狠心读了几十本的营养学的书。这是门科学——以后你也要按我这么做，蔬菜营养才不会跑掉。”怼完她转回来对迦南温柔地说。迦南有点想听她讲那几十本书的内容。

“懂王怎么管不牢自己的嘴？你才看看自己，手脸都肿了，吃那么多糖小心糖尿病！”

“吃糖是本能，蚂蚁都知道朝甜的去，不吃你等着灭绝吧你！”

吴眉转过头只对迦南说道：“旧大陆哪教这个，毕业看了三年闲书才知道人的思想差距有多大，富人为什么是富人。我妈一封挂面吃一天，白菜都没一根，身体怎么不搞坏？我表妹不读书天天看垃圾棒子剧、当数据女工，省下饭钱买衣服怎么不低血糖晕过去？穷逼亲戚平时吃得猪一样，辛辛苦苦一年一套衣服全出去——我就不明白过年非得买新衣服？还非得在商场买？我怎么胖的？没钱！吃了十个月的教会免费午餐，全是高脂高糖高热；后来边吐边吃我就琢磨为什么偏偏没蔬菜？哈哈人家精明啊——没蔬菜只会得慢性病！我妈骂我吸血鬼——和穷逼们闹翻不就是没给份子钱。农村人真该死。我爷爷死他们非得烧一千五的花圈——烧五百不一样？纸花一百非要我买三百的鲜花，寄给我多好，烧好烧坏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奶奶一分钱不出指手画脚样样要好的，整整三天三夜九顿大饭，满桌的红烧肉一筷没动倒掉，我妈说了好几天：‘这米是三块钱一斤买来的啊，这米是三块钱一斤买来的啊……坟头



上插的都是你的钱！’我爸还要我们少说话，少数服从多数。狗屁！”

老 B 被她说得脸通红，黑竹竿削成狼筍一把扎过去：“想当地主富人？顿顿大鱼大肉能当地主？吃花菜光吃头能当富人？做梦！手伸开掐我们脖子——读读自己的清算清算自己！”他把碗筷一推也不吃了，怒冲冲回房。

“你不是从农村来的吧？是不是凤凰男？哈哈！”吴眉压根不理老 B，光对着迦南笑，“反过来说这都是韭菜。没有智商税怎么促经济、增就业、怎么赚钱收税？你说该不该死？他们就没有经济学家，要我说——愿意烧五百的烧五百，想烧一千五的把差价补了。”

她真的在谈尸体。她的话排山倒海急急拍过来。他无法一一应对。他想为教会辩护。他一时语塞。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他悚然低头。

时间很长，长到足够迦南从躯壳逃逸再被陌生围起。白炽灯光黄像张糙纸，抖一抖，影子落头上，让人透不过气。要关上吗？客厅空荡得好容夜空。才八点。夜色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屋子、灯光、黑夜都陌生了，都不想碰？为什么焦急？能找到角落靠靠吗？我将如何重新安放？我怎么了？找不到未来也忘了过去怎么活下来的吗？熟悉的转瞬即逝的味道，熟悉的自我麻痹。

吴眉不针对他却伤他更重。词藻轻描淡写地轰炸，林土焦扑扑带花，天地昏登登倒塌；喝衣喝衣，呼呼，吱吱，浮音尖笑捏死蚂蚁小鸡。她自己才最土最蠢最该死！什么？她就是要把自己连在内给天地当摆设？！

迦南一遍遍琢磨她污秽、歧视、谩骂、无德的词句。最后竟然发现它执行规律是个实体——骂、赞、生气、高兴、蹂躏、屈服，都可以——它代替空虚给一个支点！迦南回想她说的话就像之前看她的脸，一遍遍矛盾的欲罢不能。神秘世界正向招手。几十本书里究竟说了什么？我能像宝原一样健壮吗？我可以是懂事的经济学家吗？……他几乎迫不及待。

他开始咒骂自己卑劣、全无廉耻，竟不对她的自私庸俗本能地生出反感。难道忘了那里才有永远的生命吗？你这意志薄弱的小人！

迦南嫉妒老 B 的幸运——能天生讨厌她——他却从她话语的苍蝇里联想到蛋白质！

迦南发现自己陷入死圈：为了祂要抛弃她，可正是祂让他去爱她。他不禁握手祷告：“求你赐下大能，赐救恩之乐，赐乐意之灵。”

祷告没能立刻起效，理智厌恶，内生诱惑，理智厌恶，内生诱惑，迦南越来越乱，吴眉要锯开他成两半！他盯着吴眉看，强制挪开，转回来看，再强挪开。他骂丑女人、胖子、贱人，然后痛苦地承认她美，从未有如此的难舍。现在连肉欲都不得安宁了！

战争撕裂他精神肉体的每个原子，他的邪恶癌细胞一般扩至全身。他希望吴眉此刻就消失、死掉（主宽恕他吧）——逃避好过无休止的煎熬——都毁灭掉吧！

“钱钱钱张口闭口都是钱为了钱亲情都不要了你还是人吗！就该把你扔出去让你用钱解决问题！你这农村人、丑八怪、土包子！”

吴眉安静了。她好像明明可以争辩却戛然而止。她变回楚楚可怜的小木偶。她问他饭菜好不好吃。

风吹云散，什么都没发生过。

“睡了吗？”

“寝不语。”

“那就还没喽。今天怎么不唱了？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轻点。又吵着他了。”

“恩，讲文明，轻点……今天打电话和妈妈提到你了。”

迦南很讨厌地想起刚才的电话，馊味顶上喉咙作呕。这对母女真毛骨悚然！一个羞恼成怒

地催促卖了房子给自己打钱，一个高高兴兴地讨价还价未来工资要分几个点；一个摇钱树，一个提款机。自己母亲听到要落多少泪珠儿，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迦南再不想知道她的事。

“我网上查了查你不是农村的——但也是没见过世面的屌丝男博士！你是不是也有女神？买买提 bbs 上都这么说。男博士的白月光都是别人操到硬不起来的——不是有句话说吗——不要用你被大鸡巴操烂的嘴吻我。接盘侠真惨，老处男、一辈子从一而终没搞过处女。还是女屌丝配男屌丝纳什均衡……”

“你他妈闭嘴。睡不睡？”迦南心里刀划似的难受。吴眉一点不介意他的意兴阑珊，就像自己只要一块可倾倒的木头就好——哪怕对着牧师忏悔：“这个社会就是钱：五十万矿难买条命，一百万房子兄弟反目，两百万想日谁日谁，一千万什么都不用说说就是真理。穷人活得没视野、没目标、没理性，嫉妒富人就像机器人嫉妒人。多少旧人知道金融工程师？多少人挤地铁吸雾霾？我吃多少苦走多少弯路才找到——知道作为经济学家观察到大贵人城金融工程师是均衡点有多爽吗？比做爱爽！”

他承认她说的对、比这冷酷的每天发生；他只是不习惯人怡然自得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母女情：“你他妈还是人吗！卖掉房子年纪大了怎么办？冷血！”

吴眉沉浸在宏伟蓝图全无愧意，迦南更发怒：“你太势利了！一点优越感就打击挖苦别人。你自己不是被人笑吗？都和你一样只看钱，你现在应该露宿街头。我室友说的真对，你要是再不改，不知感恩，就让你走。”

吴眉被激怒了。比起无家可归，真理被无端指责严重一百倍——她的信仰！

“手指缺一节的算个什么东西！有本事上名校做教职年薪千万啊！人撑死了和两百个人做朋友，自己没用，别人为什么理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的社交逻辑就是要去别人那里换糖。他对我有没有语言暴力？我不能告他？——‘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利’！”

“势利就错？金融公司看出生，不是名校博士想都别想——亿来亿去，谁能冒险出错了谁负责？爱马仕店员假装看不见穷人，你满身名牌他就主动靠过来——本该如此——既然定位富人何必浪费时间！还有傻里傻气的钓鱼邮件——筛出笨蛋才事半功倍。你不应该歧视经济学——发不了财人看不起上天堂都没你！面试我的主管比你们耐心礼貌多了，人家问我细节，让我改学另一种编程语言，解释为什么不学两三年没资格和他喝咖啡。我傻逼，不违法，别人说我傻逼，违法；抽到肺癌喝到肝癌不吃饭饿到住院，可以，骂你没自制力、蠢、懒惰、能力低，不可以。你清高自我陶醉没人拦着，但按你的逻辑你凭什么指责我要钱？”

“你看我乱花钱吗？你不懂经济不知道自己的金钱观多落伍——钱代表能力、责任、安全感。帮穷人——可以——等我有钱了想怎么帮怎么帮。我离目标很近了，就差机会也许就一个邮件；我大概能成福布斯下面的那批人，进榜就是命了。我当然感恩，我单给你开一个位置，想做题就让你天天做。”

“我可是校内女神，账号值一百万呢！来看我的都是你这样的男博士。他们真可怜，就是想和女的说说话，帮我都不求回报。买买提的博士帮我做编程作业——还有一个被公司出卖坐牢的——以后真的做了新人就假结婚帮他一把。我的偶像就是武则天、邓文迪！”

“你有 soulmate 没有？想到就发抖的那种？我可有。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势利’。他看上去亮丽光线光是几千块的好看鞋子就有几百双，扑上去的漂亮妞更多，可私下呢？破岛上的交易员，交易量不到大贵人城的百分之一。富家女那跪舔，我这留言也是冷嘲热讽——可我知道他关注我，不然怎么会每次打得我舒舒服服。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只要我有第一步，他就伸手帮我，否则别想！知道为什么吗？行规！我们是严格管理情感的理性人！”

迦南隐隐有种感觉，自己的丑恶和欲望如解禁的冰川正在淹没自己，越挣扎越卑劣。人的丑恶和欲望果然没有一层更深一层。迦南不会去追求金钱，却无法不想她口中的那个对他来说崭新的世界，如果走那条路他会怎样？

他痛苦地开始相信平行世界的存在，人每做一个选择，就意味着失去无穷多个同样新奇的。他可以禁止自由，却无法说服理智——理智就是他羡慕吴眉！她为每一个理智而精妙的举动自豪，她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捍卫者。

可一想到邓文迪迦南却想报复。他要这个恶心却新奇的魔鬼遭殃，看她所有梦想永远地失败，连一丝丝的成功幻觉都不给！这样他就能好好待在美好的世界了。天堂里一切干干净净，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人都相亲相爱，念同一段经文，是恩父膝下的同胞兄弟姊妹。

吴眉又柔和下来，翻身朝向迦南，床垫咯吱咯吱巨响。

“他们都嫉妒我给你做饭呢。”她突然坐起来满脸银光地对迦南笑。

迦南浑身发抖像被她亲了一口。

“大统领很好，不搞他妈的政治正确。”

“菜没上全就开动啦！”

“人就该按能力大小决定社会地位。”

“小白鼠告诉你，去痘痘最弱智的办法就是每天四百克水果的可食用部分。”

“三德子妈的共产共妻！”

“每周要给自己买至少六磅，可你明明就不记得！”

“早该搞搞旧大陆了。打仗怕什么。南边要是不同意，也一块打了！”

“最好早上吃一个苹果。其他的可以选香蕉、猕猴桃、橙子、葡萄、巴拉巴拉。”

“不然新大陆迟早也变回旧大陆！”

“几个月之后你也和糯米圆子一样没痘痘啦！”

听着新闻，迦南一直在想吴眉说的，在一想到脸，他呼吸急地发热，脸通红。

他想立刻回家。他立刻回家。

迦南想说话口干舌燥地说不出，下意识咽口水。他索性坐床上一言不发地看她。天冷了，吴眉终于在破蓝体恤外加了一件圆领毛衣。粉色的很新，她努力鼓得饱饱的，绷得鹌鹑蛋脸布满血丝像个西柚。

“今天是我生日呢！”吴眉半趺坐在床边，双手蜷存腿上。

“送你个礼物。”谁也不知道迦南看到她脸气就想吞了她。

“什么呀？”吴眉从下往上亮晶晶地看他。

“我要抱你。”迦南终于大起胆子。

吴眉很意外但想都没想：“来呀！有本事来呀！”

她没想到迦南真并排坐过下树懒抱树那样抱她。

都安静了，数着呼吸，一动不动。

迦南觉得毛衣很软和，好像披得自己也暖暖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此刻自己倒什么都不想了，只觉得抱着很安心，好像讨饭得了碗、学生得了笔、战士得了枪。

吴眉脸烧得厉害。她等了一会发现迦南竟没有后续。

“你把手伸进来。噉！”

迦南听话的伸进肚皮，冷得她直退。他不放手，觉得肥肥大大的比毛衣更软和更暖。

“往上。”吴眉指挥部队前进，迦南被扩大的战果包了饺子。

他没想到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新世界。耗子钻进文胸，想到别人做的他也依样画葫芦捏一把。

“疼！”

迦南吓得赶快放手。他终于知道了胸是冰淇淋不是皮球，不能随便捏。至少吴眉的不是。他异想天开，把两只手伸进去扶着，像飞行员飞上三万英尺的高空。吴眉有些难受。

“色鬼，盖上被子。我把衣服脱了，挤着疼。”吴眉拉过被子披在他身上，一头盖着自己。两人顺势横在垫子上。

“能不能换一边？你右边好像比左边小很多？”

“我美不美？”

“丑。”

“混蛋。撸完嫌人丑。喜不喜欢我？”

“不喜欢。”

“你说什么动物早晨用一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五条腿走路？”

“不知道。”

“男人啊！”

迦南感觉吴眉深蓝色绒裤很亲，突发强迫像压泡泡包装膜上的泡泡一样，一心要拉下它。吴眉任由他直到手指触到她的外阴。

“不行。我是处女还要嫁人。帮你手吧。”

“我不干。我用手指。”迦南觉得吴眉说得对，可他不想让她看自己下体。

吴眉不说话了，紧紧护着下体。迦南也不动，手伏上她细嫩的内裤；他很享受不用动心里却砰砰跳的时光。他感到手上湿漉漉的像沾了浇华夫饼的草莓酱，不过没那么粘，滑得舒服。迦南无言地说服了她，手指第一次划开阴道；他后悔没有剪指甲，小心怕划到她。吴眉嗷一声气球放了气。

迦南不停地勾手指、换手指，不一会就酸得动不了，可她再无反应。迦南有些丧气。

“硬了吗？我让你硬了吗？我有这么美吗？”吴眉突然转过头吻他。迦南被她呼出的、带异味的热气吓屏住呼吸；不知深浅地舌巡一圈，很快觉得根本没有书上说得那么好。

“你不用心！好好吻我！”

天不亮醒来的时候，迦南背上皮管子漏水似的津津发凉。

吴眉倒睡得很稳，脸像一张大泡桐叶坠下来，嘴半张着吐泡泡呼噜呼噜像风箱，头发好似刀茅草乱蓬蓬扎枕头上。

迦南刚又开始嫌她丑，看到被子里蹬出的小脚又分明感到它在向自己招手。他有些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三寸金莲——高大的骨架却有一对肉莲大的脚——这是古人总结出来长入基因的节奏啊！

他顾不得其他，一跃跳上床把脚架在肩上，然后闭着眼睡下。吴眉一会功夫就被弄醒，条件反射地收腿：“干嘛？”

“脚。”迦南也不睁眼，就抱着脚睡将就在她床垫子上。

“正过来。”

迦南不想理她，还抱着脚睡。吴眉只好自己换头。

迦南看她凑过来就肆无忌惮地拉她衣服，叼起奶头猛吸。

“啊啊啊！”吴眉显然被兔崽子的牙磕到了。迦南一听她喊疼就不乱动，只是含着，闭眼又睡死过去。

突然，他好像被人当头一棒打开眼，把吴眉翻过来跪下，自己趴上去从后面轻扶她双乳。

“你不能干。”

“我不干。”迦南像狗一样听话，真的一动不动。

“真的要吗？”吴眉突然心生怜悯。

“想。”

吴眉脱衣赤乳地坐，脸神威武，残存的月光倾倒过来，给她披回半身狼皮。

“起飞！”迦南睁眼大叫。狗唔嚶唔嚶，土人苦苦求饶，受造物任人摆布，通房丫鬟被撕

成块。

迦南三下五除二地把精液射地上，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我破处了，和谁都能结婚了。”

迦南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叫醒。他兴冲冲探索完新世界，却空虚恶心到绝望。一瞬间他想和吴眉结婚可紧接着想哭。他感到自己完了，再也不会会有美丽幻想了，以前的自己已在一个晚上成了过去。

他幻想的正是梅落。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她。

可他控制不住了。他看到吴眉就陷入死循环，征服和性欲的交织中性交，性交的同时悔恨。他想再一次就好了，只要口交一次就好，这样就彻底没有遗憾了。

他无法再这样无耻了。

吴眉恋恋不舍却终于同意离开。

“这么早就睡？”

“说说话呗，明天要走了呢。”

“困了。”

吴眉坐到他床上挤在他身旁，迦南耍脾气扭身子把她挤下去。吴眉推搡几个回合后坐在地上：“你真丑。又黑又丑。让我看看……小宝宝睡着了……哈哈哈……小宝宝……”

迦南被她闹开了眼，看着她脸，继而一把掀起她上衣，垂下头去叼住奶头，像只要离地的雏鸟。吴眉一惊马上又扶好他搂怀里：“宝宝好宝宝。”

他弓地像只虾，半身赖床上，半身悬空，一手撑地，一手挤奶，脑袋垂下冲着另一只。他又闭了眼——眼睛有什么用？

两人一动不动的摆成海里刚捞上来的雕像。如果现在火山爆发，两人的姿势摆进千年以后的博物馆会颇费思量。

他睁眼看到雪肉和地上文胸与妈妈的一模一样，一下子坐起来。

“不来一发？”

“滚。神经病！”

醒来的时候两人发现在下雨。

骆驼从前后无着的大平原走来，现在喝饱水开始打嗝。入海的河弯弯曲曲给出两种颜色，黑的是小铁船摇摇晃晃一半里一半面，红的是咬浮标的大鲤重坠水中。机器半动不动，壳子在吐气，蒸汽白茫茫，翻腾、缠绕、拍岩石、消解，赶跑天上的灰。

两人宿在城外——只他们这么叫——其实是南区的最南端。两人此时尚不知道它的恶名，不然不会沿着坑坑洼洼去找吃的。坑洼中依稀可见当年留下的种树的空墩，颇具章法。除了更早的剑拔弩张只剩传说，依稀可见的还有曾经活跃当地的大量人口、比大贵人城中央公园大四倍的公园、来往不绝的六驾六轡马车和上面大腹便便的啤酒桶。

酒是人的灵魂和根，也是城市的灵魂和根。有酒，就一定有粮食，一定有商人，一定有数学化学物理，一定有娱乐体育历史。无论什么酒，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城市，轰隆隆地粉碎熬煮发酵过滤之后，就没有隔夜的仇。

两人走了半个多钟沿途光遇着圣母像。家家户户门前摆满，大大小小千奇百怪，涂彩的没涂彩的，带塑料花的没带塑料花的，唯一的共通是旧。

宝原就爱喝这样的陈醋。他很快迷上了像上的蓝釉，觉着房子和天也都带霁色光圈不再灰蒙蒙。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发现，宝原每每有这样一个发现就——按他自己的话说——开心地掉到粪缸。

街角传来安达卢斯的柔歌，酥甜酥甜的。紧接着就出现了红玫瑰一束；一个嘴上带绒毛的男人跟着穿粗孔雀绿梅花长裙的女孩跑出来。两人踢踏了一路碎石子，灰尘乌央乌央，从一头铺天盖日到另一头。

喜悦越来越大，他几乎忘掉刚才的忧愁，直到他在安达卢斯餐馆坐下，再也听不到远处传来的笛音。

屋子里一遍遍只放一首歌：“……I sailed a schooner 'round the horn of Mexico. I went aloft to furl the mainsail, so little blow. And when the yards broke off. They said that I got killed. But I am living still……I'll find a place to rest my spirit if I can. Perhaps I may become a highwayman again. Or I may simply be a single drop of rain. But I will remain. And I'll b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原哥，尝尝这个。”斯重指了指自己盘里的薯条，示意他不要再发呆下去，“我看看。”他要过了手机。

女妖怪：

爱马仕镯子好看不？那几个包包也都好像要！鳄鱼鲸鱼鳗鱼、苹果手机电脑、别墅豪车游轮、蓝天白云常春藤……钱钱钱真好！难受死了！你认识人买车吗？介绍给我二手车倒手来钱太快了……往旧大陆带小虫虫也是好生意……

女妖怪：

我漂亮吗？混蛋别装了。见面就扒我裤子，知道我妈怎么说？小伙子年轻太不懂事了身体不要垮的啊！不许赖，两天十次我都笔记本记着。我妈都不准我找以前认识的人搞事业。她骂我破鞋，要我一定嫁给你，做小老婆也要嫁给你！

女妖怪：

我差劲、肮脏、下贱！曾经拼命又拼命终于可以和一堆博士一起面试，现在却被你再次否定！我知道这是出身带来的自卑感，但你凭什么对我轻视？我想当有钱人，我的精神在你眼里低人一等。我不像你同学在大贵人城当金融工程师，反而现在在南区地下室和老鼠一起住，我

的能力在你眼里低人一等。我又胖又穷比不上你的女神，我的外貌在你眼里低人一等。从里到外我都被你否定了！我不指望你这样的人会欣赏我一丝一毫，可是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渴望得到尊重！你真的尊重我吗？

女妖怪：

我真蠢！蠢就蠢在情商太低。你第一天抱着我，吻我，我开心得智商变零，后面就成了“身体很诚实”。可你知道自己会怎么对我，这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你不让我去学校就是对我没有感情的铁证。你吐槽我家务做得少就是要我还人情。你拼错我的dream公司的名字说明不关心我的追求。我走路都疼你却没问过我，你会这样粗鲁地对待爱人的身体吗？该占的便宜占着，该享受的温柔享受着，然后心安理得地去找漂亮的心灵伴侣过自己的幸福人生。明明别的博士可以和我好好交流，你和我没有共同语言？三观不一致，你可以待在你的被窝别大清早钻我那里摸咪咪。你并不是要满足我的欲望而是你自己的！别人一时冲动就有了犯罪记录，开除学籍，牢狱之灾，你冲动十次也不需要负责。就算我有性侵的证据，你也知道我是个善良的傻逼。

女妖怪：

你表现出来的嫉妒心占有欲比谁都强。你想要占有的是我对你的什么你自己知道。一面看我裸聊，一面心安理得地要我忘掉。因为爱你我什么都依你，你要裸聊就裸聊，你要拉黑就拉黑，你想过我心里什么滋味？你要找女朋友就找呗，何必来和我说？你喜欢那样的女孩干嘛来欺负我！这么快你的感情都会转移到别人那里，我算什么，只是你性交口交肛交后玩弄抛弃的硅胶娃娃？我对你，有情有义，你对我，始乱终弃。别扯什么和平分手，我们除了做爱连手都没牵过，分个毛。如果我们没有感情，我们做过的事是肮脏的。我曾经是很痛苦的，我会哭会失眠会分心，哪怕你感觉不到。现在我告诉你了，你不要再来增加我的痛苦。

.....

“好看好看真好看！”斯重看着看着趴在桌子上，一手捂肚子一手托脸，“诶呦我不行了。”

“别笑啦，咋办啊？”

“你替他担心什么？他多头头是道。”

“没看微信里写的吗，肯定要出事啊。”

“提裤子走人！你也糊涂了。”

“她告 me too 打官司就麻烦了。”

“打就打。实在不放心哄哄她，让她自己说办事是你情我愿——留下证据——齐活！”

“我也想，但怎么说得清？婚内都有强奸，何况有可能还有精神病。”

“她？油菜花儿黄精神病发狂吧！精神病能写得文采斐然比你都好？能想到去他老家？汉朝的剑斩唐朝的官——专治半新不旧的圣人。”

“道德真让人恐惧，压根就没个标准。什么样的性行为算道德？我看书上说有地方禁止在私密场所性交，公共场所却怎么着都行。我们去了得浸猪笼吧。”

“宝哥你说的太对了，道德就他妈是权力的狗。非洲猎犬一项技能就是群殴那些不合作的——和我们很像吧？帮种群是害怕自己被攻击，惩罚不合作的是害怕合作机制失效——人不也一样？不道德即对抗权力都要付代价，唯有德者苟活。有时候它是有远见的，有效缩短了弛豫时间——人可能在达到新平衡之前灭绝；有时候道德所反对的欲望才更有上帝的样子——哥伦布杀人放火不比三宝太监的温良恭俭让进步？纯讲道德人类不会进步。”

“什么是动物本能？我倒是觉得罪性和兽性没那么大不同——兽性也是相对的——本能

不就是把演化历史、产生原因忘掉之后留下的行为吗？现在的人还有不经后天教育而活下去的本能吗？进化是个单行道——如果人类忘掉所有需要学习的技能很可能被现在的环境淘汰。有本能无本能、有道德无道德，时时都在产生，由不同的外部做不同的淘汰……**anyway**，我想说自由意志的幻觉是极好的，世界失去它将无趣！进化论没法证明人类不会被淘汰。所以真的有末日的話，在此之前世界仍有许许多多未知，而幻觉与暗物质暗能量一样拥有几乎整个世界！”

“你说的有道理。可绝大部分人相信它只是为了把所有“好”行为归功自己；捡了流浪猫不忍心丢弃——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通过假设‘人类有灵魂’而深入理解世界；好好研究人类‘灵魂’中的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就能纠正唯物病。另一方面，审美、哲学、自由意志应该让位，如果对问题的思考已经建立完善的科学工具……扯远了。让他买赎罪券等主教救他！实在不行娶了她，又不是高富帅。男屌丝配女屌丝天天打炮多好，最后看来看去也是胡将就一个——写字写到一千遍，是什么都不认得了。”

“这正是问题所在啊！加尔文派相信上天堂者是预先选好的——人从日常生活中能看出有没有被选中——不看外表只看工作、家庭、艺术素养。”

“难怪。费半天劲儿主压根没打算管！那换个管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主不来就祖过去，赎罪券没有就捐门槛，打得赢打不赢跑。谈恋爱不灵什么都不灵，不戴帽子就长不大……对了，让失足妇男先查查 HIV——他没戴套。”

“有必要？对哦，第一次应该进不去。可这样会不会让他更焦虑了？他像我们这么滑就好了……我建议他看书——总比睡不着瞎想好——读了再想也许就能反思出个所以然。”

“没啥可反思。反不反思老王，天下都要亡；活过来就该高兴——还有多少没被选中？……”

“啊，我终于明白你说的了！”宝原眼里突然闪过一道光。

“什么？”

“罪比人耐得住！”宝原激动地一把抱起斯重。

“耐……”

“说得太好了！”宝原放下他叭地一口。

“我什么都没说！”斯重感觉疯子又来了，“你冷静！”

“冷静。”宝原恢复了一点理智。他忍笑用手擦斯重头上流着的口水：“犹大成全了主，罪恶得到末日才会变成美。创造美得消耗生产力巴赫吃土豆的人听不到……”他说着说着又激动地不能自己。

斯重大吼：“你——说——什——么——”



## 第二十二章

斯重给自己剃了光头。朵莉安很害怕自己也被剃光，他突然说拜拜然后把痛苦昭告世界，太吓人了。

朵莉安中午在家就米粥吃了窝头，傍晚散步，洗完澡就再不吃，天黑打坐入定。她摆好蒲团，关灯面东坐下。左脚跟顶会阴，右脚跟靠耻骨。立头直脊，垂肩空腋，五心朝天。深呼吸，胸扩腹收。

闭眼内视。

她感到自己阴道臭烘烘，子宫轰隆隆，肚脐脏兮兮，心里毛糙糙，咽喉苦巴巴，眉心黑乎乎，头顶冷飕飕。

突然，她看到红背箭蛙、三色箭蛙、黄带箭蛙、绿画眉箭蛙、画眉箭蛙、天蓝丛蛙、三线箭蛙悄咪咪地从里边分别钻出来。

她回到臭烘烘——到底怎么臭、浓了还是淡了——完全忘掉轰隆隆、脏兮兮、毛糙糙、苦巴巴、黑乎乎、冷飕飕。然后她关心轰隆隆——远了还是近了、大了还是小了——完全忘掉臭烘烘、脏兮兮、毛糙糙、苦巴巴、黑乎乎、冷飕飕。如此类推。

不一会儿，悄咪咪走了。

心灵很快厌倦，它冀求突围，它窥视新鲜，频敲她脑袋，一打一个画面，瞬间遍历所有，消失在下次前。蝴蝶茧中钻出来，翅膀渐大，月季、蔷薇变火烈鸟再变宝马。纹路张开露出笑脸，接着恶眉恶眼，最后充满欲望的眸子。他！种子掉在沙漠长出章鱼腿，沙漠被搜刮掉滋润龟裂老脸，背上白花花的啃露脂肪，溃烂。笑！

朵莉安规矩地呆着。她习惯了虫噬鸟噍。这叫冥想——冥字用得好——人被投到冥府留一个口子让他爬回来。她不使劲，思绪却慢慢汇在一点，船落锚就此停泊。集中点永远新鲜、无限，深度和吸引产生愈来愈大的满足。

她暂时把斯重抹去了。愤怒、反抗到底因爱而起、灭，不重要——搞清楚只会步入全新的危险——她不做此打算。心血建造的大厦巍巍然可以容纳自己所有的情感，出来——化为喜欢，这够满足了。不要再生好奇，不要再去新地。

可一瞬间，朵莉安还是从自己的目光想到了他一模一样的贪婪。

“师父来坐！是我男朋友呢，看它的弧、头甲、腰、背，像不像老虎？再开一会吧。”

“有本事就开下去——一路到福康新。”

“有什么不敢，你同意我就敢。”

蔚蓝，深蓝，墨绿，漆黑，天将两人晃悠吸入海底。路上撒满红豆，城市唯有静默。

“送你的手工帽呢？”

“扔了。”

“哈哈！”

野兽，刺猬，变色龙，喵喵喵，嘶嘶嘶，耐心，抢夺；深喉，薄唇，撅嘴儿，小额头，小鼻子，多汁，渴望；峡谷，山洞，圆顶，窄缝，窗帘，软帽，展示柜，沉默寡言；振动筛，步冲廓机，唧筒，大钳子，紧密配合，挤压；助产师，哨兵，女主人，重量级，活泼，热爱。这头——风琴，马铃，叮叮当；拨火棍，螺丝，撬子，摇滚；强夺者，入侵者，小偷，骗子，厚脸皮，独眼巨人，长脖子，侦察兵，抽搐，摩擦。

“今天，我的对手，我要让你爱我！谁能接受所有这些？”

“你只是个小混蛋！我几乎感觉不到你！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

“我没事——管你鸟事。”

他几乎就要领受暗示。

他想都没想拒绝了。

不进桂花屋场的骡子好过于连——得不到心他不亚于连！一想到她的家庭斯重就飘飘欲仙，仿佛举手也跻身其间。想通了不用害臊——她不也一样？钱和权力到底能做什么谁也没真正想过，但就是要、和要她一样！冬天一起喂麋鹿羊驼；雪兔裹着晕，柔顺的短毛，粉内耳，脖子热腾腾，太阳赶跑了。等到夏天就有拉芦黄色粪便的斑马、七八百斤的犀牛，吃刺树刺叶的马，红冠子白耳朵的雄鸡……

他慢慢把爱窄化得只剩膜拜与追求。温柔、美貌、智慧、才能都不重要，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拥有者。只有朵莉安是为我！整个地为我！我不需要一份无需努力的爱！幸福随处都有，伟大却不是，时光碾过还能再有窥视雪山峰顶的机会吗？既然命运大发慈悲，就不能随随便便放弃——也许此生唯有——征服她吧！

斯重带朵莉安来福康新。

车子上蹿下跳的久久不散，他远比朵莉安激动。他觉着城市的灯像火球，黑森的高楼有温情，烟熏的红墙很酥软。他在玻璃窗上看到自己、屋里的吧台、她的愉快身影。他确信自己是幸福的，真正的幸福。高山被征服，世界在此停顿，没什么能碾过去，时间强行通过也被打上记号。哈哈哈哈哈！

朵莉安也以为一切都很好，直到当晚收到绝交短信。她当然不高兴——冷血动物看惯得失但不是没理性——丢一个钱包就断送友谊？第二天的光头更捉摸不透。终于她琢磨到心里乱哄哄的，又气又乱。

斯重却从雪山上下来，重回温暖世界。昏黄的灯光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名知道事出偶然，他却越来越感觉到这是命运的警示——再不收手就轮着下一个！他想到父亲拿木棍追着打，想到自己在田里插秧，想到已有的全都化为乌有。

他不禁倒吸气，刚刚的得意全是一派胡言——现在为虚度光阴懊悔！人生真是短到一步都不能错，臆想的雪峰根本不值得努力！都他妈离自己太远了，他只走了一步，就走到差一点无法回头的悬崖。他这样的人是不能和她一样做梦的啊！一辈子漂在爱情的荒原？说出来笑死人！谁都能说“想一辈子谈恋爱”这样的话吗？他浪费不起时间啊。

斯重满足地认命。但他不认输——要有孩子，孩子的孩子，像天地一样生生不息的孩子；只由好奇心驱使的国度里每个人既是孩子又是国王；没有爱情禁锢它，每天都是新的。他想活过来！

鱼肚色天空煎黄的时候，风和护城河水也渗进城市的每个细胞。斯重醒过来在床头日历上划去一天——这是他所做的准备——贴上三个月，起来就划一道。如果时间真是良药，伤筋动骨也就一百天。

第一天——在办公室坐下以前——一切顺利。感谢那个甜蜜的梦。阳光点头微笑，落在人脸和桦树叶一样。问到逝去的岁月，他得意的好像一切痛苦都酿成酒；该品尝了。两人无需多言，真正的阳光升起，自然就有告别。他的痛苦大大消解，梦里的余味捉不住也幸福。它启迪着智慧：支离的幻觉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痛苦的永恒与唯一大打折扣。

他觉得世界如此美好，新的一天真的如己所盼充满希望。

可人说的誓言能不打折扣吗？

在办公室坐下的一刻，他意识到梦只是梦，太阳不会透过牢房，虚假无情的灯光才共处一室。他的心突然被挖地中间空出一块，里头的压力不足以支撑本来面貌——里外在交战——交战的结果是一个劲发抖！

永恒地失去了，她再不回来！天地间还有一个伟大的同伴吗？天地间有一个伟大的同伴

吗？本来没有的东西失去模仿它的赝品也会带来痛苦吗？她的纯真呢？也是彩虹在自身的投影吗？为什么还在痛苦？对赌徒的惩罚？惩罚他在最靠近完美的地方失去所有？如果世上的幸福和痛苦朝三暮四，能让经济学家给一个最好的安排吗？

“在一起更快乐那就去吧！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仁慈即堕落、屈服；城池不能一天建却能瞬间塌。男人舔她、咬她、吸她、摸她、坐她、骑她、揉她，转过身，翻过身，舔她、咬她、吸她、摸她、坐她、骑她、揉她；捅进去，操奶子、操嘴、操尿、操屎；分腿操、抬腿操、一边摸一边操、马大椅上操……他的欲望真舒服！她洁白无瑕的肉体被男朋友操烂了！该死！你连她有过几个男朋友都不知道，凭什么操她……

他的不可抑制渐渐蔓延到身体，手脚像冰，耳朵却火炭烫，心遭欲望鸟啄颤地要爆炸——他恨不得开胸握牢它。他意识到自己退无可退。

来吧，体会体会戒毒吧！将快乐从身体里剔除——流泪，大叫，曾经的歌笑举止反复充满诱惑地折磨！阳光穿过傍晚的浓雾，飞鸟穿过大雨的天空，时间穿过模糊的记忆，甜蜜穿过才停的痛苦；安慰甜苦交织缚他在新的枷锁。

这不是惊蛰吗？不该和众人一样开心吗？那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去所有有花的地方！一辈子在路上也好！

他围着学校走。

太阳高挂头颅，敲敲脚底板一路冷到头顶。混灼灼蒙在晕乎乎，劣质粉笔写不好一个字。过去的车一辆辆不做声。他以为一走到自然乐趣就自己打满自己，可摇了半天拉上来的依旧是一桶桶空虚。很好，戒断反应，多巴胺作祟。之前多幸福现在就多痛苦，追求常人不拥有的那就付出代价吧！

他加快步伐调节身体，尽量让它和心脏颤抖在一个频率——星星不也藏在日光里？找不到欢乐那就默默忍受人生的无聊。

慢慢他脚有些酸，头渗出汗。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荒原中长起第一株草！对他来说，汗珠比泪珠珍贵多了：泪随便流，没有人类劳动；汗要靠身体的主动。斯重显然被这小胜鼓舞，斗志高昂起来，试图夺取身体上的更多主动。

他坐上空荡荡的公交车，颠簸的道路正和他意。他被车子甩飞，像麻雀飞飞停停回顾整座城市。城市没有改变。钟楼黑乎乎，池塘刚解开，草场满是马粪，玻璃窗内饼炉红得发火，音乐厅门口的车懒懒散散，矮木屋前的树上开满玉兰。他真希望自己和城市一样坚强。

他得接着找事儿干，离第一天睡觉还早，更不用说第二天。

总算找着一件，补卡去！他兴冲冲走进银行，张大嘴仿佛进的是面包房，里面飘七八十种麦香。控制好情绪正常地和人交谈是一项极好的锻炼。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慢慢慢慢，怪兽几乎被理智再次捆绑。

他看到一个女人，脸蛋真好看，身体真温柔，微笑真迷人，扎头发的黄丝巾真难忘。

他脑子里跳出一句话——他妈的我还会心动，我还能爱好几百回！他的心咣一声撞开棺材板，再也耐不住热情，美好瞬间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一千一万，多得多得多！

他的脑子飞速旋转，要眼睁睁看着美好永远失去？不在悔恨到来前做什么？他一点都不想把美好留在回忆里，他就要吃这颗巧克力，就现在！

长颈鹿走到她面前，严肃真诚地告诉她：“您好。能认识你吗？原谅我的冒昧，我只是担心如果不勇敢，会一辈子遗憾。”

出来时太阳已偏西，正照眼前屋子的房顶，涌起暖意，所有人都出来。

斯重想哭——主动地哭。房顶上三个姑娘三朵向日葵，舒展地完全献给刚出生的太阳。她们真敏锐，纯真如孩子，牛奶流过肌肤，从每一个毛孔继续渗透；她们飞得那么高永远不被藤蔓缠住；她们笑声如雷，打得太阳剥落锈斑更耀眼。他幸福极了。生活好得像恋爱。

他每天都像猴子，只为找当天的希望、快乐而战斗。饱腹的一天是忘乎所以、享受时光的一天；饥饿的一天则要忍受刺骨命运的窒息式碾压。肉体竟然微不足道了，生命只寄寓精神；时而刚强，时而虚弱，它一天历几世，荒芜本色浓缩、率直地彰显。

他从未像现在对不确定充满恐惧。唯一可确定的是一定会有某种莫名的痛苦从虚空里来，一瞬间吞噬当下的欢乐；而自己的使命是寻找绿洲，下一份欢乐才能驱散这一份痛苦。就算欢乐发苦、短暂、来去无踪，斯重的渴望依旧不减；渴望它展翅一时布满天空。

他想到去大贵人城坐船出海。

他真的在海上漂了十四天，直到他不敢相信自己握住了一份夜以继日燃烧、时时温暖心灵的欢乐。他不必再无止境的行走、将自己投入记忆在现实的美好幻影；心脏能握住自己，不忐忑、慌张、呼吸空虚，亦不抓挠、克制、渴望，没有阳光的地方依旧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他完整地 被暖流托起，从指缝、腋下渐感温度，穿每一个毛孔汇入心脏。身体与周遭合一、消尽，精神被一股更大的力量稳稳支撑。

海上什么事也干不了，他只有纸笔好消耗生命。

无意义的演算仅为能安静地坐下、心不跳出来。字从未如此方圆得体，饱满地像草扎进土、吸水、生长。野草更在脑里疯长，不一会撑得鼓鼓囊囊；精神陡然丰满、白嫩、有弹性，像青春的脸。他收割，时光签字，地上一擦擦麦子，案头一张张纸。他被包围了，前面四张，上面两张，左边两张，右边两张，正中央一张，空白的都垫在底下。巨大的空虚被割成一张一张的空白，画地为牢慢慢禁锢痛苦；黑狗再也凶不起来。

演算无头无尾，没有目的，抛去灵魂、肉体的差别，一样是苦行。面对快乐的偶然性，人惴惴不安；他依旧很享受。演算刚刚好。再复杂一点儿就会失掉勇气；再简单一点就压不住暴跳的心；它慢慢透露出一个遥远终点的一点点意义，曦光诱人而不戛然而止。节奏，一切事物最要紧的是节奏！就像走路让身体合上心跳，演算也让精神合上心跳。他有了一张保质期更长的免罪券——几天内，失恋的痛苦、抽离幻梦的空虚都将忘记。

斯重最后见她是在往北开的路上。他觉得有必要给一个了断——就从约定中挑一个吧——带她去看樱花。

阳光被人追上，春天落在树梢，花朵谎报无人责备。他在车上淡淡地，将开未开，脑中想法幽幽地，将落未落。喜忧依旧交织，却不再扼脖颈，一阵一阵的小风带海霜、经日烤、湿漉漉、香喷喷。树上湖上的樱花开如她脸，沾满目之所及；他的心情也一样，一半枝头，一半落地。

朵莉安想好好的。她发自肺腑地说着动情的话：“有人读文学是为了文学，有人读文学是为了文学系。”

斯重懒洋洋想睡觉。

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有冲动，就像冲上去跟女人说话一样，不可避免地撞灯柱。他想看她的脸——不是说车是男朋友吗？你该怎样？你会怎样？

“多少钱我陪你。”他自豪地说。这一刻，他竟然想到太公年三十晚上躲在阁楼的传说。长工终究造了房子。

朵莉安一瞬间面目全非、毫无血色——如他所愿。

她厌恶起来，他是故意的；但她最厌恶的是，他压根不是这块料。准备好了？那没什么来不及得意已经找不到出路了？在城里绕圈圈慌什么？

“我来。”朵莉安闭眼片刻，换下他，开出城。

“你出师了。”斯重不得不佩服朵莉安。

“三脚猫功夫还教人？”朵莉安冷笑一声终于意识到她才是那个“师父”，从而彻底被激

怒了，“穷鬼、臭屌丝、没用的东西、废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处男没谈过恋爱想勾引？知道怎么操女人吗？分得清屁吗？软趴趴的鸡巴……”

斯重先是一愣，转而却大笑起来。他一点都不恼怒，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大贵人海。演算漂浮起来，把自己和朵莉安都变得毫无价值，毫不重要，两人之间的有的没的就更渺小；它成了新的世界，比所有的现在更大、更包容；它由内而外地撑住世界。

斯重大吼：“我发现一个秘密！我叫它……”

## 第二十三章

“你们在大贵人城分的手？”

“没有。一直到北边才分的手。”

“我说现在。”

斯重不说话了。

她梭梭侧过身朝向窗外。新大陆云石红舞蝶也向着斯重。

斯重往外走：“我去抽烟。”

“在这抽——反正要回来。他俩今晚消停不了。”其实是她怕今晚就这样消停了。

“是吗？……别听了，隔音很好。”斯重啪一声点起烟。

夜静得要出事。月亮瞪眼来看事。烟雾举着火把沿山乱摸。明白不明白，出神不出神，呆呆地吸它，张嘴就跑；轻轻柔柔，缓缓掐正点，打算烧一夜。

斯重想到要开窗，一用力衣袖放下来；脸，眉，眼睛，海浪，石礁。

她确实可爱，但斯重不避讳完全是因为压根没想这事。

“能好上就是个奇迹——现在——留不留你们都翻了。”她又来。

“我现在觉得科学思考是无法离开主观愿望的——就连研究神学也需要审美。”

“你就这么认输了？他不让人害怕？他喜欢的都是自己造的，然后影子碰巧落我头上。他就拿我当大麻叶，除了把我烧成灰还能干什么？”

“你其实挺了解他。”

“你相信弱者有爱情？自己找世界开战，输了躲青蛙似的躲在YY出来的爱情底下；赢了忘乎所以地回到被流俗的伦理切过的——大波、翘臀、长腿、时黑时黄、时男时女——脱下裤子一样是狗——还是条只会失败的落水狗……我猜是你告诉他的‘雄性的侵略性很重要’。”

“哈哈，你反倒不讨厌失足妇男；果然要合作得先自欺——相信基因是为个体、个体是为群体、群体是为物种、物种是为生态、生态是为宇宙……”

“你们不自欺？”

“当然不——我不信宗教，他连科学都不信！强壮的雄性赢得交配权对种群真的好？怎么

知道其他基因也给后代带来优势？进化选择强暴、战争、虐待亲生的行为完全可能是基因压根就不在乎他——人也这么对基因的。基因排除别的基因，可都是自己 copy 的时候它的宿主灭绝了。基因到底是保留自己还是保留变异？子孙最多的那条远古 Y 染色体该高兴吗——它可是变异的产物的……我笑那些争小孩姓什么的人是因为我相信保留基因更重要——也很可笑吧……我完全不贬低自欺——要是不会自欺，商人怎么定价呢？到底利润率定在多少才对得起良心？历史事件没有好不好只有成不成，可评价成功远不是眼前。这么说来成功就未必能主动争取；否则就和相信生物主动进化、进化是为了实现高层次功能一样……”

“你被洗脑成虚无主义了？从统计学角度来说，长期来看基因总是能够更加适应环境，从而把基因的携带者推至新的进化高度。费希尔认为自然选择基本定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对任何生物而言，适应性的增加等于该时刻这一生物适应性的遗传差异——就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都是后验的——‘环境挑选基因’的环境总是在某个时间以前。基因是瞎子跟着异想天开的主人跑……热力学第二定律为什么就一定对？”

“我反正觉得科学很好。家庭的意义是什么？家庭最初又如何产生？该不该顺其自然？只有第二定律能告诉你答案——我们今天在一起，后果不也要明天才知道？你看过《古代社会》这本书吗？——一个库比把他所接触和认识的每一个伊帕塔都当作是自己的妻子——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那里面的婚级制度太有意思了，像组合学里的 Steiner 系！……我们下棋吧！”

她不等斯重答应就从旅馆的柜子里拿出棋：“这里没有信号不会想着用 AI。”

“你什么水平？”斯重拿了盛白子的盒子，想了想又放下。

“从头开始多没意思。我有一残局，前几天刚下的。”梅落啪啪啪地在棋盘上布子，斯重乘空点起烟；不一会就停了。

“160 手该白棋。”斯重也不问拿白棋就下下去。

“怕也好爱也好，谁能逃脱？人就渴望被疯子抱。”

“总算知道了。”

“算是……知道吧。”

“很好。没人会他那样发疯地爱你——这才是关键。他比我坏，早该枪毙。”

“真丢脸。我要是告诉他今天发生的，算不算报复？”

“是吗？”斯重吐出云山雾绕住自己。

“我做了一个梦。你听吗？”

“有关系吗？那就听听吧。”

“宝原站在我面前。我对他说我喜欢你。”

“他应该没什么反应。”

“他笑着说：‘你喜欢斯重啊。好啊！可他结婚了呢！你没戏了哈哈！’”

“他说的没错。”

“我‘哇’一声哭了；越哭越伤心，眼睛肿了，停不下来。”

“哦。”

“他想安抚，但完全不敢看我，像躲鞭子似的。他说：‘没关系的，他们可以离婚的。’我说：‘我不会这么无情。等他老婆拿了绿卡再离婚。’然后他就去找他的‘安达卢西亚之虹’去了！”

她的手就在斯重的手边；斯重才注意到她是左撇子；手被月光铐在同一副铐子里。

“我要告诉你老婆。”她举着子也不下，就看他。

斯重突然起来抱住她脸。亲她。亲完脸色一点点黯淡。她手热滑地湿了。

“你放心吧。我来月经了。你去过乔治普莱斯的墓吗？”

“没有。我去过拉赫玛尼诺夫和巴丁的。”

“埋他的教堂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我常去对街酒吧，老板对他有印象。他脏兮兮的很能讲，像婴儿——‘我也许很不重视家庭，但我真的关心这个国家。’……他和你一样觉得组成联盟的原因不重要……他研究死海经卷给牧师写信——复活节的正确日期应该是公元前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他想再婚，生四个孩子，养一只狗和一只猫，在山上拥有一栋房子，再买一辆大概使用过五年的二手车，想有时间散步、阅读、写作、画画……他自杀了。”

“为什么叫你笙哥？”斯重突然很想知道。

“只是让你这么叫。”

“没什么道理啊？”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

“昨夜笙歌容易散……”

“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学他叫姐姐。”

“叫笙哥好了。”

“其实是我小名叫笙哥——他们都知道——就你不知道。现在你问我一个问题，该我了吧。说说你小时候吧。”

“城里人不会喜欢的。”

“喜欢才听吗？喜欢也可以不听。哈哈。”

斯重想了想说：“我喜欢女儿——女人不一定从肋骨来男人倒一定是从子宫来。我一开始不这样，我一抱她就想揍她——刚喝下奶就吐我。可后来我找不到围巾，问老婆老婆不理我，她摇摇晃晃跑出来，爸爸爸爸，脖子蓝色斗斗。哭足宝——哭足宝就老哭——做梦就哭，怕怕，我问怕什么，她说爸爸爸爸。我认命了——失去的都在她身上。对了我有两个女儿……”

“果然不是爱在男人掌中，而是男人在爱的掌中。说说你老婆，我很好奇。”

“真正重要的是真理不是美。宝原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连语气都一样。”

“你怎么说的？”

“男人之间的话。”

“我不问了。换个问题——勾引已婚者有十不成：对原配的爱、对后代的渴望、缺乏机会、不了解对方的爱、害怕是密探、被怀疑不道德、缺乏机密、对朋友过度奉献和尊重、暴躁的激情、行踪不确定——我就想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

“我还是讲小时候吧。”斯重笑着摇了摇头。

“笑什么？我在农场挤过奶。奶子真大，手累……对了，白天学猫叫的是什么鸟？”

“乌头毛。”

“乌头毛？”

“学名灰猫嘲鸫。”

“那七哥七哥、雨安妖雨安妖、溜溜溜呢？”

“笛鸫。”

“你开始吧，小板凳搬好了。”

“你要不嫌啰嗦就听着好了。”斯重又点起一支，“我爸是木匠，开始不是后来才是。开始卖菜。我有印象的第一个女人就是隔壁摊的小胖妞。打不过。”

“我上学他们就收摊了。严格说八岁开始我才在农村。上学要走一个小时。”

“我记得路上有个菩萨庙，一个老太婆天天在那里哭。我搞清楚了一一她老公是村长夹妍头，她天天拜菩萨让她老公回心。后来菩萨显灵，她老公选丢村长欠债跑了。”

“路边的牛粪埋炮仗霰弹一样——就是魂斗罗里最厉害的那个——臭得到处跑！狗交配我们要打，狗屁都快断掉……虻杆做鞋绳，麦杆做扇、帽；削篾片做席，做小矮凳马大椅……小狗喽喽草饲兔，白壳象牙做笋干，九头芥盐咸菜晒干菜，割芥菜、马兰头……到诸暨吃木

莲豆腐，八哥调来用香灰蒂修舌头——你好你好……”

“清明边摘阿公公、桑乌卵子吃；暑假偷梨头；霜打前要偷枣子……”

“我成绩好——不好要种田你也会好。再大就送到私立学校寄宿，免学费还白吃鸡腿、牛肉、水果、酸奶，喝排骨汤。我一去就胖了，食堂大妈叫我小胖。”

“爱情好像没有。好看的姑娘都有钱，不来往。不记得有没有漂亮的，好像有，坐我前面。可能也不咋滴，不然我老婆看完照片要生气……我可能从小不审美。”

“宝哥说我们比他们开放。刚发育我记得一个同学老趴我背。他还爱欺负另一个同学，我俩就成了朋友。他是雪县的，父母在这传道兼教高丽语。说不好话他就和我做题——我俩有空就做，他编一些我做，我编一些他做，不亦乐乎……毕业他回去读大学、当兵。我们在新大陆见过，一起跑步。他过得还行，一边读经济一边传道，省吃俭用也结了婚，妻子带过来了。我想他是合适的：得不得时都专心；父母过世回不去；百般忍耐地训戒劝勉……”

“我在大学和室友卖热水壶、脸盆、肥皂、床单、枕头、被罩给新生。哥几个借个小三轮从小百货拉来。生意很火爆。卖了三天就被学校小卖部举报了。”

“我开始读书是因为偶然听宁园陈先生讲和迦陵叶先生的课——那时候一个已经回来了，一个还没有回来。我才知道人好像还是可以有一点其他东西的……”

“就这样吧。这不是小时候。任务完成了。”

斯重把烟蒂拧在鞋底。月色溶溶，什么事儿经他一说，不复杂也不纠结，人心胃里很暖亮。

“什么时候太阳越露越多天反而越来越暗？”斯重笑着问梅落。

“日落的时候被云拦腰抱住。”梅躺在惠风和畅的小船里，把手垫在脑后，好像在等牛粪从天花板而降。斯重沉底似的不说话。

“还没说最重要的。你和宝原。”

“哦，我们啊……”

## 第二十四章

宝原第一次来斯重家是在小寒。雩乐送完他找了个地方钓鱼。

宝原进门的时候，斯重在看电视，他妈妈在做饭。他闲得无聊就摆弄斯重家的工具，东摸摸，西问问；他倒认得一些：墨斗、刨子、板瓦、线板、搭边锯、弓形锯、两人框锯。

过了会斯重爸从村里上工回来，四人吃午饭。牛肉，羊肉，狗肉，猪肉，鸡肉，鹅肉，虾，酱鸭，藕片，荸荠，冬笋……宝原能感受到他们挺喜欢他，只是不太自在。他突然想明白雩乐为什么不留下来——如果对美食没欲望，很多事都不用勉强了。

斯重当然看出来他不自在，一吃完就打发掉父母。可宝原还抽水机似的没话找话，他就忍不住笑了。

“宝哥一起走走。”

南方的冬季很恬淡，这得受点风霜的人才说得出口。

宝原家在城里，城沿河而建，小寒时，岸柳还有绿芽，随风拂面。宝原走一走就有种不真实感，好像自己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现在感叹起“木有如此，人何以堪”。城里从来不用担心路远，让脚信马由缰地领着，终点也总会是家。木讷的长堤修过好几次，现在全是石



砌，时光耐心剥露回它的棱角。长堤上有一段古城墙，石头城蓬头垢面，扒开一头四季一来回的乱发，隶书写的“中水门”就在中间。它的岁月在这安息。

斯重家是另一重味道。树木与人烟总此消彼长；两者间倒不必这些客套。冬季暖阳、微风、有绿意，很值得感激了。宝原踩得地上刚落的果子咔咔响；他问斯重这是什么树，斯重说，笨蛋，大樟树。他突然想起自己也有过山，还在山里是做过饭呢！那是第一次做饭，搭个小土灶，漫山遍野、阴沟里翻塑料外包装袋——容易着；他们就煮米，菜是榨菜（要么是咸菜，记不清了）。他还迷路过，满山的坟头，天快黑了，前后不知道是哪；唯一能把他拉回现实的是现代科技——后来总结——桥上裸出来的水管子，钢的；他看到水管子就知道快绕出来了。现在反倒有点遗憾没有地方再生恐惧——那很纯真——山劈掉修了快车道，走两步就前后通透，外面几乎能看到里面在选秀。

两人翻过小坡，转进水库。

“你家水库咋是绿的啊！”

“是哦。怎么就绿了。估计是村长不管。这次自己房头推。”斯重摸索着沿水库的露壁翻进去。宝原也跟着翻。两人在水边坐下。

“小时候在这游泳。”

“那里有人住？”宝原指了指对面的小房子。

“以前住人，叫阿健。去年死了。”

“他干嘛住这啊，这么破。”

“养鹅。我小时候常来他这借鹅水。”

“什么是鹅水？”

“就是受精。大少爷。”

“哦，我也是屌丝。”

“哈哈哈，你可从小到大没坐过公交车。”

“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步行范围——我还挺喜欢坐公交车的。”

“他怎么死了？年纪很大了吗？”

“和我爸差不多。小时候我爸掉到粪缸，他高兴地大喊：‘快来看啊，平平掉粪缸啦！平平掉粪缸啦！’然后村口阿叔就把我爸拉上来了。”

“所以没有他就没有你。人生啊。”宝原拿起石头扔水里，溅起一阵恶臭。

“傻逼。”斯重重踢他一脚，“走了。”

“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像个梦吗？”宝原紧跟斯重往上，没站稳差点滑下去。他跪倒了抓住一块松土，在它粉粉地漏完之前又站起来。

“其实我觉得零乐挺惨，没机会学数学、科学、艺术；他一直感兴趣……”

“你得找个对象了。少想点乱七八糟的吧。去年去给我老婆家砍竹子，累得要死。你喜欢浪的，可你瞧瞧你多大了？多读李娃传。你啥都好，你说的都对。我也承认许多最富想象力、最重要的发明都由外行人实现。年轻气盛，扫过一切，生命光芒，经久不断。可这正是好基因不要浪费的理由！打狗也要根棍子。”

“你学我老板？”宝原嬉笑叉起腰，“男人讨老婆要找老实的，有本事外面再找嘛！”

“别当我老婆面说。她对你老大不高兴。”

回了坡上，两人漫无目的地又往竹林走。直到水牛拦下他们。

“你是农村娃。你说咋办？”

“看上去很凶哦。村里有人被撞断腰。特别喜欢顶青色衣服——就你那样的。”

“遇到熊可以装死。遇到狗可以不动。水牛哪个管用？”

“那你不动试试。”斯重一边笑一边看他和牛互相凝视。

“我应该拍照发朋友圈，说堂堂斯教授被水牛困住。”

“傻逼。走。”

两人慢慢走进小镇。镇上没人。肉摊只有空水泥板、木墩子、血腥味。市场里很冷，大姐裹着大衣倒在马大椅上，卖的好像是去年的桂圆干。

他们继续往前走，进到一条石板路：“我记得有个小学同学住这里。他是个小混混，对我们自己班倒挺好的。”

“后来呢？”

“后来死了。”

两人终于走到腿发软。

“这是我小学。每天就这么走来上学。”

“体力不错。”

“不读书。也没人读书。后来就去私立学校了。”

“那我们本来是同学。我也想过去，家里不让。喝牛奶吃牛肉的女人应该好看吧？”

“是挺好看。不过我没感觉。”

“你确实挺禁欲。上回看脱衣舞你竟然和我说没硬。活该你搞事业。”

“你小子从小搞女人？”

“也不是，我也搞事业。据说蚯蚓可以分成两段，然后变成两条。我就做试验了。”

“结果呢？”

“实验就一定要有结果吗？”

“那还是说你的女人吧——至少女人总有结果。”

“好的。我幼儿园可是黑社会老七老八——大哥大嫂坐摇摇船里，我站在外面伸出来的一条角上。你说我怎么不争取坐到里面去？还好大嫂长得不好看。小学坐我前面的妹子倒真是不错，不过她有个男朋友是我们学校大哥。后来因为妹子在我手底心上拿手指头写字，揍了我一顿。”

“那你惨了。”

“才没有呢！他比我高三个年级。我可镇定了，他一脚飞过来我也不躲，一手就扳住他腿，往上一撩就送他一屁蹲。他打我没人看见，我打他全都看见了！哈哈哈！……对了，和你卖热水壶的那个小白脸怎么样了？”

“他就在房县。他老板就是你认识的三驾马车其中一架。”

“吁——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在国旗下讲话。你是神话，不说话就是石佛。”

“老子就是中了你的邪。”

“你就是怕老婆呗。”

“你也别挣扎了。没有父母帮你，养个孩子都费劲。给我老丈人家砍竹子把我累的哟。”

“他家竹子得多粗，把你都砍倒了？”

“你别打岔。我试过了。愿不愿意都有道德冒出来——道德消灭不了反道德，反道德也消灭不了道德。”

宝原叹了口气忽然想起他回答为什么结婚。

“那时候知道彼此都想结婚，就结婚了。她和我一样家里是农村的，用不着多说。一开始我们去包了一天宾馆。新买的一盒套套一晚上用了一大半，早上醒过来，我们都想好歹得用完吧，不然可惜了旅馆费；退房前又来了几发……”

宝原想着想着有点恐惧，一下子接受了一直以来无法接受的事实。大英雄被疲惫捉死了；皱纹比死亡更让人伤心；肉体 and 灵魂互相摩擦成粉掉出来。世界上大部分问题的结局不是完美的解答，是不需要说话。他想起新大陆掉雪的夜晚，没有叶子的树上亮着一颗颗灯，姑娘红脸蛋穿梭街上和冬风同食冰棍，漫天飘来笑声，冷凝的人呼出水汽，发抖的躯体在唱歌。

好在零乐来接他了。好在两人都要回新大陆了。好在隔两地，人就没时间去想了。

## 第二十五章

从钓鱼城回来不久，宝原竟然开始躲着教会。他就是不去。迦南打电话来他也应付，就是不参加活动。迦南很无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原因是很无厘头的，他不讨厌主（还挺感激）也不嫌麻烦（倒是迦南抱怨），就他妈烦一个姑娘。

姑娘就是招他了。

好端端的就问他年龄、婚配，教他不要摸猫肚子，听他的笑话到下不来车（他对天发誓自己吃了七张一模一样罚单的事就不是个笑话）。

宝原起先是喜欢教会里另一个化妆化得好的那个姑娘，不喜欢她圆脸。可巧不巧他多余问了斯重和迦南：一个说好啊，主内兄妹互相帮助啊；一个说哎妈呀，赶紧的这都明示了呀。

宝原就约圆脸去做礼拜。圆脸不去。宝原也不当回事。

过了半个月圆脸和组长牵手成功。宝原想，果然高富帅配白富美；回头再看看底下，矮矬穷、土肥圆还都单着。啥都有的指手画脚啥都没的好好听主话——你自己倒是远交近攻、进退自如、打得一手好埋伏。

道貌岸然！

掩耳盗铃！

宝原不怕和迦南说。

他发微信：“抬不厚道！嫩不能不闹！投机倒把之王！”

迦南回：“先把字打对。不可一叶知秋。”

他回：“你就说，等到梅花落光了你慌不慌？”

迦南回：“上面这位深不可测。焉知非福。我看你主要是气自己老江湖被涮了。”

他回：“我以为教会里没有江湖！一个吊不能中于两个不同的女人。要早说有，我才不让她打埋伏。”

迦南看他实在不想去就拉到自己组网上活动；查了几回，宝原推这推那也不肯干。

这事就不了了之。

宝原多出时间到处瞎混，不久认识了李佛灵。

他记不得第一次是个什么情况，南下北上、大贵人城还是福康新、雨天晴天？他只记得李

佛灵长相俊美，吐字清楚，腕子上一串佛珠，背挺得和长颈鹿脖子一般，完全没有读书人的样子。

他第一次特别去找他街上爆了两颗弹。离他们两个街区，离开后两个小时。宝原在火车上想，要是当时在一起就好了——炸弹多像爆竹，红彤彤的人脸，从冷时空恢复。

来的时候太阳贴了一轮蓝墙纸，他下火车从渡口上船。汽轮慢摆过河将他放下，河上金光粼粼。

现在什么都没了，打个瞌睡一天又滑光了。黑漆漆、冷飕飕、脏兮兮的可爱车站一动不动，教堂钟楼底下多了一堵呆墙。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宝原听的就是这一折。佛灵从画里活过来，袖抛水臂，云生剑兰；目光满满的笑、也呆呆、不随身体转、写了世界！

宝原喃喃自语：“布鲁克品特到此才有真情。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佛灵听清后笑了：“背完了说说自己。”

“你是问我为什么只拍牡丹亭吗？这可话长。”宝原将佛灵按在椅子上，“你说杜丽娘因何而忧又因何而亡？”

“悲春而忧，慕色而亡。伤春悲秋本是旧人家事。”

“我爱她寻得更深。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世人忙忙碌碌怎知道失去自身的苦？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便似水流年。”

“你也思凡下山？”

“不想如花美眷才呆！袖稍儿搵着牙儿苦——真好——这是小姑娘牙咬袖角忍着疼呢！睡则那，把腻乳微搓，酥胸汗帖，细腰春锁——性之为美竟在情手里——谁说她圈圈叉叉就不美？我们曾经那么接近古希腊人……生生死死一回情就不是解酒浇愁了。旧人惜时左不过酒，哪比得上‘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我独爱这第二句——有情便可生可死，真是妙方。杜丽娘还魂就罢了？我看死死生生能几回呢！”

福康新的夜空坠在旧人埠。

红墙的老屋带着布鲁起司味，旧人餐馆一间间点着醉灯；迷黄的光将北十条和胡桃礼士蒸得热气腾腾，人流跳动。星星都停在石狮子门的铁栅栏外。

教室里无人，琴、琵琶、弦子、箫管无声。没引子没科白，没本腔没调腔，一肚皮书史、山川、机械都没有。学旧文旧语、学安达卢西亚语、学高丽语的新人，老人、小孩、年轻人，都饮完水回家了。

两人在醉八仙吃完饭准备回去。宝原回大炮村，佛灵今天正好顺路回大贵人城（他两处都有宅，随事走）。

“什么是豁腔、霍腔、罕腔、顿腔、撮腔、叠腔、擞腔？”宝原急不可耐。

“你糊涂了！一句一句地拍自然就会了。”

“对哦，今天才学字头、字腹、字尾。”

“你听这个。”佛灵分给他一个耳机塞子。

“什么？”

“邯郸记红绣鞋。”佛灵说，“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唱它哄我入睡。”

“趁江乡落霞孤鹜，弄潇湘云影苍梧。残暮雨，响菰蒲。晴岚山市语，烟水捕鱼图。把世人心闲看取。”佛灵一边介绍一边轻和。

“你父亲也是曲子？”

“恩。他唱清曲。不过他扮相很好，牙齿掉光了也比我好！”

“果然美能超越时间。我都快看到他的好了。他在哪儿？我要去找他！”

“哦，他死了。”

“不好意思。”

“没事，很多年了，送我出来不久就死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

“一唱就想起他教你。”

“不太准确。他不让我唱戏；唯一一次教我也是我继母坐一旁，他侧身对继母说，我一旁听。”

宝原想拉开这个沉重的话题就说：“李老师教的十八棍会了吗？没会我教你。我都记下了。”

“哈哈让你演假美猴王真屈才！那比划比划，我只记了一半。”

宝原觉得自己在给世界增添活力。从一个处得到注入另一处。不慎被时光抛远的人该如何越过时空？也许遥遥无期吧。

过了两天落梅雨，佛灵叫宝原一起去熊山烧香还愿。

熊山为大（贵人城）福（康新）平原的左界。山迷离处即三天竺寺，西泠桥上隐约可见僧烟，钟声巍巍然不减庄严；人言三天竺有祷辄应，而雨每滂薄不休，乃烂稻龙王也。山前抱人工湖，实为大贵人城入海之大河泄洪之所，世传潮神平素起居于此。平日湖面静绸，雨脚密织，进山必先渡之。

两人乘舟入湖，流连山峦幽致不觉一炷香后，舟已泊在山下竹间。两人弃舟沿山肠小道而上。行未几步，草露湿鞋，宝原大笑。绵绵细雨，肃杀人息。佛灵一路严肃，口中喃喃自语；宝原被石板青苔引去，感慨新大陆竟有这番旧景，身体亦酥回，面生酡色。过一片云，经神运石，跨西龙潭，转三圣岩、井泉，终见寺门，回首迎眺处，竟无归路。正此时僧驱驴数头运粮而来，归至寺后小门。往后望去，见高高一佛塔，四面朱户。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佛殿僧房皆为新饰，难得而言。

“这是下天竺。”佛灵指着门框上的对联念道，“旧土七十二般变全都抛却，南国三十六个寺唯此独存。”

“好联！我本无家更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宝原不禁感叹。

未进殿先听得袅袅木鱼声。

进殿当头见像，惶惶然不敢仰视。佛灵跪在案前，举香齐额；宝原也学着叩下去。珈蓝色僧衣绑腿的师父们不为所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手上笃笃笃敲木鱼，眼前翻出半本经书。

李佛灵身上的脂粉气此刻如暑气落平湖，叶上雨珠跳过长堤、岸柳、晓风、残月，最后滚落青山云霞。万般脱尽，脸上肃穆托皎洁，如鹏鸟负青天，好似水月观音。

宝原看他发了呆。脸深深浅浅种下草木，现在被目光点火烧红。他有些懊恼师父们都没注意，但一想“他们眼睛没看，可心里看着呢”，一度哑然。

好一会，佛灵睁开眼，悠悠地插香，半寸的灰如星落，天大亮。

“你可能觉着无聊。我们再往上转转。”李佛灵看雨停了就带他往山上去。

一出殿门，光晃人言，宝原不由自主地说：“你真美——你腮斗儿恁喜谑，则待注樱桃，染柳条，渲云鬟烟霭飘萧，眉梢青未了，个中人全在秋波妙，可的淡春山钿翠小。”

佛灵很严肃：“什么？”

宝原也很严肃：“美是复杂的，漂亮、美、善里它为最。我以为你的美依了我的眼才存在——只能这么小范围存在——好处无人见才是常态。美从无处起又在无处亡。”

“一个人身胖如姬，脸嫩如婴，当然不和谐，几乎是美的反面。可就有这样的让人发出不自知的爱——理解不了整体就算理解了每个局部又有什么用呢？”

“美的标准一直在变。古希腊健壮勇敢称美；魏晋血不华色容若槁木称美。但究竟什么是流俗之外的美呢？有没有只属于自我的美？那超越自我的呢？”

“我说你美当然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我爱自然，不爱交往只喜欢登山临水地看人之热闹。这样的人看到你的脸，自然‘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了。春山秋水、柳绿桃红不可骤得，而你一时齐备——于我这便是美。”

佛灵听了更觉他痴，说道：“‘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岂不知无我之境？人的苦正在物我两分、生分别心。美丑之分必先有丑。佛前无贵贱，自然没有美丑。”

“佛家也是强调特例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前人经验不可靠。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打坐参禅都是有为，未必可见如来。”

“诶。纠结所得必苦恼所失。”

“对！我同意大乘的说法环境对个人有影响，可人生苦短我愿倒一步认真看看美——不是寻常色哩！大部分美要靠先它存在的概念才存在——至少凭了‘人’；绝少数才无所凭借，我甚至怀疑只有一种——那就是悲剧。你的脸隐喻自然的微毫，诗歌凝结了历史的微毫，记忆梦幻了人生的微毫……我们都在触碰、不得、寻梦的模式里陶醉自我。真有一天看到春山好处，我反倒想起你的脸——那时候该说春山和你一样美。这就是个悲剧。”

佛灵不再接话，他被宝原说得有点乱。说的不能真做到，俗世没有时时的欢愉，时光易逝，荣华老去，不得归宿，哼菩萨哈菩萨真真恼着我、恨着我、愁着我……

两人沿径再往上，不知不觉已不见人斧凿之迹。殿、园、房、室、台、阁、亭、池皆无，花、果、草、木俱天作。

“听说下天竺的斋菜很好吃？我们去吃吧。”

“早课都还没结束哪有斋菜。”

“哈哈我就是提醒你。一不小心从后门下去。”

说话间两人行至一洞。洞外崖壁略修整，用炭黑歪扭几个字，雨一打泪流数道，半成花脸。

“山门心宗寺法镜。”宝原歪着头念了一遍，“这是？”

“这便是中天竺。”佛灵双手合十拜拜而入。洞内昏暗，宝原昏坨坨看不见一点，跟来只觉浑身发凉。佛灵拾洞角箩筐内两根蜡烛，点起；宝原方见抵鼻一大佛，吓呼阿弥陀佛！

待他静下，佛灵分一烛，他才愈见洞内精妙。正中龕内正是白衣大佛结跏趺坐，身着通肩袈裟，背有千佛火焰头光、忍冬火焰身光；右肋侍者大势至菩萨，左肋侍者观音菩萨，两侧有数身供养菩萨、听法菩萨、供养比丘、听法比丘，上有飞天、天宫伎乐，吹篪、笙、法螺、笛子，弹琵琶、箜篌，歌舞甚平；座下供养人，左侧汉式大袖裙襦、袿衣，右侧胡汉混合小袖衫裙，又有文字“大贵人城送供使”、“福康新红门”之流不一而足。

佛灵一一与宝原指点。龕上方藻井叠涩出檐，椽间有飞廉、千秋、万岁、云气、绶锦图案；后室顶为平棋图案。前室人字坡顶下为双画壁，正中一锁骨菩萨，左侧写“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右侧写“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两侧有穿犊鼻裤的鹿头梵志、婆藪仙，倒立力士、天王药叉，供养天人、大头仙人、乘车仙人、乘虎仙人、乘龙仙人，玄武、猕猴、山林动物、千秋鸟、开明神兽、羽人、白描野猪、姑获鸟，雷神、风伯、雨师，日天、月天、风车武士、虎车，毗沙门天王决海、大目干连、萨垂本王、毗楞羯梨王、尸毗王、快目王、欢喜天，伎乐化生、昆仑奴。各处本生经变则为：一种七收、出游四门、难陀出家、九色鹿、沙丘受戒自杀、须摩提女请佛、降魔变、乘象入胎、夜半逾城、五百强盗成佛因缘、睽子本身、五百盲贼得眼、善事太子本生、须闍提太子本生、摩耶夫人奔丧、化城喻品、信解品、妙庄严王本事、思益梵天请问经变、九品行生、化生童子、涅槃经变、宝雨经变……

佛灵说：“这线条生机灵动得旧大陆法度，土红石青石绿没骨也妙不可言……看这里眼眶由淡到浓是学的葱岭晕染……马头鸟身纹、三兔连环纹来自安达卢斯……可惜画者湮没无

名。真想见见！”

“哈哈，着相！岂不知古往今来下好蛋的鸡都没有名字？旧人写书原也不署名。”

“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也不过尽量让法晚一点坏、灭。”

“这里怎么有一副壁画只打了草稿？”

“人言画在上天竺了。”

惆怅中二人出洞复上行，往探上天竺，未几见一碑林。一碑形如战车，上刻一神四脸四臂，目观四方，旁有曼陀罗花、石柱、佛陀、佛塔。一碑刻人坐林中冥想，脚上野兽攀爬、藤蔓丛生。一碑刻人射箭，中箭者即变茅草桃蒲。一碑刻打鱼小舟，水上鱼行吐寒光。一碑刻观音菩萨背孩童过河，汗如雨下，几不可动弹。一碑刻人头顶三筐白饼，有鸟啄食，天上有日月十一星，左有三枝葡萄树，右有麦捆，麦子长七个饱穗又长七个瘪穗。

“你可猜到了？”佛灵笑着问宝原。

宝原摇摇头：“似有似无。”

“这是猴头吃了七次饱桃。”佛灵点着最后一块碑说。

宝原茫然若有所失：“哦。我也看了七次玉兰花落了……在这还愿吗？”

“是。眼睛现在不流泪了。”佛灵也不拜，只是绕着碑走了七圈。

“看来很灵。”

“你也可以在这许个愿。”佛灵顺手一指，只见一碑上写六个字“急作髻夺作婿”。

宝原哈哈大笑。

大柿子甜甜地摔落一天，梅雨过完就是夏季。

“终于到了！”宝原贪婪地呼吸焦香。

高高的荻草浪花滚滚，自己也被淹没在路的尽头。血管里流着的无色透明、绿色粘稠、红色沸腾被喝干光剩余温；碎石洒路上，黄叶挂在梢，花瓣烧黑洞。敲打声无处可寻，黑乎乎的铁轨、铁桥飞上刺槐又闷闷地掉，等机会写诗。稍走远，就闻着石头烧热从脚一直香上头，圆圆的、硬硬的、比砂纸光。

“就在这看？”

“当然不是现在！”

“我不怎么信你。”佛灵拍了拍他的肩，像一气跑了三千里最后汗流浹背地拍梧桐。一路上车灯红了，他一点也不在乎，还在唱歌：“I hope you find the storm that you were chasing. Hope your eyes are still as full of dreams……”。掉个零件该怎么办啊？抛在路上已经我佛保佑！佛灵后悔上了贼船。

“不是好了吗？”宝原知道他发牢骚。自己刚才也紧张，双手握紧了生怕飞出去。

“都说了尾气环保装置坏了不影响开车。天太热了。开着开着红灯又灭了不是。”

夜色帮着他一点点舔掉牢骚。是啊，新大陆谁开新车呢？老司机不都是前面怼一下后面怼一下街趴的？这样才够粗糙、够莽撞，才能活好好的。佛灵突然觉得宝原已经是新人，比新人更新。他没负担，没责任，觉得把自己活明白就是最大贡献；说小孩该像草一样长；胡咧咧自己入错行。他喜欢自夸这黑乎乎掉皮的脸——蓝鼻梁是蓝岭，黄脸是仙纳度的秋叶，浓眉是松鼠飞去来，黑眸是鹿。他一到裸海滩就像水落油锅，扯树叶似的扯衣服。海浪哗哗拍背，流过每一处山丘峡谷。他身体松弛，肌肉却有无穷力量要爆发。结实的臀腿之间黑毛弯弯沾满风干的盐沙，水草般又游又飞又跳，生殖器黑黄黑黄闭眼晃。

“先睡会。八点多天才黑。”宝原拉着他走回去，蜜蜂捋过刺槐露出星影。

佛灵迷迷糊糊不记得睡了多久。他醒来已躺在另一片草地，背上凉凉，隔毯隐约觉得结出的露珠在动。天上就是星空。大小，尖圆，跑又停。

“你看！那么多。”宝原手划过一圈落下，“像什么？”

“像什么？”佛灵吃惊地张嘴。

“像你脸上雀斑！”宝原突然大笑，“你的好看——发烫了。”

“更像你！”

“怎么说？”

“像你……一丝不挂……夜空……海滩……我们就像佛祖看我们一样看星星。”佛灵喘着粗气，脸更红了。

宝原牵起佛灵的手。两人都热。秋虫孤寡孤寡地叫，宝原突然翻到佛灵身上。看他的薄荷叶。舔它。佛灵一动不动，眼睛静如舟叶，又像被沙子一迷咕噜淌下一滴泪。佛灵猛然抱他腰，抱死，腿一登咚地把他翻下来，死死按地。宝原啊哟一声，大吼着操马上也抱死他，努着劲要起来。佛灵不肯，全副身子都压他胸口，拼命解开他的手按地上。

过了会，宝原不反抗了，只来回看星空和他的脸。佛灵想起刚才说的，顿觉脸上火辣辣，伸手就把他脱成蛇，吻花瓣那样吻他，鼻埋花蕊，吸叶子一样吸它。阴茎被一掌握住，龟头连着脖子刚好探出口。通体不软不硬，斜伏草上，时刻准备再夜袭，像一把马刀。平夜里心脏在勉力，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夜行物平白有了劲头。舌头在雨林嘶嘶找伴，撞上赶紧分开，最后撕打发疯。蛇体碾过碎叶，晰晰索索，雨水飘起歌谣，最后岔入不同的海。

宝原和他再次并躺。宝原慢慢先松开抓佛灵阴茎的那只手，然后又松开抓自己阴茎的那只手。脑袋被空出的手垫起，耳朵离开地面，一下子听清了远处的怪叫声，也许是狼。

宝原迷迷糊糊闭上了眼。他又睁开看星星。他又闭上。他突然想到零乐。

“如果他和自己一样，是不是我们也能躺一起？”宝原叹了口气站起来。

## 第二十六章

零乐离开后，宝原很快离开大炮村去了房县。他感觉在新大陆的日子所剩无多便把东西都处理了：夏天衣服用不上就洗干净捐掉；讨厌专业书就扔给学弟；车给迦南。房县几乎没有阳光，他也做准备：看教会（祷告找到迦南那样的）；住得离学校近；参加 party。

惴惴不安的他等到开学终于如一捧海沙随风卸下。这里的夕阳爱在脸上涂云彩，时间是其笑容。平原上钟楼尖尖，城市热气腾腾，玫瑰船拖着下海。灯光撒地，顺手把梧桐叶脱光；落四方楼，稍息立正；落湖里，捡花戴上。暖风很舒服，来往的欢笑穿过人，不逗留。入夜后坐在花坛边便在享受时光。树枝一阵阵地颤，黄叶绿叶扑闪，失去此刻的恐惧生出了失去还在一小时后的甜蜜。

他本该去小天国的。要是早见到能把一辈子吹到头的迎来送往，他绝不会拍胸脯；那刻真的自己对自己一个劲儿说：“这辈子完了。这辈子完了。”他对这种感觉是敏感的——误以为梅落将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晚上，他就如此。一圈圈绕湖走，一遍遍问自己：“这辈子完了？这辈子完了？”他也觉得自己自私、忘恩负义、没有责任感，但想到生命将在按部就班中结束、自己将与他人毫无差别、生死只剩仪式、活只为肉体……他本能地逃。

他喜欢房县，喜欢从陌生开始熟悉一个地方，自由地指点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条波浪、每一片云、每一个人，热爱或讨厌；他也喜欢自己被热爱或讨厌。日复一日的城市为他重生，一日一日衰落的他也为城市重生。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被当人——不是外在、身份、



地位。他想抓住它，一刻不浪费。

宝原同样远离了教会。说出“有你真好”、“可以一直玩”的姊妹是真诚的，只是他失去了最初的感动——他感到压力。他做不到坦坦荡荡地说明内心，因为他唯一确定的是自己远未了解自己——弄清每次心跳的起因是何其伟大而艰难！说出来的话让人努力去做，可人是变的啊，刻舟求剑好吗？岁月不多的好处之一是将肉体揉酥，然后灵魂一动它就掉（好看的肉体会奶白），心脏不费事摇着撻就到眼前。佛灵问他听到“勒马提刀珠泪掉”为什么像要哭，他说没有后半段就是一个好的悲剧；斯重还在，佛灵却断了联系。他每次给斯重寄东西都很郑重，就像初夏的夜晚坐在树下天就亮了。

从这点来看，他得病远在身体崩坏意识到肉体不可靠之前。他不是从来就只是重复某种生活？幻想的到底是什么？幸而不幸，除了自己没人回答，也没人提问；不会醒的夜里的狗，闻闻世界，闻闻自己，闻闻世界，闻闻自己。

有时候他羡慕勇敢者能如此幸运地得到信仰——天就这样亮了，不竭的幸福和意义再无变迁。本有机会的——多少次就要到手——意志却总软弱、他总发疯、骄傲总让人自以为是。生命在他只是生长，像野草；他无法承诺正如无论如何努力野草未必有花，有果，有子，有生生不息。

“你是秋天的一滴雨  
从遥远火烧来  
到遥远雪覆盖  
从昨夜的风  
到今夜的梦

笃——笃——  
那是你的姐姐们敲起门  
扑——扑——  
那是你的哥哥们红了脸  
天空转过身  
转回去  
说话  
沉默  
落下的时间泛起一圈一圈的等待

我们的船航行了  
在空旷的默许里  
也许有过  
也许没有  
那无数裹在目光里的  
起因、经过、结果

你  
只有你  
安眠我心  
悬结雨外的雨  
飘离等待”

宝原写的时候雨眠压根就不认识他。现在也不认识。好在习得的外向保护他，他没有因笑容热情让人尴尬而自罪。

这一切足够美好，即便付出仅限于一、三、五的上午十点五十分，在去体育馆的校车上。运气好宝原能看到雨眠一直到她下车。雨眠的头发精准地记下了她上午的经历：有燕尾光泽，表示吃了早饭，还很丰盛——面包、煎蛋、西红柿、牛奶、奶酪（她应该不喜欢布鲁起司）；一笔兰叶是起得不晚但未来得及过早；蓑衣箬笠鱼婆子必定起晚了慌里慌张。

这样的日子很长。可从外量却短得不能再短，冬天一来她便冬眠了，再见时，她和春天一样有了新生命——头发飘黄，目有主见，行有计划。她有没有也感受到这丰富美妙？曾经的一刹那，她凝在雨中的大橡树，和秋风、落叶、公车、别生命融一起，噗嗤噗嗤地翻翅膀。她会在哪里得着她的呢？

很久以后宝原意识到那棵大橡树一直在那里，一年四季，绿黄相替，从谁都没来到大家都来，从蕙英离开到自己离开。它一直在她门前。斯重说过很多哲理，“人生是徒手画圆，到底回不到原点”、“冷的地方必多酒、多乐、多舞”——第一次见她就是小雪。

那是他混过的无数晚会中的一场中的一朵浪花；当时以为比大橡树更短，追忆是却喟叹生命自有轨迹。

她的表演是在沉默中开始的。

等待并不长，直到第一声轻飞上屋顶。下落的雨穿过树叶，雨鞋跳进水坑，路沿拍打自己。马蹄声来了！宝原也跑向她，神秘与熟悉紧攥手，嘴和心都在寻伴。

“太阳升起！”

他只留下“太阳升起”四个字一时乍进脑中。

生命足以找到自己。它让整场只为她和他。生命是稀少的，在那样让生命成为生命的时刻，也只有他的生命苏醒过来——他心跳到嗓子眼、世界正在初生、跳下高台融进她吧！人都在慈悲，自责自己锦衣他人辘辘，自责自己开心他人痛苦；有人为生活没成为生命而悲伤吗？一个得到一刻生命的人是不是也该自责？

几个月后，宝原在下山途中认出了她。她正上山。这是宝原第一次和她对面——之后无数次的纯真中的第一次。他表达内心激动。他忽然意识到她真好看：娇小的身体背上鼓拖了架子，风吹五色衣像蝴蝶翅膀，黑丝沾了白汗珠拨不开。宝原觉得自己骗了自己——她的美丽在小雪那天一定就已经偷偷留下，只是言语不及捕捉。他折回去看了第二次。

宝原又忘了她。他兴奋地和拦自己的人说“太阳”，就是没认出那是她。生活就这样将人埋葬！他摇摇头，语言真是好东西，人的感觉暂有个家也靠它。要不是语言捆住的粗糙感觉让融入其中的决心未冷却，分割支解的生命又将成为坟前的灰烬，被黄土灭点仅剩的火星。即便如此，语言值得信赖吗？记忆一直在自我涂改？第一感才是生命的真实？

宝原把时间都给了鼓社。半米见方的窗口每天都掬起石榴色的余晖。坐在舞室，扶木鼓一下一下敲打。一天的烦恼和一天消失。人组成新国度，做一件既简又繁的事。他想起了祷告，想起“只管打坐”。是自欺欺人吗？任性地寻找一种新的宗教替代旧的，填平自己因熟悉而生的不满？这种思考是后话——生命中的人是不看到自己的——他也全在喜乐里。

此时此刻、眼前人、自己，冶成一个整体，继而成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他的生命？不假思索就试图占有？就像马、弓、帕子，属于骑手、战士、女人？宝原不怎么害怕眼前的幻觉，回了旧大陆整个新大陆也会旧的。

宝原除了多看蕙英两眼，像鼓架那样安静。所有人都耐性听别人说话，一个词，一个词，慢吞吞；没有过多的欲望——坦露另一颗心灵。他偶尔想起霍莉。是他变了？变得开朗、自信？变得有了努力想摆脱的身份？还是变得麻木，不愿再在黑暗孤独的深处寻真？相较拉回上一波人叩问每句话的意义，比较两个“我”对同类事物的反应才真正困难重重。他没准备

好，也许得花两段生命才能明白一个“我”；他抱着侥幸挣向前，想着尽头处自会彰显的。

松散又凝结的整体让他抛干净不想要的身份、年纪、品德，真像澡堂子——云雾缭绕，模模糊糊，无比自由。他开心到担心起它的不真实，很怕自己稍动动就毁了一切——尤其是对她。宝原努力冷却时不时可能爆窜的热火，克制欲望对心灵的好奇，不刻意接近，而是平均地和所有人交谈，在所有人身上都建起她那样的美；野草般的情感被及时割下，平均分给每个人的也随即得到回馈。这算不算新人才有的好处？——在复杂世界攫取幻想表象，好一剂麻醉！如果得到的欢愉仅仅是特权，那太糟糕了，他不接受！宝原浸得越久越觉得自己终会掉下去。这不是一个永动的天堂，藏在水下、来自人间的能量，不虚伪的人迟早会看见。

处暑后他开始痛苦。

初愿已达成，真诚有了归宿，可为什么还有新的痛苦长出？无法克制想靠近的欲望？慢慢进入的新国度的真相？他清楚自己时时唱和痛苦的欢愉已不是最初的那种——它又从集体慢慢走回个人。原谅忘恩负义的人轻易否定自己的生命如同轻易肯定它！他达成了初来时炙热的唯一愿望——学会鼓舞——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忆。记忆都关于她。所以那一晚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是她鼓舞？自我为什么总在逃避自我？它的轨迹到底如何？为什么自我寻到的都是偏颇？

天气热得发慌，宝原在半岛树林躺下，吹海风，却一点不能睡去。哗哗的海浪无精打采地打，没有情感；树叶枯燥乏味顾自地绿，怎么凝视也等不到信。灯草灰色的大海和天空砌成黑夜加冕的阶梯，浪花从月亮入手一路划到心脏——它依旧冷冰冰，连疼痛的欢愉都不给。他清楚自己无法被安抚。大自然是锦上添花的狗。人如果内生不出情感，在外也得不到它；而一旦生出，外面的反跟来。

一个不在主恩里得到最大期盼的人注定要不停地自建人间希望；希望破灭而痛苦，重建新的，继续破灭继续痛苦。他不汲取教训，却让所有为他带来希望的人都失色——疯了的人竟有如此的巨大活力。

宝原又满怀期望。他努力回想蕙英的一切。健谈，沉默；认真，不在意；不知什么时候睡，不知什么时候醒；和身份格格不入，又不下决心反叛；没人找得到，时不时出现；偶尔误事，天赋惊人。

她离开后，宝原才了解那天自己能看到是个意外。它失传了；没人知道失传多久；没人知道如何恢复；直到她出现。他的后知后觉该被宽恕——她的细腻明明就是自古以来啊——她的细腻是唯一能赋予鼓舞新的生命的！——就像佛灵给杜丽娘的那双满满的笑、也呆呆、不随身体转、写了世界的眼睛。她柔弱却有内在的强大力量，宝原总算意识到这是鼓更是舞——其实它的高丽名字里造说明了。蕙英也没意识到；她的天赋替她完成一切。

她是个天才，就算只有宝原一个观众，她也是光芒万丈的天才。她有天才的一切品质，比如半途而废——失传的曲子还有一半，她没有任何兴趣去顺手完成。她一如既往地一切事物没有抓住的欲望。等有一天宝原和她的搭档——就叫他小B吧——恢复出剩下的一半，她像个陌生人，顺手学一学，转眼忘记了。

宝原突然有了可笑的责任感。他觉得自己该学会整支曲子，哪怕传下去是泡影而她早离开。生命对完整的渴求让他自以为在做一件极为伟大的事。不过他还是他，不知什么时候起豪情又轻飘飘了。演完整支曲子，小B很兴奋，宝原却觉得不过如此；他也不难受——做了无法拒绝的事而已。失去的意义本不属于他，他也不期望包括蕙英在内的任何人了解。在这点上，两人好像又无比靠近了。还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不满意自己的表演。这不是因为蕙英离开很久他的心不在上面，而是自知之明——他无法像蕙英唤起自己那样地唤起另一个生命。如果没有生命被唤起，那就随它去吧，自己不也在她的计划外？是生命它就该自己呼唤自己；他愿意帮，除了存在他见不到办法。

那天星星睁开睡眼走到他面前，看看空礼堂的凉地，抿抿嘴，解开凉鞋扣踢一边，捋过淡

色的碎花连衣裙，在地上坐下。宝原顿生压力，像小了二十岁。

礼堂里很快震耳欲聋。蕙英听不见他，也看不见他手，就侧过耳朵靠近听，脸几乎贴在他的鼓面。“出我的口入你的心”宝原想起山河恋，呆呆得看她。她的嘴唇很红，小胳膊充满弹性，肩上密密的裙纹是刺槐花，摸上去想必和处暑一样。宝原又想起斯重说的：“世界上美丽有两种：一是深刻的方程，二是你充满倦意的淡淡笑容。”

他突然涌来一阵伤悲——死亡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太阳的舞步  
夜色里停留  
抚过茫茫的眼睛  
她将回来

我愿高歌对你的爱  
浅薄的诗句  
流入大海  
悄无声息

云  
红了脸  
像红色嘴唇  
真令人高兴

“来吧来吧  
今晚不等月色  
站上金色的裙边  
一起飞行”

多么热情的邀约啊  
你的春风  
吹过  
我的四季

此刻  
我心中满是伤悲  
你在梦里带走泪

死亡将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 第二十六章

夕阳下白纱红又黑，湖水沾沾毛笔写入呆眼，先涂金，然后代以红色，最后化不开的蓝色带它回屋。

喧闹都在十二楼往下的街上，屋里噗噗砂锅响，吡吡吡烤肉响，人在淌汗。

开饭时，人人面前摆钢盘，一勺闷米饭浇上奶油，放上盐渍胡椒串、鲜姜、柠檬，另一盘舀上鸡、鱼、油焗蔬菜；中央一四条腿的蔑编容器，上铺白面薄饼，饼上放烤肉，有大块有小块。另有一篮，内放夹软糖品的奶油饼干、卷肉馅薄饼、白面薄饼。

大家风扫残云，等到吃完炸 **cheese cud**，每人各取蒟酱叶五片嚼一嚼，就算结束。

“没有马格利。”宝原有些意犹未尽。

“喝烧酒吗？”蕙英盘膝而坐。

“你喜欢吗？我是觉得没什么味儿。”

“哈哈，这是霁县人的日常。其实它有红、绿盖两款，红的度数低——这里没红的。有个变好喝的小窍门——喝口水再喝，一小口，一小口——酒很甜。”

“我还是喜欢马格利……我也分享窍门给你——马格利冻一半的时候倒出来，用广口玻璃杯喝最好——千万不要精致，酒酿瓶就很好……你知道鼓舞的由来吗？”

“哈。它都在我们喊的里面写着——翻译成新文是这样的。第一句，看着天空，看着星星，看着地面；第二句，今年风很大，明年收成很好；第三句，明月，像光天化日的明月；第四

句，在黑暗中，光辉照耀着我们。”

“看来我看到的正是你让我看到的！”宝原突然兴奋起来。

“什么？”惠英有些迷惑。

“哦，我是说你跳的很好……我们的动作像不像左手提一大筐，右手用一根棍敲打庄稼？子粒落在筐内，集中晒干，在木臼中撞打，吹去皮壳，最后和月亮一样白、一样好吃！”

惠英笑了笑不理他了。

惠英不怎么喝酒，划拳却和打鼓一样好。不知道按小B的理论“划拳有利于练鼓”她是先划拳划得好还是先打鼓打得好？还是“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都是某个更迷人本质的随手小技？

“回办公室吗？”结束后惠英叫住了独自离开的宝原。

“是。”

“不坐公交车吗？”

“我走路吧……不太远。”宝原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离她远点。

“来吧来吧，一个人走路多可怜。”惠英夸张的招手让宝原突然觉得真有那么可怜。

在车上他一度很麻木。她的一举一动随时能让他快乐也随时能让他痛苦，这分明也是一个泡泡，靠越近结束得越早。这和她没关系，只是宝原不抱希望。除了生理、情绪的需求，他对惠英还要什么呢？所有这些都是不长久的，等到有一天差异被弥平、新鲜感消失，结局会是一塌糊涂吧。他渴求一个人的理解，她的出现让生命生出力量，可真有一天默契到看她如看自己，那又多无聊。现在才是最好。

宝原希望公车开得再慢一些，两人继续沉默，最好永无尽头。

“你不坐公交车吗？”

“很少。反正也等不到。”

“用查询软件啊！”

“什么？”

惠英咕叽咕叽细细解说起来。她看到宝原一脸迷惑，就掏出手机，一步步点开、确认、查询，给宝原示范。宝原可以数见她的呼吸。平等的感觉让他此刻自由。他不在衰老的荒岛上，月光里也没有虚伪的尊敬。她在宝原的世界来去自由，反倒给了他时间上自由的幻觉。

“你的手机都是这牌子吗？”

“是啊。我爸爸公司的。便宜。”

“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它，可明明以前没有，人也不觉得少了什么。”

“才不是呢。十六岁回霁县的时候多亏了它。”

“怎么？”

“那时候我们还在葱岭……从机场出来，我按手机导航找住的地方，开通水、电、网……他们来之前给我打电话，爷爷去世了，我买衣服，坐车下去……”

“哦……你为什么来这？”

“哈，不知道。我爸把我带来新月，后来他阴差阳错走了……你去过新月吗？晒人和斑马一样，黑白黑白……现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睡……无所谓了，反正要回去的。”

两人在山脚下下车，风有些凉。两人拾起月亮抛下的缆往上走。玩闹一阵一阵抛高甩远，汗水红了鬓角，光泽一跳一跳。宝原看着她侧脸，忘了说话，只听她偶尔一声咳嗽，一步一步迟行。月亮的影子留在山坡的银眉眼中，尾巴落在湖心低吟，卷起黑蝴蝶；歌声从那里来，低沉。宝原不知不觉应和起鼓曲，感到旧激动正在复苏。

流逝真的让所有靠近都只徒劳，除非本身也成流逝的一员？他不相信甜和酸调成美酒在整个城市做的广口玻璃杯里活过来——自己没有喝醉，只是展开翅膀逆行。这不是返老还童——身体还在一天天剥落，奶油滴在烈日下的焦草地；它是严肃的，精神在这特殊境遇里有了

涨落，短促地强健起来，一脚把肉体踢到月亮背面。迦南说这是庞加莱回归——那热力学第二定律呢？宝原没想过从蕙英那得到回答。我们会了解的。

蕙英消失在湖畔的新寓所——不知道这是她第几次搬家。宝原只觉得月色很好，直到浓云将他也遮掩。

“这是刚咯利……这是京……这是布克……这是姜古。”小孩一一点过蕙英胸前衣服里的四个小框，兴奋地自顾自说话，“我家里有一面布克，和一只姜古，和一个刚咯利，没有京，它太吵了，咣。”他比出大大的手势。

总算把手指拿开了，宝原想，白卫衣空空的，要不是小孩根本不会注意。他差点要越俎代庖地替它们讨公道。他很快将内心安抚如面色。

这是宝原第一次参加领养家庭（高句丽孤儿）的聚会，小B三次，蕙英两次。

同来的还有生在新大陆的高句丽女孩。小孩不一会儿就粘糖似的滚她们满身。他们摩挲她们头发、拔她们眼镜、让她们手把手剪纸。

鼓社这边不太顺利。小B真诚却无法找到共处的方式，只能感叹自己太老了；蕙英发脾气地瞪小孩一眼说，我要先吃饭。

宝原处于两者之间，既没有前者的天然热络，也没有鼓社这边手足无措；他的表演极力克服后者，靠近前者。这算不算虚伪？那群女孩呢？他蹲下和小孩说话，有耐心也混入同情、怜惜、羡慕、满足。他回忆起新大陆的好——一种虚伪看上去纯真，听上去纯真，摸上去纯真，它能叫做虚伪吗？这么一想，宝原就没了负罪感——观众是自己而自己十分清醒。他感谢其他演员——眼前的妹妹们。她们的圆脸蛋被他的目光烫红，沿着水中的墨纹长出小枝小，整个礼堂布满了白嫩嫩的光；她们趴在椅背上，看着不愿动的小孩趴睡在拼一排的椅子上，笑起来，头发又黑又长，像条瀑布。他找不到虚伪，在真假的怀疑中，却勾出美好来。

也该归功道具——等小孩开始学鼓，鼓社变得同样热络。蕙英坐地上，将鼓放脚面。一个小姑娘学着坐地上，将鼓放脚面。蕙英敲一番。小姑娘学着敲一番。蕙英看她敲，点头，摇头，点头的时候笑得声大，摇头的时候笑得声小。小姑娘面无表情地——听进去，杜昂杜昂，一点不羞涩。宝原没有教学任务，就坐在两人中间。小姑娘敲得比自己还响呢！宝原红了脸——自己再不是她的好学生了！

小孩很快又回到跑跳的原生态。

蕙英有些倦又有些困，随手拿过绳子扭起来。小孩围过来。她要翻花绳——不知道高句丽是不是这么叫的。小孩觉得有趣，上手扯她绳。她有些局促，几乎灰心。

“一起玩吧！”宝原对着最起劲的小孩说。

两人就和蕙英玩起来。他摆好让小孩手穿过去，然后扶着让他翻出来。

小朋友很快开始不听摆布，先胡乱缠扯，再就扭头不看。

回去的时候梧桐树叶翻书似的沙沙作响。

司机是来时的大叔，后面三个小孩，羞羞答答，都是他的。他急于打破车内的昏沉气氛：“你们的表演真好！告诉我怎么开始的吧！”

有人说：“我想找个地方敲鼓。”

有人说：“我想参加旧人社团，走错了。”

有人说：“我想参加一个高句丽社团。”

蕙英说：“我被朋友拉来，她却走了！”

轮到宝原，他激动地作起打了几遍腹稿的演讲：“我是看了一次鼓舞表演就特别激动。正好遇到社团招新，我就说我很喜欢；和我交流的那个人就激动起来说，你看到的就是我！”

“那个人就是我！”小松鼠拖着长尾巴，咕咚一声机灵。

当然是你！宝原暗笑，第一次不知道，第二次还能忘掉？

他只是怕热烈引发灾难——这嗅觉是时间给他的唯一礼物。他不对别人有幻想，只是理性同时提醒他不要忘记目的——占有她不是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富有对称性的雪花，落手都成了水珠，长长，圆圆，扁扁，一股脑儿地坠。

悲剧总在约束和反抗约束之间飘荡。如果对美的渴望没有超过理性，那它算不得美；一旦欲望占据上风，只有美会粉碎。肉体是船，灵魂是帆，美是风，人在时间之海漂流，只在用帆兜几缕无色无臭。此刻感情还在高涨，痛苦没有来临，希望生的欲望无法罢手。

“我还没写够诗呢！”他有一套歪理。

“我小时候玩，姑娘们就和我说话，别玩啦翻花绳天会下雨。”宝原笑着指了指天。正巧这时候响起一个雷，还没反应过来雨点就噼里啪啦打在车窗。

“是吧？”他被自己给震撼到了。天色暗得看不清人脸，宝原却看到她的脸。

他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想象她也被偶然性的谜团击中，晕乎乎地落在云中，漂在雨上。这当然是臆想。每个人的灵魂都遥不可及。人费心地找破绽来否定自己的想法，精疲力尽无可奈何后，反有了片刻欢愉。

这就是宝原想到的傻办法——在现实与幻想中游走，用每一次痛苦在刹那的起灭间得到莫大的快乐。准备好了吗？去被自己的谎言抛弃、自寻的痛苦吞没、自身的弱点毁灭，从内到外翻腾、折磨、碾碎，最后认输或继续！

鸟从爬满绿植的天空飞出去，哗啦翻一页，眼前露出饥渴的空白。空白和空白是那么不同，前者分明呼喊着渴望的名字，流淌出莫大幸福。山脊上橡树、桦树、枫树高低簇拥，连地上全是金黄。脚步烧断缆，摇撻从小舟上抿一口。宝原还张着嘴——这不是无主之地，不是的！蕙英在就好了。

他快乐哀伤，脸惨白、目光弱淡、嘴干涸无言、行迹深深浅浅，他像风干的酱鸭。

“宝颜怎么走这么慢？”

“洪老师……我最近锻炼得少。”宝原不讨厌他时不时拍打扎皮带的肚子，只是随口说谎。

他怀疑自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越发现老板的好就越觉得病不轻。他觉得自己有时候是个奴隶，有时候是儿子，真假都如此自然，情感无处可逃。历朝历代的皇家是不是就这样？他好久没有喘不过气了，几乎都忘掉了它的感觉，还原只能靠孤零零的词了——黑色的尸体、失掉所有希望、白天黑夜都害怕。除此之外，记忆焕然一新，现在都抹了一层可爱的、滑滑的、厚厚的塑料光泽。

废弃工厂里灯火通明，老板载着他来了。

“还是要做好数学。这些都是虚的。”

到底谁要来？宝原觉得好笑，也许没见证过奇迹不是坏事，老人家以后不会带我了吧。

午后的阳光懒懒落在平原，宝原在车里等她们——老板的可爱女儿！他有时候用新文，有时候用旧的，她们也在来回换；翻覆调整姿势还挺有趣。除此以外不喜欢也不讨厌。

冬季的周日，两人总并肩坐在大贵人城的音乐学院的食堂，旁边尽是家长：在报纸上猜谜的老头、风致又俗气的高句丽妇人、滑如丝袜的黑人娘们。时间十分之一用来工作，还有十分之九用来逃避工作。两人在旧人餐馆被骗了钱。两人在街角的小卖部买了泡面。

最后一回是在早午餐店。清明过了，窗户都开敞敞的，风吹餐具叮铃叮铃。拼桌的老人说的每个字都扶着墙。

“我已经太老了。要死。”他微笑着开始吃汉堡、薯条、咖啡。

吃完午餐，两人沿着全世界的艺术中心的大门前的扔着硬币的方形水池绕圈圈。

“你说臭小子每天混什么？投资问我要钱，结果都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

“新人想法不一样吧。想结婚就结婚了。”他没想到老板也有脆弱的时候，自己被迫承担了责任——无辜地被人敞开心扉，是不是要替他保守？



好在他很快又拿起手机照像。

回来食堂，所有人都换了姿势，老头开始看书，高句丽妇人打开电脑干活，黑人娘们在纸上沙沙沙画画。孩子们如同雪花已经来过。

他们总算开始工作。然后错过了小妹的表演。

“待会她出来就说我们一直在。别漏了。”老板不慌张。

结束老板会送他回家。第一步是挨过喧哗的霓虹灯，攻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碉堡。宝原很轻松，他发现只要有可爱的小妹妹在自己就不需要开车。他还真没怎么看过大贵人城。大地给一样的孤独，但如果你有五个硬币，在这里你不至于特别孤独；异乡人在新旧不一的躯壳里同病相怜。出城后宝原总要打瞌睡，从不同层次的黑影中看出港口、码头、货船、炼油厂、云、星星、月亮，最后皮球杵在窗户上蹦蹦跳跳。

走的时候，老板为他在家里办了欢送会。同样的蛋糕、红酒、水果、香肠、友情中留下甜蜜。宝原对复制没什么感动，他被迫叫人来壮大队伍，里头没什么朋友。

迦南说：“想想就知道你多尴尬。妙玉叫刘姥姥。”

斯重说：“你就受着吧。”

宝原不想回忆，他无法面对他。一侧摆着让自己几乎窒息的工作，一侧是自己得到的真金白银的利；每个举动都在切除生命的一部分去填另一部分；直到成了滚筒。

“谢谢你了。”

“洪老师应该的。”他现在很愉快。两人在海边散步，按新人礼仪现在只是朋友。

“刚才小伙子怎么样？”老板在花坛沿上坐了下来。

“很好。体力也好。”宝原跟着坐下，故意答非所问，最后才悠叹说，“独立很难。”

“当然。”聪明如老板当然知道这个自己亲手披上衣料的人话里的七八种意味——他是和老板闹翻能作领袖的人。

“和新老板怎么样？”

“很好。他不说话，我们不联系。”

“那你自己干吧。”

他的关心网扑过来。好在已经远离，宝原瞬间醒过来，逃开了左右煎熬。

宝原想起自己安慰迦南而迦南坚称是他先说的话：“不做狠心人，难得自了汉。”原来他不知不觉已做了一个大抉择。蕙英是结下的果实，从在房县落地开始种，在那晚开花，到今天结出青涩，汁液要滴破脸；他喜欢这果子，就算等不到成熟，她也早是红灯笼。

他有过幻想。幻想和蕙英都搬去皮毛镇长久住下——那是他毕业之处，又将是他终老之所，他继承他的衣钵；蕙英教人高丽语，周末一起为收养的小孩表演。

他闻到了紧随的腐败。

宝原对蕙英的爱在这一刻到达顶点。他放下击败他的想法、争宠的念头、嫉妒、抱怨；唯一该做的是从现在开始倒数——每分每秒都那么重要了。如果自己、蕙英、当下，三者不能一起扭时光的翅膀，那就都不要！

## 第二十七章

天上地上吹起了风  
我开始想你了  
连雨丝都变得甜蜜  
浪花也变得顽皮  
像你雪白的肌肤  
像你在我的眼里跳跃  
像你在与我捉迷藏

我就想爱着你  
无声无息

却又占满天地  
你的笑是多么醉人  
像一只鸟儿  
在我心中叽叽喳喳地叫

我该有多少话儿对你说  
你是我生命的意义  
在雨天  
你告诉我雨是爱我的  
在晴天  
你告诉我阳光是爱我的  
在阴天  
你告诉我马路是爱我的

我再也不会流泪  
哪怕是黑夜  
夜色里的冷风  
吹起你黑色的丧衣  
你站在乡间地头水田里  
泥渍泛上你的裙边  
我们看见了彼此  
相视一笑  
这是生老病死后留下的  
血脉  
我们拥抱了新的生命

我多想握紧你的手  
去感受一个人的心跳  
让我飞离地面

我对你的爱  
让我爱上全世界  
我对全世界的爱  
都在你那里

蕙英沉默了。

沉默有时候比匕首锋利，他有准备，可还是躺地上只剩下呼吸。颈椎、腰、牙、温度都找上他。没希望的日子每一天都艰难，寻找希望需要一个坚强的肉体，现在是个死循环。病痛对他的最大伤害不在肉体而在精神，它断绝宝原外求的所有通路。平日可以一点点吸取的花蜜被持续的劲风连根拔除，隔绝处只留无尽的绝望和恐惧。

他不接受一生无意义虚无，可越想找就越痛苦。几天前明明怀揣希望，可以安然赴死，为什么现在像到了地狱？月亮每天都抛缆，太阳一日日翻滚，她的脸依旧鲜活，诚心指天还会下雨——除了自己可恶的内心什么都没变！

怎么会没变？他忘了怎么正确呼吸，每用一次隔膜就电击一次，背上冒酸汗却不能痛痛快

快一场。他说不出话；不是说不出，是无法怀着勇气地说——没有意义的人能说什么真话？

玉兰花开了满满一树，亦落了满满一地影，雨中人幻想乘翅一同降落，没有一丝哀叹。刺槐树亮如野地星空，在草里踩蜜蜂的韵，抬望间冀望抓住风中流星。她正在一个人奢望、想爱、想吃、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的最好年纪，可自己这样渺小，对她有什么用？

爱火另一侧是冰花。孤独无法合二为一，两人的同道只剩加速坍塌的世俗。今夜他不关心人类，他只想自己的心——他不想做任何事去获得爱，无论多美好、多快乐、多撞击灵魂。爱是艰难的，它是无意义的，它是游戏，它是勇者的游戏。

第六天蕙英依旧沉默。

这是自己的幻觉吗？一切从没发生过？厌恶他吧。如果她爱上一个更疯的疯子、写露骨诗句的蹩脚诗人，他倒不那么痛苦；想到她用流俗对付自己，宝原被钻子钻。

他努力地去想她对所有事都不在意的血液里流出的眼角眉梢，想她无法用角度、频率、节奏描述的日升月降的呼唤生命的表演。她是真的。她送压迫奔赴刑场。

可真就是爱？

拉锯的炮火让大地痛苦。没有太阳，花园只成就废墟。偶然的风、碎花裙子、长尾巴月亮、银眉眼山坡、粉扑扑的玉兰、白潺潺的刺槐、黑夜加冕的阶梯……成了尸体流脂的肚子。孤独又将他抱紧。世界将毁灭，人类将毁灭，自己将毁灭，所有相关的按亲疏被剥夺，空间、气流、衣物、皮肤——分十几层去剥。孤独来来去去，每次都战栗，这一次也能在真诚的死后得到偶然的希望吗？

“主啊！保佑我吧！”久离上帝后他再次虔诚呼求。他眼前没有出现教堂，没有神父，没有圣歌，没有迦南、阳光、圣母爱丽丝，没有上帝——圣父、圣灵、圣子都没有。他什么都没看到，却相信这一句有能顶上所有的魔力！他相信主有安排，跌倒为了新方向——这早在身上验证多次——他害怕跌倒却更爱之后的生命。生命不是谎言也不属于所有人，它在黑夜，该与一晃而过的召唤连接。人是偶然的产物，偶然的生活才值得过，自己的使命就是去抓那幽微的偶然之光。

上帝会来的。

上帝来了。

反复念叨竟就如此简单安慰他，祷告竟就如此简单替人拾回信心，他竟就又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想到还有未完成，宝原恢复气力；他要看医生，看书，好好呼吸，好好喝水，好好吃饭，不在无望的地方继续忧伤。新生命不会等没有十足信心、十足体力、十足勇气、十足智慧的弱者。这是一个好结束——生命该决定什么时候承担什么重担。

痛苦很快稀薄到宝原有些内疚。他还没有流水线一样的流程鉴别喜欢、爱情、深刻的爱情、见异思迁。它似乎只可后验，标准则是痛苦与时间。他和蕙英合力创造的呢？三分之一的爱情？生命和语言间的媒介？还是庸俗？

她是圣诞走的。

以往鼓社结束的分别时分，他会一半灰心一半猜测——选择上山去办公室还是下山去奶茶店——只为和时而合群时而不合群的她不期而遇地同路一程。周二周四的下午，他去山下的小酒馆吃午饭，看一眼她工作中的无表情如何一秒钟盛开便离开。每一次活动都让他期待，绵长浓烈的梦，醒来看一眼自己。

现在呢？没有爱情和希望，欺骗无处不在浪费生命——腐败中闻不到花香。

厚雪层三两步跨到夏天，他不关心那是不是爱情，他要全力呼吸生命的每一股气息——尽让有闲之徒去写吧——更隐秘的正被挖掘！

希望、欢乐、理性，从他迷人的体内散发芬芳，现在更兼张翅飞翔的欲望。人的肉体的每一寸都有自己的灵魂，只是都被压抑成一个总灵魂下的螺丝钉；愉悦不能让它们一致愉悦，

倒是痛苦一致；它们有自己的表达，谁都想让那个总灵魂（如果有的话）说自己的话。

舞蹈！舞蹈！舞蹈！

他要舞蹈！

长衣宽袖，红带绿扇，女孩子们攫取体味，青春里觅生活勇气。一刻不停的贪婪离开别人的第一次青春，自己的第二次青春也要无影无踪。

他不在乎虚荣与罪恶，可伤感无限歌唱的都是惆怅：“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Gone to young men, every one!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她们如花转眼将落，结果、育子、二十年后循环。她们快乐，快乐到忘掉自己才是源泉。

多想她们一起反抗啊！他只见过一个女人的银发俏如少年。她没有皱纹，纯真，他爱她而非瑟瑟昏昏。时光一直剔肉，她能战至最后一刻吗？他麻醉在青春肉体中。他不敢想没有青春肉体的世界。人类会突然消失还是在腐肉的残喘中结束？死是伟大的，是美的两大救主之一——生带来青春而死消灭它的假影。枯草不会自责混迹在夏天的新绿里，因为他有一天要用死亡的灰烬补偿。

“你呢？”妹妹打断他，从虚无缥缈拉他回现实。今天是安达卢西亚的庚子春节。

“蛇。”

“哇……所以……”

“哈哈我比你小一岁！”宝原打趣她的大惊小怪，“Sometimes I feel like Jesse James, Still trying to make a name。”

新大陆退化了，速度缓慢以至于少数人才看清每个瞬间。一代人在上坡中死去，带走灵魂的旧伤；一代人在上坡中出生，灵魂的贞洁一直保留到死；一代人下山，被从未退却的藤蔓缠紧。她们是自由和谨慎两绳牵的气球。

世界由规律支配，宝原只顾寻同样稀少的偶然。譬如现在，规律是群体中的孤独，而偶然则是其中的包容。浓雾浮起远道来的城市，清楚虚幻后他更感激蜃景里饱含的不被人知的心血。一切违反熵增的都是英雄主义，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英雄。

房县的冰雪恩赐失去家乡的人永远没有它。这里有战乱前后的佻蒙人、僚人、缅人、京人，也有旧人弃婴——她就是。最后的记忆就是旧名——刘智珂——刘对应的是丁丑，出生之年。宝原想叫一声“阿珂”——美人的名字——但很快咽下去。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怎么三皇五帝到元明清出个陈圆圆，最后生出阿珂。重演终于在旧大陆达到高潮，无限接近古希腊——一个女人、几个英雄、整块大陆、哀叹艺人——可已然太老。悲剧的苦涩外表要一双青春健壮的眼睛拨开冗余、显露鲜活本色。怜悯不该沦为理智遭成功锚定后的产物！莺啼晓、花开早、易冰消，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就不该欢笑？宝原觉得给这个戴无数面具的英雄取名字的人一定是菩萨。

他在鼓社认识了阿珂——小 B 女友。

沿着密针脚织的雨巷，大家走得既是又非的匆忙。新人不爱打伞，蕙英不说，却像画一样渐失轮廓。

阿珂从小 B 身边退出来，将蕙英推进去，然后微笑。始终微笑的新人。

沙子落里面，蚌拼命凝成珠，宝原生气这旧人的东西。可以是她和蕙英，可以是她和小 B，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副样子？她好到恶！英雄不能接受怜悯。

“喜欢舞社吗？”她笑嘻嘻地和同在最后的宝原搭话。

宝原直截了当：“非常喜欢，我喜欢那件大氅，你们跳得真好像喷壶洒水，你每次都特别关照我，教我动作，和我说话，我一点都不尴尬了，里海是我课上的学生，……”

“哇哦，太酷了！和教授一起跳舞，想想就兴奋！”阿珂绽开水花溅得黑夜满身满脸。

“她那么漂亮，谁不喜欢？Don't bury me in this prairie. Take me where the cement grows……”

“她老唱它！……你会不会透露考试题吧？这里的动力学呦！……”阿珂做个鬼脸。

“她特别乖，只是一点都不……”

“不？”

“不新人。她害羞地像一只猫。我问她从哪来，她说南京，我问回去过吗，她说真希望死前能去看看。”宝原怕勾起她伤感就转开话题，“我们看到一心妹妹，她说一心太好了，就蹦蹦跳跳过去……是我有张老苦脸，一心就散发的都是爱……你是柳州人？”

“是，柳州。柳州。”阿珂纠正了自己的读音接近宝原。

“回去过吗？”

“快了！毕业旅行设计好了！先去淡马锡找一心，然后去南海找艾玛，去汉沙找安妮，最后去汗八里找爱丽斯！”

“不去柳州？”

“妈妈给的钱不一定够。可以的话当然想啦！”

“去的话一定要吃螺蛳粉。房县没有南边有。”

宝原很快想到这些事只对自己有意义。他让零乐寄来明信片，也不知道里海认不认得出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认得了又喜不喜欢，石沉大海。名义上的连接真是薄弱。阿珂也只能从无意义的比较中捕捉特质了，不会像他这样鲜活、无可替代。她当然浮现不出女人哑着嗓子端米粉，一瞬间美味都成了痛苦；双胞胎妹妹诡秘一笑，打趣“一起来的姑娘每次都不一样”；自作主张给他点螺蛳粉，他却抵抗着要加蛋，吃完了大骂“吃得老子屁股冒火”。

阿珂和小B的分手，宝原不意外。不过他还是慢慢回想小B，最后伤感起来；他好像才是那个太阳，蕙英是月亮，夜行人披的到底还是太阳的光。

小B爸爸是安达卢西亚人，妈妈是新人，他更像爸爸，妈妈正直得带刺。新人问宝原：“旧人女的都喜欢我们，该怎么搞啊？”她听到了就要插话：“难道我们新人可以一直拿文化为借口冒犯吗？”她反对社团奢侈消费。她开长途车给小B送从小围的黄色围巾。她和小B每好朋友成为朋友，就算分手后的阿珂。宝原有点理解为什么小B总是尽心尽力地做事，私下却叹气鼓社要完了。

想到很多人要离开，宝原觉得该有人做些什么。手舞足蹈讲笑话的艾玛，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屏息看她挥舞新文如大刀，单刀赴会；狡黠如狐的爱丽丝，在雪地里借来遮蔽星星的月光，美得又爱又恨；长发飘飘、弦鼓回雪的亚马逊战士安妮，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逃脱……还有一心，从第一眼看到她，宝原就给自己画了国界。上帝在同样的模子里注入了不同的水，一边是甘泉，一边是毒汁。他没有时间去肯定或否定，唯一努力的是避免成为他人生活的镜像——多少生命浪费在跟随和逆反中？……那舞社呢？宝原才想起自己第一次见舞社就是在第一次见蕙英的那晚，第二次见亦是第二次见蕙英……舞社也会埋下我且待复回的生命吗？

宝原没太多遗憾，只在等告别。日子一天天对他不过如此，可他想到的是她们——多少人记住的光辉日子只是高中毕业舞会！她们越过十八九来到二十多，又有多少人以此为顶点？有人要从酒色大海里靠港停泊。她们看不到旁人无可挽回的终止，旁人却有淅淅沥沥的悲伤。

宝原终于没有等到它自己为自己加冕。

社团的奄奄一息都有迹可循，镜子衰败的只是照镜人。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忙碌、焦虑、务实、放弃自身；他没法子，除非自己跳下去。

他回到了阿珂。没有她，自己无法开启这一段生命，它埋葬在别处永不醒。那一晚只有蕙英，自己把蕙英当作神——好在有她！死生命生出新生命，落叶腐败处即是嫩芽重生处！她付出所有心血，一点一滴浇灌，现在从她里头长出的世界就要永不回头地离开她！这个世界

不再仅仅属于她了，宝原想到自己得着的欢乐，就像听见一支未知的舞曲，心灵寻找四肢，径直走向宿命。

既然没人做，我来吧，为一段历史写它自己。他顾不得她们喜不喜欢，只是命运突然摆在面前，自己不得不接受。老朽、呆板、不考虑别人、只为作者——和他无关。

卸下重担的一刻，宝原对鼓社舞社的一切突然变得很陌生。酒色无澜里他最后一次看看落日，好像最后依旧只有它有一张可爱的、美艳的、温柔的、勇敢的、永远不老的脸。

走吧。

“今夜  
十六岁  
你的脸羞红了天  
从东向西的蓝色海  
都是你

西门后我看着你  
只是默默地  
看你舞裙的花边  
飘上粉色的夜

那爬过  
爬过眉间的木鸟  
你要去哪里  
那里是谁的故乡

今夜  
三十岁  
蓝色大海舀起酒  
你就红脸烧起血液  
火辣辣的胸脯  
拥抱世界”

## 第二十八章

乌眼圈直到月亮升空还不回家。高举火把地等黑夜，城市一定也听过诗句——污点不能落在黑色，除了它还有什么捧起月亮？

人不那么看。长夜与长昼间模糊的黄昏才是永不散场的欢愉。雨脚将它拉长，芝诺的预言成真，笑在风中、脑海、诗句、过去、现在、未来，差一点就可触及永恒。

还是得行动，宝原心想，尽管他还意识到一下决心永恒就塌坏、世界就走样、夜色追他、他面红耳赤、灯被磨成实在。

宝原早认出了走前头的姑娘，只是不想打招呼；手推车堵在门口，最终前后还是走到一起。

两人前后脚进大厅，站在两头不说话。宝原在比赛那天见过她，年轻漂亮，高挑身材，有着奶圆脸、舒张的嘴唇、隐约绒毛。宝原忍不住想她——高跟鞋、冲锋衣里的紫底大红花纹旗袍——那天是白底皂花的；抬头看到眉角——精灵！宝原有些自卑，怀疑自己有没有过那样一双明快的眼睛。

他很快嘲笑自己抵抗吞噬自己的美丽。作为时刻被诱惑的人类的一员，宝原清楚占有欲和征服欲是怎样即给温暖又把它烧干净。人老是想占有己不拥有的美，因为属生的占有——从自己身上生出同样的——往往不可得。所以才有另一种，属死的占有——殖民者为了黑奴烧毁村子，狮子为了眼睛吃掉羚羊，它也为美去征服美的载体。从欣羨始至厌恶结，所有美的成长都成挑衅——征服者的嫉妒也将属死的占有加诸己身。正因为美永不可及，才妄图凌辱所有其余，幻想出自以为是的征服——可笑的、空占美的容器的可怜虫！

“李安处，你好。”宝原终于意识到不管从哪里来两人今天好像要到一处去。

“你好……我太脸盲了，真不好意思。”安处脆脆地说道。

“古诗词大会上见过……你也是来萧纬这过元宵的吧？”宝原笑着指她的旗袍。其实他是胡诌的，任何人盯得久都该这么猜。

“老师你来了。”萧纬出来先见到宝原。

“不用不用……我就大几岁，叫名字好了。”宝原见他穿大红暗花圆领箭袖袍，头带高头巾，大吃一惊。

“宝哥好。”

“萧兄好。”

两人客套一番，安处便知道宝原是他的数分老师。

萧纬转过头拉着安处，看着眼睛说：“好一个影落明湖。”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作揖。”

萧纬也不恼真就作揖，完了又拉住她：“小姐，和你那答儿讲话去。”

宝原也跟着走：“我帮你拿东西。”

电梯轱辘咯噔八次，三人走出来。

宝原挺享受刚才狭促空间里的淡淡脂粉。这味道和别人的差得不远，但细细闻还是能看出它刻意做出的若有若无。

宝原很是敬萧纬。他在课前诵读旧文，平日里也从内到外爽直豪放。偶一碰头，他就要来宝原家吃他做的饭；第二次遇到，一定要宝原来自己家过元宵。

萧纬携二人推门而入，迎面的落日余韵和窗外红墙一色。宝原抬头见画梁便又一惊。细看是旧史，从开天地到思宗吊死。

“随便坐。这是我室友卢颢。他外祖父是清华将军。”萧纬指了指厨房里正在做饭的人——身材魁梧，样貌温润，着一件薄体恤。

“久仰久仰。不怕中央百万兵。”

卢颢望望他们点头问好。

宝原席地坐下，安处脱下冲锋衣在门后挂好，坐在沙发上。萧纬正好也取了交床、铁锅回来，在条案上架好，开始从水方往锅里倒水。

“我来。”安处从笕中箸出碳，搯碎，烧起火。

“你来。”萧纬从草笼里拿碗摆上桌，放好竹夹、量则、茶盒。

“水开了。”宝原看着锅里冒出鱼眼睛就要站起来。

“你坐吧。”萧纬用杓撇去浮质，“要待二沸。”

“二沸啦！”安处开心地站起来舀出一瓢水，然后一边转圈搅动竹夹一边沿涡心倒下茶末。她用竹夹不停环击汤心，待到水大开溅起沫，才把舀出的水倒回止沸。

“三沸！和煮饺子一样。”宝原也开心起来。



此时安处立刻舀出浮沫匀分三碗，一时碗内起枣花、鳞云、青苔、积雪之姿；再将茶水倒出，正好三碗。

“她可是才女。”萧纬先喝了起来，“要去新月读人工智能了。”

“你又来。学长喝茶。”

“好啊，有前途。倒不是要跟风，只是跟着走才能遇上年轻有趣的人——太难了。”

“好像有很多故事的样子？学长过来人好好说说。”

“哈哈，我没什么故事。一句话，使劲折腾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后悔就好。”宝原哈哈一笑很快收束掉，“年轻时多玩玩”。他想自己越来越懒得动了，每天没干事但就是舍不得时间玩，罪该万死。

“就怕玩得太多。”安处指了指冲锋衣上的四五张雪票笑起来，“每周都去。”

“没山不过瘾吧？”

“你也滑雪？”

“我和你差得远呢。我就记得自己摔得两条腿乌青还浑然不觉，滑起来真是顾不上冷啊摔啊疼啊的。看人哭都开心——那么高的山，下不去上不来就在人怀里哭。”

“就你能整，这么大阵仗。”宝原正说得兴起，只见人推门进来，前面的腰里别了酒壶，背上背个长包袱，摇摇晃晃。

“杨经？你好啊，我是宝原，诗词大会时见过的。”

“宝哥好。”杨经看了看宝原手中茶碗说道，“好茶，可惜不是熊山上天竺的水。”

“好也不给你喝。这是攒的雪水。”

“妹妹莫生气，我只喝酒不喝茶，管够你萧大哥喝就好。”

“下天竺倒是有西龙潭、井泉，不知道上天竺有什么好水？”

“宝哥是行家。上天竺的水不能指点，喝了就是了了，了了就是喝了。”

“你醉了，坐下，挡着思特了。学长，这是李思特，字梦得，号塘生。”

宝原这才看到杨经背后还站着一个微笑的姑娘，圆圆脸，嘴唇红不可衰，辫子如柳抽芽，赶紧打招呼。思特还礼宝原，然后转向萧纬笑着说：“我不空手，送东家一块鲁绣。”

萧纬打开一看说：“好水路。”

安处说：“我倒忘了拿出方盒。这是打的三合稻香村果子。”

宝原说：“我盒子里是做的水磨汤圆。”

安处说：“没有馅？”

宝原说：“酒酿圆子也好吃的。我怕南南北北新党旧党，吃不到一处。”

思特说：“什么新党旧党？”

安处说：“学长是细心，笑我们北人不吃肉馅。”

宝原说：“冤枉。我是怕人花生芝麻过敏。”

杨经拿下包袱：“伽倻琴。”

萧纬说：“谢谢大家。开饭还早，我们要一耍吧。”

于是，杨经、萧纬和李思特在这一边调琴、弹琴，宝原和安处在那一处下棋。宝原下得正面红耳赤，不肯投子认负时忽听琴音变得熟悉，因问道：“《春雪》？”

“是。”安处回答，“指法圆静。学长要弹，我们歇了吧。”

“不不不。我不会。老高会这首。”

“Gloria 姐姐？”

“对对对。她也是组织者。”

“请她的。她正好有个局，饭后过来。也请了惠群，惠群有事不过来了。”

“可惜可惜，估计有是赚钱去了。她的南音《叹五更》是唱得极好的！做菜也好！”

“她是蛋家出身？”

两人正说话间，《春雪》曲毕，只听卢颢朝外唤：“收了吧。”

众人收拾条案布菜后就落座。萧纬和卢颢坐主位，萧纬右手安处，安处右手宝原，卢颢左手杨经，杨经左手思特。

“老规矩？那就——”安处夹起肉，“宝钗落枕春梦远。帘影参差满院。”

萧纬说：“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李思特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卢颢说：“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

杨经说：“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宝原猜到七八分，举杯说：“萧兄一食十八种。我款举金觥劝，看谁是当筵最有情。”

萧纬大笑，众人亦倒上酒开席。宝原吃过一轮唯觉牛肉柔中透紫，自己做不出，便问卢颢怎么做；卢颢摇头指指萧纬说，他做的；萧纬也不多说话，只说不可长不可短。

杨经只是喝酒，见大家埋头不说话，便说道：“我出个迷，看看有没有猜着的。冉冉便便瑟瑟——打一句词。”

宝原问：“什么？”

卢颢说：“我猜着了。”

思特说：“我也猜着了。我出个迷打一句词——不如时间贵。”

安处说：“那我也猜着了。我也出个迷打一句词——三诗人比大小。”

萧纬说：“我都猜不着。”

宝原问：“快说吧。”

卢颢说：“头一句是‘秋生淮海，霜冷关河，纵青衫无恙’。”

安处说：“第二句是‘换了二分明月，一角沧桑’。”

“第三句是‘春风燕市酒，旗亭赌醉，花压帽檐香’。真是好词！”思特背了下去，“暗尘随马去，笑掷丝鞭，压笛傍宫墙。流莺别后，问可曾、添种垂杨。但听得、哀蝉曲破，树树总斜阳。”

卢颢接下去：“堪伤。秋生淮海，霜冷关河，纵青衫无恙。换了二分明月，一角沧桑。雁书夜寄相思泪，莫更谈、天宝凄凉。残梦醒，长安落叶啼螿。”

“我以前从伯克利图书馆出来真真就是‘树树总斜阳’。”思特感叹道。

“你们两个各罚一杯。”安处指着宝原和萧纬说道。见两人饮完，安处又说：“我有个迷打一句词——改平凡的世界。”

杨经说：“我猜到了。”

思特说：“我猜到了。”

宝原、卢颢、萧纬都摇摇头，各吃了一杯。杨经就背了上阕：“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思特背了下阕：“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宝原笑着说：“痴男痴女哩。”

思特说：“萧纬这题你必是会的，我们先把学长放到吧——众生如虎终变草。”

宝原说：“呀呀呀，先喝一杯吧。”

萧纬说：“会了。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宝原想了想说：“那我也有一个——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我猜到了。”安处说。

“你不要说！”宝原说。

其余四人都摇摇头。

“你们罚半杯吧。我也只知道‘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这一句罢了。”

安处说：“那你也该吃半杯——倒忘了‘雨肥梅子’？”

众人笑毕，换一种酒，萧纬说：“猜枚也猜得差不多。飞花吧。宝哥出一题。”

宝原说：“好。那我就‘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我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年。逆时针，思特先请。”

思特说：“吴堤绿草年年在。”

杨经说：“人生不得长少年。”

卢颢说：“年年岁岁一床书。”

萧纬说：“砂碛年年卧铁衣。”

安处说：“闺里佳人年十余。”

宝原说：“劝君惜取少年时。”

思特说：“夫子红颜我少年。”

杨经说：“年少今开万卷余。”

卢颢说：“少年心事当拏云。”

萧纬说：“征戍年年沙朔间。”

安处说：“鄱阳女子年十五。”

宝原说：“丈夫未可轻年少。”

思特说：“骏马轻裘正少年。”

杨经说：“年过半百不称意。”

卢颢说：“几年功成夺天造。”

萧纬说：“五陵年少金市东。”

安处说：“还是去年行春客。”

宝原说：“富贵不来年少去。”

思特说：“身名不问十年余。”

杨经说：“丈夫垂名动万年。”

卢颢说：“年发已从书剑老。”

萧纬说：“去年今日此门中。”

安处说：“芳草年年与恨长。”

宝原说：“忆昔江南年盛时。”

思特说：“人生飘忽百年内。”

杨经说：“塞下应多侠少年。”

卢颢说：“年年攀折为行人。”

萧纬说：“此僧年几那得知。”

安处说：“问君今年三十几。”

宝原说：“看射猛虎终残年。”言毕连连摆手：“认输认输。脑壳疼，宁可吃酒。”

萧纬说：“爽快。”

杨经说：“不如宝哥月旦春秋，看看我们谁是‘乱世奸雄’。”

“好玩好玩。我倒是喜欢替人看相测字。”宝原也不推辞，“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卢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是也不是？”

众人大笑。

“杨兄人生大病只一个傲字。我倒很喜欢。岂独古希腊英雄因张扬而失足？我们不也有

吗？不过是让伪经洗得只剩谦逊。”

“萧兄豪爽。我有一句相赠——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

“齿颊留香，胸意澎湃。”

宝原笑笑说：“不忙，我还有后半句——成大事就像写美女，既要像写潘金莲品箫那般勇，也要心细如发、无一字实写的巧。美是整体，美女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着粉太白施朱太赤，稍微动动就破坏了，几句诗怎么写好？安达卢西亚人选择用暗喻；崔护独辟蹊径——他要借尸还魂、颠倒时空！人见美女——比如安处、思特——常情必自卑、患得患失；写足人事缥缈人情惆怅，再一笔桃花，未见美而有见后之惆怅，见不见还重要吗？”

“好一个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思特不禁红起脸感叹，“我也有话说。光阴本是触不得、留不住、高高在上，正中气不过要拉来闹闹——任你时光再心如铁石，雨一打也如‘湿’纸一般，走不脱喽！非真闲人不能道。人说诗人一辈子有十首好的可算名人——我看有一句就了不得。‘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惆怅还依旧，每到春来，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谁道闲情抛却久，惆怅还依旧’——怎么读都行！‘春病与春愁，何事年年有。半为枕前人，半为花间酒’我以为大不及，说得出缘由哪还是春愁，不过是愁在春里罢了。闲愁岂能人人都有，时时都有，唯有身边空无一人，上空无一事，方能有甩不掉、说不明。”

“我也喜欢冯延巳。”宝原拍手道，“梅落……”

“我不喜欢冯延巳，但我同意富贵之人才能有生命意识。”杨经打断他说，“乐天一人就贡献了几乎全部旧人对生命本身的忧患。‘我生日日老，春色年年有’、‘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觉惜重阳’、‘莫嗟一日日催人，且贵一年年入手’、‘一年年觉此身衰，一日日知前事非’、‘彩绳芳树长如旧，唯是年年换少年’、‘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一日日，作老翁。一年年，过春风’……最乐观的莫过于‘且喜物与人，年年得相见’与‘月月叶换叶，年年根生根’。”

思特说：“新人晚近说时间和存在是一回事——不要操劳，活出本真。其实靖节先生早就在实践了。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宝原说：“这也不解决问题。”

萧纬说：“新人说的三千年前的外道里就有。我们老祖宗更高明——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把前人后人看成一，则不为天道侵！事物此生彼灭，此起彼伏，形成了整个宇宙；譬如谈话由一连串的声音构成，如果一个声音完成任务后不让另一个声音起代，就没有整篇谈话。”

“云里雾里都被你搞晕，听听理科生的简单粗暴吧。”安处微笑地打断萧纬，“‘道’、‘梵’、‘上帝’大概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自然规律。佛家的‘空’好比人类之外还有三体人，有因有果却不是人可以理解，只是有生有灭是不变的。宗教基于物质又超越物质，如同多粒子体系不可解，统计物理规律往往得靠大师用其他办法得到。”

萧纬说：“物理还有人择理论，我们的探寻最终要归于人，这便是‘心外无物’、‘道法自然’。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式属高明。”

宝原说：“心学求‘一点灵明’而往往不得，倒是两希文化于信仰中求真理，勇猛精进。”

杨经说：“上帝已死不过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宝原一时语：“我还是觉得我们及不上他们的执着。悲剧英雄和信仰骑士也大不相同。我们历来看不上‘杞人’，我倒觉得‘杞人忧天’太了不起了！”

“我想起了类似亚伯拉罕杀子的。”卢颢说，“一个是二十四孝的郭巨埋儿，一个是阿伽门农献祭女儿伊菲格涅雅。既是悖论须让读者惊心。魔法师让人人都替罗伯特认罪、人人都是面黄肌瘦的孽子；有人杜撰约伯记，就有人杜撰答约伯。我们跳脱出来看方好。”

宝原说：“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应该自己学会思考——英雄、骑士都是毫厘之间的决定罢了。”

“其实和机器学习一样，人类一定会总结规律、趋利避害，只是不像机器理智、坦诚，所以不能及时改制。”安处说完就笑着说，“哈哈牵丝攀藤早都忘了月旦评，回来回来。”

安处提醒完，大家发呆一会就讪讪笑起来。唯有宝原看到月光冷飕飕，就走到阳台，指指天上叹气道：“明年这个时候，天各一方，再聚不起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安处说。

萧纬说：“凡事有成、住、坏、空。老师释然。不如再品评一下巾幗英雄吧。”

宝原脱口而出：“思特清空骚雅，安处无一语道着。”

“哈哈！妙！”萧纬拊掌大笑。

## 第二十九章

“饮酒者鞭打八十！”Gloria一进门大叫一声。此时众人已吃了不少酒，东倒西歪亲热如一个扬·斯特恩家庭。安处拿着一个空杯看着她；宝原坐在最左边，脸上满是酒水，旁边是杨经头戴香肠。

“老宝你也在？”她和宝原打过招呼就被安处拉过去坐一起。

安处一边摩梭她的手一边笑说：“你叫学长老宝也太难听了。不如直呼其名。”

“宝原，请问聚会已进到什么流程？”Gloria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宝原笑笑继续刚才的话题：“也许作者有这个意思，但我也有误读的权利。诗词中意象非常重要，一旦沾了不同意象，美感就和起泡一样——啪——破了。我倒是同情文长。”

“文长？奇文长？本朝出过一个黑夜的眼睛已经够了……”

“姐姐你别乱了他的阵脚——他们在六出祁山呢！”安处笑得伏她身上。

“你说。”萧纬一听宝原说不喜欢诸葛亮就欠身坐起来。

“徐晃、张辽都是降将，在曹操手下干得顺心——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常以功自效，何用私誉为。魏延在刘备手下当了汉中太守，有重门之略，偏诸葛亮让他恨才不尽用。”

“魏延性矜高就不能做领导，所谓袭击长安的计划根本就不靠谱。”

“这些可以讨论，但我的论点是，领导人让手下的人憋屈那就是失败。他总从道德层面看人，人越用越少，剩下的都是老好人，最后一死于事何补？”

Gloria笑着插话：“你当然要自己剥离作者的本意……要不我给你们讲个好玩的？”

安处开心地拍起手来：“好啊好啊，不听他们大道理。你开始吧，小板凳搬好了。”

“他是月亮，谁把我的灵魂变成了他的天国，我的胸部弯曲成他的地平线。”Gloria高声背起诗，“你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宝原自然猜是男的。

“不错嘛。道理呢？”

“你就说吧。我一向逗眼。”宝原拍着桌子笑。

Gloria不理他转向其余人说：“葱岭上月亮是阳性，安达卢斯用它来表达对男性美的爱慕。”

思特说：“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再读‘当月亮从阳光中揭露他美貌的面纱，他的光芒填满了十八千世界’了。”

安处搂着Gloria腰笑着说：“有什么不好意思。”

老高诡秘地又念：“当狮子因害怕我愤怒的利爪而颤抖时，命运使我成为一只秋水盈盈的羚羊的猎物——羚羊什么意思？”

杨经说：“这是赛利姆一世的名言。”

宝原说：“你别开车了。卢颢和萧纬快脸红了。”

思特说：“确实葱岭安达卢西亚的情诗出现过好多羚羊。”

Gloria 说：“没人知道吗？”

安处说：“他们害臊呢。”

宝原说：“不就开车嘛——羚羊是年轻美貌的男子！”

杨经说：“确有耳闻安达卢斯虽然教法严苛，弹琴、下棋、书画、喝酒一概禁止，可歌唱了很多对异教男童的爱。”

萧纬问道：“就是我们的变童？”

杨经说：“也不完全是，酒童、仆人、奴隶都有可能。”

萧纬说：“都是被动身份。”

Gloria 说：“还是萧兄有见识！写的大多是身份显贵的男主人爱上低贱的男童还做了零，最后失去所有。”

卢颢说：“可能是从古希腊来的。”

Gloria 说：“男童都没有胡子——胡子非常重要——专门有五六个动词描述刮胡子的不同部位。安达卢西亚男人的腿也不能给人看，是他的第二张脸。”

安处说：“这多有意思！”

宝原说：“是啊，我现在踩着我的脸了。”

“再听听这首。”Gloria 说，“听说有一个乞丐的儿子，他居然喜欢上了一位王子。他心存幻想，可谓想入非非，日夜神魂颠倒，时时心驰神醉。他呆视王子，似标杆插在马球场，他凑近王子的马，似棋盘中的象。他内心痛苦而口上又不便明言，泪如雨下处境似泥足深陷。”

“结局怎样？好想知道！”安处五指相扣她手摇起来。

宝原叹气道：“王子杀了乞儿，然后郁郁而终，最终埋在他身旁。”

“好喜欢姐姐开车。”

“别啊，该谁喝酒了，是不是老宝？看他们喝酒多有意思。”Gloria 站起来要给宝原倒酒，伸手去够不小心倒过去，幸好思特搂住她腰。

“你先醉透了。”

“小妹妹，你真好看！”Gloria 盯着她严肃地看，然后头歪斜地依在她脖颈，半闭起眼。大家也把事抛诸脑后，盯着三个姑娘看。宝原索性挨 Gloria 坐地上；萧纬挨到安处身边。有一阵子大家不说话，卢颢尴尬地提议玩吹牛，正好有扑克。

“我喜欢姐姐开车！”安处拨弄着 Gloria 的手指。

“光我一个才不开呢！东西没吃倒让人干活——想得美！”

“地上不还有一个，你俩可 CP 了。”

宝原听了呵呵地笑：“我俩真不熟。我倒想起个‘Gloria 雪夜访戴’的事，听不听？”

“我怎么不记得？”

“听听听，学长快讲！”

“老师讲。”

“那你们捧捧哈。”宝原见大家来了精神，喝口酒讲：“去年冬天我得了那么点小感冒，可自己不服输啊，硬去游泳。”

安处给他捧：“真有你的。”

宝原说：“小感冒这个就变大感冒了。”

思特说：“该。”

宝原说：“一连几个礼拜在家躺平了。”

卢颢说：“好好休息。”

宝原说：“巧不巧你说，那时候刚好南边传病毒。”

萧纬说：“是那个时候。”

宝原说：“我更疑神疑鬼了！”

杨经说：“新冠病毒可不逗你玩。”

宝原说：“我就坐了公交车去医院检测。”

卢颢说：“还坐公交车。”

宝原说：“医生看我意志坚定要求检查，就乌拉乌拉帽子、衣服、手套、眼镜都带起来。”

萧纬说：“保护自己，也对别人负责。”

宝原说：“然后捅了捅——回去等着，搁家待着别老往外蹦跶。”

思特说：“隔离了这就。”

宝原说：“我就又坐公交车回来了。”

卢颢说：“还坐公交车——死不死啊你！”

宝原说：“就在家等啊。”

思特说：“检测没那么快。”

宝原说：“我就等。”

思特说：“那就等。”

宝原说：“我就等。”

杨经说：“还能怎么办？”

宝原说：“我就等。”

卢颢说：“是不是该差不多了？”

宝原说：“我就等。”

萧纬说：“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

宝原说：“我无聊啊。”

安处说：“找事做。”

宝原说：“我听相声。”

思特说：“相声好。”

宝原说：“说错了。听脱口秀。”

杨经说：“相声又不香了。”

宝原说：“那人有意思。”

卢颢说：“多有意思？”

宝原说：“老有意思。”

萧纬说：“到底几个意思？”

宝原说：“观众生日，他要送礼。”

思特说：“幸运观众。”

宝原说：“他要送大礼。”

杨经说：“什么礼？”

宝原说：“送你离开。”

卢颢说：“去你的——让你走！”

宝原说：“我就等。”

安处说：“好嘛，又来了。”

宝原说：“等啊等，等啊等。”

杨经说：“八十万大军要过独木桥。”

宝原说：“我就等。”

萧纬说：“访戴在哪？观众退票了！”

宝原说：“这人！我快死了，还听乐！”

安处说：“谁叫你吃这碗饭。”

宝原说：“终于盼星星盼月亮，盼得深山出太阳。”

卢颢说：“要智取威虎山他。”

宝原说：“我就等。”

安处说：“又回去了。怎么回事？”

宝原说：“电话打错了。”

思特说：“好，接着等。心态很重要。”

宝原说：“终于盼星星盼月亮，盼得深山出太阳。”

卢颢说：“又来了。”

宝原说：“有人来敲门！”

杨经说：“这回是真的？”

宝原说：“敲门！”

卢颢说：“医院改敲门。”

宝原说：“继续敲。”

萧纬说：“这下要糟。医院来担架。”

宝原说：“我怕呀。我这个怕呀。”

思特说：“这谁不怕？你踩你也麻！”

宝原说：“得开门。”

卢颢说：“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开！”

宝原说：“我哇哇哇开门。”

安处说：“担架进来。”

宝原说：“蒙面大汉进来。”

安处说：“这是要抢劫？”

宝原说：“我仔细看。”

卢颢说：“仔细看，不能随便怀疑人家。”

宝原说：“看出来啦！”

安处说：“谁！”

宝原说：“女的！”

思特说：“没让你看这个！”

宝原说：“怕。”

杨经说：“你是男的！”

宝原说：“男的才怕女的！”

卢颢说：“赶紧吧。”

宝原说：“人美。”

萧纬说：“蒙面也看出人美？”

宝原说：“人美。”

杨经：“知道人美。”

宝原说：“人美话不多。”

思特说：“难怪没支声。”

宝原说：“她说——”

安处说：“说啥？”

宝原说：“给你。”

安处说：“没了？”

宝原说：“没了。”

杨经说：“人呢？”

宝原说：“声音挺甜。”



卢颢说：“没问声音问你人。”

宝原说：“走了。”

萧纬说：“好嘛，没来得及问。那看看吧。”

宝原说：“怕。”

思特说：“怎么？”

宝原说：“给你。”

安处说：“我不要。”

宝原说：“给你。”

杨经说：“都不要，就给你。”

宝原说：“那我看看吧。”

卢颢说：“快看。”

宝原说：“我看……我看……我不敢！”

思特说：“手雷也晚了。看。”

宝原说：“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

卢颢说：“哇哇哇地看。”

宝原说：“我一打开。”

安处说：“轰！”

宝原说：“什么人性！”

卢颢说：“倒是看啊。”

宝原说：“俩梨。”

安处说：“送你离开。”

宝原说：“嘛人！我得问她。”

萧纬说：“早跑了。”

宝原说：“我打电话问她。”

卢颢说：“使劲想想是谁。”

宝原说：“有了！”

萧纬说：“谁？”

众人说：“Gloria！”

Gloria 被大家说得又气又笑，捂着肚子说不出话来。

宝原笑着说：“哪听说送病人送梨的。”

安处说：“好心让你润肺。”

萧纬说：“看不出宝哥是敬佩她吗？”

宝原说：“萧兄解人难得。Gloria 过后再也没和我联系——之前也不算至交——闻之旋来，来之旋走，不在礼法之内，但求本性，岂非当世王子猷。”

宝原一席话说得 Gloria 有些脸红：“也就是感谢你几次撞见我约会坏了好事。再敢问为什么送梨，骂你个狗血喷头……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个故事。”

思特说：“姐姐说吧。”

“某人老是摘酸橘子吃。”

安处说：“让我们也尝尝，独独给 Gloria 姐姐吃吗？”

Gloria 笑着说：“‘你的心是天一样的蓝，任我怎么写都留不下痕迹’——酸不酸？”

安处说：“是个好句子！”

宝原说：“只是该换只红笔。”

思特说：“我也想起一句——银砂下来下来这边落，金沙下来下来这边落。”

Gloria 说：“我知道！冬天，他们踢踏着大地上覆盖林子的深雪，无视漫天的寒气，翻山

越岭去狩猎大熊。”

思特接着说：“夏天，他们在海里摇荡着如树叶般的小舟，海上凉风吹来，碧波荡漾，伴以白鸥的歌声终日渔猎。”

Gloria 说：“春天，他们在花开时沐浴柔和的阳光，和鸣叫不停的小鸟一块儿歌唱，采露摘蓬，快乐生活。”

思特说：“秋天，叶红之时，他们拨开原野中长出齐穗的芒草，直到宵夜来临，为捕鲑鱼而生的篝火熄灭之后，返回住所，听着外面山谷中小鹿呼唤朋友的鸣叫声入眠，将自己的梦系往天上圆圆的明月。”

“真美！”Gloria 解开思特的长发重新编织。她看了一圈所有的眼睛说：“不要看着你爱人的眼睛，否则你会看到他以前对很多人说的话。”

杨经笑对 Gloria 说：“我的爱人啊请告诉你那魅惑的双眼、我脆弱的心已受不住如此千般折磨。”

Gloria 编着思特的头发：“在夜里，她松下三鬟黑发，立刻造成四个黑夜。当她抬头看天，就有了两个月亮。”

萧纬拉起安处：“你死了，没有葬礼，我的生活就是你的葬礼。”

“那你死了呢？”安处问。

“我死的时候，把我埋在葡萄藤旁，好让它的根在我死后浇灌我的骨头——该你了。”

“来啊玛妮，月色皎洁，路旁正开满了鲜花。玛妮采下花朵，一枝献给佛祖，一枝别在妈妈的发梢，还剩下一枝，想要的人去问玛妮要，她就一定会给你。”

“不算。”萧纬摇摇头。

“我的朋友，亲爱的，躺在地上垂死挣扎。全身有十一个伤口而我只有十根手指。”

“不算。”萧纬紧紧拉着她不让她挣脱。

安处这才严肃：“凝视你所爱的朋友，能望多久就多久，不论他正离你而去，还是将快回来。”

宝原唱道：“Well don't go around tonight. Well it's bound to take your life. There's a bad moon on the rise. Don't come around tonight. Well it's bound to take your life. There's a bad moon on the rise……”

萧纬说：“宝哥你去做酒酿圆子吧。多放点蛋花。我有点饿了。”

宝原点点头。杨经从一旁拿过姜古打起，萧纬以掌击桌面，众人高声唱起：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全文完）